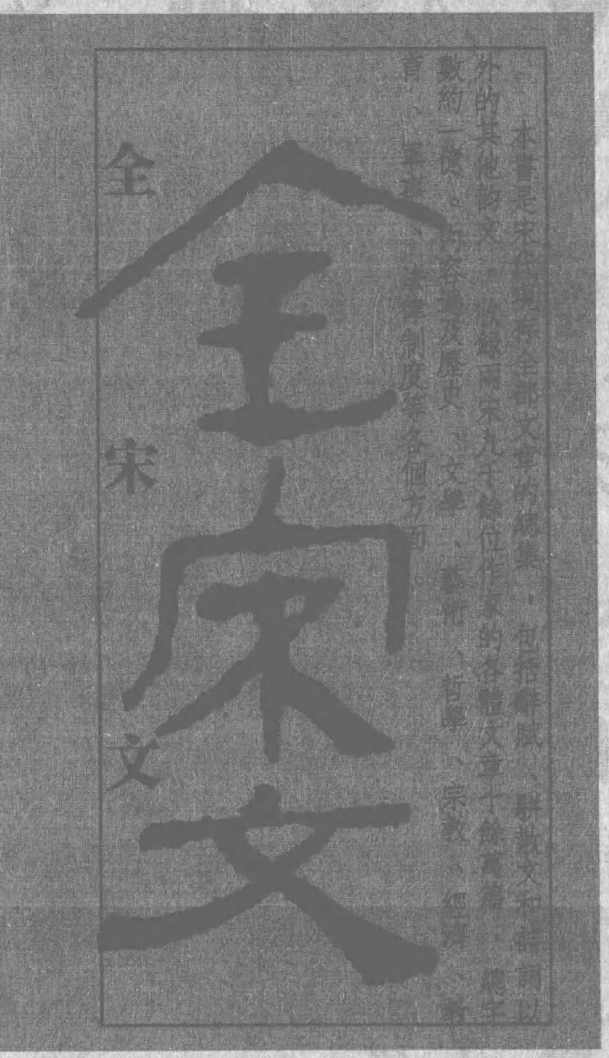
上海辭書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第三〇六册



第三〇六册

上海辭書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目録

全宋文卷六九七六

樂　章

劾沈圻傅伯崧奏……一一

周易玩辭跋……一一

省心雜言跋……二二

安仁縣重建儒學記……二四

牟　巽

掛金魚橋記……二五

薛　策

平易堂記……二六

姚　同

拙齋先生行實……一〇

袁　筮同

清涼寺碑……一〇

鄒應龍
乞追寢賈浚明兼幹辦皇城司指揮奏……一一一
外科新書序……一一一
梁溪先生文集跋……一一二
安化縣學增養士田記……一一三
黄應酉
常熟縣修社稷壇記……一一四
黄　棨
孝文好刑名之言論……一一六
管　湛
白龍洞題記……一一九
北牖洞題記……一一九
隱山題記……二〇〇
棲霞洞題記……二〇一
白龍洞題記……二一一
劉仙巖題記……二一一

俟德亭題記……二一
余　襄
放生池記……二二
全宋文卷六九七七
鄭性之
轉對奏……二三
論朝廷上下議論不和奏……二四
言守衛三邊之策奏……二六
言趙葵論恢復奏……二六
乞愛惜江淮民力奏……二七
論納諫等事奏……二八
乞虚心納善奏……二八
勸農文……二九
狀元謝余察院啓……二九
九朝編年備要序……三〇
復齋先生龍圖陳公文集序……三一

建康府教授西廳記……三三
道山題名記……三四
謁古廟祈雨文……三五
薛直夫
雷州海康渠堤記……三六
楊宏中
上皇帝論趙汝愚等無罪乞竄李沐書……三七
饒　輝
龍川水心二先生文粹序……四〇
嚴昌宗
立武堂前廊題名記……四一
周端朝
臨安府修學增廩記……四二
東嶼書房記……四三
重建黄巖縣獄記……四五
宜興縣鄂王廟記……四六

全宋文卷六九七八
沈如愚
道山題名……四八
林半千
遺惰文……四九
宋　栱
巴州南龕題名……五〇
涂　禹
重修澄心寺佛殿碑記……五一
釋宗性
破庵祖先禪師行狀……五四
釋道巖
破庵祖先禪師語録跋……五六
趙希禋
威惠廟題記……五七
張　松

究源方序……五七
張鎬
乞兩相鄰之州巡轄遞鋪官任滿互爲保明批書奏……五八
蘇文忠大字詩帖跋……五九
遊瑯琊山題記……六〇
張文苾
沙溪二王廟碑……六〇
應純之
乞朝廷支降錢收買耕牛奏……六二
郭紹彭
宋王先生壙銘……六三
許俊
措置綱馬奏……六五
王鉛
乞省罷管押茶船官二員奏……六六
夏友諒

御前諸軍都統制司續題名記……六七
何　淡
論科舉之弊奏……六八
全宋文卷六九七九
任清全
蓮峰集序……六九
杜　杲
諫北伐疏……七一
父令子違判……七一
重建南軒先生祠堂記……七二
學齋記……七三
鍾大鳴
冷水巖題記……七四
曾　煥
涇縣徙建縣治記……七五
周南老

齊雲樓記……七七
羅似臣
徽州新城記……七八
楊　焯
義烏縣學題名記……八〇
真州州學祭器記……八一
釋清遠
圓覺疏鈔隨文要解序……八二
塗近正
明倫集序……八三
洪　偲
敕封孚澤侯跋……八四
安公直
留題書堂……八五
曾治鳳
輿地紀勝劄子……八六

全宋文卷六九八〇
華　岳　一
上皇帝書……一八八
再上皇帝書……一九二
取士……一九四
招軍……一九六
禦騎……一九八
陷騎……二〇〇
得地……二〇二
全宋文卷六九八一
華　岳　二
再上皇帝書　續……一〇六
守地……一〇六
恩威……一〇九
利害……一一二
財計……一一四

馬政……一一九
治安藥石序……一二六
全宋文卷六九八二
黄文雷
看雲小集自序……一二八
黄　淇
宋故吴郡黄府君墓誌銘……一二九
董夢程
重建開化縣廨宇記……一三〇
董純儒
題周孝侯祠……一三一
蒲國寶
金堂南山泉銘……一三三
李日邁
論賑卹奏……一三四
鄭　炎

乞胥吏非有軍功不許徑補軍官奏……一三五
鍾　興
靖州作新書院記……一三六
朱復之
通易尚書啓……一三八
到任上趙制置啓……一三九
賀范秘監啓……一四〇
通李制置啓……一四一
通李防禦使啓……一四二
賀鄒尚書啓……一四二
賀徐殿院啓……一四三
知高郵到任謝丞相啓……一四四
全宋文卷六九八三
張忠恕
上封事陳八事……一四五
移史彌遠書請今上行三年喪……一四七

貽史彌遠書論太母垂簾……一四七
史子申
魏侯祠記……一四八
史安之
剡録序……一四九
史安之妻孺人劉氏墓誌……一五〇
羅必元
與真德秀書……一五一
趙與時
賓退録自序……一五二
賓退録後記……一五二
費　袞
論禮部韻略弦絃二字劄子……一五三
梁谿漫志序……一五四
周直方
跋諭内外學官詔……一五五

登科題名記……一五六
太學雲階齋壁記……一五七
周叔虎
諫議謝公泌墓記……一五八
李　崗
東嶽廟鐵香鼎銘……一五九
李以制
醫説跋……一六〇

全宋文卷六九八四

洪咨夔　一
大冶賦……一六二
老圃賦……一六七
閔氓賦……一六八
烘蚕賦……一六九
招隱辭……一七〇
戒飭將帥撫恤士卒詔……一七〇

四川安撫制置使趙彦吶堅守邊關將士用命奬諭詔……一七一
新除吏部尚書李昪辭免陞兼修國史兼實録院修撰專一提領纂修高宗皇帝正史恩命不允詔…一七二
福州觀察使楊鳳孫辭免除安德軍承宣使依舊提舉佑神觀免奉朝請恩命不允詔……一七二
端明殿學士崔與之辭免除廣東經略安撫使兼知廣州恩命不允詔……一七三
從臣李昪等乞將所得俸給減半幫支不允詔……一七四
中大夫真德秀辭免資政殿學士在京宫觀兼侍讀恩命不允詔……一七四
光禄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鄭清之再上奏劄乞從鐫罷居家待罪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詔……一七五
知院喬行簡參政曾從龍樞密鄭性之同僉書陳卓再上奏劄仰祈明罰居家待罪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詔……一七五
賜宣奉大夫知樞密院事喬行簡辭免除兼參知政事恩命不允詔……一七六
知院兼參政喬行簡辭免權監修國史日曆恩命不允詔……一七六
光禄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鄭清之乞解罷機政不允詔……一七六
光禄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鄭清之乞俾還故里不允詔……一七七
光禄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鄭清之辭免授特進左丞相兼樞密使恩命不允詔……一七八
宣奉大夫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喬行簡辭免特授金紫光禄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恩命不允詔…一七九
權禮部尚書魏了翁辭免兼直學士院恩命不允詔……一七九

喬行簡辭免提舉國史實録院提舉會要敕令經武要略恩命不允詔 …… 一八〇
金紫光禄大夫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曾從龍辭免除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恩命不允詔 … 一八〇
端明殿學士太中大夫簽書樞密院事鄭性之辭免除同知樞密院事恩命不允詔 …… 一八一
端明殿學士正議大夫同簽書樞密院事陳卓辭免除依舊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恩命不允詔 … 一八一
權禮部尚書魏了翁辭免兼侍讀恩命不允詔 …… 一八二
權禮部尚書兼侍讀魏了翁辭免兼同修國史實録院同修撰恩命不允詔 …… 一八二

全宋文卷六九八五

洪咨夔 二
光禄大夫新除左丞相兼樞密使鄭清之辭免特進恩命不允不得更有陳請詔 …… 一八三
權禮部尚書魏了翁辭免兼權吏部尚書恩命不允詔 …… 一八四
兵部侍郎淮東制置使趙葵乞罷黜不允詔 …… 一八四
端明殿學士太中大夫廣東經略安撫使崔與之再辭免除參知政事趣令就道恩命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詔 …… 一八五
寶謨閣學士正議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宫余嶸乞俾致其事不允詔 …… 一八五
太中大夫權禮部尚書兼直學士院兼同修國史實録院同修撰兼侍讀魏了翁乞賦祠廩不允詔 … 一八六
禮部尚書魏了翁辭免慶典轉一官不允詔 …… 一八六

知樞密院事曾從龍辭免樞密使督視江淮軍馬恩命不允詔……一八七
權禮部尚書魏了翁辭免除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督視京湖軍馬恩命不允詔……一八八
同知樞密院事鄭性之辭免兼參知政事恩命不允詔……一八八
權工部尚書兼知建康府陳韡辭免刑部尚書沿江制置大使控扼長江往來武昌巡視恩命不允詔……一八九
端明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李皇乞賜骸骨不允詔……一八九
寶章閣直學士太中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史嵩之辭免除華文閣直學士知隆興府江西安撫使恩命不允詔……一九〇
太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鄭性之辭免同提舉編修敕令恩命不允詔……一九〇
端明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李皇乞歸田里不允詔……一九一
新除端明殿學士太中大夫同簽書樞密院事督視京湖軍馬魏了翁辭免兼同提舉編修經武要略恩命不允詔……一九一
侍御史兼侍講李鳴復辭免除權工部尚書恩命不允詔……一九二
殿中侍御史王遂辭免除户部侍郎恩命不允詔……一九二
權户部侍郎趙立夫辭免除户部侍郎恩命不允詔……一九三
權刑部侍郎李性傳辭免除禮部侍郎恩命不允詔……一九四
權兵部侍郎趙彦悊辭免除兵部侍郎恩命不允詔……一九四

朝議大夫新除兵部侍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録院檢討官兼崇政殿説書趙彦悊辭免陞兼同修國史實録院同修撰恩命不允詔……一九五
特進左丞相兼樞密使鄭清之等奏爲雷發非時乞賜罷黜家居待罪不允詔……一九五
特進左丞相兼樞密使鄭清之等奏爲雷發非時乞賜罷黜家居待罪不允詔……一九五
特進左丞相兼樞密使鄭清之等奏爲滿散天基聖節乞許免肆筵不允詔……一九六
太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鄭性之奏爲雷電非時乞賜顯加黜罰不允詔……一九六
工部尚書李鳴復辭免玉牒兼侍讀恩命不允詔……一九七
户部侍郎王遂辭免同修國史實録院同修撰恩命不允詔……一九七
兵部侍郎趙彦悊辭免侍講恩命不允詔……一九八
特進左丞相兼樞密使鄭清之金紫光禄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喬行簡再上奏爲雷發非時乞賜罷
免退伏田里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詔……一九八
端明殿學士宣奉大夫李曶上表辭免除資政殿學士知眉州恩命不允詔……一九九
端明殿學士宣奉大夫李曶再上表辭免除資政殿學士知眉州恩命不允詔……一九九
太中大夫守兵部侍郎淮南東路安撫制置使兼知揚州軍州事趙葵以護邊無狀乞賜罷歸不允詔……二〇〇
太中大夫守尚書户部侍郎兼删修敕令官趙立夫乞畀叢祠不允詔……二〇一
朝奉大夫權工部尚書時暫兼權吏部尚書兼修玉牒官兼侍讀李鳴復辭免除權刑部尚書日下供
職兼職並依舊恩命不允詔……二〇一

中奉大夫寶文閣待制賜紫金魚袋鍾震辭免除寶章閣直學士知静江府廣西經略安撫恩命不允
詔……二〇二
朝議大夫權尚書兵部侍郎四川安撫制置使趙彦吶乞速加汰斥不允詔……二〇三
朝議大夫試尚書工部侍郎沿江制置使兼江南東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知建康軍府事兼行宮
留守陳韡乞亟畀祠廩不允詔……二〇三

全宋文卷六九八六

洪咨夔　三
魏了翁辭免依舊端明殿學士除簽書樞密院事令疾速赴行在奏事恩命不允詔……二〇五
謝奕昌辭免特授保寧軍節度使提舉萬壽觀恩命不允詔……二〇六
謝奕禮辭免特授保康軍節度使提舉萬壽觀恩命不允詔……二〇六
魏了翁再辭免依舊端明殿學士除簽書樞密院事令疾速赴行在奏事恩命不允詔……二〇七
皇叔祖少傅保寧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嗣秀王師彌生日詔……二〇七
同知樞密院事鄭性之生日詔……二〇八
永寧郡王楊石生日詔……二〇八
光禄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鄭清之再辭免授特進左丞相兼樞密使恩命不允批答……二〇八
宣奉大夫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喬行簡再辭免特授金紫光禄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恩命不允

批答……二〇九
宣奉大夫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喬行簡再上表辭免特授金紫光禄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恩命
不允仍斷來章批答……二一〇
光禄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鄭清之再上表辭免特授特進左丞相兼樞密使恩命不允仍斷來章批
答……二一〇
金紫光禄大夫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曾從龍上表再辭免除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恩命不
允仍斷來章批答……二一一
端明殿學士太中大夫簽書樞密院事鄭性之上表再辭免除同知樞密院事恩命不允仍斷來章批
答……二一一
端明殿學士正議大夫同簽書樞密院事陳卓再上表辭免簽書樞密院事恩命不允仍斷來章批答……二一二
曾從龍再辭免樞密使不允批答……二一二
魏了翁再辭免簽樞督視京湖軍馬不允斷章批答……二一三
曾從龍第二次辭免樞密使都督江淮軍馬不允斷章批答……二一四
文武百寮宰臣鄭清之等上表奏請皇帝正月五日天基聖節御紫宸殿上壽不允批答……二一四
文武百寮宰臣鄭清之等再上表奏請皇帝正月五日天基聖節御紫宸殿上壽不允批答……二一五
謝奕昌再辭免特授保寧軍節度使提舉萬壽觀恩命不允仍斷來章批答……二一五

謝奕禮再辭免特授保康軍節度使提舉萬壽觀恩命不允仍斷來章批答……二一六
光禄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鄭清之可特授特進拜左丞相兼樞密使加食邑食實封制……二一六
宣奉大夫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喬行簡特授金紫光禄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加食邑食實封制……二一七
金紫光禄大夫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喬行簡特授金紫光禄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加食邑食實封制……二一八
左丞相鄭清之口宣……二一九
右丞相喬行簡口宣……二二〇
左丞相鄭清之批答口宣……二二〇
右丞相喬行簡批答口宣　一……二二〇
右丞相喬行簡批答口宣　二……二二一
左丞相鄭清之批答口宣……二二一
知樞密院曾從龍同知鄭性之簽書陳卓批答口宣……二二一
樞密使曾從龍批答口宣……二二一
節度使謝奕昌批答口宣……二二二
節度使謝奕禮批答口宣……二二二
賜龍圖閣學士京西湖北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襄陽府趙范兵部侍郎淮東安撫制置使兼知揚州
趙葵銀合夏藥敕書……二二二

賜工部侍郎沿江制置使知建康府陳韡銀合夏藥敕書……二二三
賜權兵部侍郎四川安撫制置使趙彦吶銀合夏藥敕書……二二三
賜司農卿知慶元府兼沿海制置使游九功銀合夏藥敕書……二二三
賜右文殿修撰四川安撫制置副使兼知成都府丁黼銀合夏藥敕書……二二三
賜兵部郎官兼淮西安撫制置副使兼知黄州楊恢銀合夏藥敕書……二二四
賜直寶章閣權發遣鄂州兼權沿江制置副使張元簡銀合夏藥敕書……二二四
賜鎮江府都統制王虎池州都統制趙邦永鄂州江陵府副都統制樊文彬江州左軍統制權管幹光
州武定都統制司職事王忠銀合夏藥敕書……二二四
賜平江府許浦水軍都統制董琳銀合夏藥敕書……二二五
賜帶御器械兼權主管馬軍行司公事兼知光州孟珙建康府都統制兼知泗州李虎鄂州江陵府都
統制兼權發遣德安府王旻興元府都統制李顯忠鎮江府副都統制劉虎襄陽府忠衛軍副都統
制江海權沔州都統制司職事陳昱權利州都統制司職事曹友聞權廬州强勇軍都統制司職事
王福利州後軍統制權行管幹金州都統制司職事吴桂銀合夏藥敕書……二二五
賜龍圖閣學士京西湖北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襄陽府趙范銀合臘藥敕書……二二六

全宋文卷六九八七

洪咨夔　四

賜權刑部尚書沿江制置大使兼江東安撫使知建康府陳韡銀合臘藥敕書……二二七
賜寶章閣待制沿江制置副使兼知鄂州黄伯固銀合臘藥敕書……二二七
賜兵部侍郎淮東制置使兼知揚州淮東安撫使趙葵將作監淮西制置副使兼知廬州尤焴銀合臘
藥敕書……二二八
賜權兵部侍郎四川安撫制置使趙彦吶右文殿修撰四川安撫制置副使兼知成都府丁黼銀合臘
藥敕書……二二八
賜太府卿四川總領兼撫諭使安癸仲銀合臘藥敕書……二二九
賜司農卿知慶元府兼沿海制置使游九功銀合臘藥敕書……二二九
賜帶御器械兼權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兼建康都統制王鑑帶御器械兼權主管侍衛馬軍行司公
事兼知黄州孟珙帶御器械鎮江都統制李虎池州都統制趙邦永鄂州江陵都統制兼權發遣德
安府王旻興元都統制李顯忠平江府許浦水軍都統制劉虎權光州武定都統制司職事于俊權
利州都統制司職事曹友聞利州後軍統制權行管幹金州都統制司職事吴桂權江州副都統制
楊福興襄陽府忠衛副都統制江海鄂州江陵副都統制兼知棗陽軍樊文彬平江府許浦水軍副
都統制兼知海州趙東淮西路鈐兼權廬州强勇諸軍副都統制司職事王福權管沔州都統制司
職事和彦威銀合臘藥敕書……二三〇
賜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督視江淮京湖軍馬魏了翁銀合臘藥敕書……二三一

賜直徽猷閣沿海制置副使兼知慶元府王定銀合臘藥敕書……二三一
國子司業張慮除祭酒仍兼侍講制……二三一
樞密檢詳袁肅除右司郎中兼權樞密副都承旨制……二三二
右司郎中袁肅除太府少卿兼知臨安府制……二三二
大理少卿李鳴復除大理卿制……二三三
吏部郎中趙彦悊除大理少卿制……二三三
國子博士李大同除秘書丞仍兼崇政殿説書制……二三四
著作佐郎蔣重珍除著作郎仍兼崇政殿説書制……二三四
校書郎黄朴除著作佐郎仍兼崇政殿説書制……二三四
太常博士徐清叟太學博士葉味道並除秘書郎仍兼崇政殿説書制……二三五
秘書丞彭方除著作佐郎兼權侍左郎官制……二三五
秘書郎張洽除著作佐郎制……二三六
敷文閣學士通奉大夫程珌該慶典轉正議大夫制……二三六
著作郎權司封郎官吴泳除軍器少監兼直舍人院制……二三六
禮部郎官兼學士院權直趙汝談除秘書少監兼權直學士院制……二三七
太府少卿何炳除司農卿制……二三七

金淵李榘並除太學博士制……一三八
太學博士葉應輔除國子博士仍兼景獻太子府教授制……一三八
奉議郎袁立儒餱賞轉一官制……一三九
全子材除淮西安撫副使兼知廬州兼計度轉運副使制……一三九
贈寶文閣直學士楊邁特贈龍圖閣學士制……一四〇
黄壯猷何處信課最各轉一官制……一四〇
右正言王遂除殿中侍御史制……一四一
吏部郎中兼右司李宗勉除監察御史制……一四一
大理卿李鳴復除侍御史制……一四二
秘書丞兼崇政殿説書李大同除右正言兼侍講制……一四二
吕殊除太學録制……一四三
大宗正丞蔡範除户部郎中淮西總領制……一四三
歸順人李義承節郎張瑀李德魏珏保義郎制……一四四
歸順人同鼎武翼郎王聞顯武翼大夫呼延實來伯友修武郎制……一四四
廣州觀察推官魏國梁殁于王事贈通直郎制……一四四
淮西路鈐范用吉授高州刺史節制京西北路軍馬制……一四五

江陵府副都統孟珙特轉武經郎制……二四五
全宋文卷六九八八
洪咨夔　五
西和州守陳寅妻安人杜氏男基墜貍死節贈官制……二四六
西和州守陳寅族人立照璽館客李良臣死節贈官制……二四六
權兵部侍郎陳公益磨勘轉中大夫制……二四七
秘書少監徐僑除太常少卿制……二四七
楊一夔父秉遷明堂恩封承務郎制……二四八
韓昱特轉武功郎制……二四八
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辛克承除太府卿制……二四八
資政殿大學士曾從龍明堂加恩制……二四九
資政殿學士葛洪明堂加恩制……二四九
左諫議大夫鄭性之明堂加恩制……二五〇
吏部尚書崔與之明堂進封南海郡開國公加恩制……二五一
敷文閣直學士知潭州余嶸除華文閣學士沿海制置使知慶元府制……二五一
直秘閣新成都府路提刑趙彦覃除都大坑冶制……二五二

太后山陵復土錢忠表趙若浚轉一官制……二五二
李安國特轉武節郎制……二五三
直秘閣知温州游九功除司農少卿制……二五三
林禧子封父承務郎制……二五四
林禧子封母孺人制……二五四
歸順人孫政鮑義邊寶張仲于德楊翼張彪張實高三受張旺汲漢臣邢海蔡青魏成方元郭通綦仝
張時並補承信郎制……二五四
歸順人王元純補迪功郎制……二五五
史復祖除刑部郎中制……二五五
軍器監兼刑部郎官李直柄除大理少卿制……二五五
權工部尚書沿江制置副使知黄州兼淮西制置使趙范除兩淮制置大使節制巡邊軍馬兼沿江制
置副使制……二五六
趙葵除大理寺丞陶木司農寺丞趙崇嵒太府寺丞姚珏國子監丞賈似道軍器監丞制……二五七
林申除宗正寺簿趙鎬夫司農寺簿趙汝謙太府寺簿余元虞國子監簿制……二五八
趙汝詡除司農寺丞杜範軍器監丞李以制大理寺簿章勤將作監簿制……二五八
淮西安撫司機宜兼通判廬州劉子澄除軍器監簿兼淮西安撫司參議官制……二五九

國子監丞張翀除秘書丞制……二五九
太府寺丞尤焴除樞密院編修官兼權檢詳制……二六〇
太府寺簿劉炳除諸王宫大小學教授制……二六〇
軍器監丞謝奕禮除大宗正丞兼權兵部郎官制……二六一
賈似道特轉奉議郎制……二六一
度支郎中謝采伯除軍器監制……二六一
魏峻除太社令楊璡除藉田令制……二六二
華文閣待制知瀘州魏了翁明堂恩進封蒲江縣開國男加食邑制……二六二
諸王宫教授蔡仲龍除太常博士制……二六三
太社令季晞顔除大理司直制……二六三
敷文閣學士李垕明堂恩加食邑實封制……二六四
户部侍郎京湖制置使史嵩之明堂恩進封鄞縣開國子加食邑制……二六四
徽猷閣學士新知太平州鄒應龍明堂加恩制……二六五
華文閣學士知慶元府余嶸明堂恩進封信安郡開國侯加食邑制……二六五
楊汝明聶子述明堂進封加食邑制……二六六
吏部尚書崔與之除端明殿學士提舉西京崇福宫制……二六六

全宋文卷六九八九

洪咨夔　六

華文閣待制江西安撫使陳韡除權工部侍郎兼江西安撫使知隆興府制……二六八
大理寺丞鄭伯謙差知常德府提舉常德澧辰沅靖州兵馬制……二六九
復中大夫直龍圖閣致仕季衍特贈通議大夫制……二六九
新知西外宗正事趙彦紓乞休致除直秘閣宮觀制……二七〇
王儀特轉朝奉郎致仕制……二七〇
朝散郎直秘閣李燔特轉朝奉大夫直華文閣致仕制……二七一
歸順人僞防禦使樊辛特補武翼大夫忠州刺史淮西兵馬副都監制……二七一
李大謙特轉朝議大夫依前直寶章閣致仕制……二七一
寶謨閣待制致仕毛憲明堂加恩制……二七二
許應龍除禮部郎中制……二七二
司農寺丞傅霴除都官郎中制……二七三
淮西强勇軍統制吕深轉武經郎制……二七三
趙汝遇除度支郎中制……二七三
安恭行除大理寺簿制……二七四

利州路轉運判官陳隆之除直寶章閣權知沔州兼利州路提刑兼提舉制 …… 二七四
利州路提刑王翔除利路轉運判官制 …… 二七五
宮觀葉莫除權發遣贛州提舉南安南雄汀州兵甲制 …… 二七五
陳良驥轉承議郎制 …… 二七六
王丙特改承務郎制 …… 二七六
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喬行簡除知樞密院事同提舉編修經武要略加食邑實封制 …… 二七六
資政殿大學士新知建康府曾從龍除參知政事同提舉編修勅令加食邑實封制 …… 二七七
左諫議大夫鄭性之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同提舉編修經武要略進封加食邑實封制 …… 二七八
何處久除直寶謨閣知鎮江府制 …… 二七九
何琮除直徽猷閣福建路轉運副使制 …… 二七九
董洪父自修王公瑾父囷方岳父欽祖趙子森父復先陳子椿父千期朱日炎父師友孫鏞父价以明堂恩封官制 …… 二八〇
太中大夫曹叔遠特轉通奉大夫依前煥章閣待制致仕制 …… 二八〇
正議大夫程珌磨勘轉正奉大夫制 …… 二八一
閻丘梓林炎趙崇嫩趙崇森除大理評事制 …… 二八一
虞衡除大理寺正制 …… 二八二

權知信州史彌忞除將作監丞制……二八二
趙與懽起復直寶謨閣淮西提刑制……二八二
大理寺丞桂萬榮除考功員外郎制……二八三
權兵部尚書趙至道除寶謨閣直學士知鎮江府制……二八三
太常寺丞兼權右司曾天麟除將作少監制……二八四
王淪轉承議郎制……二八四
歸順人沙兀惹特補修武郎添差蔡州兵鈐兼權蔡州事制……二八四
房應發轉文林郎制……二八五
劉顯以父評戰歿補承信郎制……二八五
石天瑞白華補秉義郎制……二八五
李駿起復直龍圖閣四川都大茶馬制……二八六
工部郎中鄭寅除尚左郎官制……二八六
王邁轉朝請郎制……二八七
將作少監趙與芮除大理少卿制……二八七
鄧雲轉武節郎制……二八七
王旻武節郎制……二八八

直寶謨閣宫觀劉宰除太常寺丞制……二八八
考功員外郎桂萬榮除尚右郎官制……二八九
前右正言何萬齡特轉朝奉大夫直寶謨閣致仕制……二八九

全宋文卷六九九〇

洪咨夔　七

兩淮制置使兼沿江制置副使趙范除江淮制置大使制……二九〇
權工部侍郎留元英除集英殿修撰知江州制……二九一
葉顒除國子博士應禴除太學博士兼莊文府教授汪之道除國子録制……二九一
著作郎兼權司封郎官蔣重珍除起居舍人兼崇政殿説書制……二九二
黄壯猷除金部郎官制……二九二
司農寺簿趙鎬夫除司農寺丞兼提領安邊所制……二九二
軍器監簿陳振孫除諸王宫大小學教授制……二九三
方大琮除司農寺簿樓杓除軍器監簿制……二九三
知南安軍彭鉉職事修舉轉一官制……二九四
施榯差知融州制……二九四
曹叔遠贈光禄大夫制……二九四

季衍直寶文閣致仕制……二九五
倉部郎中林清之除直寶章閣都大坑冶制……二九五
黄埒權知建寧府制……二九六
户部侍郎京湖制置使史嵩之除權兵部尚書制……二九六
大理少卿趙與芮除寶文閣待制提舉佑神觀仍奉朝請制……二九七
辛克承除直顯謨閣主管紹興府千秋鴻禧觀制……二九七
張洽除直秘閣主管建康府崇禧觀制……二九八
宗正少卿張嗣古除秘閣修撰樞密院副都承旨制……二九八
大宗正丞兼兵部郎官謝奕禮除將作少監制……二九九
太府寺丞陳韡除大宗正丞制……二九九
副都承旨張嗣古除右文殿修撰權知建康府江東安撫制……二九九
張元簡除太府寺丞制……三〇〇
曾天麟除浙東提舉常平茶鹽公事制……三〇〇
僉書樞密院事鄭性之贈三代制……三〇一
故曾祖可大贈太子少保制……三〇一
故曾祖妣陳氏贈咸寧郡夫人制……三〇一

故祖奨贈太子少傅制……三〇二
故祖妣陳氏贈齊安郡夫人制……三〇二
故父汝永贈太子少師制……三〇二
故母碩人黄氏贈宜春郡夫人制……三〇三
故妻碩人潘氏贈清河郡夫人制……三〇三
直華文閣知江陵府楊恢除知襄陽府京西安撫副使時暫兼京湖制置司公事制……三〇四
尤燸除直秘閣權知江陵府兼主管湖北路安撫司公事制……三〇四
知吉州劉煒叔職事修舉特轉奉直大夫制……三〇五
范炎辭免赴都堂審察特轉承議郎與宫觀制……三〇五
葉武子辭免召命特落致仕除直秘閣主管華州雲臺觀制……三〇六
劉福轉武德大夫制……三〇六
高之問除直秘閣主管亳州明道宫制……三〇六
知樞密院事喬行簡贈三代制……三〇七
故曾祖勝之太保贈太傅制……三〇七
故曾祖母孫氏婺國夫人贈越國夫人制……三〇七
故祖堯太傅贈太師制……三〇八

故祖母杜氏慶國夫人贈益國夫人制……三〇八
故繼祖母蔣氏華國夫人贈吴國夫人制……三〇八
故父森太師追封寧國公制……三〇九
故母俞氏福國夫人贈魯國夫人制……三〇九
故妻吕氏安定郡夫人贈東陽郡夫人制……三一〇
故繼妻樓氏譙郡夫人贈吴國郡夫人制……三一〇

全宋文卷六九九一

洪咨夔　八

趙應愚轉保義郎制……三一一
王珪轉武顯大夫制……三一一
繆夢達轉武德郎制……三一二
林演權知德安府制……三一二
李煒知崇慶府制……三一二
吏部侍郎鍾震除寶文閣待制知太平州制……三一三
將作少監謝奕禮除大理少卿制……三一三
吴昌裔除軍器監簿制……三一四

太社令魏峻上殿特改宣教郎制……三一四
王極權發遣順慶府制……三一五
權刑部侍郎周端朝磨勘轉中大夫制……三一五
曾庶贈通直郎制……三一六
國子監丞姚珏除秘書丞制……三一六
軍器監簿吴昌裔除將作監簿制……三一六
著作郎兼權左司彭方除將作少監兼景獻太子府教授制……三一七
江西安撫使陳韡除工部侍郎制……三一七
馮邦佐除直秘閣主管潼川路安撫司公事知瀘州制……三一八
黎伯登除直寶章閣潼川路提點刑獄公事兼提舉制……三一八
項寅孫除直秘閣權成都府路轉運判官制……三一九
童頤除直秘閣權發遣夔州兼主管本路安撫司公事制……三一九
游九功除秘閣修撰知慶元府兼沿海制置制……三二〇
張元簡除湖南路轉運判官兼知鄂州制……三二〇
何元壽除太府寺丞總領湖廣軍馬錢糧制……三二一
林半千除江東路提點刑獄公事制……三二一

丘岳除淮東路轉運判官兼知真州制……三二二
貴妃賈氏贈三代制……三二二
故曾祖嗣業太子少保贈太子太保制……三二二
故曾祖母於氏贈文安郡夫人制……三二三
故繼曾祖母於氏贈通義郡夫人制……三二三
故祖偉太子少傅贈太子太傅制……三二三
故祖母於氏贈蘄春郡夫人制……三二四
故繼祖母陸氏贈和政郡夫人制……三二四
故父涉太子少師贈太子太師制……三二四
故母史氏贈太寧郡夫人制……三二五
桂如琥除川秦都大茶馬制……三二五
高稼知沔州兼利州路提點刑獄公事制……三二六
陳隆之除直華文閣知興元府兼安撫制……三二六
權兵部侍郎陳公益除集英殿修撰知漳州制……三二七
吏部郎中權國子司業王與權除國子司業制……三二七
樞密院編修官兼右司尤焴除樞密院檢詳兼右司制……三二八

太府寺簿趙汝謐除樞密院編修官兼權兵部郎官制……三二八
太常寺簿朱揚祖除樞密院編修官兼權刑部郎官制……三二九
羅愚除淮西提舉兼知無爲軍制……三二九
黄朴除著作郎兼權考功郎官徐清叟著作佐郎兼權司封郎官葉味道著作佐郎兼權屯田郎官並
仍兼崇政殿説書制……三三〇

全宋文卷六九九二

洪咨夔　九

校書郎杜幼節除秘書郎兼莊文府教授制……三三一
趙與懃除太府寺丞余元賡國子監丞章勤太府寺簿高奎國子監簿制……三三一
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宣繒除資政殿大學士光禄大夫提舉洞霄宫制……三三二
劉用行除太常寺簿制……三三三
宗正寺簿林申差權發遣安吉州制……三三三
大理少卿謝奕禮除右文殿修撰主管佑神觀仍奉朝請制……三三三
林應龍轉承直郎制……三三四
户部侍郎淮東總領岳珂磨勘轉中大夫制……三三四
慈聖太后山陵復土提舉官吴惟德轉翊衛大夫制……三三五

參知政事曾從龍贈三代制……三三五
故曾祖詳太傅贈太師制……三三五
故祖愷太師衛國公贈魏國公制……三三六
才人賈氏故伯冲贈迪功郎制……三三六
才人賈氏故兄承奉郎貫道贈承事郎制……三三六
才人賈氏故母弟迪功郎史商卿贈修職郎制……三三七
趙以夫除江西路提舉常平茶鹽公事制……三三七
秘書少監趙汝談除宗正少卿依舊兼權直學士院制……三三七
袁甫除秘書少監制……三三八
張嗣古右文殿修撰知平江府制……三三八
趙立夫除秘閣修撰樞密副都承旨制……三三九
朱鑑除大理寺簿林壖軍器監簿制……三三九
張元簡除直寶文閣知鄂州兼沿江制置副使制……三四〇
權户部尚書真德秀除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制……三四〇
曾穎秀除浙西路提點刑獄公事制……三四一
都官郎中傅壅差知嚴州制……三四一

鄒應龍父徽贈宣奉大夫制……三四二
葉宰直華文閣知泉州制……三四二
陳舜臣湖北提點刑獄公事林演提舉湖北路常平茶鹽公事制……三四三
桂萬榮直寶章閣知常德府彭方直秘閣知袁州制……三四三
留元剛轉中大夫直寶文閣致仕制……三四四
權刑部尚書李垕除權禮部尚書兼侍讀制……三四四
禮部尚書陳卓除吏部尚書兼給事中兼侍讀制……三四五
崔福轉兩官制……三四六
故通直郎游九言特贈直龍圖閣制……三四六
葉薾除宗學博士金淵國子博士戚士遜太學博士袁商武學博士兼魏惠獻王府教授制……三四七
將作監簿劉克莊除宗正寺簿制……三四七
戴杰宗學諭何處恬太學正馮去疾太學録王萬國子録制……三四八
顔頤仲司農寺丞魏峻軍器監簿制……三四八
韓濤除太社令制……三四九
史宜之直龍圖閣致仕制……三四九
王陞轉承節郎制……三四九

同鼎武節郎來伯友武翼郎王聞顯武節大夫呼延賞武翼郎制……三五〇
張震雷張萬取并補承信郎制……三五〇
史彌鞏轉朝散郎高不儔轉奉議郎制……三五〇
高平郡夫人毛氏進封和國夫人制……三五一
楊恢除直徽猷閣權知襄陽府京西安撫副使制……三五一

全宋文卷六九九三

洪咨夔　一〇

彭鉉廣東路提點刑獄公事石孝淳廣東路轉運判官制……三五二
陳畏浙東路提點刑獄公事制……三五二
司農寺丞陶木除大宗正丞制……三五三
權兵部尚書史嵩之除寶章閣直學士宮觀制……三五三
林楷特轉朝議大夫直敷文閣致仕制……三五四
趙范除龍圖閣學士京湖制置大使兼知襄陽府制……三五四
史洽轉奉直大夫制……三五五
孟點鄧泳各轉一官制……三五五
樓昉贈直龍圖閣制……三五五

李道傳贈直龍圖閣制……三五六
胡夢昱贈朝奉郎制……三五六
徐瑄贈集英殿修撰制……三五七
陳宓贈直龍圖閣制……三五七
張柙中奉大夫致仕制……三五八
楊必復贈朝請大夫制……三五八
尤元龍贈通直郎制……三五九
趙與貌贈奉議郎制……三五九
宋昭遠贈通直郎制……三五九
吳淵轉朝奉大夫制……三六〇
趙必瀼轉承議郎制……三六〇
王子申落致仕除刑部郎中制……三六〇
趙希昔除工部郎官制……三六一
辛稷潼川府路提點刑獄趙希濬夔州路提點刑獄張起成都府路提點刑獄公事制……三六一
汪之强殁於王事特贈朝奉郎與一子恩澤制……三六二
楊伯雨除夔州路轉運判官制……三六二

王翔除直秘閣利州路轉運判官兼知利州制……三六三
黎伯登除直華文閣知潼川府制……三六三
國子録汪之道除諸王宫大小學教授制……三六四
大理寺丞趙嶷除司農寺丞制……三六四
趙崇濤直秘閣知遂寧府制……三六五
李鋂差知嘉定府制……三六五
李良孫知隆慶府李仲熊知紹慶府制……三六六
劉竑之改知重慶府制……三六六
李景翺和糴賞轉朝議大夫致仕制……三六七
陳一薦屯田和糴賞轉承議郎制……三六七
歸順周岊補武功郎遥郡刺史淮東兵馬鈐轄制……三六七
李敏補修武郎制……三六八
蒲南强落致仕差知茂州制……三六八
楊恢除直寶文閣淮西制置副使兼知黄州制……三六九
工部侍郎知建康府陳韡明堂加恩制……三六九
虞孝先特轉一官授朝奉大夫制……三七〇

陳亞卿知德慶府制……三七〇
牛大年以子病乞祠除直敷文閣主管建康府崇禧觀制……三七〇
曾治鳳除直徽猷閣知建寧府制……三七一
沈安義辟差知宜州制……三七一
鄧雲特轉武略大夫制……三七二
留子邁救荒推賞轉朝奉大夫依舊潭州通判制……三七二

全宋文卷六九九四

洪咨夔 一一
王爚轉朝奉郎致仕制……三七三
章謙亨除京西路提舉常平茶鹽公事制……三七三
淮東路兵馬鈐轄桑青轉武功大夫制……三七四
趙彦覃除直寶謨閣權知廣州兼廣東路經略安撫制……三七四
翰林學士真德秀磨勘轉中大夫制……三七五
項容孫改差知順慶府制……三七五
李以制除大理寺丞趙師楷太府寺丞衛洙大理寺簿魏峻太府寺簿制……三七六
朝謁八陵朱復之除軍器監主簿制……三七六

天水軍教授權知軍州曹友聞特轉承事郎權知天水軍事制……三七七
吴駉特轉武經郎制……三七七
城固縣尉趙僎特轉儒林郎制……三七七
武功大夫湯孝信轉右武大夫制……三七八
川秦都大茶馬桂如琥除户部員外郎制……三七八
吴昌裔除太常寺簿鄭逢辰將作監簿制……三七九
陳瑄授中奉大夫直敷文閣宫觀制……三七九
中奉大夫趙善璙轉一官回授本生父不卞贈承事郎制……三八〇
中奉大夫趙善璙轉一官回授故本生母梅氏贈孺人制……三八〇
中大夫參知政事陳貴誼特授正議大夫守參知政事致仕制……三八〇
陳章特授中大夫致仕制……三八一
僞觀察副使顔仲明僞都總領王逸僞徵仕郎化平縣令胡士元僞徵仕郎單公履僞明威將軍鄭彦
僞將仕郎尚書户部任嘉言僞都總領亢志忠僞安平都尉張林僞宣武將軍安居信僞明威將軍
晉德僞武節將軍同進僞同知虢州軍州事聞鈞僞徵仕郎王采苓僞登科人尚書令史朝列大夫
陳紀並補承信郎僞朝列大夫郝士特僞都尉劉儀僞昭毅大將軍楊全僞定遠大將軍郭春並
補承節郎僞光禄大夫張俊特補忠翊郎制……三八二

故正議大夫守參知政事致仕陳貴誼特贈少保資政殿大學士制 …… 三八二
金部郎中黄壯猷除直秘閣權知紹興府兼浙東安撫制 …… 三八三
彭協贈承信郎制 …… 三八四
歸順人王青劉天山米興王庭李思齊門清劉全魏師愈王瑜李裕范天保並補保義郎制 …… 三八四
忠州團練使淮東路鈐國用安除順昌軍承宣使右武衛將軍制 …… 三八四
李琦武義大夫吉州刺史制 …… 三八五
李琦除福州觀察使蕭均除和州防禦使黄國弼轉武功大夫除蘄州防禦使李璨轉武經大夫除和州防禦使制 …… 三八五
歸順人李伯淵武翼大夫和州防禦使制 …… 三八六
歸順人李璨補武功郎制 …… 三八六
陳一薦除軍器監簿兼淮西制置司參議官制 …… 三八七
劉用行知安慶府制 …… 三八七
大理少卿趙彦悊除太府卿制 …… 三八七
崔福轉四官授武功大夫制 …… 三八八
楊孝錫贈通直郎予一子恩澤制 …… 三八八
龐謙轉武翼郎制 …… 三八九

陳畏除大理少卿制……三八九
白身人任震亨襲父官補修武郎充珍州綏陽縣沿邊都同巡檢制……三八九
崔端純除倉部郎官制……三九〇
朱實之差知肇慶府制……三九〇
權刑部侍郎周端朝特轉通議大夫守刑部侍郎致仕制……三九一
李伯度除直秘閣京西轉運判官兼提舉提刑制……三九一
顔耆仲直秘閣淮東路提舉常平茶鹽兼提點刑獄公事制……三九二

全宋文卷六九九五

洪咨夔　二二

楊椿贈武經郎制……三九三
李安國轉武功郎依舊知金州兼管内安撫制……三九三
周宗傑轉四官授武功郎制……三九四
宫人丘氏封信安郡夫人制……三九四
陳隆之除屯田郎官兼知興元府兼利州路安撫制……三九四
盧進李聚朱廣等一十六人歸順補承節郎制……三九五
李虎趙邦永轉右武大夫王政轉左武大夫制……三九五

周衍轉從事郎制……三九六
王瓚轉朝奉郎制……三九六
林瓌除直秘閣與宮觀制……三九六
殿前司統領劉喜轉武顯大夫制……三九七
董昇葛仙白身補忠翊郎制……三九七
游似除軍器監制……三九七
知嘉興府趙與懃政績轉朝議大夫制……三九八
李昴英除大理寺司直兼廣東經略司機宜文字制……三九八
李華依舊直華文閣廣東路轉運判官制……三九九
趙汝愚轉中奉大夫致仕制……三九九
趙希逾轉兩官授朝奉郎制……四〇〇
軍器少監直舍人院吴泳除秘書少監兼權中書舍人制……四〇〇
安癸仲除太府少卿依舊總領四川軍馬錢糧制……四〇一
陳康熙除司農寺主簿兼知泰州制……四〇一
歸順人王世昌補武翼大夫差知宿州制……四〇一
歸順人張子良補武翼郎京東路兵馬鈐轄制……四〇二

歸順僞進士出身齊希古補承直郎制……四〇二
歸順人西珪補承信郎制……四〇二
歸順人于仙郭珍劉用游淑並補承信郎制……四〇三
僞朝列大夫張德直改補文林郎僞朝列大夫李國賢改補從事郎制……四〇三
張叔寅贈宣教郎予一子恩澤制……四〇三
趙善璙除刑部郎中制……四〇四
黄朴差知安吉州制……四〇四
參知政事真德秀除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制……四〇五
太府寺丞吕延年除大理寺丞制……四〇五
劉煇叔除太府寺丞制……四〇六
何琮依舊直徽猷閣知福州兼福建路安撫制……四〇六
曾穎茂除直秘閣依舊福建路提點刑獄公事制……四〇七
趙彦侯湖南路轉運判官姚子材湖南路提點刑獄黄静夫湖南路提舉常平茶鹽公事制……四〇七
陳塏除直敷文閣知安慶府制……四〇八
厲模直秘閣知常德府制……四〇八
葛逢除著作郎劉炳除司農寺丞制……四〇九

陳韡除工部侍郎沿江制置使兼江東安撫使知建康府制 …… 四〇九
王與權知寧國府制 …… 四一〇
韓祥轉儒林郎制 …… 四一〇
鍾璵轉修職郎制 …… 四一〇
崔興王信劉旺彭立劉政王才彭辛王用並補承節郎制 …… 四一一
劉謙王鎔轉兩官並授保義郎制 …… 四一一
王福轉武翼郎陞差淮西路鈐兼强勇軍都統制 …… 四一一
戴翼轉奉議郎制 …… 四一一
何元壽除户部郎官依舊總領湖廣軍馬錢糧制 …… 四一二

全宋文卷六九九六

洪咨夔 一二

王伯大除江南路提舉常平茶鹽公事兼知池州制 …… 四一三
李江轉四官授武功大夫依舊淮東路兵馬鈐轄制 …… 四一三
趙汝捍和羅賞轉朝奉大夫制 …… 四一四
趙希憃轉承事郎制 …… 四一四
陶木除秘書丞兼右司郎官制 …… 四一四

趙與懃除大宗正丞兼權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制……四一五
趙與歶轉一官授儒林郎制……四一五
陳應星輸粟補迪功郎制……四一六
衛洙除大理寺丞方大琮太府寺丞制……四一六
新太府寺丞劉煇叔除大理寺丞制……四一六
知高郵軍馬光祖政績轉朝奉郎制……四一七
何文美轉武德郎依舊淮安州副都使制……四一七
何處久除太府卿制……四一七
史嵩之除直寶謨閣致仕制……四一八
游九功除司農卿依舊知慶元府沿海制置使制……四一八
莫異德白身襲父官授銀青光禄大夫制……四一九
陳韡磨勘轉朝議大夫制……四一九
吴淵除右文殿修撰知鎮江府制……四一九
蔣重珍除集英殿修撰知安吉州制……四二〇
姚珏除直秘閣權知建寧府制……四二〇
何炳除集英殿修撰知江州制……四二一

國子監書庫兼皇后宅教授徐雄除國子録制……四二一
陳大樸平黎蠻賞轉儒林郎制……四二二
張綽平蠻督餉賞轉儒林郎制……四二二
趙善瀚知岳州制……四二二
黄朴改差知泉州制……四二三
塗顯行知崇慶府制……四二三
厲模楮綱賞轉朝請大夫制……四二四
權工部侍郎徐僑除集英殿修撰提舉佑神觀兼侍讀制……四二四
黄塈知肇慶府制……四二五
丁曄除直寶謨閣淮東路轉運判官制……四二五
魏了翁除權禮部尚書兼直學士院兼侍讀制……四二六
參知政事曾從龍除知樞密院事加食邑實封仍兼參知政事制……四二六
簽書樞密院事鄭性之除同知樞密院事加食邑四百户制……四二七
同簽書樞密院事陳卓除簽書樞密院事加食邑四百户制……四二八
余玠起復宣教郎襄陽府通判兼京西制置司機宜文字制……四二八
李勉平黎賞轉朝奉郎制……四二九

軍器少監徐清叟除將作監依舊兼司封郎官兼崇政殿説書制……四二九
大宗正丞蔣峴除軍器少監仍兼權侍左郎官制……四三〇
丘岳除兵部郎官趙與篔除都官郎中兼樞密院檢詳文字制……四三〇
樞密院編修官趙汝譚除宗正寺丞仍兼右司制……四三一
汪之道除太常寺丞制……四三一
劉克莊除樞密院編修官兼權侍右郎官制……四三二
陳一薦護獻俘有勞轉朝奉郎制……四三二
顔信之獻俘有勞轉保義郎制……四三二

全宋文卷六九七

洪咨夔　一四

蔡仲龍除大宗正丞兼權屯田郎官袁商太常博士並兼沂靖王府教授制……四三三
安恭行除大理寺正制……四三四
魏峻除宗正寺簿楊璡太府寺簿趙與爽藉田令制……四三四
馮去疾除武學博士制……四三四
劉宰除將作少監制……四三五
尤燁除知江陵府兼京湖路安撫劉煇叔政績轉一官依舊知建昌軍制……四三五

葛洪除資政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制……四三六
何處久太府卿兼知嘉興府制……四三六
度正轉朝議大夫守禮部侍郎致仕制……四三七
禮部侍郎致仕度正贈通議大夫制……四三七
趙綋除大理寺丞諸葛十朋除大理寺司直制……四三八
太學博士李榘除諸王宮大小學教授制……四三八
太學正何處恬除太學博士制……四三九
架閣林宋偉除太學正臨安府學教授林伯順除武學諭鄭斗祥除太學録制……四三九
兩浙轉運判官顏頤仲除户部郎官兼知臨安府制……四四〇
都官兼檢詳趙與懃除直寶章閣兩浙路轉運判官制……四四〇
端明殿學士廣東經略知廣州崔與之除參知政事加食邑四百户制……四四一
凌嵩除大理評事制……四四一
江西路轉運副使吴潛除太常少卿制……四四二
馮田改差知金州兼管内安撫制……四四二
資政殿學士中大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真德秀轉太中大夫守資政殿學士致仕制……四四三
資政殿學士太中大夫致仕真德秀贈銀青光禄大夫制……四四三

同簽書樞密院事陳卓贈三代制……四四四
故曾祖嘉謨朝奉郎贈太子少保特贈太子太保制……四四四
故曾祖母黄氏上饒郡夫人特贈文安郡夫人制……四四五
故祖膏朝奉大夫太府少卿贈太子太傅特贈少傅制……四四五
故祖母蔡氏魏郡夫人特贈安國夫人制……四四五
故祖母汪氏魯郡夫人特贈崇國夫人制……四四六
故父居仁華文閣學士正奉大夫贈太師特追封申國公制……四四六
故嫡母王氏鎮國夫人特贈燕國夫人制……四四六
故所生母俞氏新安郡夫人特贈和政郡夫人制……四四七
故妻林氏信安郡夫人特贈大寧郡夫人制……四四七
家抑除將作監丞制……四四八
四川制置司機宜文字趙垙夫除太社令制……四四八
史彌鞏王寓権務羨賞各轉一官制……四四八
史全之監軍平蔡州轉兩官制……四四九
孫林張旺告發軍姦並補承信郎制……四四九
陳文孫知高州制……四四九

淮東路兵馬領轄耶律均復山陽有功轉三官授武德大夫兼知淮安州鹽城縣制 …… 四五〇
全宋文卷六九九八
洪咨夔 一五
文舉殿試策 …… 四五一
武舉殿試策 …… 四五二
龍州謝到任表 …… 四五三
謝曆日表 …… 四五四
瑞慶聖節賀表 …… 四五四
謝授中書舍人告仍賜紫章服表 …… 四五五
謝特理磨勘授朝請郎告表 …… 四五六
謝授侍講告表 …… 四五七
謝授給事中兼侍讀賜對衣金帶表 …… 四五八
遺表 …… 四五九
賀皇帝御正殿表 …… 四六〇
辭免參知政事表 一 …… 四六〇
辭免參知政事表 二 …… 四六一

辭免兼同修國史實録院同修撰奏……四六一
乞祠奏……四六二
病乞補外奏……四六三
辭免兼直學士院奏……四六三
辭免兼侍講奏……四六四
經筵乞祠奏……四六四

全宋文卷六九七六

樂　章

樂章，江陵（今湖北江陵）人。嘉定五年爲權發遣荆南路提點刑獄公事、提舉河渠公事，尋徙知夔州。七年放罷。見所撰《周易玩辭跋》、《安仁縣重建儒學記》，《宋會要輯稿》職官七四之四二、七五之五。

劾沈圻傅伯崧奏　嘉定五年三月

圻委任郡吏龍寅爲腹心，夏輸正色外，每匹勒納錢八百文。伯崧郡民李如勣身死無子，兄如翱有子當繼，伯崧乃謂如勣户絶籍没，不與繼立。《宋會要輯稿》職官七四之四二（第五册第四〇七一頁）。

周易玩辭跋　嘉定四年閏二月

《易》説以《玩辭》名，蓋識其居閒所作也。《繫辭》曰：「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平菴項

公昔忤權臣，擯斥十年，杜門却埽，足迹不涉限，耽思經史，專意著述，成書數編，此其一焉。逮兵端既開，邊事告急，公被命而起，獨當一面，外禦憑陵，内固根本，成就卓然，皆是書之功也。則知公動而玩占，措諸事業，應變不窮，蓋動静不失其時者矣，豈直曰玩其辭而已哉。嘉定辛未歲閏二月中澣，江陵後學樂章書。《周易玩辭》卷首，通志堂經解本。又見《經義考》卷二八，《宋元學案補遺》卷四九。

省心雜言跋　嘉定五年九月

君子之學，必盡其心而後能知其性。然心難盡也，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可畏也哉。今李氏之學，省察之功見於日用者如此，其殆庶幾乎！嘉定壬申歲重陽節日，荆江樂章書。《省心雜言》卷末。

安仁縣重建儒學記　嘉定六年十一月

立學以設教，自慶曆間偏于天下。然郡爲之易，邑爲之難。蓋守之治千里也，師儒有專職，餼廩有攸司，冠屨雲從，簡編日習，故施教也易成。若令一邑，則衆僚之責獨任于身，始焉室廬必爲之經營，給以炊庖，必躬爲之出内，曉以義理，必親爲之講説，青衿易於挑達而難爲糾合，故爲令者必器

能疏通，精粗兼備，而有文以行之者也。安仁在衡爲邑，風俗簡樸，人士質實，然密邇傜居，時有强梗以病吾教者。嘉定己巳歲，邑爲寇所殘。未再期而王君至，干戈甫息，學校久廢，君乃喟然曰：「義理不講，綱常遂墜，此亂之所由作也。勸學明倫，尊居親上，此教人之所當先也，是烏可一日緩哉！」顧視舊學介於道宮神祠之門，假及廓廡，共爲出入，狹隘不足改爲。邑治之東有舊倉址，山色環秀，高明寬廣，遂徙葺焉。外設欞星，中陳戟户，殿宇中峙，講堂後建，翼以兩廡，渠渠沈沈，奠獻有所，職掌有位。惟齋舍未全，而君以薦者及格，法當通籍，上印而去，士甚惜之。若乃嗣而成之，則有待於後之君子，庶已成者毋墮而未備者增壯。俾士子得優游飽食，涵泳斯道，以孝弟忠信爲本，以禮義廉耻爲維，平居有安分循禮之風，臨難奮徇義守死之節，則學校之設不爲虚器矣。君以圖來謁記，因直述其本末而使歸刻之。不惟紀其續之難易，抑示邑士，使知所嚮耳。嘉定六年歲在癸酉十一月丁卯朔日南至，朝散大夫、權發遣荆南路提點刑獄公事、兼本路勸農、提舉河渠公事樂章記。

《永樂大典》卷八六四八。（以上郭齊校點）

牟巽

牟巽，成都（今四川成都）人。嘉定五年爲潼川府銅山縣令。見所撰《掛金魚橋記》。

掛金魚橋記

嘉定五年四月

銅山縣東鳴湍埠側石橋始創於嘉定叁年庚午貳月庚申，以叁月壬子告成。江以玉名，袤延凡數丈，兩旁皆山巖峻壁。辛未年夏秋水潦暴漲，注射迅急，不通舟楫，民常病涉。余因命工度地，采石於山，纍址於淵，架梁爲壹拾貳道，其長壹百叁拾尺，廣伍尺。殆如繫海維河，浮黿没鵲，望之隱然如長虹卧波，上下往來，坦然無虞，如履平地。費金錢伍拾陸萬，易危爲安，避害就利，絲毫不擾，行人皆便之。職其事邑令成都牟巽，贊其成邑士趙憲、袁懿、趙留孫等，董其役比丘道全、鍾璉、妙超、智森。橋成，邑人謂沙跡如魚而架石其上，有玉帶懸金之貴，未第者有金榜掛名之時，則橋之設不爲無補。余因解印西歸，邑人請余紀其事。余不敢辭，因述其略，書于岸左。嘉定伍年壬申肆月朔，從政郎、潼川府銅山縣令、主管勸農公事牟巽記并書。《金石苑》。又見光緒《新修潼川府志》卷四，《宋代蜀文輯存》卷七九。（郭齊校點）

薛　策

薛策，嘉定中爲永州州學教授。

平易堂記

嘉定五年正月

春陵郡治中有堂宇，露井前聯，重屋後護，横直深廣，不侈不陋，郡太守每理事于斯。歲在辛未，時惟夏初，柯山徐公奉命來守，斯堂雖存，久而稍敝，公從而整葺之，因更而扁題之曰「平易」。美哉，斯堂之名，深有得於刺史近民之意乎！韓文公有言，幽遠小民，其足跡未嘗至城邑，或有不得其所，能自直于鄉里之吏者鮮矣，况能自辯于刺史之庭乎！文公此意，亦灼見吏强民弱，而刺史之庭尤爲難至，幽遠之情，尤爲難通，要必爲之守者自處以平易之心，待民以平易之道，登而進之，俾得以披露其情素，矜而存之，俾得以伸鳴其屈直，則君民之勢，雖門外有千里之遠，而君民之情，則猶一身脉絡，自相貫通，而不知其所以然，惟見其日享安静平康之福，而無有歎息愁恨之聲，夫然後上不負吾君，下不負吾民，而守之責塞矣。公下車承積敝之餘，究察端源，文書實蠹于奸胥，風俗實壞于强室，公慨然思剔其蠹而去其壞，由是鉤考其鹵莽，而行之以不迫，懲艾其强梁，而振之以不暴，未半載間，前乎舞文而弄法者，今則肅然而畏懼，前乎凌弱而詐愚者，今則帖然而安順，説者乃謂公之政實得于嚴，而不知公之嚴蓋嚴其所當嚴，不過去其太甚者。「平易」之意，實隱乎其中，而吾民陰受其賜不淺也。嘉定壬申正月十六日記。洪武《永州府志》卷六。又見隆慶《永州府志》卷八，康熙《永州府志》卷六，嘉慶《湖南通志》卷一七九，光緒《湖南通志》卷三三。（楊世文校點）

姚　同

姚同，福州侯官（今福建福州）人。嘉泰二年登進士第。見《淳熙三山志》卷三一，雍正《福建通志》卷三五。

拙齋先生行實

先生姓林氏，名之奇，字少穎，侯官人，世以儒學聞。朝議公忻取李氏，得先生以大其家聲。先生幼聰俊不凡，與外兄李和伯、迂仲如親手足，常稱伯也德宇如元紫芝，仲無間然叔度之陂。日夕相從，惟道藝是講是究。名肆業之所曰兑齋。晨興誦讀經史，各以所見結衣帶而識之。逮暮相與參訂是否而書之，謂之《兑齋録》。西垣呂公入閩，公聞其以道學名世，乃與二李往候之。一見之頃，遂定師生之分。呂亦欣然，進而語之以嵩洛、關輔諸儒之源流，慶曆、元祐諸賢之本末。且欲以廣大爲心，陋專門之蒙昧，以踐履爲實，刊繁文之支離。致嚴乎辭受出處，欲其明白無玷；致察乎邪正是非，欲其毫髮不差。先生之學，自是日以光明。紹興丙辰，以賢書將試南宫，西垣公餞以詩曰：「我爲福唐遊，破屋占城市。城中幾萬户，所識一林子。蓊然衆木中，見此真杞梓。」先生見重於西垣公

如此。及先生西上，日夕以膝下温清爲念。行至北津驛，慨然作詩，有「耿耿一寸心，不能去庭闈」之句，遂改轅以歸。先生愛親之心，重於利禄，非學識過人，疇克爾？先生聲名由此益重，士類歸仰，如水赴壑。其知向正學、宗正論，皆先生指蹤之力。吕紫微猶子倉部公莅憲幕，時吕成公未冠，以子職侍行。聞先生得西垣之傳，乃從先生遊。先生嘗語諸生，以爲若年寖長矣，宜以古文洗濯胸次，掃其煤塵，則晶明日生。成公受教作文，主以古意而潤色之。先生每讀必擊節賞嘆，知其遠且大。紹興己巳，先生奏名春官，注長汀尉，未上。鄉樞陳公誠之薦試館職，除正字。鄉樞薨，先生哭之曰：「聲名一旦，徑達宸前，遂階試用，躐升羣賢。」示知己之恩不忘也。再除校書郎，修《神宗寶訓》。改京秩，以三劄入見，首言堯舜執中不離仁義，次言宜革文弊，歸於忠實，又其次言毋尚莊老之學。高宗玉音曰：「卿得事君之體。」高宗御製《損齋記》，先生因奏三説，謂損思以益德，損用以益本，損華以益實，聞者是之。又言：「王氏三經，大率爲新法地。晉人以王、何清談之罪，深於桀紂。靖康禍亂，考其端倪，王氏實負王、何之責，在孔孟書所謂『邪説詖行淫辭之不可訓』者。」金人自秦檜講和二十年，或傳敵欲南侵徙汴。先生作書抵當路，以爲：「久和畏戰，人情之常，故必以和爲重。敵知吾重於和，故常以虚聲喝我，而示我以欲戰之意，非果欲戰。所以堅吾和，欲與之和，宜無憚於戰。以戰而和，其權在我。章聖澶淵之役，與契丹約和，中國終無北顧之憂者，用此道也。」又曰：「戰之所須者不一，而人才爲先。苻堅以百萬臨淮，晉兵止於八千，謝石爲大都督，謝幼度爲前軍都督，謝琰、桓伊皆領衆而前。衆寡不敵，而校其人才，則幼度足以吞苻堅、姚萇，故堅

望晉軍曰：『是亦勍敵，何謂之弱？』然則人才其可後乎？」又曰：「人才有三：一曰文采華麗，二曰持身謹密，三曰沈實有用。由前二者言之，平居無事，羽儀朝廷足矣。一旦緩急，往往如賈誼所謂見利則逝，見便則奪，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非可與共患難也。欲求可與共患難者，必得如龐士元所謂俊傑者然後可也。」陳福公參贊戎幕，先生嘗以書論進取，以爲：「自巴蜀以臨中原，此不可易之常勢。桓温、劉裕嘗欲浮江絶淮下梁宋，舉齊趙，平燕絶塞，徑造北廷，非不可以邀功。抑形不便，勢不利，雖淝水、赤壁之役，其勢可長驅而前。而卒不能有中原寸土者，不由進取之常勢故也。今王師小勝不足喜，大計不可失，當假以歲月，先固吾圍，使不可犯，然後由進取之常勢而圖之，庶乎其可耳。」福公深然之。先生在館三年，搢紳浩然歸重，行且柄用，倏以末疾告。朝廷惜其去，除貳宗正司，俾就醫於會稽。既而疾向平，先生丐歸閩，遂除泉舶。及抵官，益究心厥職。居亡何，力丐祠命，贊本路帥幕。適越忠定王史公鎮閩，與先生道舊，款曲加敬。有以私囑先生爲入言者，先生拒之力，而求不已，乃陽諾之。暨歸，以爲問，則曰：「吾忘之。」他日又云，則曰：「吾忘之。」如是者數四，竟不之言，其胸中不撓於私如此。初，先生在館時，與于湖張紫微厚善。先生別後，張紫微未嘗不言及之。先生門人江清卿自張所告歸，張贈之詩，以爲：「吾友林少穎，讀書不計屋。」又云：「此君抱高節，雪柏照霜竹。造物乃兒戲，臥病在空谷。」觀張之詩，無一字溢美，亦可謂大賢矣。先生家居，弟之邵之子子冲能嗣先生之學。士子會者坌集，先生時乘竹輿至羣居之所，諸生列左右致敬，先生有喜色。或命諸生講《論》、《孟》，是則首肯而笑，否即令再講。或令誦先生所編《觀

瀾集》，而聽之倦則啜茗歸卧，率以爲常。未幾，先生病革，不浹日而逝。四方賢士大夫聞者悲愴。吕成公在官所，走介致奠，侑之以文，凡數百言，且曰：「某未冠，綴弟子之列，期待之厚，獨出千百人之右。顧譾薄何以得此，實惟我西垣之故，施及其後人。培植湔祓，閔閔焉如農夫之望歲。齒髮日衰，業不加進，大懼先生之功力爲虚施，每靦然慚，惕然恐。」又曰：「惟當與二三子尊所聞，行所知，使先生之志猶有攸也。」成公於先生可謂敬之至而不敢忽，感之至而不能忘，師生之義，宜如是乎！先生一子縝以遺澤尉建陽，未上而卒。二孫亦知學。猶子子冲字通卿，登科，初任南豐簿，次丞將邑。子耕叟行藝不愧前修，諸生避席常數百人，君子是以知拙齋餘澤之不泯。先生所著不一，如《書説》、《周禮説》、《論》、《孟》、《揚子》講義，《通鑑論斷》、《兑齋録》，世已傳誦。先生遺文二十餘卷，子沖之所裒集。及《場遊録》、《道山記》，聞藏於子沖之家，世未之見。嘉定五年，郡博潘自牧諸父嘗從吕成公遊，知成公之學原於拙齋，乃請于郡而祠之於學。耕叟實奉祠焉。拙齋，先生之所自號，天下之士唯曰三山先生云。《拙齋文集》附，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吴洪澤校點）

袁筌同

袁筌同，嘉定中爲成都府大聖慈寺華嚴閣長院都首座。

清凉寺碑　嘉定五年十一月

正法既没，象教陵夷，邪道亂轍，至理淵微。非禪，不止不爲。作其教設，悠然而歸。功成弗居，軌遠難追。宋嘉定五年壬申冬十有一月，小師成都府大聖慈寺華嚴閣長院都首座袁筌同。進士譙復之書丹，進士馮觀篆額。民國《中江縣志》卷一六，民國十九年鉛印本。（吴洪澤校點）

鄒應龍

鄒應龍（一一七二——一二四四），字景初，號南谷，邵武軍泰寧（今福建泰寧）人。慶元二年進士第一。歷官起居舍人、知贛州，遷江西提點刑獄。入爲中書舍人，遷給事中、刑部尚書，奉祠。起知太平州，以臣僚論罷，提舉玉隆萬壽觀，拜禮部尚書兼侍讀。嘉熙元年，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進資政殿學士、知慶元府兼沿海制置使，致仕。淳祐四年卒，年七十三，謚文靖。見《宋史》卷四一九本傳，《宋歷科狀元録》。

乞追寢賈浚明兼幹辦皇城司指揮奏　嘉定二年十一月

伏見賈浚明差兼幹辦皇城司。候有闕日差填。舊來此職皆是見闕差人，或差待次，亦須顯言某人闕。乞將浚明兼幹辦皇城司候有缺日差填供職指揮追寢，如閤門官前此降指揮者，併乞更不施行。

《宋會要輯稿》職官三四之四二（第四册第三〇五九頁）。

外科新書序　開禧三年十月

大抵癰疽發于背者，至危殆之疾也。多至不救者，夫豈皆命也哉？然有法可活，非膏塗末傅之能愈。初覺便從頭上作艾炷，宜泄蘊毒，使毒氣亟奪，而無内蝕之患，惟頭及頸則否，此更生法也。灼艾之外，則又有奇方存。起予平昔屢用屢效，實不敢私，以廣其傳。開禧丁卯十月旦日，江南西路提刑鄒應龍爲之序跋，刊于章首。《中國醫籍考》卷七〇。又見《宋以前醫籍考》第四三七頁。

梁溪先生文集跋

嘉定三年九月

余里中有嚴曰瑞光，去縣十許里。予七八歲時，嘗侍先大父游焉。巖中有丞相讀書堂，大父指示諸孫曰：「鄉人李丞相未達時，巖主僧號丹霞，能前知，一日忽書四句云：『青著立，米去皮。邪時節，儘先輝。』初莫曉其意。後丞相貴顯登政府，方悟前一句，蓋謂靖康年號也。大父又舉似丞相詩文十數篇，乃留題厓壁間者，往往成誦。應龍從旁習其辭，間記一二，至於今不忘。其後稍長，慨慕丞相之英風儀槩，欲徧求遺文而讀之，苦不多見，蓋鄉人無能收之者，每每爲恨。逮守温陵，公之孫提幹大有出示所刊丞相三朝表劄奏議，凡八十卷，又《總録》一卷，及《陳少陽盡忠録》、《如是居士靖康感事詩》。于是得盡讀公之文，及見公之行事，望洋而歎，大喜過望。若夫人以立言爲不朽，以有後爲不死。公之文既得其子裒而集之，又得其孫鏤而傳之，將使天下之人家有其書，真足以不死且不朽矣。然武陽者乃公之父母邦也，聞提幹將以其書之板歸于三山，其何以慰鄉人之思。不然，他日當告于鄉郡守之好事者，取其書重鋟木焉，并續其家藏文集附益之，庶使吾黨之後進，有以稽其典型云。嘉定三年九月朔，朝請大夫、充寶文閣待制、知泉州軍州事兼管内勸農事鄒應龍謹書。《梁溪先生文集》，舊抄本。又見《皕宋樓藏書志》卷八〇。

安化縣學增養士田記

嘉定五年七月

安化縣邑大夫趙侯崇模以書來言曰：「安化之建邑，自熙寧壬子距今百十三年矣。邑之初建，學隨以立，厥有養士之田，上所賜也。中更炎興，劇盜焚剽，田之版籍蕩爲煨燼。歲入僅百斛，生徒之日餐，職掌之月給，春秋舍奠之牲幣，悉取於是。前之爲令者，未嘗不欲興學也，來之未久而輒去。蓋租入之不足贍，無以稱國家養士之意。乃檢查田之没於官者，得一百九畝，山園平陸十八區。斥縣之羨餘，所置又三十餘畝，山園復在其外。於是衮衣危冠，倍蓰前日。又置生員十八人，命學職授經，而官廩食之。儻不有記以垂於後，則日改月化，慮來者無考也。敢以爲請。」予以趙侯之爲此，可謂知爲政之先務矣。夫謹庠序之教而申之以孝弟之義，此三代聖人淑人心之本，非後世俗吏之爲也。俗吏之所畢知而竭慮者，類不出於簿書期會之間。其有才能陵決者，目指氣使，力足以修墜起廢，而每不肯以興學養士爲意。其或奸贓之所簿録，貉廩之所羨餘，又多變徙以資他費。而學校養士之地，敗壁頹垣，旁風上雨，户無外屨，爨無盛煙者，往往皆是也。今侯宰萬家之邑，而興學養士之爲重，非真知先務者耶？抑侯之爲此，非徒使之羣居終日，飽食安坐而已。蓋將望諸生勤以精其業，思以成其行也。苟能反而求之，自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推而達之治國、平天下，其齠齡受經者，灑掃應對之必親，書策琴瑟之必敬，馴而至於上達之境，無或游談不根，率履不謹，則風俗美

茂，人物盛多，又何止振湘中之琳琅，富鄧林之杞梓哉。如是，則趙侯兹舉不爲苟美矣。侯名崇模，宰相子，心醇氣清，作吏有家法，且於予僚舊也，故樂爲之記。壬申七月望日〔一〕，中奉大夫、龍圖閣待制、提舉龍興府玉隆萬壽宮、泰寧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户、賜金魚袋鄒應隆記〔二〕。光緒《湖南通志》卷六二。又見乾隆《長沙府志》卷四〇。（以上吴洪澤校點）

〔一〕「壬申」以下，原無，據《長沙府志》補。

〔二〕龍興府：當作「隆興府」。鄒應隆：「隆」當爲「龍」之誤。

黄應酉

黄應酉，建州建安（今福建建甌）人。嘉泰二年進士。嘉定元年以迪功郎爲常熟縣尉。見寶祐《重修琴川志》卷三，嘉靖《建寧府志》卷一五。

常熟縣修社稷壇記

嘉定二年十月

開禧三年春，常熟縣令闕，雪川葉侯凱奉辟命來宰是邑。始至，有事于社稷。侯往與祭，顧壇壝之隳圮，屋宇之荒芜，慨然語諸僚曰：「昔言爲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二者俱不可無也。今祈報

之祀廢而弗舉，神將焉依？民不受福，坐視其廢而弗葺，可乎？前人不相與相是役者何？」僚曰：「侯未之知耳。常熟爲吳會劇邑，前乎綰縣章未幾而去者踵相接也。或以財賦不辦去，或以獄訟不理去，或智及之力不能勝之，又以廢事去。惴惴逭責，猶不能免，奚暇他及？」侯以爲不然，天下事未嘗無興廢，人實爲之。夫有邑則有民，有民則有社，豈有宰堂堂之邑，先畏其難，不爲之計乎？於是莅事以勤，行己以潔，聽訟以公，待人以恕，利民者興，害民者除。始若悶悶不快人意，侯守之不惑。居數月，果以政報，上下晏妥，百廢具興。社稷之事似可以次第舉，而侯猶以爲未也。先是縣有學，歲久，繕治不時，傾闢欲壓。乃命諸執事者，諭以民爲貴、社稷次之之意：「予欲先修學以訓民，諸君盍相率以董成焉？」蠲吉鳩工，不戒而具，踰月而殿廡增麗。丹陽公之舊室，湫隘無容膝地，又從而廣其居。學校爲之一新。又明年，始議所以修社稷。嗟夫，社稷之創立，其來遠矣，記載不存，歲月無所尋考。修於紹興二十四年之冬十月，至淳熙八年又修之，以迄于今者三十載，而侯又修之。凡物之有興替固不偶然，獨侯所謂人實爲之，信不誣矣。侯以儒術飾吏事，尤通於世務，是役也，斷斷規模，亶惟素定。不陋不奢，悠久是圖；不亟不遲，恬安是務。舊趾築土爲壇，旁土皆甎也，雪霜風雨之餘，易以動拔，於是更以石。寸竹之椽若將壓焉，悉命以木易之。垣分中外，低者高之，墁者飾之，靡罅弗補，靡隙弗周。煥乎偉哉！觀者駭目。經始於嘉定二年秋八月，告成於冬十月。既落，囑應酉爲記。應酉何人哉，弗敢謝不能。君子謂是舉也，有可書者三：方其始至，講明農祀，不忘本也，一宜書；及其欲修，首及鄉校，不先神也，二宜書；迄于已成，費捐公贏，不及民

也，三宜書。《春秋》之法，有一善必書，一舉而三善備焉，得不書？於是乎書。十月二十五日乙卯，迪功郎、平江府常熟縣尉、巡捉私茶鹽礬兼催綱黄應酉記。寶祐《重修琴川志》卷一一。又見《吴都文粹續集》卷一二，正德《姑蘇志》卷二八，康熙《常熟縣志》卷一三，光緒《常昭合志稿》卷一五，《海虞文徵》卷六。（劉琳校點）

黄　棨

黄棨，字肅甫，邵武（今福建邵武）人，瀚子。嘉泰二年第進士。歷知政和縣，通判靖州。即州學旁作新書院，授徒講學，多所成就。官至工部員外郎。見《八閩通志》卷七〇，嘉靖《建寧府志》卷五。

孝文好刑名之言論

自儒者爲習之累，而後賢主始負不好儒之名。夫人主意向之所形，他日之名實定焉。間有好儒之實，不得遂其好儒之名，此豈得爲人主之咎？蓋自仁義之學不傳，而異端之學始勝，此其風聲議論，雖儒者不能以自免。有如人主天資寬厚，不幸而當儒道晦蝕之餘，苟得一二儒者之言論以慰其所欲，他未暇擇也。然所好之實方在此，而名則或出於彼。吾惟知有好儒，而不知儒者之所好。名實之不

辨，使吾不得以好儒名者，庸非儒者累之乎？漢文帝，用儒之主也，刑名之學，決非帝所好者。班孟堅以好刑名歸之，豈非漢初諸儒未脱故習，言論之際，一動文帝之聽，則帝亦不能逃其名矣。噫，帝本好儒，而卒至於非所好，其亦不幸也已。孝文好刑名之言，請得以原文帝之心焉。嘗謂儒術之與刑名，曉然如白黑之易辨也，此不待智者知之。三代而下，人主天資苟不至於盡壞者，又孰肯舍此而從彼哉？置思、軻仁義於迂闊之地，唱申商名法於横流之中，世固有之矣，安可以是待文帝乎？昔之議者亦以高帝爲不喜儒之主，吁，帝豈真不喜儒哉？特未免爲腐儒累耳。干戈未定，過魯祠孔子，不可謂不知儒也；叔孫儒者，委以制禮，可謂不用儒乎？《新語》一奏，隨即稱善，不好儒者能之乎？屈一日之名，喪千古之實，世儒議論每每如此。高帝之不得以喜儒名者，君子固爲高帝惜。況夫有好儒之實，而反有好刑名之名，君子又安得不爲文帝辨？且文帝何如主也，其真好儒耶？抑好刑名耶？謂其好刑名，則二十三年之治以仁言、以德稱。若以爲真好儒，則此言又奚爲至文帝哉？吁，有由也。天下之事，有其實，固不得辭其名。而疑似之可議者，是必夫人之有以累乎我。爰自申商之習一熾于秦，世之以士自名者非刑名不學也。漢氏之興，人主苟不用儒則已，儒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武夫鄙人椎朴少文，既不足道，其間大儒如伏生之流則老夫耄矣，又無以發明儒學之功。幸而舉朝唯一賈生，百餘人中惟一晁錯，則文帝安得不欣然以爲儒而用之？夫欣然用儒，文帝之好則審矣，豈意帝之所好反爲帝累耶？自今觀之，禮義廉耻之言，治國大體之論，使二子平日所以告帝者盡出於此，則孰敢以刑名而議帝？惟夫申韓故態未盡脱去，權勢法制、刑名術數時發見於言論之末，遂使後世徒見帝

之所信用者不出二子，顧以帝爲真好刑名之言。嗚呼，帝豈真好刑名者哉！好儒者，文帝之本心；刑名者，漢儒之習尚。本心不白，習尚爲累，漢儒則有罪矣，帝何尤焉？且帝本好儒，尚不免好刑名之譏；藉使盡聽二子之言，取其所謂權勢法制、刑名術數者而盡施行之，後日之論殆不止是。然則帝真不幸矣。厥後武帝以雄才大略之資，朝夕所從事者，見知故縱、監臨部主而已，儒者何有焉？特其蘇張縱橫之學已罷，董仲舒、公孫弘之徒習尚稍純，而班固《儒林》一序乃大不滿於高、惠、文、景之世，獨於武帝三嘆焉。吁，武帝本無好儒之實，而顧得重道之名；文帝當得好儒之名，而反受好刑名之實。儒生習尚關於君德多矣。天下之事，幸不幸大抵如此，良可嘆夫，吁！謹論。《論學繩尺》卷七。

（劉琳校點）

管　湛

管湛，字定夫，處州龍泉（今浙江龍泉）人，鑑子。歷大理寺主簿，累官至倉部郎中。嘉定五年，除廣西提刑，移本路轉運使，遷廣西經略安撫使、兼知静江府。三遷至大理少卿。見本書所收諸題記，蔡幼學《育德堂外制》卷四，李劉《梅亭先生四六標準》卷二一，《南宋制撫年表》卷下。

白龍洞題記

嘉定四年七月

嘉定辛未中元後四日，計臺臨汀楊公子直復出按未歷之郡，憲臺括蒼管定夫、帥守濟北李誠之載酒白龍洞留款。先是去夏六月大暑，公初行郡，亦嘗觴此。夫仕而南，多鄙夷其民，怠忽乃職，使者間畏炎毒，未嘗一跡按部。公連歲犯暑，殆遍走廿四州，尊年精明，人所難及。父老有迎拜而問者，曰：「使家壯也何用，而見用于遲晚；近也弗留，而肯留于遠外。吾儕嶺民懷私惠，而勤勞使家一至于斯！」公呼而謝之曰：「上有命，老弗容辭，遠弗敢憚。懼我之矜汝者或有未至，而汝之憐我者姑置勿言。」遂一笑登車。既行，勒茲語于巖石，告我同志云。《桂林石刻》上。又見《桂勝》卷一，《粵西金石略》卷一一，嘉慶《廣西通志》卷二二五。

北牖洞題記

嘉定五年六月

嘉定壬申六月下澣，括蒼管湛携家登千山觀，泛西湖，訪朝陽、北牖潛洞，憩百花洲、招隱亭、相清閣。積雨初霽，農事豐成，民物熙然，相與共樂。澶淵孟默、同郡陳塏偕行。《粵西金石略》卷一一。又見嘉慶《廣西通志》卷二二五，《桂林石刻》上。

隱山題記　嘉定五年

計使括蒼管定夫、帥守巨野李誠之，後先來桂且久，未嘗一武西湖巖洞。壬申初伏，始獲遊覽。自資慶腰輿上千山觀，憩西峰、中峰、隱山，煮茗談方外。移時泛舟訪招隱。巖竇幽邃，奇石森列，湖光瀲灩，雲錦帶映，誠可賞。已而雷聲殷空，雲頭俄興，涼雨飄灑。四顧田野，緑秧濯濯。光緒《臨桂縣志》卷四。又見嘉慶《廣西通志》卷二二五，《粵西金石略》卷一一，《桂林石刻》上。

棲霞洞題記　嘉定六年正月

增城崔公正子被旨奏事，以癸酉上春下�feng舟行。先一日，括蒼管定夫、濟陽李誠之，會飲于湘南樓。已而遊屏風、彈子巖、棲霞洞，泛舟龍隱，歸集于翛然亭。時積雨新霽，風日軟美，清流碧巘，隨處莫不呈獻，特爲公妍。黄童白叟，夾道相與咨嗟，深惜公去。蓋公持憲甫期年，而行部之日居半，未嘗足歷巖洞。及茲召行，肯爲一日留。酒行嘉嘆，曰：「天下巖壑，稱誦此地，誠亦希有。人生臭味投合，此會良未易得。景物與人情覺相愛戀，此意尤難忘，其爲我鑱此語于巖石。他日以墨刻寄，似亦足以慰所思云。」故書。《粵西金石略》卷一一。又見《桂勝》卷二，嘉慶《廣西通志》卷二二五，光

白龍洞題記　嘉定六年二月

五羊崔正子趣召有行，括蒼管定夫送別于白龍洞，煮茶劉仙巖。霧雨凄然，江山草木皆有離思。

嘉定癸酉二月旦日。《粵西金石略》卷一一。

劉仙巖題記　嘉定六年

嘉定癸酉先瑞慶節三十日，經略安撫管湛、提點刑獄方信孺、轉運判官陳孔碩，既蘄勾萬壽於道釋宮，因探白龍洞，過劉仙巖。是日，秋色澄霽，歲事既登，物情樂喜，熙然如春。光緒《臨桂縣志》卷五。又見《粵西金石略》卷一一，《桂林石刻》上。

俟德亭題記　嘉定七年

嘉定甲戌中夏，管定夫作小亭于潛洞之口，于是映帶遠近，洞以增邃。初伏後一日，期方孚若、

陳膚仲來觀。參坐洞中，酌酒數行，颯然秋也。主人曰：「亭宜何名？」有客曰：「昌黎公以侯德名丘，謂蔽於古而顯于今，有侯德之道，與此同意，借以名亭，可乎？」咸曰：「然。」遂書諸石。光緒《臨桂縣志》卷一九。又見《粵西文載》卷三一，嘉慶《廣西通志》卷二三三。（以上王曉波校點）

余　襄

余襄，嘉定中鄱陽（今江西波陽）人。見道光《重修儀徵縣志》卷五。

放生池記

嘉定五年七月

育物，君子之仁，是故數罟不入，徑寸不鬻，王制也。後世竭澤而漁，爰有「三星在罶」之歎。儀真比築城鑿池，池闊而水深，則魚知聚。既巨且衆，可以充庖，可以貨財。君子之仁弗忍也，於是太守金華潘君曰：「吾因隍以爲池，號曰放生，則是魚無就烹之患。環池數里，水長淵深，鮮鱗巨鬐，莫知名數，不其美歟？」是可書也。侯天資豈弟，篤於忠孝，仕行所學，仁民愛物，知所先後。築斯城，鑿斯池也，蓋於兵火饑饉之餘，拊摩安集，民有生意，而復爲之，金湯設險，有備無患，圉圉洋洋，於牣魚躍，如樂濠梁，如縱大壑。且慮獸之殘、人之取也，嚴禁約，議守護，愛物之心如

此，其他可知也。予既篆題其扁，復爲之記。侯名友文。嘉定五年七月甲子日記。道光《重修儀徵縣志》卷五，光緒十六年刻本。（王曉波校點）

全宋文卷六九七七

鄭性之

鄭性之（一一七二——一二五五），初名自誠，字信之，一字行之，號毅齋，福州（治今福建福州）人。嘉定元年進士第一，歷官知贛州，改知隆興府。端平元年，爲吏部侍郎，擢左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三年，拜參知政事。嘉熙元年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後加觀文殿學士，致仕。寶祐三年卒，年八十四。見劉克莊《毅齋鄭觀文神道碑》（《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四七），《宋史》卷四一九本傳。

轉對奏　嘉定八年正月

去歲遣使，通國譁然，以爲非便，然卒遣之者，其説曰：「吾軍政未修，一日絶幣，兵連禍結，豈不甚於行李玉帛之費？」然國人之論，未嘗欲朝廷用兵，但願陛下勿忘國讎，勿憚亡虜。既而完顔氏自亡而不暇，豈復敢與我敵哉！若使我能自立，盡殄群盜，西夏、韃靼之兵非數年未易解。此天啓我自治之時，奈何以兵端不可妄啓，一切排抑，遂使議者疑朝廷特借生事之戒以蓋其恨畏之心，託待

時之說以便其苟安之意？臣嘗論之，今日之憂不在於亡虜之□，在於斯虜與中原崛起之豪傑。蓋亡虜乃新虜與中原諸豪之所易，吾方奔走聽命於蔡州孤壘之餘燼，豈不大辱國體乎？炎、紹之初，汪、黄誤國，虜騎長驅，如蹈無人之境，及鼎、浚諸臣協贊聖斷，邦昌以僭誅，杜充、陳邦光、李悦以失守伏辜，南北之勢始定，社稷於今賴之。然則有天下國家，何可一日不勵其節也？邊事萬端，主相焦勞於上，未見有顯然安强之效者。昔種、蠡相越，而四方之外，分以委人，蓋任之專則思之精，規模出於一，則行之有成效。今惟當擇二三大帥。若未得其人，當急求之；若已得其人，則邊陲之事悉以付之，聽其所爲，不由中覆可也。邊守數易，不可者三，送迎之費不與焉。淮甸攻守之具，非三五年經理不能就，一不可也。縱能就緒，代非其人，則易其舊規，棄其前功，二不可也。其人既不爲久計，數日待遷，諉其責於後人，三不可也。邊郡不過數十城，以天下之大，豈無數十歲忘身殉國自奮功名之士可任乎？誠能精選而久任之，或四五年，或六七年，其績數效顯著者使之建大將旗鼓，將見祐、預、琨、逖之流接踵而出矣。

人主舉國而聽大臣，大臣分其責於一二材智之士，與之謀畫，雖以孔明之英特，不能不參用州平、幼宰。及其久也，權之所在，謗之所歸，一二材智者始負天下之責矣。及孔明《出師表》，自向寵、費禕、董允、郭攸之見於表者如此，他謀臣如蔣琬、姜維、楊儀，名將如關、張、黄忠輩，則其親信不專於州平、幼宰矣。此豈非大臣參用羣臣之法乎？《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四七《毅肅鄭觀文神道

碑》。又見民國《閩清縣志》卷六。

論朝廷上下議論不和奏　嘉定十一年六月

天下之患莫大於廷臣之不和，今朝廷上下議論有遜順而無齟齬，有協合而無乖異，猶謂之不和，何哉？和者非苟同之謂也。人主屬國於大臣，又設參預以共圖之，侍從議論之所出也，臺諫耳目之所寄也。國有政事，謀之大臣，參之執政；既相與可否矣，苟猶有未至焉，則侍臣得以獻替，臺諫得以論列。謀或未盡，不厭其違覆，理之所在，何間乎異同？今國有大政，執政未必盡知，知之未必有所可否，此豈協心共濟之意哉！侍從之臣，日請對者固多有之，然未免好同惡異。間有忠憤不能自已者，則或肆譏誚，或加中傷。昔司馬光當國，祖禹在言路，或謂光祖禹必能協濟，光正色曰：「光有過，祖禹獨不言乎？」今大臣無欽若之譎、夷簡之詐，有光之公，然執政不能爲宗道，從官不能爲仲淹，臺諫不能爲祖禹，何耶？《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四七《毅肅鄭觀文神道碑》。

言守衛三邊之策奏

朝陵之使不可已，中原之機不可失，然治内治外，固有本末，柔遠能邇，亦有先後。自開禧用兵

誤國，嘉定堇堇自守，規模不立，既不能制亡虜垂絶之命，何以遏彊寇方張之勢？韃人與我固無讎隙，獸心無厭，豈知逆順。頃犯襄蜀，既知我地利，後誘我夾攻，又知我無力。今小使未反，萬一突然其來，何以禦之？惟有守衛三邊，爲綢繆户牖之計，綏懷遺黎，示經略中原之漸。《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四七《毅肅鄭觀文神道碑》。又見民國《閩清縣志》卷六。

言趙葵論恢復奏

近都堂集議，觀范、葵及子才論奏書牘，議論蠭生，氣吞四夷，豈天將混一宇宙，遂生斯人爲時用耶？然兵重事，非可易言。臣退而端坐深思，終不得其説。今范改圖易謀，不膠前説，而葵氣愈鋭，謀愈決。昔勾踐生聚教訓十年而後平吴，諸葛亮閉關絶棧二十一年而後出師。葵帥淮東，甫及數月，而欲建規恢之功，古人何難，葵何易耶？臣方草此疏，得荆襄帥臣嵩之所申，言關河之未易守，且餉道尤難通。荆襄之失，議者罪其始謀之不審，而今者所奏，則不可例以爲非。但嵩之則謂淮東沮其和議，葵則謂荆襄忌其成功。惟陛下取二帥臣之奏，則是非得失可以互。《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四七《毅肅鄭觀文神道碑》。又見民國《閩清縣志》卷六。

乞愛惜江淮民力奏

范鎮謂備契丹當寬河東、河北之民，備靈夏當寬關陝之民，臣亦謂今日欲經理中原，則其勢當寬江淮之民。民之困於糴買，困於工役，困於夫運者，以臣所聞，沿邊郡縣官吏誅求殆盡，騶騶及於沿江之民矣。臣願陛下下霈然之詔，以先臣鎮之論，風厲沿邊帥守及麾節之臣，稍寬科抑，爲國家愛惜根本，天下幸甚。《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四七《毅肅鄭觀文神道碑》。又見民國《閩清縣志》卷六。

論納諫等事奏

端平元年

陛下大開言路，以通壅蔽，心苟愛君，誰不欲言，言不切直，何能感動？譬如積水，久壅一決，其勢必盛，其聲必激。故言者多則易於取厭，言之激則難於樂受。若少有厭倦，動於詞色，則讒諂乘間，或不自知矣。

願陛下明詔百辟，滌去舊污，一以清白相師。權之所在，勢所必趨，恐懼戒謹，尤防其微，以保終譽，毋招謗議。則朝綱肅而國體尊矣。

爲君者不以堯、舜自期，則無善治；告君者不陳堯、舜之道，則無遠猷。《宋史》卷四一九《鄭性之傳》。又見《續資治通鑑》卷一六七。

乞虛心納善奏

臺臣交章互詆，願陛下監古今天下安危之變，君子小人消長之機，公以處之，乃得其當。況夫聽言之道，宜以事觀，若言果有關國體，有補治道，有益主德，則言之過激，夫亦何傷。彼雖采名，我實有益。惟虛心納善，若決江河，則激者自平矣。《宋史》卷四一九《鄭性之傳》。

勸農文

太守蒞政，今已踰年，知此邦田少山多，人有餘力，蓋無不耕之地，風俗勤儉，他無營生，亦少末作之民。聖天子加惠，又無煩役苛政以防奪之，宜其悉力田畝，固無待於勸也。然今衣食粗給，有可以爲仰事父母、俯畜妻子之具，而人倫不明，禮義不興，則雖有粟或不得而食，有衣或不得而衣。爾民好訟成風，累月彌年，困苦不悔，至兄弟宗族之間交相傾陷，亦習爲常。太守每爲痛心，詳諭曲

譬，力懲深抑，幸少衰止。慮爾善心未固，舊習猶存，今屬爾耆老相與來前，其聽吾語。蓋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而得以相安相養者，以能盡人倫，蹈禮義而已矣。故爲父慈而義，然後家道正；爲子孝而敬，然後子職修。兄念鞫子，必友於弟；弟念天顯，必恭厥兄。夫婦有別，以正始也；宗族有恩，以厚本也。其交親戚，則有無相通，患難相恤；其處鄉黨，則出入相友，疾病相扶持。毋以卑抗尊，毋以强凌弱，毋見利忘義，毋好勇鬬狠。耕者遜畔，行者遜路。如此，則禮義俗成，乖爭風熄，吾民何憚而不爲此！且有司每有刑獄，或因斗粟，或爭粒豆，或起於一言不酬，致陷刑戮。又鄰郡一大姓宗族交訟，坐此獄幾年，近上司移鞫他郡，罪釁交發，遂至於毀身破家，父子、兄弟、夫妻骨肉卒皆離散，可不戒哉！願爾父老告而子弟，效慕古風，相誘相訓。鑑觀近事，以戒以懼，禮遜輯睦，皆爲士君子之行，則終身可不至官府，太守亦得省刑寡事，上下共成美俗，顧不休哉！道光《宜春縣志》卷三四。

一，道光三年刻本。又見乾隆《袁州府志》卷三四。

狀元謝余察院啓

徒步入關。獲奉大庭之對；乘槎問漢，偶居多士之先，揣己懷慚，遭時爲幸。切以皇綱肇立，聖化更新。博訪直言，盡革十三年之弊；欣逢昭代，遂殫千一慮之愚。惟君子小人消長治亂之原，若内夏外夷和戰安危之計，智者嘗察於未萌之兆，庸人每安於近似之形。大權雖正，而未免多門；公議粗

明，而迄無定志。上天變異之可畏，下民憤怨之未平。使曩時或進此言，已在譴訶之域；在今日樂聞其過，遂蒙拔擢之公。然非有穎脱之才，學術空疏。粤從承師問道以來，粗識憂國愛君之義。謂文章者哲人之細事，而節誼者天下之大閑，與其紆餘委曲以求華藻之工，孰若戇直剴切以攄草茅之蘊？蓋嘗歷觀答策，深鑑諛風。在熙寧則多言更變之宜，在紹聖則具論紹述之美。是爲迎合，實可深羞。故當小安粗定之餘，力獻遠慮深憂之説。惟知報上，何意求名？矧惟四海之俊才，誰非鯁論；敢謂三山之後進，參列鼇頭。兹蓋伏遇某官學術淵微。氣節剛大，昌言而裨國是，正色以糾官邪。兹善類之攸宗，亦公論之自出，遂令屏陋，首被寵光。某敢不求踐所言，益勵其學。此心許國，蓋已存於未達之初；直道事君，其敢背於受知之後！《永樂大典》卷一四一三一。

九朝編年備要序

紹定二年八月

平甫與余遊從廿年矣，足不出書室，口不及世事，利害得喪不足以動其心。師友淵源，蓋得所漸，孜孜爲學，未見其止也。一日告余曰：「我朝祖功宗德、相業臣謨，惟《長編》一書包括無遺，本末可考，但浩如煙海，學者莫知涯涘。僕之鈍，尤不能强識，欲纂作二書，一舉其要，一備其目。事之相聯屬者，亦或互見，參稽國史，出入諸書，訂其異以會其同，約其詳而補其略，庶幾文公朱先生所修《通鑑綱目》之意，而非敢僭以自比焉。此書幸成，則得以私便誦記，不敢外示也。」積年而

書成，余與二三同志先得觀之，傳示寢廣，人各欲得其書而力不能録，遂相與鋟木，願朋友共之。非平甫志也，平甫從容語余而色不懌。余應之曰：「祖宗以仁厚得民，以紀綱立國。如前代閹寺、女寵、外戚、强臣與夫大刑戮之事，悉杜其漸而窒其源，聖子神孫世守弗失，蓋將與典謨並行。此其澤在斯人，法垂後世，爲君而得是書，則可以彌綸天道，扶植人紀。爲臣而得是書，則可以寅亮天工，輔成君德。況子之所纂，舉宏撮要，在幾務之繁，尤便省覽，子其能終秘之，而私爲衡茅書生記誦之具乎？」平甫曰：「不敢。」遂書於其後。紹定己丑中秋，長樂鄭性之書。《九朝編年備要》卷首，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又見《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九。

復齋先生龍圖陳公文集序

淳祐八年三月

自余托交復齋陳公，餘四十年，而死生之別則二十年矣。每念師門諸老衰謝幾盡，余雖苟生於世，孤陋無助，德不加進，任重道遠，念之大懼。一日，公之子圭裒公詩文屬余序引，義不得辭，受而讀之，不覺盡卷，如見其人。聞其語而反諸身求諸心，自媿者多而爲益亦不少矣。蓋公之立朝也，位雖居卑而應詔論事，言人所不敢；其歸閑也，年雖未及而引疾告老，爲人所未能。然其爲辭，忠誠惻怛，和緩明白，而無一毫矯亢激迫之意。至於詩詠，雅正和平，既足以寫性情之真，又有以窺造化之妙，讀者味之，亦足以發。此皆有德之言也，然豈無其本哉！公跋傅君文藁有云：「誦古人之文熟

且久，曰是可學而能也，退而書之紙，自以爲可矣。閱歲踰時，取而觀之，謂無一言之幾乎道，遂盡取舊藁而焚之。」此固公之謙辭，而其心實有所悟。蓋公已知文公朱先生之學，而讀其書，遂受業於勉齋黄先生之門，與瓜山潘公切磋磨琢，朝夕不相舍，學遂大進。觀其與師友往復問答之書，其爲學也，讀書静養，日有常程，大要在於力勤而志專，博學而守約。自延平上印歸，堅卧不出，心志純一，遂得肆其力於博文約禮之際，矻矻孜孜，不極不止。莆人祠文公於學，公爲之記，首以孔子之學不厭、教不倦發明文公之心，則其所以願學文公者，不在兹乎？惟其立志如此，進學如此，得之心有諸己者如此，於爲文乎何有？蓋如木之有本，水之有源，自然敷暢流行，燦然成章，亦豈有意於爲文者哉！苟與我同志者，讀公之文，其亦有考於斯。淳祐戊申春三月壬申，友人清溪鄭性之書。《復齋先生龍圖陳公文集》卷首，清鈔本。又見《皕宋樓藏書志》卷八七，《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一。

建康府教授西廳記

嘉定十六年

余同年進士諸王宫教授四明范君之子光分教金陵，貽書於余曰：「金陵學官，舊惟一員，今西聽是也。紹興初，留守尚書石林葉公以行都請增置，故東西對立。西廳歲月最久，棟宇寖壞，殆不可居。光到官之初，懷一日必葺之念，而未敢及其私。既七月，學政粗舉，始請于郡留守侍郎隆興李公，慨然興念，捐金與材，委吏督工，撤而新之。其規摹位置受成於光，而財物出入則有司存。經始

於嘉定十四年十月之庚午，落成於十二月之丙寅，蔡阜，朝夕縱覽，心目開明，亦足自壯。幸爲我記之。」余辭不獲命，因廣其意以復之，曰：「天下之理，内外本末，初無二致，君子居室，一日必葺，亦猶吾身心，不可須臾不加省察，而使各循乎理也。故積基而堂，架梁負棟，室奥深嚴，門户無壅，君子之居也。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望之儼然，即之也温，君子之容也。如鏡之明，如水之定，泛應縱横，無適非正，君子之心也。自内以及外，由末以求本，豈容異觀哉！子之學既得於家傳，又能從先生長者游，其必有見乎此。想其横經退食，招諸生登斯堂，燕私從容，凡心目所寓，亦必講明乎此。不然，則一室之安，一身之便耳，豈子之志哉！」嘉定癸未上元日，朝散大夫，起居舍人、兼國史院編修官、兼實録院檢討官鄭自誠記。宣義郎、充江南東路轉運司幹辦公事趙與懃篆額。《金石萃編》卷一五一。又見《江寧金石記》卷五。

道山題名記

嘉定元年

嘉定改元，上既更化，鄭自誠、孫德輿、黄桂聯冠進士第，於是同年陳道卿、曾夢得、林少從、鄧復、葉棠、趙汝誠、鄭斯立、黄順卿、徐範、趙汝寵、周霖、陳子是、陳有聲、許應龍、黄燮、陳時舉、趙必興、楊公衍、陳震、趙繇夫、高子昇、趙彦仞、鄭闡珍、朱伯旻、趙縝夫、□綖夫、趙崇萃、任一震、陳元震、趙彦傜，以仲冬戊戌，會之于道山，刻石鄰霄，以誌吾閩之盛。開封鄭損以鄉

進士預焉。合沙刻石陳全。《閬中金石略》卷六。又見《烏石山志》卷六。

謁古廟祈雨文

太守無善行美政惠庇邦人，既致常暘之罰，不能改行修政，消弭天變，又無以動神明之聽，故屢禱而不應也。太守方俯伏俟罪，何敢復謁于神？然未降殃罰而棄去之，猶容濫守此土，食民之食，則豈容憚已！載念袁之爲郡，田少民貧，樂歲尚告糴他邑，以了官賦繼民食。今鄰境皆旱，而此邦又失秋成之望，則斯民待死而已。況方調兵食，朝命和糴，及發常平倉移之邊郡，而公廩積貯又苦不多，他日太守雖欲舉行荒政，亦何以爲繼也，能不懼乎！稽之故常，前守土者亦間禱旱，未常親至古祠，今情迫矣，敢愛一行？是用冒暑涉途，修辭奉幣，爲百姓請命於神。仰瞻山川形勝，廟貌邃古，明神憑依，而百靈朝焉。煙雲出入，而雨澤所流布焉。若噓吸變化，濡爲甘霖，徧滿千里，特倏忽爾。惟神察某之心，聽某之言，而救千里生民之命，則太守與邦民奉祀不怠，以答靈貺，不信則降罰，某其敢辭！道光《宜春縣志》卷三一。（以上王曉波校點）

薛直夫

薛直夫，字遇叔，温州平陽（今浙江平陽）人。慶元中登進士第。嘉熙元年知雷州，修渠建橋，振舉廢墜。始，雷俗不知醫藥，病則專事巫禱，直夫創立惠民藥局，教以醫療。去之日，民立生祠祀之。見雍正《浙江通志》卷一二九，道光《廣東通志》卷二三九。

雷州海康渠堤記

東洋之田，雲連萬頃。東南有海潮之害，西北有湖塘之利。去其害，施其利，何、戴二公之遺愛也，至今民歌詠之不能忘。然頌何公者則專浚渠，頌戴公者則專築隄，豈二公于斯有偏重耶？余嘗原其故，戴公隄岸之築，實乾道五年，而紹興間胡簿先有建築矣，故何公則專意鑿渠，以通水利。自興至乾道方十二年，何公兩渠尚爾通流，而胡隄卑且小，久而寖壞，故戴公于胡隄外別築一隄，高廣數倍，包濱海斥鹵之地，加壅數百餘頃。有何公渠無戴公隄，則害不得除；有戴公隄無何公渠，則利不可致。今計東南捍海之隄有三，自通明市路沿海而南投西，至擎雷渡北岸，計八千八百丈五尺；自擎雷渡南岸投東向嘉禾渡，至楊消港北岸，萬一百十九丈九尺；自嘉禾渡南岸投東至那涌港，計二千

四百二十丈。西北瀦水之塘有二：北曰特侶，西曰西湖。自特侶導河西南以至南閘，計二千六十七丈；自西湖導河而東以至東橋，計七百九十五丈五尺。此隄岸河渠之大略也。隄岸主之統管，河渠主之塘長。隄岸壞，則統管集食利户以修築；河渠塞，則塘長率用水户以開浚。興利除害，雖千載如一日可也。比西湖一渠自閘下至東橋湮塞七十餘年，舊迹不存，近多開復，仍慮各渠隄久或湮廢無考，乃聚其築修始末、地里丈尺，以便來者有見云。道光《廣東通志》卷一一八。（楊世文校點）

楊宏中

楊宏中，字充甫，福州（今福建福州）人。弱冠補國子生。慶元元年，韓侂胄專權，排黜右相趙汝愚等，宏中與諸生林仲麟等六人上書諫諍，六人皆編置，宏中送太平州編管，天下號爲「六君子」。後移福州聽讀。開禧元年登進士第，教授南劍州，歷太學正、武學博士，通判潭州，請祠，差知武岡軍，未受，卒，年五十三。《宋史》卷四五五有傳。

上皇帝論趙汝愚等無罪乞竄李沐書　慶元元年四月

臣聞自古國家禍亂之由，初非一道，而小人中傷君子，其禍尤慘。君子登庸，杜絶邪枉，要其處

心，實在於愛君憂國。群小得志，仇視正人，必欲盡去其朋類，然後可以肆行而無忌，於是人主孤立而社稷危矣。黨錮斃漢，朋黨亂唐，大率由此。元祐以後，邪正交攻，卒成靖康之變。我宋不競，貽禍至今，此臣子所不忍言、陛下所不忍聞也。臣竊見近者諫官李沐論前相趙汝愚所爲乖戾，隨即罷去。若慮陛下父子之際，懷不自安，故黜汝愚以謝天下，亦未爲過。如沐所言，則以爲汝愚自居同姓，數談夢兆，專政擅權，欺君植黨，殆將不利於陛下。以此加詆，其實不然。汝愚之去，中外咨憤，而言者以爲父老歡呼。蒙蔽天聽，一至於此！章穎發於中，激力辨其非，即遭斥逐。既而祭酒李祥、博士楊簡相繼抗論，毅然求去。以祥之沉靜自守，簡之耿介不阿，決非有所利而言者。人心天理，不可厚誣，善類皇皇，莫知所據。言者務求己勝，沮抑公論，窺伺間隙，遲回而不敢發；一旦祥有補外之命，惡其與簡扶植正論，潔身而去，極力擠排，同日報罷。六館之士拂膺憤怨，涕泣而相告曰：「當異論譸張、羣情畏縮之際，隨聲雷同，固寵緘默，誰肯奮身權要、別白是非、凜凜不屈？使二人者苟有一毫爲己之私，豈肯自附於已去之宰相，而犯虎豹九關之怒哉！」今李沐自知邪正之不兩立，而公論之不直於己，乃欲盡覆正人，以便其私，必託朋黨以罔陛下之聽。臣謂二人之去若未足惜，殆恐君子小人消長之機於此一判，則靖康已然之驗，何堪再見於今日耶！陛下厲精之初，發推剛德，方將正三綱以維人心，持公議以定國是，遽聽姦回，概疑善類，此臣等之所未諭也。臣等嘗摭之僉言，李沐本以庸才猥厠朝列，舉動輕疏而無老成之定慮，趨操凡陋而有阿附之邪心，驟躐諫垣，物論不與。況敢誣衊大臣，堙塞公道，而陛下從之如流，略不知察。道路譁然，以爲李沐内結權倖，陰

有指授，率爾肆言，全無忌憚，廟堂屏息，不敢異議，天下扼腕，氣將奚伸？其氣焰已足以熏灼朝路，撼搖國勢。陛下若不亟悟，漸成孤立，後雖悔之，亦無及矣。陛下獨不念去歲之事乎？人情驚疑，變在朝夕，當是時，假非汝愚出死力定大議，使陛下得以成壽康皇帝揖遜之志，行孝宗皇帝未舉之喪，雖百李沐，罔知攸濟。當國家多難，汝愚方位樞府，本兵柄，指揮操縱，何向不可？尚不於此時爲利，今朝廷清明，上下安妥，乃有異志乎？李沐輒以危言悚脅陛下，巧於中傷君子，立威取名，情狀敗露。李祥、楊簡職任師儒，每以名節激厲學校，出位而言，實勇於義。其學力之充，思慮之深，舉世搢紳，心所愧服，士類聞風，莫不興起，顧以讒言去之，豈不損士氣而失士心乎？願陛下鑑漢唐之禍，懲靖康之變，精加宸慮，特奮睿斷。念汝愚之忠勤，察祥、簡之非黨，灼李沐之回邪，明示好惡，旌別淑慝，竄李沐以謝天下，還祥、簡以收士心。臣等雖蹈鼎鑊，實所不辭。情激於中，不能自嘿，惟陛下裁幸。《續編兩朝綱目備要》卷四。又見《宋史》卷四五五《楊宏中傳》。（劉琳校點）

饒輝

饒輝，字晦伯，建安（今福建建甌）人，嘉定前後在世。見其所撰文。

龍川水心二先生文粹序〔一〕

上闕汪洋閎肆，挽回天地之大全，剖抉聖賢之底蘊，蓋將使天下之人，徹藩籬而趨堂奧，豈不爲吾道大助。然則先生之文，是當以道言，未易以文言也。其視昌黎公起八代之衰，濟天下之溺，殆未必多愧。而今之士大夫翕然歆慕之，且未聞有怪之者，則今日文章之盛又非唐世所可並言矣。雖然，先生之文，蓋自其涵養醞藉中發之，而非可以外求也。故其措辭立意，無非洞然，貫穿經傳，錯綜子史，雖諄諄百千萬言，無一窒礙。學者有志於斯文，又當知在此而不在彼也。不然，捧心效施，折巾慕郭，則連篇摛月露，積案寫風雲，竟何補於吾文之萬一耶！予故卒言之，而不敢憚於僭。時嘉定壬申孟秋，建安饒輝晦伯序。《龍川水心二先生文粹》卷首，南宋末年刊本。（曾棗莊校點）

〔一〕鄧廣銘《陳龍川文集版本考》：「這是爲某一位『先生』的文集而作的，而斷非爲《龍川水心二先生文粹》而作的序言。其刻印在《文粹》的書首，必然是張冠李戴了的。（雖然也可能是書肆中人有意這樣做的。）」見一九八七年中華書局點校本《陳亮集》卷首。

嚴昌宗

嚴昌宗，嘉定五年爲武學博士。見《咸淳臨安志》卷一一。

立武堂前廊題名記　嘉定五年八月

文武一道，其來尚矣。鉛槧劍楯之分，起於近代。我國家之建右學，其將追復古制，而同出於一道之意歟！右學建自紹興之丙寅，士之被教養者幾七十年矣。六齋之俊，升之前廊，出前廊而解褐掇巍科，登膴仕者，袂相屬也。顧惟題名未立，而歲月浸遠，仕塗後先，漸不可考。於是前廊劉必萬、葉蓀、邢萬全相與謀而立石焉，屬愚爲之序。愚聞之曰：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數世之仁也。洪惟紹興之宏規，淳熙、紹熙之繼述，皇上之丕承，並用之術，尤急先務，則七十年來之所教養者，至是益光明而盛大矣。數世之仁，此其驗歟！是宜三君之有請，而題名之不可不立也。愚舊爲掌儀諸生，今又備員博士，請固不獲辭也，亦喜爲之書。嘉定壬申八月望。《咸淳臨安志》卷一一。（曾棗莊校點）

周端朝

周端朝（一一七二——一二三四），字子静，一作子靖，號西麓，永嘉（今浙江温州）人。其學本出於仲父去非，得張栻之傳。慶元元年趙汝愚罷相，端朝爲太學生，與同舍生楊宏中等上書救之，時號「六君子」。端朝亦被編管，轉徙十七年，授徒自給。韓侂胄誅，有詔褒録。嘉定四年第進士，爲國録。官至刑部侍郎。端平元年卒，年六十三，謚忠文。見《鶴林集》卷三四《周侍郎墓誌銘》，《宋史》卷四五五本傳，《宋元學案》卷七一。

臨安府修學增廩記

都邑有學，輯四方之遺俊，號曰外雍，非他郡國比也。太學視古樂正，教養已備，都邑具體也，毋已多乎？昔者，周都豐、鎬，王化流行，自上而下，既繫之《周南》，召公食畿采爲方伯、明教以止俗，下國化之，又繫之《召南》。夫國有太學，而方伯無承流宣化之倡，是有《周南》無《召南》而可乎？自秦、漢内史分治，不復知古方伯之誼，至其事權日益繁重，獄訟彈壓外無所訾省，奚暇于學？中興建上庠，重廣遊學之路，京府亦命教立師。顧田入素狹，生員用希，僅僅餘百數，絶少以均

來者　旁擬太學，月廩歲囷不可望，而士著自居，都養充足，且不得與近輔郡學比，上養尊而下就簡　數年間爲尹嘗議此矣，未及裕也。紹定四年，四明余公以户部侍郎行大尹事，剔棼爲平，轉劇爲整　始蒞政，首趨學宮，舍奠如禮。會諸生于論堂，詢其豐約逸煩之故。未幾，遂頒公藏，斥絶産，通萬緡，買田贍士，俾食無拘員，庖有增膳，油油翼翼，惟課業是程。于是教授李君晞顔、葉君應輔實紀其政，而諸生咸願伐石以永余公之德。蓋自昔仁義禮樂之教寄于士，制于公侯牧伯，公侯牧伯務貴其士，而士則務貴其身，所以紀倫類而通道德也，非居且食之謂也。建國設官，文法吏治之外，上有廟堂之論，次有文館之聚，中有學校之教，不以通工易事，而誦習游息其間，日用飲食，體察警省以見義理之復，欲擇善者相觀而善，未成材者覿德而成，所以致用而不窮之道也。學校下不與百執有司列，而上與廟堂等，然則豈曰養之而已乎？今公以霧隱之舊，惟養不給是謀，將秬秠厥成，以觀其會通。而二君精覈典學，迎受善意，以迪其士。聲熏氣炙，被于百城。人節儉正，直如《召南》羔羊之行，斯則都邑流化之方也。余懼世俗不察，徒見招徠滋廣，廩稍益豐，槩之曰「養士養士」，故爲叙其所以然之故，而命教者考焉。《咸淳臨安志》卷五六。又見民國《杭州府志》卷一四。

東嶼書房記

地靈境勝，爲燕閒之館，圖史横列，昔人所謂天下至樂終日几案者也。然則學道者亦樂此乎？孟

子有言：「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因書而得其人，因人而得其世。所樂在是，世豈遂遠哉？曩乾道、淳熙年間，異才輩起，其大者蓋已接紹宗元，振擢光燄，或統紀自命，前無古人。雖不得於時，猶能激議論之波瀾，暢文章之氣脉也。松山二丁君，好學喜事，家有海山奇詭之觀，諸公間多過焉，極譚浩歌，愕神鬼而變風霆。若其抽架而資諷詠，題紙而寄吟哦，歷歷尚可想見。累十年，英淪哲謝，往時議論風節凋靡如絲，雖其文章亦纖嗇而弗騁。後生思見前輩。如遂古之世也。子植而嗜書，唯諸父遺汝是念，作東嶼書房而誦讀其中。夫書在則前輩風烈尚未亡，固春齊暉而秋合照也。而子植得以朝夕涵咏於斯，可樂也已。抑余聞之，世蓋有蟬蛻塵垢，醒飫簡編者矣。雖然，其書具焉。物情世故，綱挈目從，淺深有則，廣密有度。凡事之條理，不可越也。其所歸宿，無不驗也。世蓋有棲身事役，委跡周流者矣。雖然，其書具焉。隨事偶變，賓敬主肅，混混而壑，芸芸而根，其油然以光者不可没也，其悠然以長者不可遏也。蓋施止牾合，時事萬殊，如環無窮而書無不具也，在人常自體之而已。今子植嘗仕於時，親逢施止牾合之異，以書爲我而退求其心，其追省前賢出處語默之際，宜多有慨然於中者歟！況其施而不止，合而不牾，其事又有大於今者歟！松山之園，池館增修，臨望增闢。幽泉故井吐芳而效潔，壽藤繁蔦合淑而噓清。詩人墨客掇蕊而裁冰，金石相宣。東南有園稱丁氏，而東嶼有書房則自子植，所以承其先焉。子植無嗜好之流，而有深湛之思，園雖華，其心何往非寄也？書房寄也，其書非寄也。《赤城集》卷一五。

重建黃巖縣獄記

自朝廷至州，獄官皆專置，唯縣否。或曰縣卑事省，無庸置也，然則貶於丞若主簿不可乎？或曰令官簿高，閱事熟，柄任專，丞若主簿不與是也。夫縣雖卑，獄實重事，謂無庸置，非也。獄之生殺予奪，其根乃在於縣，自州至朝廷，咸取成焉。謂令官高柄專而事熟是也，然令官終不爲高，而任終不爲專，則有疑畏牽肘，輸訴咈情，非仁且明，鮮不脂韋以聽吏。幸事晰情得，所排必富且强，不得於縣，則嗾臺若州之吏反責於縣，縣不能勝也。兩造至焉，吏視財有無爲白黑，柔其富且强者而無後憂，反是則財聚於上而責逮於下。唯然，故民習賂而輕犯法，獄犴充斥，縣多不理。令之設，豈端使然哉？蓋令所不得爲者一，其所得爲者二。地迮勢壓，辨數莫奪，仰屋而竊嘆有矣。所得爲者，令無先入之見，無喜事之心，平受初情，省絶旁蔓，縱有不獲，吾無怍焉。又所得爲者，民不幸抵此矣，察其凍饑，時其燥溼，猝廬勿瘐，梏拳中程，猶未至以營薉虺蜴視其民，而況麗於獄，非皆狠戾犯法者也！追胥之愆，詿誤之累，間多有之，顧所以安全之者尤不可後。黃巖壯邑，事不爲甚省〔一〕，而縣獄且百年，風隤雨敗，久弗及整。紹定己丑，令趙君汝駟始撤而新之，爲式敬堂、問事聽，屋高而廡深，壁閎而板堅。起五月，至九月畢役，請記。昔後山氏記彭城獄，請敬其社稷，不以重法地分視之，龍圖鄭公政法以戒獄具、核獄醫爲首。敬其民者，本也；戒其具者，末也。白鹿隨車，蒼鸞集

舍，縣尹事也，豈直囿圄云乎哉？然而本末具舉，政教並行，有能服不鄙夷其民之訓，則改敝振新，亦其事之一焉。因記歲月并縣之治理志之，以告凡受王嘉師者。《赤城集》卷八。又見萬曆《黄巖縣志》卷一。

〔一〕爲：原作「惟」，據《黄巖縣志》改。

宜興縣鄂王廟記

嘉定十二年十月

中興三十餘年，事論底定。於是岳武穆王以誼尊宗社、志還故疆，爲名將第一，妥靈揭敬，被于荆襄夏郢，追胙王茅，廟象震耀矣。始建炎間，虜酋南軼，王柄位未盛，已提勁旅，轉戰桐汭，連奏六捷，俘執僞置，克復溧陽。時巨盜旁午，闖宜興殷實，吸衆寇犯，官旅雌伏，縣郭阽陷。王亟引兵至境，郭吉望風竄偃深匿。王追奔殲殄，盡還所掠輜舟百餘。盜相挺未已，率精鋭數千計。王多設方略，降馬皐，慴林聚，馘張威武，蹴戚方，駐軍張渚，群醜全清。旁郡邑棄資儲，來保宜興，踰萬室方蹈躪孔棘，賣城畔走，近鎮重郭，不自保固，而宜興外捍虜，内攘盜，存立無震。王之勳烈，雖降在一縣，豈不偉歟！比聯守將能盡爲是，則石城湯池，襟帶千里，虜已無噍類矣。余觀王抗志不撓，誓滅强虜。既掃空洞庭，通闢江漢，然後舉肱河洛，決眥燕趙，汔以其身，偕爲死生，視留題金

沙寺時，氣槩已見　英爽有知，其當肘夷門、蹔居庸也，而豈望報一邑，安其香火之留哉！其摧戕冤鬱，以功爲諱，而宜興之人實曰：「王之恩我，等父母也！」象設祭嘗，卒與國家褒幽節謚之典相爲後先，謂義不根人心，亦豈然也！顧出閭里，綿蕝未稱。嘉定十一年，知縣事戴君楠甫上謁，猶即周孝侯祠下，慨然曰：「豐功而薄祀，貴爵而附處，縣大夫以政迪民者也，其敢忘革乎？」一度地塏，鳩財餘，將爲新宮，張侈祀事。郡守趙侯崇模、王之孫嘉興守珂咸佐其費，合凡資用，役不及民。明年六月，會材庀築，重堂崇植，臺廡森聳，備服南面，旗纛儼雅。邑人闐溢讙舞，還念舊事，歎百年之愈不忘也。古者制禮，主教民報，天地社稷，品節降殺，先蠶農師，國里竭出，本祖駿業，雖培德性，皆示民防範之至也。忠名勇績，其大者蓋已默扶邦烈，顯開世道，非一邑得私以爲賜。而爲政者教民以不偷，其必自豐報始矣。相攸斯宇，仰挹善卷之高，俯激罨畫之清，以詠歌王之德於無窮。義問交暢，善意周匝。抑俾美材輩産，以保父王家，滋不亦所望於邑之人乎？戴君，永嘉人，端尹岷隱先生之冢嗣。端尹嘗以盛心名命其子，其爲政宜知本末，是宜書。十月既望，從政郎、太學録周端朝記

《鄂國金佗續編》卷三〇。又見《咸淳毗陵志》卷二一。（以上沈治宏校點）

全宋文卷六九七八

沈如愚

沈如愚，字元發，婺州金華（今浙江金華）人。紹熙元年進士。嘉定間官於福州。

道山題名　嘉定五年正月

庚戌同年仕三山者金華沈如愚元發、昭武黄静夫體仁、四明林維孝叔全、玉牒趙崇忠安伯、崇復仁翁，偕是邦陳子堅子正、孝熹晉老、曾準正叔、黄匀鈞可、高惟月明之、潘景伯仰之序拜於道山，舉酒相屬，從容懽洽。自期集迨今，歲月飄忽如許，各天一涯，無繇合并，兹會凡十有一人，是可識也。時嘉定五年壬申正月五日。《閩中金石略》卷六。又見《烏石山志》卷六。（沈治宏校點）

林半千

林半千，字君遇，侯官（今福建福州）人。嘉泰二年進士，官至淮西提刑。見《淳熙三山志》卷三一。

遣惰文

龍火西頹，淫雨告霽，劬書居士拂几掃榻，隃書列史，呼惰崇而遣之，其辭云：

我處介軒，繹史繙經。孰朋何儔？管君墨卿。青燈夜分，糧食日昃。肩高頤隱，不告劬瘠。今如何其，舍勤就嬉。慶乃耽奕，荒於嗜詩。心窒目妨，尸行骨坐。伊誰爲厲，維汝之惰。汝之爲物，冥頑弗靈。遇我之銳，盍遯爾形。胡造膏肓，肆行胸臆。窮而伎倆，作我蠹賊。始爲汝惑，尚或汝從。今既汝薄，斷不汝容。禮以遣汝，汝宜亟去。跪而來前，明聽吾語。乃語之曰：世有雕堂綺櫳，翠幬翡帷，高門鼎貴，安居自怡者，汝盍往而從只！有出輿入輦，隃鐘桉鼓，美人雜坐，喉歌掌舞者，爾盍往而從只！有寒雞炙鳧，燸鼈炮羔，飯囊酒甕，口腹貪饕者，爾盍往而從只！有冰紈火毳，雲組霧縠，喜事容飾，鮮衣衰服者，爾盍往而從只！居當擇人，好當隨時，舍是不往，眷我何爲？於是惰崇毋復我仇，靈臺丹府，盍亦與謀。居士曰憂，斯言之

當，予將忖忖，尚子之望。其徙寔繁，盍率以去，庶無後言。筋骸不支，如醉斯寐，黃昏爲期，伏几就睡，子其與子之友曰：昏者去些？知識頑昧，學問倥蒙，倦編嬾筆，如闇如聾。子其與子之友曰：愚者去些！出悅紛華，方寸日蹙，腐腸伐性，東騖西逐。子其與子之友曰：狂者去些！鳴雷隱腹，寒粟襲身，秤薪數米，吟嘯凄辛。予其與子之友曰：窮者去些。言之未既，五鬼前至，若嘯若呼，各請迴避　居士乃笑悅軒渠，尉籍纏綿，引觴自釂，以當祖筵。醒醉之醒，神融天全，彼或去而或留，竟不知其所以然。《文章類選》卷八，明刻本。又見《文翰類選大成》卷一一〇。（刁忠民校點）

宋　栱

宋栱，會稽（今浙江紹興）人。嘉定中爲巴州化城縣令。

巴州南龕題名　嘉定五年五月

嘉定壬申夏五月中澣，邑令會稽宋栱赴尉仙錦屏鮮于永清避暑之□，拂巖雲，漱泉玉，倍有山水之樂，所謂意不在酒也。梁曹、宋龍偕徠。《金石苑》卷五。（尹波校點）

涂　禹

涂禹，嘉定五年爲迪功郎、監廣州西南道鹽稅。

重修澄心寺佛殿碑記　嘉定五年五月

距豫章郛東兩舍，有山迤邐，望儒陂之宫而下，若虬龍騰躍，不可控制。宛轉西回，樹林薈蔚，地勢蟠結。中有蘭若名咸通，蓋建立于唐懿宗之初元，今額曰澄心，爲天子所錫。前横方塘，縱以松徑，盱汝之東注，又支而入瀦其右腋。春夏瀰漫，水天一色，如坐鏡中，迴深闃濯，真可爲衲子休景棲心、究徹法源之所。紹興石室祖琇禪師受業于兹，其後徧走諸方，依雲居真牧禪師咨參歲久，大蒙印可，霜果芬馥，帥垣漕臺，交相起敬。屢主名藍，深窮藏教，尤博極儒書，竊仿古史編年紀事而著《佛運統紀》，又法司馬文正公《通鑑》而爲《佛運通論》，譔述《皇朝諸賢明道傳》及《續僧寶正傳》，識者謂有補宗乘，今皆版行于世。丞相趙公子直、侍郎李公仁甫皆一時鉅儒，見其書，賞識器重，與爲方外交，尺牘往來如織。故老相傳，寺舊堂殿、廊廡、齋厨、鐘閣，色色具備。建炎己酉，北虜亂華抵江右，寺空于一燼，緇徒魚驚鳥潰。惠圓、惠滋歸而歎恨，乃束荆爲柱，覆以蓬蒿，聚居

其上。昔之驚潰者稍還，皆躬鋤種田，舂炊以贍。未幾相與相卜，移舊基西十丈，爽塏寬閒，爲今院立寢堂數楹，且謀建蓋法堂。日積月累，而材畢集，魔惱遽生，縣官取其修梁，以爲聽政之堂，遂敗厥意。圓之嗣祖珍克念先志，掇拾以成，滋之嗣祖瓊又巾盂締造庫堂。今住持祖琛師承襲綱維，慨念豫章東來，浮屠老子之宮棋布鱗次，自經兵火，今皆還舊觀，惟是寺七十餘年，而佛殿尚闕，繄誰之咎。且思教云，除須髮而爲沙門，受道法者去世，貲財行乞，取足吾衣，橐有藏，藥□田，而佛所說，爲道之累。于是發勇猛心，傾倒售粥，斬木于海昏山中，礱石于閣山水涯，乃桴乃載，鳩徒傭工以興築。斧聲丁丁，杵聲登登，群工獻巧，如造物無痕，百夫就食，如春蠶空葉。經始于慶元己未秋，告成于嘉泰改元。鵠立摩雲，翬飛拂日，階除結甃，平夷如鏡，窗户髹漆，光彩盪目，高三十尺有奇，周廣二十尋。四衆聚觀，萬口一辭稱善，如登睹史夜摩之天。有長者李君智政，一見有喜，願出錢五十萬，塑大雄尊像于中，菩薩善神，翼衛于旁。言脱口而病，囑其子文通、文遠，孫時傑、時舉：「吾亡當踐吾言。」其後子孫果無違祖父之命，僉曰孝哉！兹殿之成，李君塑佛外，費泉二百五十萬，皆出祖琛師之巾盂，一粟一縷，不及他人。旰江李泰伯嘗謂浮屠人盡心於塔廟者職耳，能不以禍福誘脅殫吾民之力者，蓋未之見，今祖琛師有焉。方時衲子輩嗜利如飴，晝夜九九，固藏吝嗇，出金以爲小善，如割截身體，視祖琛師能無愧乎！蓋師資禀灑落，歲遊方當拙庵、水庵、密庵諸大老唱道于浙時，依時參扣，頗聞其要，故持戒如堅城，養心如止水，信其薰染有自，故能于佛法一切所在之處，應緣建立，略具于此。一日過我，款語移時，且曰：「吾老且憊，筋力窮于一殿，他不可爲

矣。寺之修廊，姑待後輩，殿之成就，慮來者不知也。願施子墨客卿爲我記之。」禹應之曰：「佛之道以無爲爲宗，不假思維，何勞植立，迴光返照，即如來真身。下闕彌勒棲閣，所以德山折了佛殿，丹霞劈却木佛，此向上宗師不肯存形迹，以累兒孫。師之所爲，毋乃贅乎！下闕居士勵金剛寶劍，盡削葛藤。吾試言之：昔舍衛國須達長者，造精舍十二所，講堂七十區，樓閣五百間，下闕住世時欽奉尊事者已見如此，況吾距佛二千餘歲，服其服，習其教，席其蔭，可不知恩所自，而忘須達之所云！若于曠野中積土成佛廟，以至童子戲聚沙而爲佛塔者，皆可成佛道，然則吾之用工而不良下闕以授，使師刻之，師曰：「唯唯。」嘉定五年五月甲子，迪功郎、新監廣州西南道鹽稅涂禹記，通直郎、新管勸農公事陶武書，奉議郎、權發遣南雄州軍州、兼管内勸農事鄒孟卿題額。光緒《南昌文徵》卷一三，民國二十四年鉛印本。（尹波校點）

釋宗性

宗性，嘉定中爲鎮江府昭慶禪寺住持。

全宋文卷六九七八　涂　禹　釋宗性

破庵祖先禪師行狀

嘉定五年五月

師諱祖先，蜀廣安新明王氏子。幼警悟，父母繼喪，從羅漢院僧德祥出家，時已知教外之意。聞緣老宿者住昭覺，有道行，往歸之，一見相投，令奉圓悟菴香火。一日從方丈前過，緣問：「菴頭有人麽？」師云：「無人。」語未竟，緣劈胸與一拳，云：「你墮！」師忽有省，從而奮勵。緣化去，遂出峽，依澧州德山涓禪師，識其爲法器，與落髮受具，令徧參諸方。首謁潙山行和尚，常請益狗子無佛性話，行云：「非有無之無，如何？」師云：「即今亦不少。」行云：「又道不會。」久之捨去，至平江萬壽，旦過，值天大雪，夜坐乃自念，言行脚十年矣，此回若不徹去，又是虛生浪死。正悶悶間，不覺鐘動趨後架，舉頭見「照堂」二字，疑情頓釋。繼見虎丘瞎堂遠、淨慈月堂昌。後見水菴一於雙林，嘗入室，一問：「師子尊者被罽賓國王斬却頭，故是你道西天胡子爲什麽無鬚？」師云：「非雙林不舉此話。」一云：「今日撞著箇作家。」師云：「勘破了也。」水庵退雙林，遂往見密庵於烏巨。衆纔滿百，然皆一時龍象，命師爲典客，常隨衆入室。密庵爲傍僧舉不是風動，不是幡動，師聞豁然大悟，從此機語相契。一日密庵遇師於衆寮前，謂師曰：「不得問訊，不得叉手，總不得作伎倆，你試露個消息看。」師應聲云：「方丈裏有客。」密庵呵呵大笑。密遷蔣山，師亦侍行，首尾凡五載。辭歸蜀，密庵以頌送之，云：「萬里南來川若苴，奔

流度刃扣玄關。頂門歡瞎金剛眼，去住還同珠走盤。」其許與之重如此。師既歸蜀，初住果之清居、梓之望川，未幾復振錫而南。至夔門，時尚書楊公輔素聞師名，以卧龍招之。留三年，出峽至常州，華藏遯庵演始延師，分座立僧，衆皆傾服。至於金山退庵奇、靈隱笑庵悟、徑山蒙庵聰，師至必延居第一座，衆輒倍常。歷住常州薦福、真州靈巖、平江秀峰，後居張循王所捨宅廣壽慧雲禪寺，爲開山住持。三年辭去，衆争留之。師云：「箭既離弦，豈有返意？」衆不能强。師平生去就多若此。又住平江穹窿，學者争爲出力。持鉢以自贍，雖藜羹糝飯，而談道終日，有古風焉。會楊和王府以鳳山資福延師，師以年高無往意，而學者强之。居無何即辭，上徑山。時浄慈闕主者，朝旨下諸山，舉有道者三人，師嘗預焉。相繼鎮江侍郎傅公以甘露起師，師不樂就，蓋知時節將至也。師苦脾疾，忽一日付囑後事，親作遺書，别常所厚善者。至晚書四句偈云：「末後一句，已成忉怛，寫出人前，千錯萬錯。」書訖，端坐而化，實嘉定四年六月九日也，後三日荼毗。先是，師遺囑欲棄骨山下，主人石橋禪師爲建塔於凌霄峰别峰塔之右。壽七十六，臘四十九。今略記録親聞於師之出處大槩，當求名世大手大書碑銘，以傳無窮云。嘉定五年五月日，住鎮江府昭慶禪寺嗣法宗性編次。《破庵祖先禪師語録》，續藏經第二編第二六套第五册。（尹波校點）

釋道巖

道巖，嘉定五年住平江福臻寺。

破庵祖先禪師語録跋　嘉定五年正月

天下衲僧盡道破庵師伯擊碎破砂盆，所以五處全提佛祖命脉，開鑿人天眼目，正是謗他。殊不知此老未出關時，不開口，不動舌，已是布縵天網，打鳳羅龍，炟爇光明，照耀千古，豈待道巖爲蛇畫足，倒捋虎鬚！其徒持此録來，因獲諦觀，敬書于後。具頂門眼者，必不於言句中尋討。嘉定壬申元日，住平江福臻法姪道巖跋。《破庵祖先禪師語録》卷末，續藏經第二編第二六套第五册。（尹波校點）

趙希禋

趙希禋，宗室，希逢弟。嘉定間在世。

威惠廟題記　嘉定六年

威惠廟日就圮壞，邦人無有□其責者。玉牒希逢畢力就事，以嘉定壬申三月朔日興役，逾年春告成，敬書以誌歲月。六弟希禋書。道光《海陽縣志》卷三〇。（尹波校點）

張　松

張松，字茂之，嘉定六年爲承節郎、監饒州在城商税。嘗博采古今驗方爲《究源方》。

究源方序　嘉定六年十月

凡疾必有所從受，然其證不一。或見於手足，或發於頭目，或作於腹背腰脅，故醫者多從其所形見，以療之於外。雖有幸獲少差者，及其證狀見異，始茫無□措，百藥俱試，冀於一得。良由真見不明，妄以臆度，不審其從受之原，故力雖勞而效途遠。猶木之有蠹，蠹本於心，則枝葉皆病，今徒灌溉其枝葉，求以去蠹，終不可得，蓋病初不本於枝葉。此僕所以有究原之説也。僕□習倉扁之術，每

診一疾，不問貴賤，未嘗不精察體認，以求其受病之源；每用一藥，不問精粗，未嘗不審酌寒温，以圖其愈病之效。且夫醫之爲術，貴在拯人之急，非徒專己之利。今故博采古先必驗之方，掇拾家傳已試之説，盡其底蘊，萃以成編，流行於時，以備披擇。雖起死之妙，未敢自矜於前賢，然使沈痾之人，不返爲藥石所誤，則是書之傳，豈曰小補。嘉定六年十月日，承節郎、新監饒州在城商税張松茂之序。《宋以前醫籍考》第一一二七頁。（祝尚書校點）

張　鎬

張鎬，金壇（今江蘇金壇）人。嘉定六年監登聞鼓院，擢太府丞。六月，右諫議大夫鄭昭先劾其試郡潮陽時專事苛斂，放罷。嘗於其居地建學，名申義書院。見《宋會要輯稿》職官七三之四六、方域一一之三八，《宋元學案補遺》卷三《張宗湜傳》。

乞兩相鄰之州巡轄遞鋪官任滿互爲保明批書奏　嘉定六年五月一日

一路有一路之遞鋪，事有所屬，自可誰何。惟其有路兩相鄰之州〔一〕，各不相關，遞角之沉匿，無從稽考。昨守潮州，目擊此弊。潮州屬廣東，若取本路遞角，則自江西之廣州，而後達潮，其路爲

迂，故多由福建路轉達，取其便速也。惟是福建路遞鋪官兵與潮州不相統屬，故每每有沉匿之患。乞令從潮州保明批書；廣東路潮、梅州巡轄遞鋪官到任滿罷，即從漳州保明批書。異時赴部注擬，得以點對遞角有無通滯，以爲陞黜。庶幾兩路互有統攝，可革此弊。然不獨廣東〔二〕、福建兩路而然，舉天下之大，凡接壤之處，往往此弊所不能免。乞下所屬，應兩相鄰之州，巡轄遞鋪官悉推此以施行。（第八册第七五一九頁）。

〔一〕路兩：當作「兩路」。

〔二〕東：原作「福」，據文意改。

蘇文忠大字詩帖跋　嘉定十六年三月

右書東坡一首。坡公墨妙如繁星麗天，照映千古，得肅衽一觀，何其幸耶！嘉定癸未脩禊後三日，越隱張鎬題。《寶真齋法書贊》卷一二。

遊瑯琊山題記　開禧元年九月

開禧之元，秋雨爲霖，郡守丁介延禮觀音于正堂。既霽，率其屬以送。典郡丞張鎬、博士茅同緣石磴訪古迹而後題。于時雲霧大開，豁然千里極目，蓋重陽後八日也。《瑯琊山志》，黄山書社一九八九年標點本。（以上祝尚書校點）

張文苾

張文苾，嘉定間爲皇太子宫生料庫使臣。

沙溪二王廟碑

嘉定癸酉秋八月既望，余自行在所出北關，踰北新，携家□德清，絶流而北，抵沙溪而居焉。沙溪去郡城七十里，□桑麻，其民端龐富實，不喜爭健訟，全不類吴俗。卜鄰允臧，□尊其年之耆艾曰問之，訪其古蹟神宇，顯靈發祥，爲一時□多祠之靈告者。其言曰：王施姓，世事晉爲名臣。大興

初，以平寇□年，廟食不替。舊廟居安吉，獨沙溪之祀，特著靈異。自晉迄宋，今二百餘寒暑矣〔一〕，神之詒福於人，與夫人被神之福惠，□姓氏邈不知所起。古老相傳，謂廟初處後保，因洚水□，里人異之，遂合處並祀焉。春夏有祈，秋冬有報，雨暘之失節，天□其答如響。神之有二，而廟則一也。邦人並受其福，亦不知其神之□有安靖和平之福焉。雖曰自求，實因神而致，人固未之知也。□不咸集乎，小大長幼，其不有慶乎。起敬起慕，其有懈心惰容乎。□雍容怡愉，殆無異於鄉飲酒之禮焉。爭止訟息，不傷財，不□化實多，奚止祈求之福而已哉。施君安義，施王之後葉也，誦二王之□，余於是處越期年矣。老者壽，少者安，優哉優哉，聊以□。驗其所見，而實其身之所膺與，何敢以固陋辭，故爲之記□。嘉定□皇太子宮生料庫使臣張文蒩謹記并書，奉義郎、新知安□里人丁珪、丁浚、丁琚、施安義、曹文政議。同治《湖州府志》卷五四，同治十三年刻本。又見道光《武康縣志》卷一六。（祝尚書校點）

〔一〕原編者引《武康縣志》曰：「自晉大興至宋嘉定，將千年矣，『二百五十餘寒暑』，殆石刻之誤也。」然此本無「五十」二字。

應純之

應純之，字純甫，婺州永康（今浙江永康）人，孟明子。與兄謙之、茂之俱從朱熹學。嘉泰三年登進

士第。嘉定七年知濠州。十年，知楚州、兼京東經略安撫使。李全來歸，請大舉復中原，時相史彌遠不聽。晉兵部侍郎，持節如故。金人内侵，力戰死之。見《宋會要輯稿》食貨六三之一五七，《金華先民傳》卷四，《宋元學案》卷六九。

乞朝廷支降錢收買耕牛奏　嘉定七年八月

昨準省劄，委同措置將官買到荒田并拘收賊人鄒世良荒田，開墾作營田官莊。純之等遵稟措置，今已招到莊客三百一十九丁，開墾水陸田一萬六千一百一十八畝，於澧州收買到水牛一百五十三頭，又於本州自買到黄、水牛共二十頭，並已給付莊家見今耕作。但照得未墾田數尚多，合在秋成之後照已成規模買牛招客，接續開墾。且以三百二十丁爲率，合用牛一百六十頭，百色支用錢二萬八貫七百。除已見今於公使等庫常賦之外，撙節措辦，撥入營田庫應副支用外，所有買牛錢本州實無所出。欲望朝廷支降錢五千八百貫文，并前項劉從善侵支過本州營運錢四百九十三貫八佰文，早賜支降。乞下京湖制置司令澧州同共收買，庶幾秋冬之交可到本州，得以趁時開墾。《宋會要輯稿》食貨六三之一五七（第七册第六〇六五頁）。（黄錦君校點）

郭紹彭

郭紹彭，嘉定中爲通直郎、權發遣安豐軍事、沿邊都巡檢使。

宋王先生壙銘〔一〕 嘉定六年九月

嘉定六年四月二十九日，笠澤王先生以疾終，其年九月二十四日，葬於吳縣橫山先隴之側。其孤德文號泣致書，走介千里訴曰：「先君不求聞達，所以傳信於後者必託諸銘。君從先君游，知之實詳，敢請。」初〔二〕，紹彭先大夫僑居笠澤，先生年甫弱冠，籍籍有能文聲，先大夫禮致齋館，喜曰：「汝得所矜式矣。」受業六載，開迪弘多。先大夫日夕相與優游宴處，定爲文字交。繼宰華容，力挽偕行，先生以親老辭。雖相望荆浙，先生得一善必以告紹彭，先大夫一觴一詠，未嘗不屬意先生也。先大夫平時許與，每以遠者大者期之，曾不少見於世，則次其顛末，今何敢辭？先生諱楙，字勉夫。家本福之福清，自其曾大父徙平江，後居笠澤。先生質稟穎悟，趨向端方，少失所怙，事母以孝聞。與人交，誠實無虚語；有義事，雖窘匱，必竭力爲之。清澹寡欲，刻苦嗜書。寬厚長者，恥言人過，鄉里皆稱爲善人君子。少嘗有志功名，蹭蹬不偶，自母夫人歿，悉棄所習，不復逐時好取世資。或以勸

之，泣曰：「禄不逮親，尚奚望？」牓所居曰「分定齋」，先大夫及浙西參議陳公造爲文以記之。富貴利達，恬不關念，安於義命若此。杜門著書，留意古學，有《野客叢書》三十卷、《巢睫稟筆》五十卷。《叢書》門分類聚，鉤隱抉微，考證經史百氏，下至騷人墨客佚事，細大不捐。士大夫爭先謄寫，親族之仕達者欲鋟木以傳，先生辭之，顧語弟子曰：「吾目未瞑，且將有所增益。」嘗以文謁石湖先生，一見爲之擊節，雅相推譽。客於湖南倉使張公顧之門逾三十年，賓主相驩如一日，人皆賢之。晚得拘攣之疾，坐卧未嘗廢卷。易簀之夕，神觀不亂，作詩一絶，擲筆而逝，享年六十有三。詩中有「趁著帆風便上船」之句，胸次夷坦可知。娶葛氏，能盡婦道。男二人，德文、之文，皆業進士。嗚呼，才大者用必宏，先生之才獨嗇於用，德博者壽必遐，先生之壽不報其德，命矣夫！若其譜系之詳與先世履行之美，則有樞密曾公孝寬、司諫江公公望之志銘在，茲不復録。銘曰：

何才之豐，何道之窮。横山之中，是爲先生之宫。（《野客叢書》附録。又見《吴都文粹》續集卷四〇。黄錦君校點）

〔一〕題下原署：「學生通直郎、權發遣安豐軍事、沿邊都巡檢使郭紹彭撰，學生通直郎、知台州天台縣、主管勸農公事盧憲敬書，學生新楚州司法參軍張愿題蓋。」

〔二〕初：原無，據《吴都文粹》續集補。

許　俊

許俊，嘉定中歷任池州副都統，主管馬軍公事，建康都統。見《宋會要輯稿》職官七四之四三、兵二一〇之一五，《玉牒初草》卷二。

措置綱馬奏　嘉定六年三月

逐時蒙御前降賜下馬。緣本司移屯建康府，權前行在馬軍舊司收管，候承旨司火印訖，養餧一月，差官兵牽洩至本司交管。綱馬多有怯瘦，官兵皆年老不諳馬性，往往水草不節，多有倒斃。今後乞於步軍司差撥諳曉馬政將官一員部押前來交管，將押到馬數斟量支給犒賞，不致沿路枉有倒斃。（《宋會要輯稿》兵二六之二一（第八册第七二三七頁）。（黄錦君校點）

王　鉛

王鉛，嘉定六年爲都大主管川秦茶馬監牧，遷四川總領。十二年，以言者劾其奸貪誤國，放罷，次年

送撫州居住。見《宋會要輯稿》職官四八之一四五、職官七五之二一、職官七五之二四。

乞省罷管押茶船官二員奏　嘉定六年七月

本司馬務、錦院最繫繁夥去處，皆繫使臣兼攝。竊見本司管押茶船官三員，舊來運茶應副陝西博馬，遂有此官。今不過昭化一處用船，餘皆茶鋪陸運，全無職事，誠可省併。内二員係成都幫請，一員係漢州幫請。欲乞存留成都府一員外，省罷一員，并漢州一員，却於前件窠闕，許令本司辟差馬務監官一員、錦院監官一員，並以小使臣奏辟，兩年爲任。《宋會要輯稿》職官四八之一四五（第四册第三五二八頁）。（李文澤校點）

夏友諒

夏友諒，廬州合肥（今安徽合肥）人。紹定間爲武略大夫、忠州刺史、池州駐劄御前諸軍副都統制。四年，除建康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六年九月致仕。卒贈武功大夫、和州防禦使。見《景定建康志》卷二六。

御前諸軍都統制司續題名記　紹定四年十一月

題名有記舊矣，聖朝人物將于是乎觀。而況將帥者三軍司命，爪牙王室，關係非小，去來除代，詎可聽之湮没而無傳哉？金陵爲大都會，粤自警蹕南渡，增屯重兵，屏蔽畿甸，累聖相承，選命尤謹。中興名將，磊砢相望，閎勳碩畫，彪炳汗青，類由兹出。友諒誤恩此來，始至之日，搜舉戎務，倥傯靡暇。越三月，軍事稍稍就緒，因詢前哲，或曰廳之左有題名在焉，鉤畫翠珉，鸞停鵠峙。摩挲熟視，表表虎臣，姓名先後，品秩崇庳，往來歲月，昭然可考，而刊載鱗次，溢于顛尾，邇年帥貳鐫題無所。顧瞻徘徊，良切慨歎。因念日月駸尋，名跡易泯，苟憚續爲，是孤前誌。載礱堅石，用寘廳壁之側，以紀後來。異時斯刻既漫，與我同志嗣而廣之，是亦今日之事也。紹定辛卯仲冬上澣，合肥夏友諒。《景定建康志》卷二六。（李文澤校點）

何淡

何淡，字履常，婺州東陽（今浙江東陽）人。嘉定中累遷至國子丞、秘書郎，致仕卒。著有《通鑑手鈔拙録》、《賢關漫録》、《武攸録》、《武林録》等書。見《宋會要輯稿》選舉六之四一，《南宋館閣續録》卷八，《金華賢達傳》卷九，《宋元學案補遺》卷八，乾隆

《浙江通志》卷一二六。

論科舉之弊奏　嘉定十五年二月

祖宗之制，諸科舉人問大義十道。能以本經注疏對，加以文辭潤色發明者爲上。或不指明義理，但引注疏備者次之。若引注疏及六分者爲粗，其不識本義，或連引他經，文意乖戾，章句斷絶者爲下。夫經本注疏，則學有源流，文先義理，則士有器識。世之所謂時文者，亦非不知注疏之當考，義理之當精，然束於命題之短長，沮於立説之關鍵，穿鑿爲奇，牽合爲工，反以經旨爲難拘，先儒爲難從。爲主司者，但見循習之文多，可命之題少，於是强裂句讀，出其所不擬，專務斷章，試其所難通，在我已先離絶旨意，破碎經文，何以責其盡合於大義？無怪乎舉所得〔一〕，類多新進，坐失老成之才也。乞及科詔之將頒，預下有司，命題不許斷章，許出關題，惟意所擇，不必盡拘每舉句之多寡，求其字之對類，惟務明綱領而識體要，則學有本源，文不浮靡。至於詩賦命題，不拘經傳子史，惟體要之當，先毋怪僻，以求異同。論策參考，理致兼通，以道義淑人心，器識取人才，則士習美而風俗厚矣。《宋會要輯稿》選舉六之四一（第五册第四三五〇頁）。又見《文獻通考》卷三二。（郭齊校點）

〔一〕「舉」上疑有脱字。

全宋文卷六九七九

任清全

任清全，寧宗時眉州（治今四川眉山）人。見所撰《蓮峰集序》。

蓮峰集序　嘉定六年

蓮峰先生史氏諱堯弼，字唐英，童丱迥出不凡。紹興中，史唐英之名滿於搢紳間，天下知名士也。李巽巖以南北六朝策首送眉陽，蓮峰在第二，年甚少，其文尤該博，非幼學所能。兄弟三人，兄長諱克俊，歲辛酉四川類試第一人。蓮峰下第，東書游東南。時張魏公在潭，雅聞其名，欲一見之。蓮峰乃以古樂府、《洪範》等論贄之。魏公得其文，以示南軒曰：「此東坡先生之學也。」留館於潭。明年，試湖南漕，蓮峰第一，南軒第二。蓮峰因以文章正宗示南軒，而嘗曰：「文章一小技耳。」蓋每開之以正大之學，引而不發也。是以南軒平生尊敬東坡先生，不忘蓮峰。歲丁丑，蓮峰偕其弟堯夫登第。弟卒，南軒以書相開勉，具述《中庸》復性之理。是時南軒蓋年未二十也，其自得已如此，非

蓮峰養正之功也哉？初，魏公謫於潭，禍不可測。蓮峰獨從之游，觀其所贊詩章，雖以戰守爲正，然其末未嘗不歸之愛民也。辛巳用兵，魏公復起，蓮峰亦登第，人爲之喜。蓮峰則曰：「魏公再用，勿用兵乃可。不然，必再敗。」未幾，果有符離之衄，人以爲知言。其議論據正，不隨世俯仰蓋如此。是豈誇張誕謾，苟以名勝相推激爲重者之比哉！清全總角侍先公家青衣江上，蓮峰於先公爲同年進士，寓居棲禪寺。時以小舟過先公，率夜漏三十刻乃去。清全傍立拱侍，聽其言猶河漢無極也。其文至多，皆散落不存。舊集漫漶，今蓮峰兄長之嫡孫師道取而再刻之，加以南軒少時一帖併諸公所跋，附於其後，使人知南軒少年自得，乃蓮峰磨礲浸灌之力，可考不誣也。師道頃官蜀口，遭值用兵，亦主愛民之論，不貪苟進之功。狂童在傍，訖全其節。以是受知於制閫相公，擢守古戎。會鄰路有干戈之擾，亦不樂用兵以去，其尚蓮峰之家法也哉！嘉定癸酉，年家子任清全叙。《蓮峰集》卷首，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又見《晁宋樓藏書志》卷八八，《宋代蜀文輯存》卷九二。（郭齊校點）

杜　杲

杜杲（一一七三——一二四八），字子昕，號於耕，邵武（今福建邵武）人，穎子。以父任入仕，歷知濠州、淮西制置副使兼轉運使。權兵部尚書，擢工部尚書，知太平州。擢華文閣學士、沿江制置使、知建康府。進敷文閣學士，遷刑部尚書，兼吏部尚書。以寶文閣學士致仕，淳祐八年卒，年七十六。見劉克莊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四一《杜尚書神道碑》，《宋史》卷四一二《杜杲傳》。

諫北伐疏　寶慶元年五月

權衡于和戰之間，無已則及守之一策。蓋明深溝高壘之謂守，非清野閉門謂之守也。又策自治，有備無患，俟時而動之謂守也。選擇將材，揀練軍實，積蓄糧食，廣備舟車，修全器械，愛養民力，懷來北人，示以恩信，顧吾之力已全，吾之氣已盛，以之而戰，長驅萬里，兵不留行，以之而和，行李一通，請盟不暇。臣備員邊臣，切見沿淮旱蝗，連歲薄收，加以調遣無度，輦運不時，生聚蕭條，難任征役。中原板蕩，多年不耕，無糧可因，千里餽餫，師不宿飽。若虛内以事外，移南以實北，腹心之地，豈不可慮！《宋季三朝政要》卷一，清抄本。

父令子違判

《傳》云「子從父令」，《律》曰「違父教令」，是父之言爲令也。父令子違，不可以訓。然妾守志則可，或去或終，當歸二子。《宋史》卷四一二《杜杲傳》。

重建南軒先生祠堂記

淳祐三年七月

人之生有此心則有此知，堯舜之聖，此心此知也。夫婦之愚，無以異於堯舜。以天而不以人則明，以人而不以天則昏。夫尊賢而賤不肖，好善而惡惡，此人之本心，與生俱生，天理之自然也。比小人，慢君子，趨惡而違善，此習之而不知人欲之使然也。何以言之？匹夫信義行於里閭，蓋有盜賊斂干戈而過其閭者，烈婦毅然而不可奪，世俗固有立祠宇以奉之者，是孰使之？天寔爲之，人心之良知也。降周訖孔至孟氏而道統不傳，天理幾泯，人心日晦，由漢而下，上下之間莫有任此責者。至於宋尊道重德，已見於削平肇造之初，人心之善芽蘖此時。其後濂溪、二程先生出而發聖賢之秘，孟氏始得其傳，道統於是乎有宗。中興以來，文公朱先生以身任道，開明天心，南軒先生張氏文公所敬，二先生相與發明，以續周、程之學，於是道學之升，如日之升，如江海之沛。婦人孺子聞先生之名，皆知其爲賢，譬之景星、麟鳳，不以爲瑞者，妄人也。凡講習之地，皆有祠宇，崇尚嚴潔，足以啓人之敬仰，百年之間，儒風彬彬，豈無自而然！獨金陵天禧寺之側有屋六、七楹曰南軒，實先生講習之地。想其朝思夕惟，參前倚衡，天地之運化，聖賢之傳授，父子講求乎尊君救時之策，友朋發揮乎垂世立教之序，關百聖而不違，通萬世而無媿。是軒也，豈容使之荒蕪而不治。惜乎歲久，希重道之士，日就傾圮，甚而春時爲游宴之所。杲昨贅江淮幕，猶扃閉空閣，未至若今之狼藉，心竊念之，告

之長而莫我聽。近冒閫事，欲因舊而增新之。比至，殆不可舉目。於是命工治葺，内外整齊，繪先生之像於中，使承學之士載瞻祠宇，尚想道誼，人亡道存，如將見之，興起良知，有躍然不自已者。嗚呼！閭有當式者，墓有當拜者，此軒之當新，庸非守邦者之責，尚冀來者之不忘也。繫之辭曰：孟氏日遠，吾道日昏。道之明昏，儒之疵醇。學焉而疵，韓、董、揚、荀。自時厥後，疵亦靡聞。我宋立極，曰義與仁。教風德雨，太和蒸薰。篤生鉅儒，濂溪、二程。文公、宣公，道學中興。伊昔宣公，誦學斯軒。南軒之名，與道俱尊。胡未百年，棟宇摧傾。今我來斯，載瞻載顰。亟命匠氏，斬然一新。有隆斯堂，鏘鏘其門。像圖惟肖，奠位妥神。遂使先師，不窘暑寒。牢醴時薦，觴豆序陳。豈軒之新，軒存敬存。礱石琢詞，以告後人。淳祐三年七月丙子，後學杜杲記。《景定建康志》卷三一。

學齋記

人不可以不知學也。五常之性，未嘗不均，日以悖，天之予我者亡矣。是猶責履于跛，責視于眇，不足以有行，不足以有見也。百工技藝，罔不由學。士大夫求善于吾身，有用于斯世，反不知學，而甘心于昏且悖，豈不謬哉！余以非才，薦更任使，踰七望八，分閫金陵，軍民事夥，坐廢讀書。間得少休，凝神默坐，温故知新，不敢以老而怠。府治便坐，率高堂敞楹，以侈燕飲，以合優樂，非藏修肄習之處。東偏有室三楹，介于内外，頗爲安

便，止留北窗，餘悉窒塞，殊失艮背之義，甓久地濶，非昏曉重着之所宜。于是辟南以得明，棧地以離濕，其南正面堵墻，一物無所見，寸步不可行。子曰：「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墻面而立。」《周官》曰：「不學墻面。」遂名曰學齋。讀書于此，延客于此，間亦治事于此。仰而思之，夜以繼日，求其所當學者，庶幾于理明達，視有所見，行無所礙，則是墻也，爲吾之銘盤，爲吾之丹書。不然，閉而不睹，其何以行之哉！《景定建康志》卷二四。（以上楊世文校點）

鍾大鳴

鍾大鳴，嘉定間潮州（今廣東潮州）人。

冷水巖題記　嘉定六年六月

潮陽鍾大鳴赴廣東運司進士試，莆田方信孺約同訪堯山。歸路過曾、程二巖，酌別於龍隱，來日遂行。玉笥山道士胡佺平偕至。嘉定六年六月晦。《桂林石刻》上。又見《桂勝》卷二，《粵西叢載》卷二，《粵西金石略》卷一一。（王曉波校點）

曾　煥

曾煥，字文卿，一字少卿，吉州吉水（今江西吉水）人。紹熙元年進士。嘉泰初爲太常少卿。嘉定初爲國子博士。七年爲秘書郎。八年爲著作佐郎，歷廣西運判、大理少卿。十七年除秘書少監。官至廣西漕。見《宋會要輯稿》選舉六之二四、二一之八、二一之一八，《宋詩紀事補遺》卷五九。

涇縣徙建縣治記

涇在秦爲鄣郡地，漢屬丹陽，晉、唐凡再更。皇朝久之，始隸寧國。素號山水縣，甲于江東。六龍南飛，兵火改造，且自割入太平旌德石埭，地益狹，力益窘虧。復濱大溪，淳熙初水失故道，直衝邑治，每巨浸，屋多傾頹，歲削朘將底于既。官無臨治之宇，吏缺文移之舍，囚無監獄，輸無倉庫，類僑寄空浮，文書簿帳漫無稽，賦稅陷者復幾十六七。嘉定三年冬，濡須王君實來爲之宰。既至，周覽縱觀，喟然嘆曰：「是安可爲耶？」則退自計，思辦于官，莫先辦于民，乃以縣用二萬緡，歲所科斂于民者悉蠲之。民大驩，于是議徙。占相茲土，高燥坦夷，於久爲宜。官素乏供，無可倚辦，首捐私帑，倡民争助，悉力任費，一毫出納君不預焉，調度經營則自尸之。内爲堂三間，曰戲彩；前後爲軒，東西爲

居室。上建二閣，曰賓月，曰挹爽。南列兩序，東爲家廟，西爲書堂，曰來清，又東爲私庖。堂北臨池，植以芙蕖，上爲一堂，曰清白。旁峙二亭：曰錦照，曰蒸霞。繚以花竹，爲委蛇之所。外爲廳事三間，前後爲軒，東西爲夾廳，曰希顔，曰景范。又東臨池爲一堂，曰惠和，翼以修廊。南爲公庖，廳南列兩序，爲吏舍。東又有受給廳、有省庫、有常平庫，又東有什物庫，西有獄十四楹。合東西爲中門，門東爲土地神祠、爲省倉。又東爲社宮十四楹，并風雲雷雨五壇門。西爲學糧倉。又前爲大門，上爲傑閣，曰風光；下列二館，曰畫簾、曰甘棠。前二亭，一以宣詔，一以頒春。公宇所需，于是爲始備。通爲楹二百四十有一，總縻錢二百六十萬有奇，米七百二十斛有奇。經始于四年正月丙午，告成于三月甲子。規制崇深，門廡言言，過者駭觀。既訖役，移書中都，俾煥記之。竊謂古建萬國，大小碁布，地方一同，哆號男邦而世襲之。奉上有常，撫下有經，則佗所罷行悉得自命，無有拘牽慴憚，愔愔然不可一朝居之患。由郡縣後，上下臨制，供億浩繁，以至于今。往往朝廷之百司庶府、州邑幕曹、丞簿尉，下而關柝吏，罔不樂就，獨縣宰無賢否，人人畏避，不敢輒鄉邇，至視若湯鑊火坑。其間得百里蒙成稍從容，足守公奉條教，猶日惴慄不自保，況若涇耶？而君乃能力學輔官，修辭依律，含辛茹苦，奮張作興。舊所乏供，充盈整裕，下無遁賦，上無逋輸，靖謐寧嘉，旁軼他畛。由是觀之，苟廉明公勤，何所民社不可爲耶？則凡忽顛玩傾、浚私觸敗，與泯泯無聲焉者，詎不愧耶？君家世名儒，通顯于朝，有剛直聲。百爾傳承，遠有端緒，益足見忠于上者盡則其享報宜爾豐，遺于後者深則其謹承宜爾夥。且克自勉勵，不忽不苟如君者，是豈不足嘉尚耶？乃爲之書，庶代而來者考役所從，知警且勸焉。若學宮驛

舍，則別自爲記，兹不載。君名栻，字叔永。六年六月庚寅，孫議郎、將作監主簿廬陵曾煥記。嘉慶《涇縣志》卷一〇，民國三年石印本。又見嘉慶《寧國府志》卷二一。（王曉波校點）

周南老

周南老，蘇州（治今江蘇蘇州）人。嘉定間在世。

齊雲樓記

齊雲樓即飛雲樓也，在子城州治後。今城樓三面爲譙樓，西爲觀風，又名望市。齊雲直子城北，豈摘古人「西北高樓」之詩以名之歟？先是，韋應物詩稱郡閣，白樂天始改號齊雲，其後夢得述郡齋碧池華閣之勝。是知今之池，自唐則固其所矣。當元和間，樂天以詩人領郡，登臨宴咏，落紙争傳，又知當時民俗之淳簡，而兹樓爲中吴之傑觀矣。世多傳郡廨即吴故墟，綴文者襲用春申黄堂事績，志因之。然《吴越春秋》稱子城十里，唐陸廣微《吴記》乃八里，不同若是。貞觀間，歐陽率更載虞氏記闔閭小城有樓，至秦時宫焚而樓存，不知虞氏其地何所指耶？按樂天賦東城桂，謂古都在蘇東，地已廢而爲樵刈之場，是樂天已不詳爲吴之故宫矣。蓋世事綿邈，文獻不足，雖則陵谷之變遷不可得而

識者多矣，獨宮室也乎哉！今故城舊址其傳疑，而齊雲得名近，則因樂天之詩而有證，愚然後知斯文之可以行遠而不可已也。夫人處乎郛郭之中，而日接乎囂埃之隘，則雖游化人之城而不能以自知。今登斯樓而俯眺，則帶山縈澤，所謂十萬家之夥。朱甍碧瓦，菀乎參差，若鱗次而鋪陳之者，亦足以見吴郡之大與夫中興百年涵養休息之澤矣。樓再建又幾年，嘉定六年，太守陳公大飭材，命扶傾易蠹，以還輪桷之舊。夫不待其圮且廢而葺之，役不煩而利遠，是孟子所謂事半而功倍也。公之智於是達乎爲政矣，可不書乎？凡爲屋中五楹，兩旁三楹，翼以修廊，皆繕而新之，其高廣則仍其舊，故不記。公名芾，字明可，四明人，今爲度支郎。其材通博强敏，爲郡一年，民歌舞之。五月，州民周南老記。《吴都文粹》續集卷八。（沈治宏校點）

羅似臣

羅似臣，徽州歙縣（今安徽歙縣）人，羅願之侄，嘉定中爲文林郎、監行在省倉下界。

徽州新城記　嘉定十三年十一月

徽於江東爲支郡，而在唐已爲大州，顧今之封域皆唐舊也。其地接於杭、睦、宣、饒，四出無不

通。其州治即山爲城，因谿爲隍，而谿山又爲天下勝處。中興實爲輔郡，四朝涵育，生齒日繁，地利日闢，人力日至，而谿山日以益勝。獨城未加其舊，過者陋之。宣和中睦寇既平，城遷於谿北。會盧公宗原爲守，因民弗便，請還舊城，而舊城已不足恃。有旨予費更築，期年而後成。甎文隱起，凡百餘言，垂戒後人，其慮深矣。承平既久，人習於無事，積習生玩，雨摧潦齧，補治不時，蹊隧交横，舊功湮圮。失今不治，後計愈艱。天台宋侯濟下車未幾，整飭綱條，郡以無事。周視榛蕪，起廢剔蠹，莫此爲急。乃會羣計檢漏罅，節浮費，旬儲月積，浸有端緒。明年鳩工聚材，版築以興。選於州丈有奇，疊石爲址，高於其舊。其因山爲險者無所改闢，繕飾前人之未備。又八十餘丈雉堞屬連，翬飛炳煥，形勢增重，往來駭矚。南逼谿，地峻斗落，一遇霖漲，馳波涌洌，歲受推擠，築隄捍固，凡兩級，聯亘脩堰，踰於舊城，列植桃柳木芙蓉，春葩秋卉，穠纖間發，水光山色，左右映帶，足以助邦人遊覽之娛。城凡六門，門有樓，皆撤而新之。勞餞賓館，加葺者四，稱其爲互輔之佳勝。凡木石瓦甓之材，匠夫工食之費，縻錢以緡計者四萬五千，米以石計者二千四百，而役使不勤一民，科斂不及六邑，銖分用度不以諉上，斯亦難矣。夫諸侯之於天子有蕃翰屏毗之義，古者國無大小，皆有城衛其民者，固所以衛其上也。徽爲内地而密邇王室，其民之休戚利害，於本根所繫爲不輕，而城又非可一日而猝具，則當閒暇之時爲備豫不虞之計，亦勢之不容已者。役大則難興，費重則難繼，規模前定，經畫不勞，以數月之間而復百年之舊觀，人樂其成，誦勤贊美。於此役也，可以觀政矣。似臣昔

者竊聞之，中書公之鎮宛陵也，首飭備禦，崇墉屹立，纖塵不驚，邦人至今德之。侯，中書公之季子，選於朝而來也。材識通敏，莅政臨民，皆有稟法，百廢修舉，靡勞弗宣。徽擊柝聞於宛陵，安車迎養，東睇敬亭，慨然念舊，則侯之屬意於斯城也，有自來矣。至是雄峙相望，甲乙江左，故并書之，以侈二邦之盛事云。嘉定十三年十一月旦日，文林郎、監行在省倉下界羅似臣記。《新安文獻志》卷一三。又見弘治《徽州府志》卷一二，《漈川足徵録》記一三，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鄂州小集》附録。（曾棗莊校點）

楊　焯

楊焯，婺州義烏（今浙江義烏）人。嘉定七年登進士第，爲真州學正。官終知南雄軍。見雍正《浙江通志》卷一二七，隆慶《儀真縣志》卷一四，光緒《重修儀徵縣志》卷一六。

義烏縣學題名記

黨庠遂序，俊秀繇出，故陞進士者必於學記名焉，所以崇古誼，勸方來也。斯意可不續與？雖然，續名非難，盍相與論其實。吾邑號稠州，顧瞻前修，披雲奔月，風流相望。其間奮忠義，勵清

節，以標表士類者居多，不特一科級之榮而止也。蓋士莫重於道義而利禄爲輕，莫大於氣節而文章爲細，於是而知所嚮，然後可無愧於續。不然，續其名而實不稱，非續貂乎？焯不肖，偶偕諸弟連歲齒名，固不敢不以自勉，而邑大夫俱躡巍科，及立石於學，以風多士，美意滂洽，將使此名陸續於無窮，尚敢以石論乎？《詩》云：「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振古如兹。」又曰：「維其有之，是以似之。」斯有續名之意也。願於邑士共勉焉。康熙《金華府志》卷二六，宣統元年石印本。

真州州學祭器記

學舊有祭器，自開禧經兵燹，衿佩解散，凡器用圖籍掃地無存，學廩且不裕。十餘年間，往往未暇稽古。焯承乏來兹，相俎豆禮，則闕者、佾者、窳者、欹者，宜矩而橢，宜楩而觚，若應故事然。既竣事，則顙泚背芒，而胸磊塊矣。乃索圖攷制，哀金命工，爲籩豆各六十，爲簠簋各三十，爲爵盃百尊，坫罍洗亦復葺而新之。雖未盡合古，其亦庶幾焉。雖然，禮戒有二。《三禮圖》務簡便，器悉以漆，犧象悉以畫，蓋聶氏所著者。唯政和禮局圖制合古，凡器多以銅，物皆象形爲之，而大小亦復不侔。晦翁先生嘗訂于書，且得請于朝矣，今其他郡學大概尚仍聶氏之簡，豈亦有未暇者耶？淮無良冶子，禮姑從宜，我心猶有遺恨。若夫從容而證諸古，又將俟來者云。隆慶《儀真縣志》卷一四。（以上劉文剛校點）

釋清遠

清遠，釋如寶弟子，嘉定間著有《圓覺疏鈔隨文要解》十二卷（存）。

圓覺疏鈔隨文要解序　嘉定六年

夫《圓覺修多羅了義經》者，如來入寂光土，現受用身，爲諸登真大士上根凡夫一乘圓頓之機，稱性而説詮露地，大白牛車，無化城除糞等喻，五時難攝，圓頓可收，苟非大士之闡揚，孰契此經之宗旨？有唐開士圭峰定慧禪師疏鈔斯經，弘傳今古。清遠猥因宿植，獲遇斯文，學無常師，歷諸名席，服膺諮質，覃思研精，雖僅免於亡羊，終未逃於數寶。既登先稟圓觀之門，遂契以芥投鍼之旨。圓悟如來無上知見，顛沛造次，履踐於是，念念與此相應，行住坐卧，活鱍鱍底，受用無盡，忝於師席，貳座兼人，凡滯説通，蒙師亭毒。適允毗陵之命，承乏華嚴，應緣掃灑之餘，爲徒敷演皆此。因退席待盡林泉，衲子二三相從，辨道禪誦之外，復闡斯文。於是隨文摭要，直解疑難，備學者之討論，助斯文之流演。遂名之曰《圓覺疏鈔隨文要解》，逾十九萬言，成一十二卷。詎敢當於達者，姑以被於初機，有所不安，固難折中，冀諸來學，爲我正諸。然纖塵培於華嶽，滴流足於滄溟，徒設疲

勞，無增高廣。知我罪我，其惟斯乎！時皇宋嘉定六年龍集癸酉杓建鶉火望日，謹序。《圓覺疏鈔隨文要解》卷首，續藏經第一編第一五套第三册。（尹波校點）

塗近正

塗近正，字元直，筠州高安（今江西高安）人。博學耆儒，鄉里推尊。以子仕宦推恩賜承務郎。著有《明倫集》十卷（四庫全書卷九五存目尚著録有永樂大典本《明倫集》二卷）。見幸元龍《宋故桂東丞權湖南運屬塗仁方行狀》，《塗元直明倫集序》（載《幸清節公松垣文集》卷七、九）。

明倫集序　嘉定六年

考諸載籍，隨事而書。衣冠之族，必志其家法，而不問閥閱；文章之録，必志其行實，而不取浮華。《四庫全書總目》卷九五。（尹波校點）

洪　偲

洪偲，鄱陽（今江西波陽）人。适孫。淳熙間爲承事郎，知瑞昌縣。嘉定中知真州。見周必大撰《洪文惠公神道碑銘》（《盤州文集》附録），隆慶《儀真縣志》卷五。

敕封孚澤侯跋

偲承乏此來，詣郡受約束。太守王公出白龍泉封典授偲曰：「昔大丞相京公宰邑，值旱，遍走群祀，獨斯泉靈答如響。後登揆路，邑人具事來請於朝。公慨然感舊，奏下有司訪實，綸誥乃頒。子其奉命而宣告之。」偲既視事，建新門宇，敬揭廟額，率同僚與士民具牲酒，燎黄祠下。祝從旁曰：「泉舊有潮，日湧者三，歲比弗通。命下之日，洞有聲如雷，鼛發沸騰，震動山谷。」於戲！神之格思，抑何捷耶？今歲仲夏，亢陽爲沴，偲竭誠請禱，甘雨連霏。邑人感之，將洊以實聞。神之寵光，殆不止斯而已。《永樂大典》卷六七〇〇。（尹波校點）

安公直

安公直，蜀人。嘉定中在世。

留題書堂　嘉定六年九月

尊賢重道，興廢振墮，以扶立世教興起人心，此爲政之先務也。秦漢以來，功利日勝，義理不明，祠所不當祠，於其所當祠者忽然不問。惟忠定丞相守成都日，創橫渠張先生祠，市田以贍其後人，至今蜀士詠思不已。今江州史君恪守先訓，鼎新先生祠宇，爲周氏後人立學，一用忠定公道規。蜀人安公直祇拜祠下，伏讀史君奠謁之辭，蓋躬行先生而有得者，與俗吏庸夫視時之好尚而爲興廢者，相千萬也！三歎之餘，書於拙堂。從游者嘉定釋師戒。嘉定癸酉季秋七日。《周濂溪集》卷九。又見《濂溪志》卷二。（尹波校點）

曾治鳳

曾治鳳，字君儀，晉江（今福建晉江）人。登開禧元年進士第。歷知富陽縣、漳州通判、將作監丞、

知袁州。紹定中，直寶章閣，爲江西運判，改直煥章閣、知廣州、廣東經略安撫使。簡儉仁厚，不妄費公帑，不嗜殺戮。端平元年改知建康府，二年，進直徽猷閣，改知建寧府。會戍卒亂，薄廣城，引咎丐罷，奉祠數年卒。見《宋史翼》卷二二，《南宋制撫年表》卷下。

輿地紀勝劄子

治鳳伏被誨墨〔一〕，示所著《紀勝》之書。亟拜亟讀，略窺一斑。輿地萬里，如在目前，備見學識之博，收拾之富，攷究之精，會粹之勤，不勝嘆伏。作邑而有餘力及此，豈俗吏所能爲哉！久欲率諸司薦敭于朝，以連日禱雨未暇，及近方得與大帥言之，亦不過在治鳳未行之前。且此稟復，伏幸□悉。凡有委諭，願承。右，謹具呈。七月日，朝請大夫、直寶章閣、江西運判，新除直煥章閣、知廣州、廣東經撫曾治鳳劄子。《輿地紀勝》卷首，粵雅堂刊本。（王曉波校點）

〔一〕治鳳：原作「巧鳳」，據文末所署銜，此人時知廣州、兼廣東經略安撫使。按《廣東通志》等書，任此官者爲曾治鳳，「治」字草書似「巧」，因以致誤，今改。下同。

全宋文卷六九八〇

華　岳　一

華岳（？——一二二一），字子西，別號翠微，池州貴池（今安徽池州）人。爲武學生，輕財好俠。開禧元年，上書諫北征，請誅韓侂胄等。侂胄大怒，下大理，貶建寧獄中。侂胄誅，放還，登嘉定武科第一，爲殿前司同正，鬱鬱不得志。復以謀去丞相史彌遠，事覺，下臨安獄。嘉定十四年閏十二月杖死東市。著有《翠微南征録》、《翠微北征録》。見《宋史》卷四五五本傳，又卷四〇《寧宗紀》四。

《翠微南征録》十一卷僅文一篇，餘爲詩。今以四部叢刊影印舊鈔本爲底本，校以康熙三十年郎遂刻本（簡稱郎本）、光緒二十六年貴池劉氏唐石簃校刊本（簡稱劉本，收入貴池先哲遺書）。《翠微北征録》十二卷，含《平戎十策》（《再上皇帝書》）及《治安藥石》。《治安藥石》爲所進軍事專著，本書只收其序。以貴池先哲遺書本爲底本。

上皇帝書

開禧元年四月二十七日

四月吉日，國學發解進士臣華岳謹熏沐百拜，裁書獻于皇帝陛下。臣聞職諫諍而不言有罪，非諫諍而輒言有誅。臣以一介草茅，誤叨教養，非敢僭以求狂妄之誅，誠以天下之大變將形，國家之大禍將至，有職守者不敢言〔一〕，無職守者不敢僭，臣于此時不能剖露肺肝，控告君父，則不忠之罪不惟不逃，而臣之身首將異其處，雖有粟，烏得而食諸。臣自旬月以來〔二〕，都城士民徬徨相顧，若將喪其室家；諸軍老小隱哭含悲，若將驅之水火。闔闔籍籍，欲語復噤，駭于傳聞，莫曉所謂。臣徐考其所自，則侍衛之兵日夜潛發，樞機之遞星火交馳，戎作之役倍于平時，郵傳之程兼于疇昔，乃知陛下將有事于北征，而爲軍若民皆如是之皇皇也。臣嘗聞之，夷狄之于中國，猶盜賊之于四民，螟蟊之于五穀，可謂不容並立矣。士生斯時，正冠履之分，雪祖宗之仇，掃山陵，歸宗社，所當講也。然臣考之天時，按之人事，蓋有大不然。何者？古之爲夷狄者一，今之爲夷狄者五；古之爲中國者一，今之爲中國者三。何夷狄中國之皆多于古也？夫侂胄以后族之親，位居極品，專執權柄，公取賄賂，蓄養無籍吏僕，委以腹心，賣名器，私爵賞，睥睨神器，窺覘宗社，日益炎炎，不敢嚮邇。此夷狄之居吾腹心者也。朝臣有以庸瑣之資請姻師旦〔三〕，驟入政府者，有以諛佞之資阿附侂胄〔四〕，致身顯貴。陳自强老不知耻，貪不知止，私植黨羽，陰結門第，凡見諸行事，惟知趨承侂胄一人，而君父之□□

不知〔五〕。有以保正耆長之材而鈞衡天下，鼎鼐四海。此夷狄之居吾股肱者也。爽、奕、汝翼諸李之貪懦無謀，倪、僎、倬、杲諸郭之膏粱無用，諸吳之恃寵僭專，諸彭之庸孱不肖〔六〕，皇甫斌、魏友諒、毛致通、秦世輔之彫瘵軍心、瘡痍士氣，以至陳孝慶、夏興祖、商榮、田俊邁之徒，皆以一卒之材，各得把麾專制，平日剜膏刻血，苞苴倪胄，以致通顯，飢寒之士咸願食其肉而不可得。萬一陛下付以大事，彼之首領自不可保，奚暇爲陛下計哉！此夷狄之居吾爪牙者也。程松之納妾求知〔七〕，□□□之售妹入府〔八〕，□□□之獻妻求閣〔九〕，魯誼之貢子爲郎〔一〇〕，□□之阿諛僕隸，□□之甘心鷹犬，富宫之庸駑充位〔一一〕，□□□□之奴事姦惡，□□□□之生事迎合，□□□□□之私立異議。此夷狄之居吾耳目者也。蘇師旦以穢吏冒節鉞，牙儈名爵；周筠以隸卒冒戎鈐，市易將相。此夷狄之扼吾咽喉者也。吾之腹心、吾之股肱、吾之爪牙、吾之耳目、吾之咽喉而無非夷狄，則彼之所謂夷狄者實未足憂，而此之夷狄蓋已周吾一身之間矣。詎可捨吾身之夷狄，而徒事于邊鄙之夷狄耶？「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所貴乎中國者，皆聽命于陛下也。今也予奪之命、黜陟之權又不出于陛下，而出于侻胄，是吾有二中國也。命又不出於侻胄，而出于蘇師旦、周筠，是吾有三中國也。夫虜人以一夷狄而猶能據吾之中原，曾謂其有五夷狄而不能蹙吾之元氣乎？虜人以區區關河之地猶能逼我淮漢，曾謂夷狄之居吾腹心、居吾股肱、居吾爪牙、居吾耳目、居吾咽喉，而不憑陵吾之宗廟社稷乎？以一中國而撫四夷，猶曰不可，曾謂一家之中自爲吳越，一舟之中自爲敵國，而能外制夷狄乎？比年以來，軍皆掊克，而士卒自仇其將佐；民皆侵漁，而百姓自叛其守令。家自爲戰，人自爲戰，此又啓吾

國中億萬之夷狄也。今陛下不務去吾腹心、股肱、爪牙、耳目、咽喉與夫億萬之夷狄，而欲空國之師，竭國之財，而與遠夷外戎相從于血刃相塗之地。顧不外用其心歟？臣自卑角以來，推衍三式之書，自去歲上元甲子，五福太乙初度吴分，四神直符對照荆楚，始擊蜚符，旁臨甌越，青門直使交次于幽薊，黑殺黄道正按于燕趙。考之成法，主算最長，客算最短。兵以先發爲客，後應爲主。自太歲乙丑至丙寅、丁卯、戊辰、己巳、庚午六年之間，皆不利于先舉。儻其叛盟犯義，撓我疆埸，至于事不獲已，然後應之，則反主爲客，猶曰庶幾。萬一國家自首其事，自倡其謀，則將帥内睽，士卒外叛，塗炭萬民，血刃千里，其爲應驗，速若影響。此天數之不利于先舉也。億萬之夷狄萃乎吾之國，五者之夷狄周乎吾之身，將帥庸愚，軍民怨懟，馬政不講，騎士不熟，豪傑不出，英雄不收，餽糧不豐，形便不固，山寨不修，堡壘不設，吾雖帶甲百萬，運糧千里，而師出無功，不戰自敗矣。此人事之不利于先舉也。湯武革命，應天順人；黄帝征伐，天時人事。臣願陛下誅吾腹心、股肱、爪牙、耳目、咽喉之夷狄，盡其群黨而勿疑其濫，異其身首而勿疑其慘。吾國中之夷狄既已誅矣，然後公道開明，正人登用，法令自行，紀綱自正，豪傑自歸，天下自底于和平，四海自躋于仁壽，何俟乎兵革哉？不然，則亂臣賊子毁冕裂冠，哦九錫隆恩之詩，恃貴不可言之相，私妾内姬，陰臣將相，魚肉將士，塗炭生靈，墜百世之遠圖，虧十廟之遺業。陛下于此，雖欲不與之偕亡，則禍迫于身，權出于人，俛首待終，何臍可噬？事之未然，難以取信，臣願以身屬之廷尉，待其行軍用師，勞還奏凱，則馘臣之首，風遞四方，以爲天下欺君罔上之戒。儻或干戈相尋，敗

亡相繼，夷狄外攻，姦臣内叛，與臣所言盡相符契，然後令臣歸老田里，永爲不齒之民，實出天地父母生成之賜。干冒天威，罪當萬死。不備。臣岳百拜〔一二〕。《翠微南征録》卷一，四部叢刊本。又見《宋史》卷四五五《華岳傳》，《歷代名臣奏議》卷一八五，《南宋書》卷三九，《右編》卷一七，《南宋文範》卷二四，《錫山文集》卷四。

〔一〕「言」下原有空格，郎本、劉本等不空，今從之。

〔二〕自：似當作「見」。

〔三〕「朝臣有」三字原空，據郎本、劉本及《宋史》卷四五五《華岳傳》補。疑華氏原文本爲具體人名，後以忌諱删改。

〔四〕上句「者」及此句「有」二字原空，據右引諸本補。

〔五〕而君父之□□不知：郎本、劉本作「而不知君父」。

〔六〕諸彭：「諸」字原空，據右二本及《宋史》本傳補。

〔七〕程松：原空，據右三本補。

〔八〕□□□之：右三本作「或以」二字。

〔九〕□□□之：右三本作「或以」二字。求：右三本作「入」。

〔一〇〕魯館：原空，據右三本補。

〔一一〕富宫：原空，據右三本補。

〔一二〕「臣」字原空格，以意補。

再上皇帝書

平戎十策　開禧三年

開禧三年吉月吉日，待罪國學發解布衣臣華岳，謹昧死百拜，裁書獻於皇帝陛下。臣向以狂妄，叩閽乞罷兵事，冒犯天威，重蒙聖慈，不賜誅戮，謫臣建安，迨今兩載。伏自待罪以來，日聞邊鄙之音，傷痛不已，乃知臣前日之所以料陛下今日之事者審也。夫救火於炎炎之時，不如徙薪於曲突；拯溺於狂瀾之中，不如濟人於湊洧。今火之既焚，水之既溺，復將坐視而不恤，則燎原滔天之患將莫知其所止矣。當其未焚未溺，臣不能挽回陛下之聽，臣之罪也不可逃；及其既焚既溺，復不能爲陛下撲滅而疏導之，臣之罪可勝誅邪！臣嘗聞之，立帝王之大業者在豪傑，掃天下之妖孽者在英雄。高帝惟能收三人傑，故赤帝子之業不勞而成；光武惟延攬英雄，故中興之功定於十有三年之速。英雄不收，而咨謀於庸常科目之儒，豪傑不招，而聽命於嘗試草草之士，臣知其褊見淺識，適足以資敵人深長之謀，而輕舉妄動，鮮有不奔軍而誤國者。然則陛下今日之事，將付之於書生學士邪，抑付之於英雄豪傑邪？夫所謂英雄豪傑者，山林特起，拜爲父師，江湖隽逸，視爲標準，衣冠縉紳，足未嘗躡其門，王公大人，名未嘗過其目。其所究心者，門屏缶聽，種冰穽囤，飛灰走雷，風篁水栅，木櫃搖波，透石遠汲之制。其所籌算者，五福大游，君基臣基，天乙地乙，四神直符，小游民基，青門直使之訣。

其所歌誦者，長慶人事，諸子秘傳，張氏屠寇，九星營寨，諸家秘密之書。其所交游者，唐城桐柏，茶牙海狗，東鄒南偃，夾山六安，雞鳴馬嘶，羊峴房陵，襄淮遺逸之士。其所暢望者，巢淮漣泗之淺深，可以通津之遠近，淮漢荆襄之肥瘠，可以屯兵之多寡。其所素曉者，皆梁漢奇材，荆楚壯士，煙雲樓閣，波濤樓步騎；淮西多山林，利步騎而不利舟楫。其所收集者，山口樅陽，東關斥江，裕谿馬腸，九曲狗谿，射陽楊檐，窟穴藥石，風雲占候之人物。其所計度者，山口，洲頭楊林之津。要以至荆襄之戰地三十六，何地爲險，淮南之山寨九十四，何寨爲要。論至於此，則英雄豪傑之士，其視夫書生學士之流，豈不大有徑庭也哉？仰惟皇帝陛下奮五百歲間生之資，恢億萬載中興之業，將以合天下而爲一家，凡兵家之事，無不曲盡其至，自宜一舉而朔庭空，三箭而天山定。何大兵之出，兩周星次，而大捷之未奏邪？何調發之帥布滿沿邊，而廢置之靡定邪？掘池三尺，可守一城，兵家之濠塹也，何長淮千里，不足以限守禦之閫也？一夫守隘，萬夫莫向，兵家之險要也，何雲屯百萬，不足以塞犯淮之寇也？尺寸之地所必争，何賊鋒未交，先自棄其城邑？顆粒之粟所必計，何賊虜未至，先自焚其糧草也？市人可驅，烏合可鬬，兵家之妙用也，何今日二浙、福建、江淮、荆湖新招之卒，其發解於宣司者，乃病於教閱之未精邪？唱籌量沙，因糧於敵，兵家之奇計也，何今日武昌、蘄陽、山口、樅陽、池口、蕪湖、采石、建康、鎮江交收之米，其椿積於沿江者，尚慮其積之未豐邪？臣嘗深思而熟計之矣，非陛下之寵遇者皆科目行伍之材，而英雄豪傑之材則未蒙於寵遇，擢用者皆規矩準繩之士，而泛駕不羈之士則未蒙於擢用，故如是歟？自今以

觀，師行千里，命下兩載，求賢之詔下郡國者無一字，薦賢之書入章奏者無片紙，荆襄之遺逸未聞其姓名，江淮之豪放未識其面目，人材何自而能出，事業何自而能濟？以故甲日亦戰，乙日亦戰，不知夫壬遁之爲何術也；生道亦出軍，死道亦出軍，不知夫青黑之爲何神也。張曰可將則將之，李曰可罷則罷之，不知張李之説孰爲果然邪；左曰可攻則攻之，右曰可守則守之，不知左右之説誰爲適當邪。吁，廟堂有知兵之臣，則總調發者皆真實之材；宣司有知兵之士，則受節制者無僥倖之將。故廟堂知兵，則知兵者進，而不知兵者退；宣司知兵，則知兵者將，而不知兵者罷。兵不自知，而一切黜陟之術悉聽諸人，吾見其事業之所成，有不待智者而後知其必敗也。今日之事，正坐乎此。一則取士而不得其實，二則招軍而不盡其材，三則禦騎者未得其具，四則陷騎者未有其策，五則得其地而反失其心，六則守其地而復無其備，七則恩威之不明，八則利害之不密，九則急務在財計而財計未豐，十則邊計在馬政而馬政未備。十者之弊，非有英雄豪傑之士爲陛下洗而新之，則他日敗亡之患，蓋有不可勝言者矣。臣請爲陛下條陳之。

取士

臣嘗讀《孫子》一書，至十三篇之末，其論上智爲間，有曰：「殷之興也，伊摯在夏；周之興也，吕牙在殷。」殷周之王，固天命之所攸屬也，何伊摯、吕牙之能爲興亡也哉？蓋用間之法，不以豪傑之未至爲可憂，而以豪傑之去國爲可慮；不以英雄之未附爲兵家之急，而以英雄之去己爲腹心之

憂。故夏雖未亡，而摯去則亡；周雖未興，而望至則興。是知英雄豪傑之去留，爲社稷邦家之休戚，而今日之急務誠在此而不在彼也。況夫名山大川，秀所由鍾，隍山喬嶽，神所由降，千歲之日至，則間世之士生。必有翹楚之材、特起之子，夢寐未形，占卜未見，寓於貧賤閭閻流俗之中，隱於耕農商賈草萊醫卜之下。羅之以科舉邪，彼不善於章句之儒；誘之以利禄邪，彼不由於聞達之路；置之於駐劄將佐之中邪，彼不生於營壘行伍之地。三城桐柏之耕農，羅源賈木之樵牧，六安遼峰之高隱，羊峴房陵之商販，類多抱負所長，高出世表，能否相參，有無相授，非不欲求用於世以盡所蘊，然上則招致無方，而下則無階可進，内則搜訪無術，而外則無門可入。是必廟堂廣於延納而無間於疏遠，幕府勤於聽覽而無拘於早暮，監司州縣專於薦舉而不遺於微賤。其門有八：一曰有官，謂沈溺下僚，不能自奮；二曰無官，謂素在草茅，不能自達；三曰世家，謂將帥子孫，不能自效；四曰豪傑，謂江湖領袖，山林標準；五曰罪戾，謂曾犯三尺，求脱罪籍；六曰黥配，謂材氣過人，輕犯刑法；七曰將校，謂素有謀略，久淹行伍；八曰胥靡，謂隱於吏籍，不得展布。臣愚欲望朝廷明賜告諭，上而二三大臣握髮吐哺，結四方豪傑之心，下而中外諸將解衣推食，作一代英雄之氣。在諸路則責之於監司州縣，在諸軍則責之於制領將佐。開推輓之門，去游謁之禁，諭之以文榜，激之以忠義。識軍國之利害者許其自陳，識山林之豪傑者聽其自薦。使天下有愛君憂國之心者皆得布露，有過人脱穎之材者皆得導達。擇其所陳果有切於軍國大事者，解發宣司，審覆其實，發付軍前，隨材録用。其有言詞浮誕、簧鼓世俗者焚之；其有互易鄉貫、指陳他事者毁之。言詞樸直，無令棄之，恐過人之資，拙於朱墨；虚

辭華麗，無令收録，恐科目之儒，例於奔競。如此，則聞達者既至，不求聞達者亦得以識其姓名；利禄者可招，無心利禄者亦得以知其巖穴。不然，則草萊之雄未能盡致，反有以滋他日匹夫窺覬之私；山林之姦不能盡收，適有以啓異時蕭墻眦睚之釁。今我國家用師百萬，運糧千里，宇内聳動，天下響應，率未聞有能薦一豪傑，舉一謀士。不知淮自桐柏以東，爲里一千六百，沙淺之地凡一百一十有一，而海嶠皆通津焉。沿淮屯守之師，自喻口至浮光，不過一十餘所，中間利害去處十闕八九。漢自郢京以西，爲里一千四百，灘磧之險凡八十有一。而桐棗之地，千里平阪，寸□□水，略無限隔；而荆襄守禦之兵，自信陽、安復至荆門、光化，亦不過六七屯戍，間道甚多，拒禦不及。嬰其四集之鋒，而塞其闕然不滿之處，殊非有能任其責者。蓋懷材抱藝之士，耕雲釣月之徒，天下晏然，四方無事，猶切意功名，更相勸勉，以圖進取，事業之秋，孰甘疏外？苟招致之不廑，旁求之未盡，則舍虞之秦者，烏知其非韓淮陰？況夫楊朱之歧，可以南，可以北，孟軻之水，決之東，決之西，前晉後楚，無路不通，左趙右燕，無關可隔，是可不爲之慮邪？此取士之説，臣所以拳拳於論事之首也。

招軍

臣嘗觀太公練士，必因其能否，聚爲十一等級，未嘗有廢棄不用之卒。吴起練鋭，各因其材，别爲五等，故決圍屠城，無施不可。夫天之降材，不可以一律拘，故君之用材，不可以一概論。將限之

以等量邪，長者或懦而無能，短者反勇而有用。將律之以肥瘠邪，肥者或拙於驅馳，瘠者反俊而驍勇。將齊之以老少邪，少者或鈍於教閱，老者反精於鞍馬。將取之以善惡邪，善者或嫌於姑息，惡者反雄於戰鬬。將責之以門望邪，尺籍伍符之子或驕墮於不學，破落游手之人反亡命於不顧。何者？攻城掘地，惟穿窬之盜斯能成鑽斡之功，長鎗大劍之材無用也。漂流破堰，惟泛海掠潮之寇斯能成潰決之功，揭竿斬木之材無取也。沈舟漏艦，則過淮盜馬、越漢運鹽之子斯能成出没淵源之功，彎弓牧馬之材無能也。襲營壘、警保寨，則晝伏夜動，神出鬼没，伺人之墻壁、覘人之財寶者斯能密其出入之蹤，畏刑懼法之徒無所施其巧也。探賊營之虚實，竊賊軍之旗號，視死如歸、飲毒如蜜者斯能舍其性命之重，顧惜之士無所用其力也。夫有一技則生一材，有一材則濟一用。因技以求材，因材以制用，其説有六：一曰合格，謂身及等仗，體無殘疾；二曰亡命，謂漂泛淮海，鼓誘溪洞；三曰逋逃，謂懼罪逃竄，思得自效；四曰破格，謂等仗雖慳而驍勇過人，肢體雖殘而武藝無敵；五曰盜賊，謂累犯刑法，無生可謀，甘爲盜賊，無術可禁；六曰私販，謂私販商榷，偷瞞商税。廣行招致，隨材任用，其有犯法，必殺無赦。仍令選擇材技，分爲十等，各置將隊。有善穿窟穴，可以攻城者，聚爲一卒，名曰窟穴將，以備攻城之用。有善弄潮泛水，可以浮液者，聚爲一卒，名曰波濤將，以備錐鑿賊船之用。有善攀椽上屋，緣梁走柱，可以登陟者，聚爲一卒，名曰樓閣將，以備登城越險之用。有善飛煙射火，流光走爆，可以通放者，聚爲一卒，名曰煙火將，以備燒毁城邑之用。有善夜行，不以鐙燭，可以暗襲者，聚爲一卒，名曰潛身將，以備驚劫賊營之用。有善捕獸獲禽，籠檻教使，可以馴熟者，

聚爲一卒，名曰飛走將，以備充神出怪、疑兵惑敵之用。有善上竿立索，可以超望者，聚爲一卒，名曰輕捷將，以備登高望遠、窺伺空便之用。有善知海道蹊徑，黄黑洋島者，聚爲一卒，名曰洋海將，以備浮江泛海、潛兵密渡之用。有善撐駕船艦，驗風辨雲者，聚爲一卒，名曰風雲將，以備移風易雹、閃誤舟船之用。有善雕鐫陶鑄，機織銷畫者，聚爲一卒，名曰機巧將，以備不測，設爲怪服異旗誤敵之用。其餘搭材工匠，悉如常法。則兼收並蓄，悉無所遺。苟以爲長而及等仗者爲弓手、鎗手，短而插指板者爲弩手、斧手，不知弓鎗弩斧之外猶有餘用也。無籍之子弟爲馬軍，新刺之百姓爲步人，不知步人馬軍之外猶有餘材也。不曾犯徒，不曾刺環，無殘疾者，可以充招，而不知犯徒刺環、欠指眇目之中，其果勇有大過人者。今我國家諸軍駐劄之兵並已差出，而守營壘者皆老弱隊外無用之卒；諸州禁卒及寄招三分之兵並已揀發，而留家基者皆殘疾廢棄之士。去歲他郡未知豐歉，而福建一路禾苗白死，收不及半。泥足方乾，而民已告飢；刈鋌方解，而糴已告湧。若不盡行招致凶惡無賴亡命之子，歸爲國家大用，臣恐姦雄不出而無籍亡命，反爲吾境之內憂，妖祥烏合無歸而嘯集，反爲我山林之怪異。平居無事，猶可諉者，今方興舉恢復大事，可不預爲之計哉？此招軍之法，臣所以拳拳於論事之次也。

禦騎

臣聞古人以騎射爲匈奴之長技，前輩謂虜人騎兵非中國所能敵，蓋敵之所長者馬軍，所能者騎射

也。吾能料其所短而不能料其所長，則己一而敵二敵算多而己算少，尤兵家之深患。況河南冀北之地，爲地最廣，而畜牧頗多，吾國之數，十不足以及其四五；宕昌、横山之監，爲地絶遠，而驛程斷絶，僅言數萬，而羸弱老病將及其半；江上諸軍之馬不過五萬，而在假未該入隊之數，不啻三分之一。此其爲馬，尤非中國之所能敵矣。況吾之馬，行石則癮，行泥則陷，敵之馬則雨雪連月，其去如躍，沙磧千里，其疾如飛，而非吾馬之所能敵也。吾之馬遇午而飲，遇晡而料，敵之馬則連牧數月，而汲飲不拘，連餓數日，而乘騎不乏，而非吾馬之所能及也。然則何以制之邪？曰車而已。夫所謂車者，太公之扶胥，其制不傳於古；楚子之乘廣，其用不適於今。宣王之四牡八鸞，則百五十人之制，於曹鄭爲太多；荀吴之攻車守車，則一百人之制，於荆淮爲太少。昔信陽使臣張敵萬嘗爲車以獻於朝矣，下置四輪，上施一屋，前張以幔，後掩以木，其制非不善也。然十人兩牛，非獨力之所能舉。昔池州帥臣劉震亦嘗爲車以獻於朝矣，下置一輪，上載一弩，頂覆一蓋，中立四柱，其觀非不美也，然上重下輕，非獨輪之所能勝。蓋張之本意惟欲其運糧，故兼用以禦敵，始於敵不可禦，而終於糧之不可載。臣之爲車則不然，能總數木之器而聚以成車，則車之用可以禦敵騎之衝突；分一乘之車而析以成器，則器用可以助吾兵之搏擊。平原曠野則合而爲車也，勢如山嶽，環如營壁，而敵騎不得以嬰吾之鋒；阻山帶河則析而爲器也，長以禦短，短以禦長，而敵人不得以測吾之妙。古之車重而艱於回環也。吾之車輕而易於回環。古之車大而艱於搬運也，吾之車小而易於搬運。古之車行地一丈二尺，吾之車亦

行地一丈二尺，而雕斲之工，比古爲無費。古之車一乘當八人，而吾之車亦一乘當八人，材幹之用，比古爲不多。前掩以牌，洎以藥石，而火不能焚，水不能溺。中貫以鎗，透以孔竅，而行則後推，陷則前舉，平地大阪，賊方欲逞其騎射之能，吾乃以是車而列陣之前，則敵之射騎窮矣。便風利地，賊方欲極其番馬之勁，吾乃以强弩而伏之於車之後，則敵之馬軍鈍矣。無他，弓之所及者近，而弩之所及者遠，步之所禦者虚，而車之所禦者實。中發以極遠之弩，外捍以禦實之車，則伏從胸背而發，騎從腰脅而出，敵雖聖智，亦有所不可逃矣。此臣所謂禦騎之具也。

陷騎

臣聞近者諸軍制爲馬黄、克頭、鏊頭、神勁、神臂弩之屬，以破其騎射之能，制爲木叉、沙欄、拒馬、鹿角之屬，以破其邀劫之速，其術似矣。蓋弩能發矢於數百步之外，使彼之騎射不得以及於我也；然皆用於步人，而步人素非馬軍之敵。車能禦敵騎之邀劫，而使敵之騎軍不得以覆於我也；然皆病於重滯，而非一士一卒之所能獨舉。故弩之弊在於步人必有捍蔽，斯可後伏。臣之輕車，非弩之捍蔽歟？車之弊弊於重滯，或有搬挈，皆成棄物。臣之輕車，非物之輕捷歟？張騎爲翼，有所不能掩，附火於箭，有所不能燒，車之用固妙於當代矣。然車可以制敵騎之衝突，而不能追迫虜騎，而置於必死之地；車可以遏虜騎之邀擊，而不能暗陷虜騎，而納於必敗之域。彼有爲鐵蒺藜之具，使馬足受刺，而連顛於道路矣；然鐵蒺藜之錐尖而且小，馬足上覆，則深没入土，而不足以透其蹏甲之堅也。

彼有爲木蒺藜之具，使馬足中毒，而聯覆於隊伍矣；然木蒺藜之錐鈍而不利，馬足受淺，則鋒角摧折，而不足以破其蹏甲之厚也。彼復有造爲守城之具，曰連板茅鍼，上有一錐，下置一板，或者以之而陷騎；然敗於醜形而易見，下馬步行，可拾而取，上馬乘騎，可望而避，而不足以陷騎也。彼有造爲守城之具，名曰鵝項茅鍼，首尾有錐，而身腰兩曲，或者以之而陷騎；然敗於筌插之不堅，受壓於東則斜倒而西，受壓於南則斜倒而北，而不足以陷騎也。彼有所謂鐵皂角者，鋒固利矣，而枝柯之輒，無所取材。復有所謂鐵菱角者，制固美矣，而塵沙之陷，無所施巧，然則皆不可以陷騎，而何以制之邪？曰鐵蕈、曰竹貯而已。夫所謂鐵蕈者，上錐下平，狀若木蕈，蹋之則下不入土，壓之則上可入肉，錐綴於番馬蹏甲之下，而不容取剔，是謂鐵蕈。夫所謂竹貯者，一毬六鋒，狀如鼠黏。四圍有錐，而可破蹏甲；中間有蒂，而不沒塵土。馬蹏及之，則上尖下圓，而牢不可破；馬足踢之，則六方有鋒，而左右中毒。而不可以手握，而恐其傷人；不可以帛裹，而恐其脫穎。是謂竹貯。惟是藥之以錐，而所中則與藥俱中；筒之以竹，而欲放則倒筒而放。夫馬之爲物，非人可比，一馬或顛，則左牽右絆，而百馬皆顛；一騎或覆，則前挨後觸，而百馬皆覆。無他，互相控制，故衆倒不容以自支；交相逼市，故連蹶不能以自止。惟能以輕車之制，而絶其騎之不可來；復以鐵蕈、竹貯之具，而陷其騎於不可去，敵雖聖智，亦有所不可逃矣。此臣所謂陷騎之策也。

得地

臣聞兵有萬機，係乎一將；人有四體，係乎一心。一將不謀，則萬機皆失；一心不安，則四體皆病。故三蜀之地，人心在關；京淮之地，人心在城。合數十州而爲蜀，固非一朝可破也，然一關苟失，則三蜀之民皆無自存之心。總數百里而爲城，固非一夕可虜也，然一穴可攻，則三軍之衆皆無自守之策。此無他，人心之所恃者在關與城，關之與城既不足恃，毋怪其徬徨而無計也。二廣之心在於嶺，二江之心在於江。一夫越嶺，則全廣之民皆憂惶而不可禁；一舟渡江，則江南之民皆潰散而不可止。此無他，人心之所恃者在嶺與江，嶺之與江既不足恃，無怪其束手以就禽也。故善用兵者，必先守其心，而不失其所恃焉，斯爲善守之策矣。故古人之用兵，不以地爲難取，而以地爲難守；不以城爲難拔，而以城爲難據。得敵之城而復陷於敵，若未害也，然敵人之再得，則必怒其城中之人前日敢於降我，而逞其殲滅之威，則他日未下之城豈不爲後者計哉？强則進取，弱則棄去，此非素有之物，奚足恤也，然敵人之既奪，則必懲其將帥民旅前日之敢於叛己，而極其殺戮之暴，則其餘未降之邑豈不爲他日計哉？此一郡之失，則百郡無敢降之心；前車之顛，則後車有覆轍之戒。以逸待勞〔一〕，況乎淮北之地，城外平坦，無屋可居，無營可守。賊若突至城下，嚴兵拒關，不得與戰；伺其夜而將卧，則密遣一軍邀其腹背。遇賊整兵，則挨門復反，而不與之鬬；迨其卸甲偃息，則又出一軍以震之。由是自昏至曉，無時而息，則賊軍夜不得以偃卧矣。伺其曉而將炊，則密遣一軍突其營壘。遇賊

覺知，則挨門復入，而不與之戰；迨其卷甲釋兵，則又出一軍以鼓之。由是自曉而午，自午而暮，無時而已，則賊軍晝不得以飲食矣。伺其馬之飢，而刈草芻於遠所也，吾復引兵抄出別門，以襲其虛，則賊兵不能棄營出刈，而賊之馬餒矣。伺其軍之渴而求飲汲於他澗也，吾復引兵急出他道，以窺其後，則賊兵不敢控馬遠飲，而賊之馬渴矣。吾之兵更出更入，而出入不時，則賊之兵日夜驚惶，而進退無策；吾之門或開或闔，而開闔不常，則賊之兵首尾相結，而去留無計。欲侵掠於遠郊，則懼吾兵之急乘其隙；欲奮死於一戰，則遇吾兵之不攖其鋒。風則飄揚砂石，糝塞眼目，而賊兵不安於曠蕩之場；雨則淹淳廬舍，漂灑肌膚，而賊兵不便於泥塗之地。熱則日烘胸背，而連宵不睡之卒憒然如醉，而手足不能以自舉；寒則冰結鬚眉，而數日不食之兵僵焉如仆，而魂魄不能以自全。外則襲其糧饋而不使通，內則謹其烽燧而不與校。近則旬日，遠則一月，至其人倦馬疲，晝驚夜畏，然後出吾輕銳之師衝其要徑，強勁之弩伏其歸道，敵雖聖智，亦不戰而成禽矣。守城之秘法三十六，其要則曰種柴，曰備□，曰倒棰，曰截徑，曰密戈，曰漏窟，曰合洞，曰貼城，曰招箭，由虛幟，曰暗塹，曰透犬，曰門棧，曰敵箸之屬，最爲緊切，而今未之設也。攻城之秘法四十二，而其要則曰流星，曰反礮，曰透窟，曰灌水，曰聚沙，曰堰板，曰飛橋，曰灑毒，曰采鴿，曰風藥，曰流火，曰去糧之屬，最爲緊切，而今未之曉也。吾今盡其所謂守城之法，而尤備其所謂攻城之法，故勝在我而敗常在彼，巧常在己，拙常在人。然是法之外，必求城外通衢可容賊騎往來者，爲伏筌之法。法用批竹成鎗，煉之以火，埋鎗於地，絆之以藤。馬足受絆，則藤急槍出，自中其胸臆矣。此伏筌也。復求吾城之小徑可通

賊出入者，爲暗穽之法。法用掘地成穽，廣三寸，深一尺，破竹成鬚，橫用兩圈，縱卒利人，足受陷則脚出入而自其脛腫矣。此暗穽之法也。恐賊夜至而窺我營寨也，爲觸綱之法。法用木樁一張，竹檐七片，貫樁以檐而成弩，制如獵具。以之觸馬，則綫高四尺五寸，而人首可貫。弩機與一綫相通，觸綫則弩機自發，賊人遇之，必疑吾兵之夜伏，而不敢及我矣。此觸綱也。恐賊夜襲而驚我士卒也，爲伏虎之法。法用樁六十枚，橫木三十枚，縛而爲架，制如曝竿。縛羊三十腔於樁架之上，拽鼓三十面於樁架之下，羊足與鼓面相及。羊怒則雙足擊鼓，夜不絶聲，賊人聞之，必疑吾兵之夜出，而不敢以近我矣。此伏虎也。營壁不堅，恐其驚噪，爲反疑之法。法用啞礮藥綫，炬火鬼鐙，各穿貫於硫黄、鈆硝、紙撚之上，計夜時刻，爲綫短長。先爲白衣，撐立如數人，枚置近炬火，遇燒藥然至炬火，照見白色之衣，宛如人立，兼啞礮、鬼鐙之類相間而發，賊人見之，將謂吾兵暗伏，而自遁去矣。此反疑也。道路阻隘，恐爲盜劫，爲遠更之法。法用響棒、幫子、銅鑼、隊鼓四件，各置撞棰。於近水去處立一水車，隨水運轉，車上安棰，或密或疏，遇車轉，則棰棒自打。亦用白衣撐立，如有人物，木枝陰暗，如有菴舍，置近金鼓，兼響棒幫子之屬相間而發，賊人聞之，將謂吾軍潛伏，而引退去矣。此遠更也。白穽之法，内安竹筌、鐵鈲、皂角刺之屬，上則掩以沙土，而隨其地之顔色，使賊人止知其爲沙土之地，而不覺足陷，此白穽也。青穽之法，内亦安竹筌、鐵鈲、皂角刺之屬，上則掩以麻麥草芥之地，隨其物之種類，使賊人止知其爲麻麥草芥之地，而不覺足陷，此青穽也。馬拖之法，絆索於道，繫鎗於索，索出於地，鎗掩以土。遇馬足被夯而走，

則索尾之鎗悉自卓其腿腹矣，此馬拖也。馬筒之法，掘地一尺，口闊三寸，內置四鎌，中分四旁，遇馬被陷而拔，則筒口之鎌悉自中其蹏甲矣，此馬筒也。若此之類，不容偏舉。如此，則敵兵雖强，何術之我加；敵衆雖多，何禍之能及。我將反有以收其按營休士之功，而掩覆乎敵人之所不及矣。臣故曰得地而反失其心者此也。

〔一〕「以逸待勞」上疑有脱文。

全宋文卷六九八一

華　岳二

再上皇帝書　續

守地

臣聞故鄉之歌，帝王不能免；懷土之念，小人不能忘。彼其丘墓之營，非一祖一宗之積；田園之樂，非一朝一夕之故。一旦束裝以遷，襁負而去，吾之產廬皆賊人之營寨，吾之馬牛皆賊人之膾炙。遺棄之敖倉米粟，反有以資賊人之糧食；遺棄之金寶財帛，反有以資賊人之裹囊。吾之父老皆顛隮於道路，吾之幼稺皆遺擲於溝壑。見父老之顛隮，則弟子無心於戰鬬；見幼稺之棄擲，則父兄無心於守禦。稽求之於昔，靖康、紹興之間，橫澗山之不守，而濠梁以陷，紫金山之不守，而三邑以戕。大江之南，平時豐稔，猶藉兩淮粒食，以給歲月，一旦淮北之民反輻湊於平日倚羅之地，日添食衆一千萬口，月添食粟九千萬石，積以歲月之久，計以繁劇之數，商車既竭，廩工亦空。當是之時，米斗五

十、銀兩五百，留於淮堧者皆傷殺，奔於江南者皆餓死。此其事業之不振，蓋基於山寨水寨之不可守也。驗之於近，去冬今春之間，鍾離、定遠之民不安之於高九郎、烽火、橫澗、文賢之山，而濠梁之民皆罹於變遷之苦；安豐、壽春之民不安之於燕九娘、龍神、二郎崗、蘆塘之山，而芍陂之民皆淪於轉徙之難；盱眙、高郵之民不安之於毛工、胡鼻、蓮花山，而淮東之民皆死於瓜州楊林江船之不得渡；霍丘、正陽之民不安之於鐵脚、桐山、楓原、西安之山，而淮西之民皆病於英六北峽關守把之不能出。當是之時，近畿一路，白骨如市，舉目一觀，橫屍滿野，父老幼稺爲無辜之鬼者不知其幾千萬人，牛羊粟穀爲賊人之所有者不知其幾千萬計。此其敗亡之踵至，亦基於山寨水寨之不守也。夫兵家之法，在我無間之可乘，然後彼之間可乘於自固之後；在己無隙之可伺，然後彼之隙可伺於自治之餘。故古人不務攻敵之城，而必重於守己之城；不務掠敵之地，而必堅於守己之地。己之地能守而不拔，則彼之虛可乘，而無內顧之憂矣；己之城能守而必固，則彼之隙可伺，而無後顧之患矣。今國家屯兵於淮東，而淮東素號爲川澤之國。川澤之國多水寨，雖淮西亦有之，未如淮東之多所。凡小洲大渚、沙嶼石磧，水勢環繞，人所不到之地，皆水寨也。自謝楊、緑楊、石鏡、老鸛新開諸河而言，凡四十餘處，而相通之寨九。故當修爲水寨，使近水之民皆居於一寨之中，而無虜劫之患，顧不便歟？然或者猶謂織蓆爲蘆，流亡之民固可以偷安，積土爲壘，遷移之粟固可以自足，然外無重城，何以捍賊兵之暗度？內無堅壁，何以杜賊兵之潛步？殊不知水寨之法，淺則有伏牛暗楗，可以破賊人之樓艦；深則有草拉沈纜，可以挽賊人之舟楫；浮則有綿穰稻桿，能使賊船之來，車不可蹋，櫓不可搖；

沈則有錘錐浮鉤，能使賊船之來，淺不可移，深不可去。蘆牌葦柵，阻以撞竿斜樁而不可到，則因風縱火之術，賊不可施，而我反可施；浮罌坐鼓，阻於攔河截汊而不可入，則浮箭流火之術，賊不可用，而我反可用。凡修水寨之秘法二十有七，無不畢備，則吾之民老弱偕安，而賊人無路之可通；吾民之糧牧兼全，賊人無門而可破。所積之物，吾軍苟至，則資以三軍之用，而有以寓奪敵之基；所居之城，賊兵苟至，則視以爲腹心之憂，而不敢以爲無人之境。然則今日守邊之策，其可移於此邪〔一〕？今國家屯兵於淮西，而淮西素無山林之地。山林之地多山寨，雖淮東亦有之，而未能如淮西之爲多處。凡山童巔峭，於上平下險，無路可登，無階可陟，人所難到之地，皆山寨也。自安六、信陽、舒城、東巢、廬江諸沿邊而言，凡九十四處而外，有無水之砦六。故當修爲山寨，使近山之民皆居於一寨之中，而無流竄之患，顧不便歟？然或者猶謂登山爲險，固足以苟目前之安，然上無井泉，則罌藏桶貯之水，不足以給旬月之久，其何以經賊人之圍守？下有平坦，用木耒石礮之具，不足以歷時日之深，其何以備賊人之弓弩？殊不知山寨聚竹爲輪，透竹爲筒，可以爲縕繒之器，而天雨之水既得於留藏，而充足於日用；曲木爲架，斷木爲車，可以爲遠汲之溜，而山泉之水又得於引傳，而備禦於天旱。陰巖石窟可以種水，以浸潤自生；合槽埋水可以積水，而清潰不絶。慮糧食之難運於上，則有糧船斜車，以濟夫人力之所不可及；慮賊寇之易至其下，則有浮木溜脚，以絶夫人迹之所不到。方員二色之耒，隨其山之險易，而不使之妄發；灰火二色之礮，隨其賊之遠近，而不容於巧避。燒土爲圓，可以粉賊人之皮笠；擊石爲彈，可以破賊人之頂板。硬弩之外，

又造蹋脚城，以杜賊徑，使賊人之兵可見而不可近；强弓之外，又造輪箭車，以避賊矢，使賊人之箭可發而不可及。凡山寨之秘法三十有六，無不畢備，則吾民之老幼皆安，而少壯願從於戰鬬；吾民之糧用皆全，而盜賊無從而擄掠。近寨而攻，則上寨甚險，而不得以遂其謀；越寨而過，則下寨甚易，而或得以襲其後。然則今日守邊之策，其可後於此邪？前日國家注意於海、泗、宿、亳之地，而淮南之地反不注意；究心於唐、鄧、陳、蔡之區，而襄漢之區反不究心。故大兵長驅於前，而彼適得以躡我之後；諸道並進於北，而彼反得以覷吾之南。老幼流亡，而少壯無心於捍禦；城邑毀殘，而將士無心於戰守。遺糧棄穀皆敵人之贏餘，流馬奔牛皆敵人之輜重。使無二三偏裨極力捍禦，則幾使長淮之南盡入虎口，大江之北均爲魚肉，有志之士豈不痛哭於此！爲今日之計，莫若行下兩淮州軍，每一寨置寨官一員，令借補資秩以爲之主宰。每十寨置一將，令係省特差以爲之提督。民有自備一寨，與衆同居者，厚以大恩；民有自出錢糧，與衆用度者，優之以賞。仍令勸諭土豪形勢、總首統轄及願補名目之士，糾其邇住之民，依山水二寨成法修治，於官無費，於民有益。庶使沿邊之民或有緩急，各無流徙之憂；而義勇、弩手、忠勇等軍亦安於戰鬬，而無老幼妻孥之患矣。臣故曰守地而復無其備者此也。

恩威

臣聞豆羹之得不得，生死之所由分；羊羹之及不及，勝敗之所由繫。恩威之不明，三軍之大患

也。自今觀之，諸軍之效用、馬校則日請錢三百、米三升，至諸軍之吐渾、威雄，則月請錢三千、米一石五升耳，何重於效用、馬校，而輕於吐渾、威雄也？新招之敢死，則日請錢三百、米三升，諸路之將兵，月請米一石五斗或一石八斗、鹽一斤半或錢三百耳，何重於敢死而輕於諸路將兵也？夫用命當先，奮身不顧，均一死生也，所遇之輕重乃如此之倍蓰焉，趨事赴功之際，寧無不均之歎哉！借曰效用、敢死皆緩急可託之兵，故宜優其所請，然則吐渾、威雄諸路將兵，是國家故使之爲不可託之兵，而徒費府庫邪？安撫司之强勇日請錢三百、米三升，至安撫司之親兵，則請與諸州之禁軍相爲上下耳，何厚於强勇而薄於親兵也？兩淮之萬弩手則歲免田租三百畝，已及一千餘緡，忠義軍、民兵令自備錢糧器甲，何厚於萬弩手而薄於忠義民兵也？夫視死如歸，效死勿顧，均一性命也，而所予之厚薄乃如是其不相若也，萬死一生之際，寧無不平之氣哉？借曰强勇、萬弩手皆緩急有用之兵，故當厚其所養，然則親兵、忠義、民兵是國家故欲使之爲無用之兵，而徒費錢糧邪？諸軍新招之弩手則日請錢三百、米三升，而諸將之弩手則月請一石八斗、錢三百而已。弩手一也，何優於諸軍之弩手，而劣於諸將之弩手哉？諸路禁軍所以逃亡也。諸軍新招之水手則日請錢三百、米三升，而沿江淮之水軍水手則自種自食而已。水手一也，何優於諸軍之水手，而劣於江淮之水手哉？此浮光、正陽諸砦水軍之失律也。左翼軍、摧鋒軍之出戍，訓練官、部隊將則各添支十千、茶湯五千，河南、巢、浮光、襄陽、天長、六合、維揚、黄崗出戍之訓練官、部隊將月止得於本券，而添支、茶湯之俱無。諸州軍之廂軍、牢城月請石五，衣賜在外。買工坐食，而生平不聞金鼓之聲，諸衙占破，而終身不辨旌旗之

色。何諸州之禁軍居則責以教閱，出則驅以戰鬬，而所請亦未能遠過於廂軍也？夫沿淮之水軍自種自食，而與諸軍廩給之士例赴戰爭；兩淮忠義民兵之自備器甲，而與諸州有請之兵例從於征伐；諸州廂軍之坐食不勞，而與禁軍之出戍者同禄。是三者之弊，廟堂詎可不急爲區處邪？馬步三司諸軍之制領，在營出戍之將佐，與夫訓練官、部隊將、旗教頭之類，升差之法，除伴射獲賞及射中鐵簾人自合升差，其餘遇有窠缺，即於親隨内拍試武藝最高絶者充補；部隊將有缺，即於旗教頭内拍試武藝最高强者充補；訓練官有缺，即於隊將内拍試武藝最高强者充補；以至將佐制領，亦皆循序而進，不許越階而得。庶使所部之人服其材藝，畏其號令，而無陵犯玩侮之患。不然，職以勢差，官以賂得，而夫人皆得以逞其僥倖之私，而士怨萃矣。勸懲之君子，仍其舊弊邪，抑將以作成士氣邪？京淮忠義之統率，萬弩之統領，與夫民將付、義軍總轄總首之類，升差之法，除曾立戰功及累勞績人自合升差外，其餘遇有窠缺，即令諸總隨其等級：遇將付、總首、總轄有缺，即於隊伍中拍試武藝最高强者充補；統領、統率有缺，即於將付、總轄、總首中拍試武藝最高强者充補；以至旗頭、教頭、軍頭、隊將、押隊、部隊將，莫不使之人盡其職能，各逞其所長，所以爲中服衆人之具。庶使所部之人推服其材，聽從其令，而無欺玩之意。不然，則官以僥倖差，禄有濫及，凡勢人之家、掊斂之子皆得以藉其結託之私，而公議屈矣。勸懲之君子，抑將聽其自然而置之不問邪，抑將使頭目皆過人之材，而行伍無不平之氣邪？夫不歷行陣者皆濫厠於頭目，而屢立戰功之士反奔走於下僚；怯懦疏拙者皆倖遷於將佐，而材武勇冠之人反淹回於隊伍；膏粱芻豢多資之家皆得以

蹶取將帥，而孤寒貧乏無依之士終身老死於馬前之卒。是三者之弊，廟堂詎可不急爲之變更邪？此臣所謂恩威不明者，亦必待得夫知兵之士而後明也。

利害

臣聞僞爲袁氏之旗鼓，故袁氏之軍以不密而敗；僞建尉遲之幟，故尉遲之將以自泄而禽。利害之不秘，兵家之大患也。自今觀之，向來歸正之別有三：一曰因人鼓率，二曰遠來慕義，三曰軍前殺降。因人鼓率者，隨衆歸正者也。遠來慕義者，忠心歸正者也。所謂軍前殺降者，口欲食我之肉，身欲寢我之皮，勢力未加，勉强從命。有司一時總名曰歸正，而不知其此心所向，未嘗一日不萌北歸之念。今存行伍者有之，擢爲將佐者有之，除以麾節者亦有之。然則本兵之地，胡爲而不原其歸正之初邪？沿淮之兇惡，其別有四：一曰跳河，二曰兩來，三曰興販禁物，四曰寇掠生事。所謂跳河者，間諜也。所謂兩來者，奸細也。所謂興販禁物者，銅錢膠漆軍須也。所謂寇掠生事者，謂夤夜騷擾外界，偷盜牛馬財寶也。以是四者，或妻孥於異境，或婚姬於絶域，或兄燕而弟秦，或男晉而女趙，此心所向，未嘗一日不作過淮之念。今編配諸州，刺而爲敢死者有之，刺而爲效用者有之，竄而歸山林者亦有之。然則將帥之官，胡爲而不考究其自來邪？小將深入，兵家所忌，分兵遠擊，兵家所戒，古人非不欲持人之家基，傾人之巢穴，而免勞吾之大兵之搏擊也。江油之役，雖艾之能，猶幾於敗；匈奴之役，彼陵誠勇，僅亦不免。古人所以不敢以孤軍單將入於無援之地者，深恐敵人或裹其糧，或斷

其尾，則吾軍之密機皆自泄於將士也。傷中之士不遺於野，逃潰之卒不近於賊，古人非屑屑於細故，譊譊於末節，而失其大體也。魏刖其足，齊有良謀；楚失其心，漢得良將。古人所以不容逃軍病卒留於賊人之地者，深恐賊人巡邏而歸，挾策而往，則吾軍之機密皆自獻於敵國也。將之所居，固宜與士卒咫尺也，古人必圍以重幕，而顏色之不相睹，嚴以閫閾，而聲音之不相聞者，懼其夜出別營，以行閃誤之謀，潛歸幕府，以白請乞之事，恐其事機之易泄，而勿使知也。將之所處，自宜與士卒通情也，而古人於日中之號，一時一易，夜中之號，一更一換者，懼其衆所共知，則易以外聞，士所通曉，則敗於難秘，慮其事機之易泄，而勿使久也。彼有懼其遞角之泄漏也，故立爲名遞之法。謂如以「人皆畏炎熱」詩二十字爲號，寫「人」字號者即知其爲乞軍器，寫「皆」字號者即知其爲乞糧食。主將中樞，各收一本，以爲辨對，而文牒之外，全無明文，及其所乞之事。此名遞之法也。彼有懼其往來文牒之易辨也，故立爲數遞之法。謂如以「湖上新亭好」詩二十字爲號，寫「湖」字號者即知其爲乞軍器一百件之數，寫「上」字號者即知其爲乞糧食二百石之數。主將中樞，各收一本，以爲辨對，而支牒之內，全無一字，及其所乞之數。此數遞之法也。彼有以色爲遞者，謂以五色而辨其所申之意。以藍青而書號者，係乞何人，係在何軍；以赤朱而書號者，係乞何物，係在何處。彼有以字代遞者，甲乙丙丁之十干，即以爲一二三四數目之代用，子丑寅卯之十二支，即以遠近里數，殿潤、昇、池、江、鄂駐劄之代呼。有以物遞者，謂傳一箭至，則添一百人，傳一弓至，則添一千人之類是也。有以衣遞者，謂傳一衫至，則一軍發，傳一袴至，則兩軍發之類是也。以至水陸山險，皆有別

名，左右前後，皆有異號。遞法有二十二等，遞文有二百二十字，此遠營別屯之所不可廢也。然亦時一換易，雖吾軍將佐亦勿令通知，斯爲善耳。奈何自田俊邁禽，而虜人出我兩淮之師，多用吾軍之旗幟；自吴曦叛，而虜人襲我荆襄之師，多知吾地之險易。臣之私意，莫若使吾教兵之制，反金鼓而爲進退，有以破賊人之所已知；使吾布陣之勢，反曲直而爲方圓，而有以異賊人之所已曉。昔以此鼓旗而招將帥，今反以此旗而招士卒，復有以誤賊人之所已聞；昔以此旗而招統制官，今反以此旗而招部隊將，復有以誤賊人之所測識。昔焉江鄂之旗五色而紅脚，今則易之以他色，而復用青黄白黑之脚；昔焉池陽之刀斜頭而紅靶，今則截之以平頭，而復用青黑花緑之靶。建康之弓舊多黑面，今或裹之以黄樺；鎮江之箭舊多白翎，今或換之以斑雉。凡被禽將帥已知之事，皆反其所行；凡被禽將帥已聞之策，皆反其所用。彼果有意於歸賊邪，則其所泄與吾今日所用迥然不同，而賊人必惑其所授之非真；果無能而陷賊邪，則其所泄與吾今日所行了然相反，而賊人必疑其所言之不實。夫然後在彼乖其所之，在我乘其所誤，失一將而可以禽賊之百將，失一人而可以禽賊之千萬人矣。此臣所謂利害之不密者，尤必待得夫知兵之士而後密也。

財計

臣嘗聞善生財者不生財，節其用則財乃生；善致富者不致富，去其弊則富自致。自今觀之，紹熙、慶元之間，朝廷行下諸路賣田，今雖住賣，而州縣之賣者如故，官産所存已無餘蘊矣。何舊賣之

錢，提舉司未爲理解，而新賣之錢，諸州縣又復隱匿邪？乾道、淳熙之間，朝廷行下沿江諸路起理蘆場租錢，今雖住理，而州縣之追者如故，欠籍所存已無餘數矣。何積年已理之錢，總領所不爲令項申發，而未理之錢，各州縣不爲摘出別解邪？江東西之淨課利錢，每貫收椿管錢四十文省。向立椿之初，本爲解發京師堆垛貫索之費，而今之淨課利錢截支於諸州之大軍矣，此椿管一項之錢果何隸邪？淮東西之大禮銀絹錢，每業錢一貫科數二百文。向起此銀絹錢之初，本爲三歲一科，以爲蔵事天地明堂之費，今則無歲不科，而遂成常賦之定額矣，此銀絹一項之錢果何屬邪？州用三分，軍資庫分隸之錢也，今入公使庫，而國用司之不問也。罰直贖銅，贓罰庫之制錢也，今入公使庫，而國用司之不根也。營田力田之租、逃户絶户之課，不入省司庫而入公使庫矣，何國用司之不及也？新建房廊之錢、新填白地之錢，不入省司庫而入公使庫矣，何國用司之不具也？錢會中半，祖宗之舊法也，近日之支散軍收、兵買軍須、百官茶湯、宗子孤遺、公吏重禄、月幫供給、津發夫轎、過軍驛券、養老軍員、添差歸正，是十者之錢既全支於會券，其贏餘之錢果何歸邪？撙節浮靡，兵興之新制也，近日之朝官白直、州郡餽送、過官船脚、時官月會、親戚會錢、糶局虚幫、監司助會、交送合食、公用銀器、供使陳設，是十者之錢既比舊爲尤盛，其妄費之錢果何出邪？白地樓店之錢，秋苗事例之錢，夏税縻費之錢，額外水利之錢，米麥變糶之錢，印簿俵付之錢，實封賣産之錢，誤鈔突納之錢，高價攙佃之錢，回易官會之錢，州郡根括而無餘矣，果附於何曆邪？抽分竹木之錢，抽解磚瓦之錢，寨兵虚券之錢，弓手虚傭之錢，溢數免丁之錢，賣帖住持之錢，互争没官之錢，犯事家業之錢，吕佃天野之錢，

江灘河步之錢，州郡根括而無餘矣，果解於何所邪？比較務之要鬧拍户，城下務之要鬧地分，户部贍軍庫之要鬧脚店，總領所酒庫之要鬧樓館，今盡歸於公使庫，而監司之不舉覺邪？城闉之糞土，橋道之撲賃，放生池之菱藕荷蓮，新生洲之蘆荻魚蟹，今盡歸於諸州之公使庫，而御史臺之不檢按邪？銅監鐵監之附鑄倍於疇昔之數，何鼓鑄之額比舊爲不增邪？銀坑銅坑之烹煉過於祖宗之額，何泉貨之數比舊爲反欠邪？且酒務之中，打撥炭團之錢，洗榨槽水之錢，淘米泔漿之錢，榨下渾頭之錢，賣牌糟粕之錢，篩播糠碎之錢，蕩缸餿猪之錢，煮酒燭脚之錢，以至酒匠量酒、專知上牌之錢，昔爲官吏之所有，而今爲州郡之額解矣，又何以爲酒課之不及常額邪？稅務之中，官船梢搭之錢，牌筏附帶之錢，鹽船力勝之錢，上商住稅之錢，漏稅倍輸之錢，過纂賞罰之錢，官茶批發之錢，就務回稅之錢，以至猪羊用印、門鋪發官之錢，昔爲官吏之所有，而今爲州郡之帑籍矣，又何以爲稅課之不及常額邪？州縣催科一項，交易未曾關割，錢業俱追，則兩家俱納，此疊納之錢不入於公家矣。或年例幹佃，代名輸解，田主被追，則無鈔重納，此透納之錢不入於公帑矣。州縣受納，正苗重而義倉輕，故民户以正苗而爲義倉，則將重作輕，官司復使之再納，則先納之輕者難以望官司之復還也。本色賤而折帛貴，故民户以本色而納折帛，則將貴易賤，官司復使之再輸，則先納之賤者遂以爲官司之白得也。今諸州公使庫界轄，盡占贍軍比較都務之要鬧界轄，悉令拍請酤賣，猶可説也。今乃侵占四務界轄，而盡立爲乾息之額；全奪諸務拍户，而盡起爲槽榨之店。動置百十處，所過若正庫，恣意酤賣，致使鄰近常平坊場并抵界省務，盡被攙奪，敗壞停閉。公使庫之所入雖曰浩瀚，而省務淨課利之虧欠

多矣。有司胡爲而不嚴禁其乾息槽榨，使拍户盡皆不除剋，盡令其衮擯放數。且一縣元苗計二萬石，兩本，遂作二萬畝，細算及有歸熟、妄訴反正者帖内尚催一萬五千石者，蓋五千石暗催之米，俱係縣雖已申州放一萬，而民間合催止一萬石，今保長納，突過合催一萬之數，則必致敗露，遂先於上户并帑偷匿。縣司復恐民户盡將偷匿暗催之米赴倉送攬户名下預借苗錢，入於縣帑，就縣自印朱鈔，則上司無考究之隙。有司胡爲不嚴禁縣官預借折錢之弊，使苗米盡納於州倉也？臣嘗見當塗有常平椿管米二千石，別貯一廒。緣其所積之米，風飄雨灑，皆已腐爛，不堪食用，時一換支，却於新倉撥填，以足其數，委本州司理提督，月添支二十千。椿管至今已三十三年矣，較其米價不及於三千緡，而提督官之所請已八千緡矣。今所謂廒倉之米，猶能蠹食吾國家八千緡之錢，而況於官吏乎？臣又嘗見池陽有民兵甲仗庫一所，内有舊弊衣甲數百副，皆破碎不全，不堪披用。遇有春秋兩教，自赴都統司關借堪好者以應其點，乃委本州押隊提督，月添支十千。有庫至今已五十年矣，計其器甲不及百千，而提督官之所請已六千緡矣。今所謂數百件之弊器，猶能蠹蝕吾國家六千緡之錢，而況於州縣之官吏乎？其他如一御書庫也，而提督官月給五千者凡數十員額焉；一書籍庫也，而提督官月支十千者凡五七員額焉。一場務以一官監，而猶不能辦集也，乃復添一稽察，添一措置，而争漁侵焉，場務皆歸於三官之私，而公家罄矣。況所謂稽察、所謂措置者，非監司之親舊，即守倅之姨表也，是宜場務之虧欠也。一酒務以一官監，而猶不能辦集也，乃又添一提督，添一監轄，而争蠹食焉，酒務皆歸於三官之私，而公家竭矣。況所謂提督、所謂監轄者，非朝

士之闊匾，則當路之寵嬖也，是宜酒務之不敷也。如巡檢寨額管一百人，見止有三十人，而州郡皆見破一百人之糧券，彼七十人之糧券歸何所也？如縣尉司弓級額管八十名，見止有四十名，而州縣見破八十名之傭值，彼四十名之傭值歸何地也？如錢監之鑄卒或減半、或盡罷矣，其請券尚如故也。如作院之作兵，或減數、或住作矣，其請俸尚未除也。逃閣之苗、逃閣之稅，天下州縣皆申逃而倚閣也，然足徧天下而未聞有無人耕種之田畝，目徧天下而未見有無人拘占之屋宅。今州縣之所謂逃閣，皆召佃收租，入於縣帑，復妄申爲逃絶，而偷閣官賦。國家胡爲不委巡尉官，勒本縣常平案吏人下鄉，標筌出無人耕布之地，方爲蠲除，而即令召佃，則逃閣一項之賦不得以肆欺矣。折納苗錢、折納稅錢，天下縣邑皆正苗正稅解足，而後始令民户折納錢會也。今正苗未足，而本縣先折收見錢，正稅未足，而本縣先折收官會。皆縣邑恐額少納多，致赴州倉州場突納過數，而致被覺察，故就縣叩數而折錢也。國家胡不嚴行禁戢，而使應干苗稅官物，盡令諸州置受納，而無使縣官干預，則折苗、折稅二項之錢不得以偷匿矣。今諸州多收斛面，於交量之官覆出量賸，而勒攬户之買乾鈔者未戢也。今諸州妄裝瓶罈，而爲供給折色之酒，堆積寄賣，而抑娼家店户之邀買者未止也。朝士生辰獻壽之錢、時新土物之錢，侵蠹於公帑者月發而如舊也，猶可諉也，虚作支單，出官庫而入私庫者千萬也。諸州交送折酒之錢、交送節儀之錢，易入於宅庫者日發而如舊也，猶可諉也，僞作回劄，出公庫而入宅庫者千萬也。茶鹽客欠，催理寄庫，客死不還，今何入也？官吏犯事，閣罰請俸，任滿不還，今何歸也？爲今之計，莫若將諸監司、諸州軍之公使錢庫改爲國用錢庫，應干科名盡隸受納，專差錢糧官一員屬主其

事，使一州之官錢不出此庫之收支。州令長貳，路用庫内支破，具申尚書省，以憑考驗。庶使天下之分文，即坐入己追褫勒停之法。如此，則帑藏不得若將諸路總所、轉運、安撫、都統、州軍之激賞贍納，亦係錢糧官專主其事，州令長貳，路令漕臣，破，具數申尚書省點對。庶使天下之酒，自國用之之法。如此，則槽榨不得以自私，而是酒之利非民之官不得預於受納，酤賣之官不得預於糴買，錢庫不出於己，而不敢以私予；倖是財者知其不專於彼復不被其所私匿也。他日混一之後，國用充則復還之大略也。

馬政

臣聞立法之不詳，則弊生於用法之人；守法之於西夏，國中之馬買於中蜀。西夏之馬，爲地極遠，故置監於宕昌，以便於市易，置使於興元，以便於巡察。中蜀之馬，爲地極廣，故責馬政於文、龍、黎、雅諸州，而專於收買，置馬使於隴蜀都會，

而專於糾舉。然自宕昌而至興元，其道絶險，驛凡二十有四。本監例將所買之馬，差軍級夫役押送興元馬務交納，直候馬步三司差官前來取押，方與給發。自文、黎而至成都，其路尤爲險惡，驛亦二十餘所。諸州例將所買之馬，各差軍級夫役押送成都馬務交納，直候江上五軍差官前來取押，方與給發。立法之初，蓋以爲三司取押之卒自武林而至興元，五軍取押之卒自京口而至成都，奔走半載，往返萬里，不欲其又令深入監道也。夫豈知押馬之夫役，有曰馬肥則吾無預於轉官，馬死則吾不該於定罪，故變草料之費而爲賭博之具，易綱驛之券而爲酒炙之資。或求簡帖而濡沫於縣邑之公吏，或買物貨而鬻賣於遠道之鎮市。其爲所押之馬，則遇夜不槽，遇晡不粟，遇山成牧，遇澗成飲。驛之爲里雖曰三十，而在道數日未見驛亭；驛之爲數雖曰二十，而在道逾月未至馬務。迨至交點之際，已成羸瘠，給發之際，半致倒斃。皆未至興元、成都兩務之先，已有以飢渴之也。國家以宕昌爲監爲今之上駟，特令馬步三司官兵只就興元取押，而免其遠至宕昌；以文黎諸州之馬爲今之中駟，特令江上諸軍官兵只就成都取押，而免其遠入諸監。不知所取之人未見優卹，而所取之馬已不勝其蠹害矣。候其歸軍無損，綱官則以一資爲賞，綱兵則以三千爲率。然則胡爲不使三司之官兵直至宕昌自取，五軍之官兵直至文黎諸州自取，官則優以兩資，卒則優以倍賞，而使各盡其心於芻秣之際也？夫關外諸番及階、成、和、鳳四州招接之馬，番馬也。然諸番之所喜者在茶榷，而不在銀帛。今有司乃謂茶之爲貨，難以船運於監道之遠，反易之以銀帛之輕齎焉，故不足以中諸番之所喜，而未盡得夫諸番之騏驥也。況牙保減剋而不得其全價，揀看退換而尚費於多資，又得以扼絶之也，何朝廷不嚴其制禁也？

文、龍、黎、雅諸州之馬，蜀駟也。然諸州之所欲者在銀帛，而不在茶榷。今有司乃謂銀帛之爲物易以船運於中蜀之地〔二〕，反易之以茶榷焉，故又不足以中諸州之所欲，而未盡得夫諸州之駿駟也。況十分之一而公吏侵除，十分之五而會券折閱，又得以減削之也，何朝廷不嚴其約束也？押馬之官，在路倒死，自用己財買以填數，雖不及官馬之少壯寸尺，猶可諉也。今諸州將帥子弟取押歸軍，遇有□折，有礙推賞，則擇係官入隊毛色之相同者，即與牽補。何朝廷之未禁戢邪？謂易馬之貨爲無弊邪，則銀有美惡，茶有新陳，而尚得以邀阻乎販馬之商旅也。謂揀馬之官爲無弊邪，則平齒一錐可以成區區臼，淡毛一染可以成騅馬，而尚得以欺罔乎本監之長貳也。謂恃其有統領官以排發邪，則一目之真，不足以敵十目之僞，而招誘議價之人猶得以詐欺之也。謂恃其有通判以主掌邪，則朱墨之士不足以曉驪黃牝牡之底蘊，而等量驗齒之吏猶得以指揮之也。發馬之處，好惡相間，而欲其無偏好偏惡之患也；今日發馬之地，驍駿如龍者皆揀給於闊匾之膏粱，枯瘦如柴者盡發於帝號之將士，何朝廷之不計也？發馬之序，前後相挨，而欲其無攙先亂後之患也；今日發馬之日，貧者乞食於道路而歲月稽留，富者行託於苞苴而隨至隨發，何朝廷之不慮也？一日一綱，此久例也，今胡爲而有一日兩綱者邪？一官一綱，此定制也，今胡爲而有一官兩綱者邪？私買補綱之弊，毛色雖同，欠及分寸，尚可計也；今以羊易牛，而受納之司受其情屬，不與點對，何欺罔之甚邪？私馬換綱之弊，毛色雖同，止惟老病，尚可計也；今以黃爲赤，而受納之司懼其形勢，不與揀退，何玩侮之甚邪？有以無顧藉之隊部將取押，沿路收買皮毛近似者，故令倒死，取剥其皮以爲具文之照驗，而不知官綱非常之馬已爲其所鬻賣

矣。交納之司亦合認其毛色之同異，而詳究之餘，胡爲不法以流配、責以千索，而使百姓牙儈之售賣者與之同罪也？有以不堪用之私駑而換易者，養以別槽，多粟之料，迨其膘壯，乃積以爲聖節生辰之獻，而不知入隊帶甲之馬已爲其所暗代矣。計議多幹機宜之官，亦合體問其此等之弊，而糾察之餘，胡爲不究其實犯，用示懲戒，而使副官屬幕之知情者與之同坐也。且公吏違法受賕，皆枉法也，何都大司不用此法邪？馬步三司每綱支縻費銀一百二十兩，付之取押之官，以爲使用，習以成例。是以三司之取押官或有侵用而不及其數，則遲以歲月而不與給發，此非枉法之尤者邪？諸路監司公吏皆重祿也，何都大司公吏而不係重祿邪？江上諸軍每綱支縻費銀八十兩，付之取押之官以爲計會，久而成規。其間或被諸軍取押之官匿而不發，則盡給羸病，而不到地頭，此非重祿受財邪？舊馬新交，而已没之火印不驗也；甲取乙賞，而未追之驛券不問也。三城九河橋梁之倒弊三十有五，墮谿而漂溺者不之數也；雞鳴馬嘶道路之峻極者二十有八，墜崖而齏粉者不之計也。馬在路患病久，例不許留滯，庶得隨綱醫治。不知尪羸枯瘦，椽穿索縛，跬步千里，則一分之病遂變而爲百分之病也。何有司之不措置也？馬所到驛分，舊制止破一日草料，庶得不致住滯。不知夏秋之閒，斷橋阻水，動留旬日，則一日之飽果足以充九日之餒也。何有司之不商榷也？取買之弊，有司未之盡；牧養之弊，有司未之聞。鎮寧、廣源之馬買之於橫山者，有司未知其利害；武安、撫水之馬誘之於邕管者，有司未知其曲折。房陵、郢京之馬草，不給芻茭而給以木葉，何以飽綱羸久枵之腹？三建、九江之馬料，不給稻粱而折以錢會　徒以資綱兵博弈之戲。爲今之計，莫若革去舊弊，立爲定法。先令都大司多方措置應辦茶銀

錢帛，充積諸監，或名件催理未辦，合令權不別項椿積，應副支遣收買。其所在馬監與屬，盡差經任選人，其買馬之數，歲增十綱則與當舉主兩員，增三十綱與改合入官，則與屬知所激勸矣。其所在馬監差遣，盡差小使臣，其買馬之數，亦令歲增十綱與轉一官，增二十綱與轉兩官，增三十綱與轉三官，則使臣知所激勸矣。州縣之長貳以買馬之增減爲賞罰，專令臺省歲終比較。民有自用己財收買全綱以獻于朝者，亦加優異之恩，勸誘豪户獻綱者，亦議優賞。諸監茶銀不敷者，重制典憲，則馬政何患其不舉也？此馬政之大略也。

夫兵者心也，戰者氣也。心之不充，則臨敵而無定見；氣之不足，則遇敵而有畏心。前日胥浦橋、壯觀亭之戰，皆諸將之無定見也，故與賊衆相望，則疑其有一百萬、二百萬。吁，彼賊而果如是之多也？一馬十芻，則二百萬之馬，二十千芻矣，果山積於何所也？一人斗粟，則二百萬之卒，四十萬斛矣，果廩運於何所也？一人占屋半厦，而總屋幾營也？當時諸將不知兵家自有成法，未見賊兵，塵埃遠起，乃棄甲曳兵而走。彼非甘爲誤國之人也，其心之不充，而無定見以主之耳。兵家之法，三軍可奪心，果如是歟？前日花靨鎮、安豐軍之戰，皆諸將之有畏心也，故未與賊衆相對，則曰寡不敵衆、弱不敵强。吁，彼賊而果如是之衆且强也？疊弩爲寨，可以絶賊騎之往來，而彼之衆不足恃矣；掘池爲營，可以阻賊兵之衝突，而彼之强不足逞矣。堅壁不戰，吾

有以避其鋒，而久自挫矣；絶糧不通，吾有以斷其後，而終自弊矣。當時諸將不知兵家自有成法，未見賊兵，旗幟遠出，乃奔潰四走。彼非願受其失律之誅也，其氣之不足，而畏心主之耳。兵家之法，氣實則鬬，果如是歟？夫一戰而勝，猶不能收拾其殘潰之卒；脱其不勝，則家基之器甲裹囊、出戰之器甲裹囊，皆爲賊人所有矣，何敢望於再合也。一戰而利，猶不能安於息肩之所；脱其不利，則分留之弓箭鎗弩、入隊之弓箭鎗弩，皆爲賊人所有矣，何敢望於復戰也。一敗之氣，三月不甦，一敗之缺，十勝莫補，是豈可以輕舉邪？是豈可以妄動邪？此曹而果知兵邪，則淮北之塵埃，虚邪實邪？馬之塵邪？步之塵邪？此曳柴而揚者邪？此順風而歸者邪？七色之塵埃，誰能辨之邪？此曹而果知兵邪，則賊營之煙霧，虚邪實邪？炊煙邪？火煙邪？聚朽木腐草而生者邪？焚倉廩府庫而起者邪？此高而走者邪？此低而平者邪？十種之煙霧，誰能曉之邪？十七等之間諜，誰能遣之邪？十二色之采探，誰能分之邪？精鋭之兵疲於轉戰，新招之卒昧於教閲，均力之法，何諸將之未諭歟！潁河之敗，不戰而却，峽石之敗，未戰而潰，暗伏之法，何諸將之未學歟！破虜之捷方奏未幾，犯淮之寇已不可遏，非知兵之士未用於陛下邪？鄧城之兵入於廣右，清谿之張遁於京西，非知兵之士未歸於陛下邪？五福君基，間入江南，青門直使，皆入鄭衛，非太乙壬遁之術未獻於陛下邪？衮河、鄧城不知唐鄧之姓名，磨盤、羊寨不知海泗之虚實，非石六缺、張二元之徒未投於陛下邪？臣岳貫本開德，世禄五符〔三〕，伏自卯角至今，日誦兵家之書，日習兵家之事，日求兵家秘妙之術，日訪兵家先達子孫、名將後嗣家傳世襲之論。凡事之有繫於兵者無不徧考，地之有關於兵者無不徧歷。器用服食、行陣衣甲

之制，有資於兵者，無不旁搜遠采，以盡其底蘊；山林遺逸、英雄豪傑之士，有精於兵者，無不端拜師承，以益其寡陋。以故一步一跬，皆有定制，一分一毫，皆有成法。耳聞目見者，非衆所共讀之文；口授心傳者，非人所同得之學。衛公、武侯不傳之妙，臣得其真；韓信、曹公不著之書，臣得其秘。不遇見知，未甘棄逐，於是易真實之兵爲章句之士，變汗血之心爲選舉之學。慶元乙未，應補膠庠，僥倖前列；嘉泰辛酉，應舉胄監，濫厠多士。或參或告，凡七八年，若公若私，凡五十戰，校定一成，艱苦萬狀。乃以上書乞罷兵事觸怒權勢，致被誣摭，妄亂敷奏，重蒙聖慈將臣免真決，送建寧府編管。猗歟休哉！楚項之將殲，故李靖不死於馬邑之難。天將使我國家恢拓海宇，混一區夏，故英雄豪傑之士幾死而不死，無生而復生也。伏自丙寅之春，被旨入建，首尾三載，前後五赦，揆之三尺，合放有餘，而知遇不逢，寇讎相值。嘗據池州中軍統制孟思齊申請臣爲副貳矣，未幾而思齊有殞星之變；江淮宣撫使丘崈辟還臣於幕府矣〔四〕，未幾而崈有易機之命。三年之間，雖自揆廢材不復見用於世，然臣下不忍辜平日抱負之學，上不忍負十年教養之恩，待罪以來，無所用心，日著兵家利害，以備采擇。不惟篇帙頗多，亦恐傳寫聞泄，姑標十策，上干聖聽。伏望睿慈降付三省執政、侍從臺諫考覽，如臣言不妄，乞送樞省徧牒諸路將帥參酌行用。干冒天威，罪當萬死，不備。臣岳百拜。《翠微先生北征録》卷一，貴池先哲遺書本。又見《南宋文範》卷二四，《錫山文集》卷四。

〔一〕移：依後文之例，當作「後」。

〔二〕易以：按文意，似當作「難以」。

〔三〕五：原作「互」，據《南宋文範》改。

〔四〕丘密：原作「吴密」，據《宋史》卷二一三《宰輔表》四改。

治安藥石序

臣岳聞兵法起於黄帝、風后、元女，授受於鬼谷子、黄石公、少室山人，而富國强兵之事尤詳於《陰符》一經。故將忌三世，出於道書，至於縱横闢闔，亦莫不本於其説。夫黄老氏好生也，兵武何祖焉？蓋兵本於不殺，武在於止戈。《司馬法》論殺人所以安人，以戰所以止戰，是宜道家者流更相授受無靳也。恭惟皇帝陛下視民如傷，偃兵不用，即位以來，百軌順度，安强之效，超邁前古。粤自姦臣擅朝，專務結託，將不知兵，兵不知戰，開釁三邊，流毒四海。雖公道開明，元惡翦除，而軍國之事，尚廑聖慮。臣愚欲望陛下詳黄老氏好生惡殺之意，明《司馬法》安人止戰之方，兵不得輕舉，謀不得妄發。迨夫人材既出，機會可投，則越王夫差之舉，光武昆陽之事，有不足爲，而前日之敗，乃他日大功業之所由成就也。臣岳郊野散材，本非書生，承平日久，莫究所長，例游場屋，濫叨教養。偶自開禧乙丑上書言韓侂胄興兵誤國，致被誣摭，迨至三載。雖君門萬妄亂敷奏，編置建安，

里，而畎畝不忘之念日切於懷。待罪以來，無所用心，謹摭當世利害，編次成集，以備采擇。其有機密幽深不敢聞泄者，姑俟他日。今所既者，軍國之大計一，邊防之要務三，破敵之長技一，將帥之小數八，器用之小節十有三，采探之法五，戒飭將帥之道四，守邊待敵之策二，足兵便民之策四。總四十有一篇，分四卷，名曰《治安藥石》，即所謂治安不可無兵，猶膏粱不可無藥石之義也。伏望聖慈特賜睿旨，批降付三省樞密院執政、臺諫、侍從考覽。如臣所言不謬，乞劄付諸道將帥參酌行用。不特使棄逐之軀得著涓埃，上報君父十年教養之恩，亦使山林江湖英雄豪傑之士知所風曉，引領輩出，上副任使。干冒天威，罪當萬死。嘉定元年月日，國學發解進士臣華岳謹序。《翠微先生北征録》卷二。

（以上劉琳校點）

全宋文卷六九八二

黃文雷

黃文雷，字希聲，建昌軍南城（今江西南城）人。著有《看雲小集》，陳起索取，收入《江湖集》，今存。見《看雲小集自序》

看雲小集自序

詩以唐體爲工，清麗婉約，自有佳處。或者乃病格力之浸卑，南塘先生謂宜稍抑所長，而兼進其短，斯殆名言。若僕者江西人，才分既以褊迫，生世不諧，思致窮苦，雖知其然，而未之能變也。芸居見索，倒篋出之，料簡僅止此。自《昭君曲》而上，蓋嘗經先生印正云。《看雲小集》卷首，汲古閣景鈔南宋六十家小集本。（劉琳校點）

黄　淇

黄淇，平江府崑山（今江蘇崑山）人，嘉泰、開禧間鄉貢進士。

宋故吴郡黄府君墓誌銘〔一〕

余幼侍曾祖母吴氏之側，下視諸侄，詵詵成行，會食堂上者常百口，内外無間，迄五世不分，鄉間以孝義稱。吾伯父與先君致政，欽奉家訓，尤篤孝友。伯父有四弟，先君其仲也。吾祖服除後數年，兄弟怡怡，初無意于異居。鄉人當執役者，偶以人共户開訐之，因與先君謀，對泣而均其資産，外不假人與議，視祖考無忝焉。伯父諱俣，字惟大，少穎悟，從故參政鄭公聞及鄉先生潘承議考受《尚書》，後喜習詞賦。甫冠，有聲于郡庠，屢以進士試于有司，數奇不偶，未考即謝場屋。雖杜門却掃，然亦未嘗廢卷。性恬澹節儉，不爲居養所移，而又處事謹愿，遇下慈祥。惜夫自庠序聘舉之法壞，而國論罕及乎閭閻之隱士之行義，無愧于吾伯父者，世莫得而聞之，是亦可爲於邑也。嘉泰四年八月初五日以疾卒于家，享年七十有六。娶董氏。二子深、潅。二女，長適將仕郎顧燧，次適進士朱□□。孫男四人，敏求早卒，次敏學、敏功、敏修。孫女三人，長適進士陳居仁，餘尚幼。越開禧改

元九月壬寅，葬于所居崑山縣臨江鄉清洲之原。于其葬也，深弟來請銘。淇勉紀其行實，泣而銘曰：

孝友足以睦于族，節儉足以律其身，謹愿足以處其事，慈祥足以思于人。而銘于此，足以遺其子孫。

孝男深泣血謹書。上海市博物館拓片。（盧茂村校點）

〔一〕題下原署：「孝侄鄉貢進士黄淇撰。」按此墓誌一九六三年發現於上海市川沙縣高橋鄉鍾家弄海濱中學。原碑于「文革」中被毀。

董夢程

董夢程，一作夢臣，字萬里，號介軒，鄱陽（今江西波陽）人，銖之從子。初學於銖與程端蒙，後學於黄榦。登開禧元年進士第。歷嵊縣丞、知開化縣。官終朝散郎、通判欽州。鄱陽之學，多出於董氏之門。著《詩書通釋》、《大爾雅通釋》。見《宋元學案》卷八九及《宋元學案補遺》卷八九。

重建開化縣廨宇記　紹定五年

紹定四年秋，寇起常山，八月，犯開化，官民廬舍蕩於回禄，靡有孑遺。明年春，太守林楷、通

守史彌應謂臣夢程歷任邊庭，試邑清湘，稍有勞績，可任撫綏，自剡川丞辟宰茲邑，俾令興復。聖天子加惠黎元，大丞相愛惜善類，特俞其請。臣夢程八月廿三日馳驛詣縣，閏月十三日公宇邑屋俱落成，輪奐維新，和氣周浹，與昔時虛增户口者大不相侔。顧惟祖宗究心郡縣，親書石誡，昭示方來，德至渥也。臣夢程謹百拜摹寫聖畫，勒諸堅珉，以朝夕虔奉，庶幾推廣祖宗愛民之仁政云。乾隆《衢州府志》卷五，光緒元年補刻本。（楊世文校點）

董純儒

董純儒，寧宗嘉定間宜興（今江蘇宜興）人。

題周孝侯祠

嘉定八載歲在乙亥孟夏旦日，董純儒炷香祠下，遐想英風不泯，邑人歸嚮，有隆無替。惟旛柱舊址雖存，垂五十載廢而未立，純儒喟然興念，欲任其事。遂足歷山林，至于龍山，有巨木焉，挺然巖石之間，目揆心籌，適與意合，叩其主無難色，歸所直而得之，挈于廡下，幾費百工，非陰有所相，能若是乎！將命工飭材，忽夢一異人，峨冠朱服，頎然而長，語予曰：「廟宇未修，已募賢侯；備而

後立，必遇羊猴。」語訖而去。既覺，悟神明之意，尚有所待，星霜易換，今九年矣，此志未遂，常以爲慊。夏初，霖雨浸淫，廊廡傾圮，鄱陽洪君相門名胃，以丞攝邑，姦蠹掃除，善政修舉，至於神祠亦復新之。始於癸未，成於甲申，羊猴之夢，屬意於賢侯者若合符契，純儒之志，殆成於此日乎！矧一簣之功，時所當爲，疇昔之夢，果不誣也。不容以巽懦自沮，謹涓吉旦，建立於殿之左。是日也，暘谷舒光，霜颸息籟，以一繩之力，引百尺之木，若有助者，猶揭竿然，觀瞻一新，敬畏交作，神之賜大矣！因是以知有志者事固成，而事之廢興，信有其時。自今以始，修廢補弊，增光潤色，使祠再興，格神之休，又不止於旛柱而已，謹盥手記其實云。《荆溪外紀》卷一九，明刻本。（楊世文校點）

蒲國寶

蒲國寶，重慶府壁山（今重慶壁山）人，開禧元年進士。見嘉慶《四川通志》卷一二三、一四六。按《萬姓統譜》卷一三載：蒲國寶，富順人，開禧中狀元。宋入元，國寶遂不仕，家貧，耽志經史。」其説與《四川通志》頗異，未知孰是。

金堂南山泉銘

蘭陵錢治嘗作《南山泉記》，實仁宗天聖四年，距今蓋一百二十有一年也〔一〕，錢又誇大其言，以謂陸羽作《茶經》，第水之品三十，張日新《煎茶記》又增其七，毛文錫作《茶譜》又增至三十有八。金堂南山泉當不在蘭溪第二水下，然前之三人足跡曾不一履此地，宜皆不爲所賞鑑，故此泉湮没而無聞焉，方可嘆也。先朝時家恬户嬉，一時人士往往多以卜泉試茗相誇爲樂事。至靖康後天下騷然苦兵，生民困於征徭，邑中之黔惴然方以貨泉供億縣官不給爲恐，泉之甘否何暇議耶！黄君才叔，此方之修整士也。紹興辛巳，於南山之南手披荆棘，鋤其荒穢，卓江山景物之會，作屋十數楹，極幽居之勝，而巖竇之間，泉之湮者復達，引之庭除，其聲涓涓。遇暇日，余率二三賓朋登君之堂，洗心滌慮，便覺煩暑坐變清凉，酌爲茗飲，則又芯甘可愛，誠如治之言者。余是以知物之興廢通塞亦自有時，何獨一泉耶！是不可不銘。銘曰：

峽水東注，鶴峰北峙。幽幽南山，爲國之紀。有冽彼泉，出於巖底。清新香潔，酌之如醴。吾儕小人，豈曰知味！宜茶而甘，即爲佳水。近世錢治，蓋嘗品第。方之蘭溪，不在第二。陸羽既遠，無復爲紀。日新、文錫，兹亦已矣。今之易牙，未知孰是。一泉小物，隱而弗示。不有獎鑑，孰發其閟！勒銘山阿，以告吾類。《全蜀藝文志》卷四四。又見《蜀藻幽勝録》卷四，《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卷五九

四，嘉慶《四川通志》卷一〇，嘉慶《金堂縣志》卷三，同治《壁山縣志》卷一〇，《宋代蜀文輯存》卷七八，民國《巴縣志》文徵上。（楊世文校點）

〔一〕一百：疑當作「二百」。自天聖四年下推二百二十一年爲淳祐六年，始與作者年代相合。

李日邁

李日邁，字伯行，江州湖口（今江西湖口）人。治《周禮》，開禧元年進士。紹定四年爲監察御史，六年爲秘書監。端平初除直寶文閣、兩浙路運判。見《南宋館閣續録》卷七，《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二。

論賑卹奏　紹定六年四月

比歲年穀不登，民生日蹙。乞詔諸道賑卹，隨有無以勸分，隨所在以出糶。秤提見鏹，當使流通于民間，不當奪歸于官庫。日下發出兑便，無執留爲囊橐。預借苗税，當罪官吏，不當責民户。其或不悛，次第彈奏。《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二。（向以鮮校點）

鄭　炎

鄭炎，嘉定中知梧州。見《宋會要輯稿》崇儒三之四一、職官三二之二二。

乞胥吏非有軍功不許徑補軍官奏　嘉定八年十二月

比年以來，往往軍帥多以胥吏備數。一旦遽補官，未幾又躐進，其姦則足以欺罔，其貪則足以尅剥。士卒之心不平，莫不深被其害，皆軍帥狗一時之顏情，而不知軍旅之爲重。欲乞自今以往，胥吏非有軍功，不許徑補軍官。《宋會要輯稿》職官三二之二一（第三册第三〇一五頁）。（王曉波校點）

鍾　興

鍾興，寧宗時人，嘉定間居靖州。

靖州作新書院記

人之生，具耳目鼻口手足以成身，合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以成性。肖貌秉彝，此理已具，非假於外而强成之也。氣習所移，物欲所昏，吾心茅塞有不知者，聖王於是有教。自家以達於諸侯，大小之國，莫不有學，而天子之元子以至士庶人之子，無不入焉。生長見聞，凡皆訓迪；大小等級，不相淩躐，故人各有以復其性而盡其分。化行於上，俗美於下，此其由也。教化不行，則人道不立，異於禽獸者幾希，豈其性本然哉！靖故夜郎區，太平興國間名羈縻州。崇寧改元，始疆理郡縣。明年，賜今州名，置吏昉乎此。校官弟子員具如律，文教漸被，百一十有四年矣。惟遐僻介錯巖岨，狃習頑暴，衣冠俎豆之飭，詩書禮樂之義，無所講明。朝夕從事，不過搏擊挽刺、嘯呼仇競而已。豈無秀於其類者？然任用非才，復淪於棄，不獨其人之罪，抑職風化者過也。嘉定八年冬，昭武黃侯選來佐州。九年春，奉詔攝郡守，治最轉聞，擢爲真。侯始至，慨然閔其俗，思有以開導振起之。維鼓舞國風，澡滌污染，雖非勢力所可驅，文教所能諭，然良知良能，本其固有，興仁講讓，抑豈厚誣。職是布宣其教，近而武岡，亦有新學，以訓溪洞弟子員。孫侯嘗倣行之，而餘饎艱匱，教尼不行。侯乃預代他司錢五十萬，爲博易務，銖較寸累，凡經年而子錢溢。反其本，括其贏，引而伸之，粗亦有緒。以狀白諸臺憲，提學吳公是之，復下倅廳，歲撥邊州錢十萬以助。議既定，即相地於郡庠西，結

屋六楹，後爲虛亭，講肄游息，各稱其所。門廡庖湢，悉隸於學。既成，以「作新書院」扁之，取《書》所謂「作新」者也。今年春正月二十四日，合吏士及鄉洞子弟與其子若弟，釋菜先師。侯升堂，自講發明五行五常之義，昭示後學。簡秀異者三十人廩給之，聘學識謹重者與之處，研磨訓說，俾知大義。侯與賓僚時一臨焉。衿佩侁侁，進退可觀，絃誦洋洋，大小競勸。悖橫險薄化爲順理，荒陋陲鄙燦爲文物，日漸月漬，陰消潛感，所以轉其舊習而充其良心者，蓋深且至矣。興聞父老言：靖之未爲州也，楊光潛嘗請即其居傍建學，仍靖以潭州布衣樸成爲教授〔一〕。上恩許。其孫晟，政和間以歲貢入太學，登會選〔二〕；曾孫立中，繼擢紹興甲第。則尊儒重道，自其天性，襲休趾美，亦既彰灼，後之人顧弗念厥紹爾。吾孟子嘗有言：「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凡輕於殺，則賊吾仁；昧於恥，則悖吾義；闇於訟，則傷吾禮；讓於曲，則害吾智。諸生游於斯，息於斯，其可過自薄陋，尚以罔聞知爲解耶？耳目鼻口手足，所以成身，不可忽也；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所以成性，不可廢也。而今而後，日新又新，庶無負所期矣。始侯議此役，願遣子入學者俱相屬，局於供億，限之員數，未有以塞來者。制帥長沙趙公聞之，亦捐白金五十兩爲買田續食，計所入當益增，則取給當益廣矣。惟侯由監州而相其始，復爲州而相其成，經理既勤，謀畫乃定，臺閫之惠，相爲無窮。於是教導之責屬之教官，金穀之權歸之倅廳，委任之專，防維之密，此其權，當有永勿壞。後之君子，續此意而大之，則文翁之蜀，常袞之閩，夫何遠之有！侯名棨，字肅父，登壬戌進士科，問學有本源，論事有風節，爲政知先務，斗大州

何足見所蘊，推其餘緒，固已光偉如此。嘗爲《誨諸生説》、《衣冠説》、《婚姻説》，蓋教此邦甚厚，事業未艾云。光緒《湖南通志》卷七〇。又見康熙《靖州志》卷六，嘉慶《湖南通志》卷五一，光緒《靖州直隸州志》卷一一。（王曉波校點）

〔一〕靖：疑當作「請」。

〔二〕會選：疑當作「舍選」。

朱復之

朱復之，字幾仲，號湛廬，建安（今福建建甌）人。開禧元年進士。歷知婺源縣、太府寺簿、軍器監主簿、知惠州，有政聲。端平中嘗使北展謁八陵。見《蒙齋集》卷九、卷一二制詞，《平齋文集》卷二一制詞，《鶴林集》卷九制詞，《宋詩紀事》卷六五，《宋詩紀事補遺》卷六九，道光《福建通志》卷一四九。

通易尚書啓

候長沙之星，慚叨分閫；望尚書之斗，喜在鳴珂。已脂轄以首塗，亟擘牋而抒敬。恭惟某官輪囷奧識，絢爛高文。紅錦賜袍，登仙仗鸞坡之上；紫荷持橐，在屬車豹尾之中。頡頏飛霞，簸弄明月。

方欲作郊祀之歌，以粉飾禮樂；抑且規帝王之制，而裁成典墳。忽觀滄海之浮雲，盡付黃粱于昨夢。詩書之教鴂舌，天令變于嫩姬；吟詠之落鳥蠻，人競傳于欸乃。騎鯨過去，跨鶴俄還。竊惟平生討論述作之工，實得前日寂寞寬閒之力。崑崙碣石，細箋《禹貢》之山川；鄉遂井田，增釋周官之制度。已驤騰于紙價，頗傳習于經生。向使黃扉紫闥而益顯其身，安得玉佩瓊琚以大爲不朽？殆天心之有屬，豈世俗之所能知。舒卷隨時，寧久篋中之團扇；論思有詔，即還坐上之青氈。某猥以庸才，荐膺重寄，繼常侍湖南之詠，自顧非才；聽任公户下之規，願安承教。《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四九。又見《翰苑新書》續集卷二四，《古今事文類聚翰墨大全》庚集卷二〇，《啓隽類函》卷四七，《八代四六全書》卷一三，《宋四六選》卷二〇。

到任上趙制置啓

西道回車，易乘一障；東藩制閫，廣庇萬間。荒殘之餘，風寒尤甚，適我乃願，得其所依。皇皇者華，嘗望洛陵之氣；離離彼黍，因過京汴之宮。得再拜於膝前，取一言於堂下。太史公牛馬走，不能從焉；北平王龍虎人，未嘗忘也。乃小壘三家之市，瞻元戎五丈之旗。托茂蔭以棲遲，憑英聲而激烈。今知幸矣，天實畀之。恭惟某官憺國威名，傳家節概。平生勁氣，干雲漢以上征；一片壯心，勒燕然而後已。粤從南渡，隔絶中原。惟宗大尹，欲速渡河；與張魏公，敢屢抗虜。前汪、黄之見沮，

後秦、史之力排。睠焉興懷，爲之太息。胡無百年之運，金將自亡；宋接正統之傳，人所共屬。比成師之順動，本大義之當然。諸葛七擒，非逆知於利鈍；孟明一眚，終足霸於懼思。若其披攘荆榛，泛掃陵廟，擣空狐兔之穴，歐去蚊蟲之羣。能令遺黎，尚皇靈之有望；不使後代，謂本朝之無人。此其不言之功，必有能辨之者。今則朔風猶勁，太白益高。莫予芽蜂，先除淮海之螯；非我族類，更静青徐之氛。庶丕集於殊勳，用光傳於不朽。某已疲行役，力請叢祠。未嘗有材，莫赦搜林之斧，靡皇寧處，仍叨並塞之麾。固催科拙政之宜先，尤備禦大經之當講。況在宇下，得咸與以惟新；若内溝中，願恭承於嘉惠。《翰苑新書》續集卷一〇。又見《秘笈新書》卷七，《宋四六選》卷二一。

賀范秘監啓

奉上温詔，貳中秘書。蓬萊道山，自是神仙之宅；金匱石室，肆發天地之藏。仍陪經幄之游，益信儒紳之貴。有光吾道，久愜僉言。某官制行粹精，秉心諒直。崇論宏議，率不詭於聖人；殫見洽聞，皆習傳於前輩。乃於風日不到之處，更閱平生未讀之書。頤其高明，培所植立，弼就緝熙之學，對揚啓沃之休。在昔伊川，常以尊嚴師道自重；其侍哲廟，惟以涵養氣質爲先。方今聖君，盡選賢德，既出御於早朝之退，且獨親於晚講之專。人百己千，莫先郛於衆説；甲可乙否，間潛鼓於邇言。戰和雜進於王韓，朋比漸分於牛李。國勢若此，大非尋常無事之時；君子居之，必有正大格非之實。

可使端平之美，不還元祐之醇！某柏悅真情，蘭同切喜。弱水不到，第遥望於得天；小山久留，知漫勞於《招隱》。《翰苑新書》續集卷九。又見《秘笈新書》卷七，《啓隽類函》卷三五。

通李制置啓

分楚服以殿藩，冒膺寵數；控吴都而制閫，近接聲光。星聯軫埜以在天，水會江流而宗海，志同氣合，牋往神馳。恭惟某官伊尹佐王之才，班馬傳家之學。淮壖八議，篇篇玉鑑之秋；帝學一書，字字金莖之露。曩游碧落，密侍清光，抉雲漢而分天章，將上規于典禮；呈琅玕而叫閽闔，請下采于芻言。身歸岷峨，名滿宇宙，以彼外庸之績，總此要衝之權。昔天下曹、劉走馬跳兵之地，乃禁中頗、牧輕裘緩帶其間。根本内强，風寒外護。若周公瑾之方略，與陶士行之經營，使人慨興千載之思，惟公豈在二人之下！江山如舊，斷爲烏鵲之南飛；花落可依，尚使犬羊之北走。將益恢于上策，以共濟于中興。某舊辱深知，今慚並命。在珠側而我穢，幸鄰照之見分；其波及者君餘，愧上游之不逮。《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四九。又見《翰苑新書》續集卷一〇，《秘笈新書》卷八，《啓隽類函》卷六七，《八代四六全書》卷一三，《宋四六選》卷二一。

通李防禦使啓〔一〕

伏審渙發綸函，晉登藩岳。九天雨露，進班序于松階；千載風雲，榮事權于桂管。儀光廟圖書之府，紀先皇方面之臣。嶺海均懽，鉞幢增重。恭惟某官伊吕佐王之才，班馬傳家之學。淮壖入議，篇篇玉鑑之秋；帝學一書，字字金莖之露。曩遊碧落，密侍清光。抉雲漢，分天章，將上規于典制；呈琅玕，叫閽闔，請下采于芻言。身歸岷峨，名滿宇宙。徐以外庸之績，總此要衝之權。昔天下曹、劉走馬跳兵之地，乃禁中頗、牧輕裘緩帶其間。根本内强，風寒外護，若周公瑾之方略，與陶士行之經營。使人慨興千載之思，惟公豈在二人之下！《秘笈新書》卷七。

〔一〕此篇與上篇除首段不同，自「恭惟」以下文字無異，疑重出。今録以俟考。

賀鄒尚書啓

十行屢詔，一節始趨。居禮樂之司，對揚休命；論唐虞之際，克廣德心。尚有典刑，以定社稷。恭惟某官集殿倫魁之舊，正元朝士之英。技斷斷猗無他，心怦怦兮諒直。乃者訪落之始，嘗從招隱之求。爲主留行，深惜鳳鸞之去；與波俱出，遽尋鷗鷺之閒。雖蘭槳以逍遥，亦桂山而憭慄。變而更

化，群髦士以響臻；問諸在朝，獨侍臣之零落。猶以一譽而一毀，至煩三沐以三薰。奏篇盡長太息之忱，前席興久不見之歎。喜其未老，惠然實來。明堂九筵，方嚴恭而自度；秩宗三禮，貫幽顯以相通。竊原降福之由，多自尚賢之佑。今則朋比消長，議論嘐聲，干戈未解于淮襄，軺傳難憑于沙漠，衆所屬望，莫若耆英。夙夜惟寅，是爲燮理之本；春秋具對，豈徒災異之陳？某舊托門闌，今棄邊障。城吹畫角，已厭聽于少陵；人老玉關，諒興憐于定遠。《翰苑新書》續集卷六。又見《宋四六選》卷一三，《啓隽類函》卷四六。

賀徐殿院啓

親筆九天，峻班三院。日就于學，素密啓於堯心；時然後言，肆增明於舜目。朝有諤士，人無異辭。欽惟某官有得於聖人之書，博通乎當世之務。權門烈火，不隨炙手之羣；廣厦細旃，實贊勵精之治。雖守今而據古，亦指事以陳情。比及三年，曾改絃之未久；獨觀萬化，仍膠柱之難調。朝行夕移，甲可乙否。張旃遣餌，囊赤白以加多；履畝賦緡，幣重輕而莫救。僉議新政，更思舊人。昔曾擊而去之，常預憂於鵬入；今何來而集此，尚與進於蠅營。茲臺諫之一更，意紀綱之漸變，出任斯責，可謂當仁。調停之初，范相詎知有是；理亂之決，蜀公豈欺我哉。側聞課月之章，深戒履霜之漸，惟强有力，克成厥終。勉思元祐之難，可令再誤；允保端平之美，相與俱榮。某維梓真情，拔茅溢喜。

正言曲學，敢請擇於攸宜；多病不才，尚小煩於并案。《翰苑新書》續集卷五。

知高郵到任謝丞相啓

頃辭東第，往視西師。駱轡晨征，倏踰苕霅；虎符夜下，易涖秦郵。身隨隻影之孤，日越九秋之六，甫交賤職，宣諭敕書。戴白垂髫，繞空虛而出聽；荒城斷壘，漸笑語以迎門。不圖亂離，復見官府。知中朝之恤難，與外服以更生。復之虛庸，久焉閒散。自解絃而善治，始結綬以登畿。出相洛陵，入奏便殿，妄論中原之向背，歷陳前事之是非。雖彼韃之驟暴强，殆天亡者；欲方今之言戰守，往身任之。茲乘障以寔來，類請纓而自效。登陴一望，積水四環。南渡之初，與楚俱必爭之地；北盟而後，於淮爲稍富之邦。蘖芽其間，蹉跌至此，佳兵所處，垂罄可知。痾瘵疲氓，跂霑涸轍之潤；布告德意，屢攄挾纊之言。矧青徐野之相望，有赤白囊之狎至，官無遺鏃，人盡銷兵。采薇征夫，語慣飛於拔劍；集木鴟羽，心易動於傷弓。將道之政齊之刑，然急則忿恩則肆。戍樓雲靜，戒傳警之無訛；里門旦開，覺驚魂之漸定。茲蓋伏遇某官訏謨經遠，長慮銷萌。沿邊四十萬之屯，載懷饑渴；在廷初十三之議，默識短長。疆場之間，風寒其護，既除稂莠，深惜本根，肆求柔立之人，力任拊摩之責，遂容幺麽，獲備指令。赤子龍蛇，當平治於弗順；烏喙參术，敢錯迕於攸施？亟營固圉之方，尚追籌邊之顧。《翰苑新書》續集卷三二。又見《宋四六選》卷一七。（以上郭齊校點）

全宋文卷六九八三

張忠恕

張忠恕（一一七四——一二三〇），字行父，學者稱拙齋先生，漢州綿竹（今四川綿竹）人，浚孫，构子。以祖蔭入官，累調廣東轉運司主管文字，改通判沅州，知澧州。開禧末，入爲籍田令。嘉定五年，遷軍器監丞，進太府丞，出知湖州、寧國府、鄂州，入爲户部郎官。寶慶初上封事陳八事，知不爲時所容，力請外補，遂以直秘閣知贛州，落職。紹定三年復元官，卒，年五十七。見魏了翁《張公墓誌銘》（《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七七），《宋史》卷四〇九本傳。

上封事陳八事　寶慶元年

一曰：天人之應，捷於影響。自冬徂春，雷雪非時，西雪、東淮，狂悖滔興，客星爲妖，太白見晝。正統所繫，不宜諉之分野。二曰：人道莫先乎孝，送死尤爲大事。孝宗朝衣、朝冠，皆以大布。迨寧考之適孫承重，光宗雖有疾，未嘗不服喪宮中也。洎光宗上賓，權焰方張，莫有言者。去秋禮寺

受成胥吏，未嘗以義折衷。慶元間，再期而祥，百僚始純服吉。今若甫經練祭，雖朝臣一帶之微，不復有凶吉之別。則是三年之喪，降而爲期，害理滋甚。況人主執喪于内，而群工之服無異常日，是有父子而無君臣也。三曰：太母方却垂簾之請，而慶壽前期，陛下吉服稱觴，播爲詩什，此世俗之見，非所以表儀於天下也。四曰：陛下斬然在疚，大婚之期，固未暇問。然非豫講夙定，恐俚説乘間而入。臣所望於今日者，亦曰嚴取舍而正法度，廣詢謀而協公議爾。五曰：陛下於濟王之恩，自謂彌縫曲盡矣。然不留京師，徙之外郡，不擇牧守，混之民居，一夫奮呼，闔城風靡，尋雖弭患，莫副初心。謂當此時，亟下哀詔，痛自引咎，優崇恤典，選立嗣子，則陛下所以身處者，庶幾無憾，而造訛騰謗者，靡所致力。自始至今，率誤於含糊，而猶不此之思，臣所不解也。六曰：近世憸佞之徒，凡直言正論，率指爲好名歸過。夫好名歸過，其自爲者非也，若首萌逆億厭惡之心，則自今言者望風見疑，此危國之鴆毒。七曰：當今名流雖已褒顯，而搜羅未廣，遺才尚多。經明行修如柴中行、陳孔碩、楊簡，識高氣直如陳宓、徐僑、傅伯成〔一〕，僉論所推史筆如李心傳，何惜一官，不俾與聞？況邇來取人以名節爲矯激，以忠讜爲迂疏，以介潔爲不通，以寬厚爲無用，以趣辦爲彊敏，以拱默爲靖共，以迎合爲適時，以操切爲任事，是以正士不遇，小人見親。八曰：士習日異，民生益艱。第宅之麗，聲伎之美，服用之侈，餽遺之珍，向來宗戚、閹官猶或聞見，今搢紳士大夫殆過之。公家之財，視爲己物。薦舉、獄訟、軍伎、吏役、僧道、富民，凡可以得賄者，無不爲也。至其避譏媒進，往往分獻厥餘。欲基本之不摇，殆却行而求前也。《歷代名臣奏議》卷六一。又見《宋史》卷四〇九《張忠恕傳》，

《南宋書》卷四五，《續資治通鑑》卷一六三，《宋代蜀文輯存》卷七九。

〔一〕成：原作「放」，據魏了翁《張忠恕墓誌銘》、《宋史》卷四一五《傅伯成傳》改。

移史彌遠書請今上行三年喪

孝宗始自踐祚，服勤子職凡二十有七年。今上自外邸入繼大統，未嘗躬一日定省之勞，欲報之德，視孝宗宜有加。《宋史》卷四〇九《張忠恕傳》。

貽史彌遠書論太母垂簾

英宗以疾，仁、哲以幼，母后垂簾，有不容已。惟欽聖出於勉强，務從抑損。今吾君長矣，若姑援以請，此亦中策爾。《宋史》卷四〇九《張忠恕傳》。（以上祝尚書校點）

史子申

史子申，叙州南溪（今四川南溪）人。一説南部（今四川南部）人。開禧元年登進士第，嘉定中爲奉議郎。見嘉慶《四川通志》卷一二三，道光《石泉縣志》卷一〇。

魏侯祠記　嘉定八年

紹興良二千石魏公，有盛德在吾邦，視漢朱邑、桐鄉，法當祠。泮宫有塑像，春秋與祀。蓋諸生倣魯《詩》以頌公興學之賜，邦之人飲食必祝。祖孫數世見聞相襲，睹城郭宫室、籩豆禮樂，如見公精爽焄蒿間，不但憩堂思人也。趙侯守邦，築室祀公鷄棲山下，刻大尹公所撰墓銘於其側。凡公出處與有德於是邦者，悉具於此。惟公在當時爲天子牧民，見利必興，有害斯除，顧不計其後之何如仰慕也。自甲子迄丙子，揆之以年，是時侯與子申俱未生也。今侯作室而祀之，子申奉令惟謹，不敢怠忽。其奉馨香而來者，又皆向日士民之子若孫。公所施於平日，上足以致人推尊，下足以啓人愛敬不忘如此，是豈無其故哉？昔羊祜之在峴山，既死，襄陽之民於嘗所憩游建廟立碑，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柳儀曹有德於柳州，他年神降於羅池，歐陽翼等作廟以祀之。蓋萬世之心締於一理，人本五常之

理以生，聞風思慕，與理相感，則報本之心有不期然而然者，此趙侯與吾邦人不忘公之實也。公平凉人，以武發身，氏族諱字詳諸銘。嘉慶《四川通志》卷三六。又見乾隆《石泉縣志》卷四，道光《龍安府志》卷九，道光《石泉縣志》卷一〇，民國《北川縣志》卷三，《宋代蜀文輯存》卷七八。（曾棗莊校點）

史安之

史安之，字子田，史浩孫，鄞縣（今浙江寧波）人。甫冠，從沈渙學。嘉定初，知崲縣，求高似孫作《剡録》。見袁燮《袁正獻公遺文鈔》卷一，《宋元學案補遺》卷七二。

剡録序

嘉定八年

剡在漢爲縣，在唐爲嵊州，未幾復爲縣。本朝宣和間以剡爲兩火一刀，不利於邑，故更今名。邑舊有鄉四十，後分十有三，别爲新昌縣，今所存纔二十七鄉耳。夫州縣之名雖數變更，然山川之靈蓋自若也。使剡古而有志，則歷代因革廢興之典，百世可知也。余懼夫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故爲《剡録》十卷。録皆高氏所作，凡山川城池、版圖官治、人傑地靈、佛廬仙館、詩經畫史、草木禽魚，無所不載。度此板可支百年，後之人毋以印刓而輒廢斯書也。嘉定乙亥，縣令鄞人史安之。《剡録》卷

首，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又見乾隆《嵊縣志》卷末，《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一六，《皕宋樓藏書志》卷三〇。

史安之妻孺人劉氏墓誌　嘉泰二年十月

宋故孺人劉氏，諱元徽，字□和，家世陝西，後徙居杭。曾大父，太師、安城郡王，謚武僖，諱光世〔一〕。祖，朝散大夫、直敷文閣，諱堯佐。考，承議郎、兩浙西路提點刑獄司幹辦公事，諱球。生於淳熙甲午歲之十一月甲辰，十有七年而後嫁，遂適故太師、保甯軍節度使、會稽郡王，謚文惠史浩之孫安之。又十三載而卒，實嘉泰壬戌之二月七日，享年二十有九。有子雲卿奉祀。□是年十月丙午葬于慶元府鄞縣翔鳳鄉上水辯利寺之西。銘曰：

生不遂其榮，禍何慘也。死以謹其藏，所以報也。我死汝從，宜有待也。百世之後，尚安固也。

夫迪功郎、新監紹興府和旨酒□史安之書，迪功郎、新婺州東陽縣尉姚師虎書諱。《續雨堂碑録》。

（以上曾棗莊校點）

〔一〕光：原缺，據《宋史》卷三六九《劉光世傳》補。

羅必元

羅必元（一一七五——一二六五），字亨甫，號北谷，隆興進賢（今江西進賢）人。嘉定十年進士，授鄂州臧寧縣簿、尉，調撫州録事參謀。服闋，授崇仁縣丞。秩滿授都大司檢踏官，改辟福州觀察推官，知饒州餘干縣，通判贛州，知徽州、汀州。寶祐四年致仕，咸淳元年卒，年九十一。見《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六二《直寶章閣羅公墓志銘》。

與真德秀書

老醫嘗云，傷寒壞證，惟獨參湯可救之，然其活者十無二三。先生其今之參湯乎？《宋史新編》卷一五六。又見雍正《江西通志》卷六七。（曾棗莊校點）

趙與時

趙與時（一一七五——一二三一），字行之，一字德行，太祖七世孫。寧宗即位，補官，歷婺、泰、衢

三州管庫，監御前軍器所司行在草料場。蹭蹬三十年，未嘗一日忘科舉，而屢試輒不偶。積階至忠翊郎。理宗立，予換文階，得麗水丞。紹定四年卒，年五十七。與時嘗從學於楊簡。嘉定中著《賓退録》十卷，考證經史，辨析典故，率多精核，爲世所推，今存。又有《甲午存稿》，已佚。見趙孟堅《從伯故麗水丞趙公墓銘》（《彝齋文編》卷四），《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一八。

賓退録自序

余里居待次，賓客日相過，平生聞見所及，喜爲客誦之。意之所至，賓退或筆於牘，閱日滋久，不覺盈軸。欲棄不忍，因稍稍傅益，析爲十卷，而題以《賓退録》云。大梁趙與時。《賓退録》卷首，一九八一年中華書局校點本。又見《皕宋樓藏書志》卷五六，《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一八。

賓退録後記　嘉定十七年

與時讀書不廣，何敢有所紀述。嘉定屠維單閼之夏，得疾瀕死。既小瘉，無以自娱，而心力弗彊，未敢覃思于窮理之學，因以平日聞見，稍筆之策。初才十餘則。病起，賓客狎至，語有所及，或因而書之，日積月纍，成此編帙。閼逢涒灘之秋，束儋赴戍，因命小史書而藏之笈。年日以老，大學

未明，顧爲此戲劇之事，良以自悔，特未能勇決焚棄之耳。録中及近世諸公，或書謚，或書字，或書自號，不得已者，傍注其名。惟事涉君上，則直名之，蓋君前臣名之義云。與時續記。《賓退録》卷末。（以上曾棗莊校點）

費　衮

費衮，字補之，常州無錫（今江蘇無錫）人。開禧間爲國子監免解進士。著有《梁谿漫志》十卷（存）、《續志》三卷、《文章正派》十卷、《文選李善五臣註異同》一卷。見《梁谿漫志自序》，《宋史》卷二〇九《藝文志》八，知不足齋叢書本《梁谿漫志》鮑廷博題識。

論禮部韻略弦絃二字劄子　開禧元年

竊見近者太學補試，出夏弦詩，係出《禮記·文王世子篇》：「春誦夏弦，大師詔之」，注：弦謂以絲播詩。又《樂記》云：「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又云：「昔者舜作五弦之樂，以歌《南風》。」《論語》：「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周禮》「小師掌教鼓鼗柷敔塤簫管弦歌」，注：「弦謂琴瑟也。」已上「弦」字偏傍從弓，皆謂絲聲也。群經之中，如此之類甚多。按景德《重修廣韻》先字韻内，

「弦」字注云：「弓弦。」《五經文字》曰：「其琴瑟亦用此字。作絃者非。」又接續出一「絃」字。注云「俗見」。上注云此，可謂明白矣。只緣後來史傳及前輩詩集或用此「絃」字，譌傳寖廣，遂使《禮部韻略》岐而爲二，於「弦」字下止注「弓也」二字，略不攷訂群經出處。又於「絃」字下注云「八音之絲」。審如此，則是從弓之「弦」字，非絲聲也。謹按景祐修定《集韻》，於「弦」字下注云：「《説文》，弓弦也。」又於「絃」字下注云：「八音之絲也，通作弦。」今《禮部韻略》於「絃」字下即無「通作弦」三字，深恐疑誤試人，重疊押用。然「弦」字又是國名，《春秋》有弦子國；又是人姓，《風俗通》云弦子後，《左傳》鄭有商人弦高，晉有弦超。今來欲望申明朝廷，將見行《禮部韻略》於從弓之「弦」字下添注云：「弓弦。如用琴瑟絲聲即通作絃。如用國名、人姓，即許雙押此絃字。」行下國子監，改注此貳拾伍字，庶幾文理分明，不失經指，實爲學者之幸。《韻略備式》，四部叢刊續編本。

梁谿漫志序

前輩之學，不徒爲空言也，施之於用，然後爲言。故掌制作命則言，抗疏論諫則言，知人安民矣謨則言。舍是而有言焉，所謂垂世立教者，則亦不得已云爾。予生無益於時，其學迂闊無所可用，暇日時以所欲言者，記之於紙。歲月寖久，積而成編，因目以《漫志》。嗟夫，竟何謂哉！顧非有用之

言，且非有所不得已，譬之候蟲逢秋，自吟自止，識者當亦爲之歎笑邪！紹熙三年十二月二十日，梁谿費袞補之序。《梁谿漫志》卷首，一九八五年中華書局校點本。又見《鄭堂讀書記》卷五六，《皕宋樓藏書志》卷五八。（以上曾棗莊校點）

周直方

周直方，字敬伯，吉州吉水（今江西吉水）人。開禧元年國學釋褐進士出身。嘉定間爲臨安府府學教授，遷將作少監。紹定元年，除秘書監，三年權禮部侍郎。見《南宋館閣續録》卷七，《宋會要輯稿》選舉二一之一七。

跋諭内外學官詔

臣等仰惟皇帝陛下欽承道統，丕闡化原。初御路朝，昭飭庶政。維士習未厚，文氣尚卑。是訓是革，肆揚親札，下之六館，爰及萬方。承學臣工，聽服震悚。竊諗舊聞，實維國朝，右文貴士，源委深長。太宗皇帝以舉子輕薄，爲文不求義理，于是顯示登黜，賜進士以《儒行》之篇。孝宗皇帝視學，申諭詞臣，誨迪諸生，當爲君子之儒，毋專人爵之得。蓋古文漸復于景祐、慶曆之先，經藝益輯

于乾道、淳熙之後。儒猷之盛，冠古有光。無他，上諭而下習，教道壹而風俗成也。粤自先朝，聿更元化，並延鴻碩之彦，復還義理之書。先民是程，典實典籍盈門。而多士未能咸體休德，純厚之行，典實之文，視昔歉焉。仰勤皇上惟新之命，臣等恭讀聖制，載繹隆指。蓋性習寖異，氣質難齊，擇乎中庸，會于有極，是謂矯偏適正。言以述志，文以成言，約以範模，澤于道德，是謂崇雅黜浮。臣等大懼無以稱上意，迪士嚮方，謹刻諸樂石，俾副墨流傳，皆知誦堯之言，滌心儆省，毋負明時之作新。臣等淺陋，何足稱述萬分一，敢百拜稽手，記諸下方。《咸淳臨安志》卷一一。

登科題名記

嘉定十六年六月

國家受命于天，克昌厥後，本支蕃盛，英才輩出。列聖以義制恩命屬籍，毋與科目之士競進。雖有才能，鬱而弗施。神宗皇帝立賢無方，不以親廢，乃詔未命者應舉，已命者鎖應，而同姓擢科始與寒素等。崇寧、大觀間繼興舍法，追琢帝胄，月書季考，如賢關俊造之選。此二者皆國之鉅典也。渡江以來，三歲應詔，公族之薦于春官者惟舊，而舍法未復。先是，置學宮邸，以誨近親，屋僅數楹，綿蕞特甚。儒官雖設，課試未備，無以示勸。皇上慨然撤宮學而鼎新之，更其名曰宗學。蓋宮止于近親，而宗則屬之戚疏咸與焉。歲校行藝，以次而陞，悉視太、武學之制，三舍規模至是盡復矣。猗歟盛哉！學建於嘉定九年，至十五年始得旨試上舍生。汝是與諗，首遇茲選。會寶璽恩闔學之士，免秋

薦者百二十人。次年春，奏名南宮者十有八人，併陞舍，二士賜第于廷者合二十人。盛事創見，昔所未有。汝是等來諗曰：「諸生叨被聖化，獲玷科級，將刻名以侈上賜，詎可無以識之，敢請。」因告之曰：「子之請美矣，亦嘗思所以報菁莪樂育之恩乎？昔周設四教，首及于王之支庶。故明倫之義著，維城之志篤。子孫千億，屏衛宗社，周用以强。唐之天派雖罕繇建學顯，而進士一科多宗室子，名公鉅卿，彬彬可紀，爲唐光華。今上初建學，而子輩聯登，盍自奮厲，無愧于周唐同姓，以稱明時作成之意，庶乎足以仰酬萬一也。」諸生咸應曰：「敢不勉！」乃次其詞，俾刊諸石。嘉定十六年六月。《咸淳臨安志》卷一一。

太學雲階齋壁記

端平二年十月

宋受天命，五緯躔奎，人文化成，國以儒壽，帝學更建。時惟中興，大輅鳴鑾，聖皇涖止，乃睠持志，賁如濡如。豐芑之仁，涵育數世，弼從魁傑，聲光燁然。噫，盛矣夫！今左丞相鄭公以至公大忠冠位台宰，蓋兼有甘盤、傅説之美。端平相業，厥惟懋哉！舍選收科，實于此焉出，緑幕舊游，九鼎大吕重矣。百年壁記，石久而泐。爰用改爲，以詔來者。《詩》不云乎：「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凡我同志，載瞻載咏，毋但詡明經之青紫，侈稽古之印綬，焜燿時人之耳目而已。其益弘道德，充氣節，學顔之學，志伊之志，以遡公之盛心，趾美嗣芳，如川方至，大書屢書，將不一書，茲固邦家之

光，非直齋序之榮也。尚克勉旃！端平二年十月日旦。《咸淳臨安志》卷一一。（以上沈治宏校點）

周叔虎

周叔虎，泗州（治今江蘇盱眙）人。嘉定間在世。

諫議謝公泌墓記

嘉定八年七月

叔虎來新安之初年，嘗遊問政山，於興道觀之左見有墓焉。區落僅在，而表識不存。諏知觀事駱如石，曰：「國初謝諫議也。」求其詳而不可得，問其子孫，則曰：「久無人至觀。舊有遺田數十畝，爲黄冠香火費，故歲時祭奠觀中不敢缺。」嗟夫，諫議官至四品，不卑矣，且死未甚久也，湮泯無聞。殆中經大兵毁蕩，又世次涣散以至於斯歟！後二年，偶得羅使君新安事實而讀之，則諫議行狀班班籍中，反復敬觀，其高風峻節乃如許。因舉本末於太守趙寺丞師端，是可不以其狀鑱之堅珉，植之墓左，以發其幽光於幾墜哉！歙宰孫評事涇傍贊之曰：「請任其事。」於是據依事實而勒諫議行狀於興道觀焉。嗚呼！昔東坡叙王元之畫像，贊之曰：「想其餘風遺烈，願爲執鞭而不可得。」諫議當時議論從容有禮，差似元之。不然，則我太宗盛德而諫議以直被稱奬，庶幾汲長孺流輩，此又似東坡擬王

元之事也。有人於此而澤及五世，彼蒼誠不可詰。若夫尚賢崇德，無間今昔，則情之所鍾，正在我輩。書而勒之，亦揚善之意也。嘉定乙亥秋七月望日，泗人周叔虎謹書。《新安文獻志》卷七七。（沈治宏校點）

李　崗

李崗，寧宗時涪水（今四川三台）人。

東嶽廟鐵香鼎銘　嘉定八年十一月

宋□□府涪水縣懷仁鄉因仲下里奉神勸首李崗謹發心誠化，同本縣因仲上、下里楊才、羅景才、□張曄、白紹榮，召右里朱士幹，皈合里趙智昇等各助施舍，綿州彰明縣雍棟同施鐵一百斤，造此香鼎於永富東嶽廟。仁聖帝嶽府一切真靈，永遠□獻願。所冀各家蒙祐，萬事遂心。嘉定八年冬月元日記。《金石苑》。（楊世文校點）

李以制

李以制，字景禮，鄞縣（今屬浙江寧波）人，元白次子。開禧元年進士，典教徽州、臨安二府，官至大理寺丞。見《宋元學案》卷七六，雍正《浙江通志》卷一二六。

醫説跋

嘉定十七年四月

醫，意也，果可以紙上索乎？雖曰不知書，而曰我知醫，余不信也。知書矣而未之廣，猶不知書也。張君季明示余醫書一編，載古今事跡至纖悉。蓋其生平目覽耳聽，凡涉於醫者必録，録必以其類。今老矣，搜訪尚不輟，將成一家之書，以傳于世。張世以醫名世者，季明用心之勤如此，其能世其世可知也。季明有子，字九萬，肄業郡庠，性敏而能文，使以季明勤於醫之心而勤於學，其能爲張氏大門户亦可知也。噫！季明之用心如此，其必有子以大門户，又可知也。是則季明之末編報應之説。嘉定甲申首夏末澣，四明李以制書〔一〕。《宋以前醫籍考》第一一〇三頁。又見《中國醫籍考》卷四九。（楊世文校點）

〔一〕四明：《中國醫籍考》作「携李」，疑誤。

全宋文卷六九八四

洪咨夔 一

洪咨夔（一一七六——一二三六），字舜俞，號平齋，臨安府於潛（今浙江臨安西）人。嘉定二年中進士第，授如皋主簿，歷饒州教授、南外宗學教授。嘗應博學宏詞科，直院莊夏舉自代。出爲淮東幕僚，歷成都通判、知龍州。入朝，爲秘書郎，遷金部員外郎。直言政事，忤權臣史彌遠意，罷職而歸。彌遠死，召拜監察御史。力請權歸人主，政出中書，復劾罷樞密使薛極等，一時朝綱大振。端平初，擢殿中侍御史，遷中書舍人，俄兼直學士院，復遷吏部侍郎、給事中，進刑部尚書，拜翰林學士、知制誥。三年卒，年六十一，謚忠文。著有《春秋説》三十卷（存）、《平齋文集》卷四〇六本傳，《咸淳臨安志》卷六七。

本書所收洪咨夔文，以四部叢刊續編本《平齋集》三十二卷爲底本，參校清影宋抄本（簡稱影宋本）、四庫全書本（簡稱庫本）及清同治十二年安薇杉直樓清之館刻本（簡稱清刻本）。復收得佚文四十餘篇，合編爲三十卷。

大冶賦

余宦遊東楚，密次冶臺，職冷官閑，有聞見悉篹于策。垂去，乃輯而賦之。其詞曰：

「堪輿奠位，峙嶽融瀆。合地四與天九，乾爲金而兑屬。發泰媼之珍閟，轉靈修之妙軸。而築冶鳧桌段，桃攻之有六。出智創物，重在泉幣。燧昊俶興，黄虞踵繼。姒乙鼓于莊歷，濟陽九之厄歲；姬姜均于九府，定帛刀之殊制。侈卯金之七福，箴鹽鐵於大農。榆莢之與赤側，獨五銖之適中。宜乎識白水而謡黄牛，兆御天之六龍。晉陽崛起，齊秦賜爐。含三體之邈籀，印初生之望舒。雖會昌因州以辨名，不易開元之舊模。彼其輕之，則爲荇葉、耒子、鵝眼、綖環，風飄水浮；重之則比輪、兩柱、大布、大泉，直百當千。逞私智以膠擾，夫豈足以操大利之權哉！顓蒼監德，真人起涿。聚五星，摩兩日，噓風雲，旋斗極，夷崑崙，蕩溟渤。湖湘收波，劍閣失險，而王師飛渡於采石。攬六朝之王氣，混江南之版籍。冶有永平，仍鎮楚澤。列聖重規，同文一軌，穹符象瑜，絫羣疊媺。卯人申其厲禁，九牧修其貢篚。於是監有永豐、永通、皁財、皁民、熙寧、廣寧、神泉、寶泉、豐國、豐遠、富民、惠民，盱分錯跱，不可殫論。時則提封之廣，東枕蟠木，南控丹穴，西瞰大蒙，北薄祝栗。地産物宜，旅充庭實，而萬寶畢萃，莫東南之與匹。蓋其鍾温厚之仁氣，應絜齊之分域。斗牛被飾以晶光，江漢灌輸其靈液。淮海荆衡之壤，厥貢三品；會稽具區之畛，其利金錫。漢鐵官長丞五十

有一，而專其官以主丹陽之銅；唐諸道置爐九十有九，而重其使以總江淮之鐵。皆所以斡山海天地之藏，充少府水衡之積者也。矧火德之王離，薰協氣之嘉生。銅奔牛而流魄，銀走鹿而儲精。鈔鎏鈆錯丹汞之入，非一端之可名。漕輅兼統，肇於興國；都提命官，昉於咸平。合江淮荆浙閩廣而建一臺，則景祐之憲度；東治於饒，西治於虔，則元豐之章程。戾淳熙之綜核，始復囊括於永平矣。黄旗紫蓋，天運有屬；醴泉器車，地靈自鬻。冶場之盛，名在斡官者，紛紛其可覆。鉛山、濛山、石堰、岑水、昭寶、富寶、寶成、寶瑞、雙瑞、嘉瑞、大挺、大濟、永興、新興、興國、興利、大富、廣富、通利、通濟，監務坑井，殆幾萬計。有嗇而豐，有興而廢，舉斯以旃，特其凡例。然或鐵山之孕銅，或銅坑之懷金，或參銀而偕發，或且浸而且淋。賜、蠡、羊、僅之言利，莫能研幾而極深。但見汰金有洲，淘金有崗，瑞金有監，通金有場。曳寶氣而貫虹蜺，溢乎麟趾裹蹏之祥。豐城之黄，璨焉瑳瑳，秋菊染霜，寒英欲墮。落亭之紫，爛焉暕暕，春蒲闖水，茸芽尚短。樂安精鏐，胎瑞坑谷。濬埼積以采摭，畫墀沙而披漉。大如落萁之豆，小如脱粃之粟，輕如麩之去麪，細如塵之生麵。澄之汰之，倏胂蒲揬。渠陽澤銑，毓奇溪洞，尋苗罽汐之邃，破的礵壁之壅。煽以火則流脂鐵籠之烈，淬以水則春糜鉛杵之重。吉挺旅陳，符采飛動。鑄神鼎而制嘉量，是爲萬世不窮之用。以至銀城有場，銀斜有坑，銀玉有塢，銀嶂有山。寶積張萬寶之空洞，天壽倚一柱之巉屼。立巖墻而弗顧，慨徇利而忘安。礱路深入，閣道横躡。篝燈避風而上照，梁杠插水而下壓。戽桍深穿之腹，炮泐駢石之脅。捷跳蛙其不繫，磔蒼髯而可鑷。碓山藉礦而殷雷，淘池攪粘而飛霎。流景倒燭，星星曄曄。燒窖熟，盦爐

裂，鉛馳沸，灰窠發。氣初走於煙雲，花徐翻於霜雪。它山莫優，朱提則劣。于以供王府匪頒之用，于以補冶臺貸本之闕。是二品則然矣，請復究銅之爲説。劉濞萃逋逃之藪，擅采山之富，而吴之産豐於豫章；卓氏爭王者之利，錮齊人之業，而蜀之産阜於臨邛；歐子破赤堇之山，涸若耶之溪，而越之産不止於鏌鋣、干將。錢幣或造於楚晉，冶鑄多出於齊梁。伏羲以來，銅山四百六十有七，今之大要，不過厥色之有三。其爲黄銅也，坑有殊名，山多衆樸。蜿蟺扶輿，鬱積磅礴。嶄巖岑嵲，崴嵬嶢峭。璘彬闌斑，黼漾璀錯。硉脉見，函路灼，牛飲盤，天井落。礦紋異采，乍純遽駁。燻苗殊性，欲斷還絡。烏膠綴，金星爍，蔌花淡，丹砂渥。鼠結聚團，鷄燋散泊。資餌膏油，英潤濯濯。宿炎煬而脆解，紛劑劂而巧斲。批亢轟博浪之椎，陷堅洞混沌之鑿。巖雲欲起而復墜，石火不吹而自躍。磅磅馳霆，剥剥灑雹。丘示掩耳而疾遯，木客捧心而涑愕。膽寒野伏之夔罔，魂褫泥蟠之龍蠖。繚乎修隧，黝乎幽壑。潛盧旁呀，陰窾斜却。共工觸不周而地維斷，神禹闢伊闕而龍門拓。驪山百仞之下穿，昆明萬夫之偕作，曾未媲其功用之博也。逮其籠簣，齊畚鍤具，專諸虎攫，孟賁豕負。徙堆阜於平陸，矗岑樓於爐步。熹炭周繞，薨薪環附。若望而燎，若城而炬。始束縕於畢方，旋皷鞴於熛怒。鞭火牛而突走，騎燭龍而騰騖。戰列缺霹靂於焱庶，無屏翳豐隆於煙霧。陽烏奪耀，熒惑遜度。石迸髓，汐流乳，江鑠融，臍膏注。鋊再鍊而粗者消，鈲復烹而精者聚。排燒而汕溜傾，吹拂而翻窠露。利固孔殷，力亦良苦。唯彼泉井，淘沙可鑄。其浸銅也，鉛山興利，首鳩僝功，推而放諸，象皆取蒙。辨以易牙之口，膽隨味而不同。青澀苦以居上，黄醓酸而次中。鑑以離婁之目，泛浮漚而異容。

赤間白以爲貴，紫奪朱而弗庸。陂沼既瀦，溝遂斯決。瀺灂湨溶，汩密瀲洌。銅雀臺之簷霤，萬瓦建瓴而淙淙；龍骨渠之水道，千澮分畦而滴滴。量深淺以施槽，隨疏密而制閘。陸續吞吐，蟬聯貫列。乃破不轑之釜，乃碎不湘之錡。如鱗斯布，如翼斯起。漱之瓏瓏，濺之齒齒。沉涵極表裏以俱暢，蒸釀窮日夜而不止。元冥效其巧譎，陽侯獻其怪詭。變蝕爲沫，轉澀爲灑。或浹下簟，自凝珠蕊。且濯且漸，盡化乃已。投之爐錘，遂成粹美。其淋銅也，經始岑水，以逮永興，地氣所育，它可類稱。土抱膽而潛發，屋索綯而亟乘。剖曼衍，攻崚嶒，浮堉去，堅壤呈。得鷄子之胚黃，知土鉛之所凝。輦運塞於介蹊，烟積高於修楹。日愈久而滋力。礬既生而細磞。是設抄盆，筠絡以庢；是築甓槽，竹龍以醨。散鈱葉而中鋪，沃鉛液而下漬。勇抱甕以潺湲，馴翻瓢而滂濞。分釅淡於淄澠，別清濁於涇渭。其滲瀉之聲，則糟丘壓酒於步兵之厨；其轉引之勢，則渴烏傳漏於挈壺之氏。左挹右注，循環不竭；晝湛夕溉，薰染翕欱。幻成寒暖燥濕不移之體，疑刀圭之點鐵。若乃卯課登，綱程促，鐵往銅來，錫至鉛續。川浮舳艫之銜尾，陸走車擔之繼屬。出嶺嶠，下荆蜀，絶彭蠡洞庭而星馳，泝重淮大江而電逐。四趍圜府，如輻有轂。殷轔軒磕，嵉岁複陸。頓之連城，貯之列屋。黑雲隤山而亂委，熊豹谿豗而起伏。蓋不待銷飛廉，鈲瞿曇，而鍾官之用足。於是鑄錢使攷其會，辨銅令第其品。丁夫竭作，匠師讙奮。煤突整潔，炭户充牣。鼓兩儀之籥而大播，役六丁之工而迭運。祝融作，女媧進，一煽濤生海門之微波，再煽日吐扶桑之疊暈，三煽烘朝霞而爛照，四煽洶屯雷而欲震。張格澤之輝燄，迸攙搶之芒潤。夸父即之，汗翻漿而暍；河伯望之，瞳眩花而瞬。澄澈不殽，通明無燼。黑濁之氣竭

而黃氣次，黃白之氣竭而青氣應。液爰瀉於兜杓，匣遂明於模印。摻之落落，貫之磷磷。磋之以風車之輞軋，轆之以水輪之砰隱。繒網涓拭，蠱蠹摩揗。肉好周郭，堅澤精緊，文勁銀鈎，色瑩玉填。既刮垢以磨光，始結緺而就準。盡東門之漚麻，不足以爲其貫引。百吏告功，三官動色。乃督餫艘，乃輸王國。版曹稽其贏虛之數，起部程其精粗之績。謹内府之登儲，衍外帑之椿積。天子守之以恭儉，冢宰理之以均節。與五銖、開元而並行，異黃榜、紫標之私殖。金工鑠之則有禁，蠻舶洩之則有辟。宜京師貫朽而莫校，天下藏鏹而山則也。其或用取鹿皮，制參飛錢，通物之變，扶時之偏，亦本於輕重之相濟，子母之相權。至論殖財，莫如擇使。有管仲則藏富於國，得劉晏則錢流於地。」言未畢，客有在旁啞然而笑曰：「子來自番，知泉則詳。坎蛙難語乎海水，醯鷄未窺乎天光。獨不聞負扆南面，運坱圠之鈞而斡四方者乎？盪八卦，範九章，颺《關雎》，播《我將》，融庶品於道德之橐，斂衆寶於俊乂之場。磨而不磷者布在臺省，動之斯和者坐諸廟堂。旋乾轉坤，闔陰闢陽。陶唐冶虞，規周矩商。禮樂凝俗，易窳而良。仁義鑄人，革否而臧。泰階以平，天步以康。前星爛乎重暉，旄頭澹其不芒。南風薰而民財阜，膏雨時而年穀昌。于以植帝王太平之業，詎止圖霸功之富强！」余乃豁然悟，蹶然起，拜手而系之曰：天不愛道，聖賢興兮。化工之巧，莫窮其端兮。地不愛寶，稼穡登兮。人不愛情，富壽且安兮。

《平齋集》卷一。

老圃賦

嗟余生之剌乖，甘偭密而即疏。痛虺隤其倦游，羸盤薄乎閑居。老既怯於山橋，窮莫備乎澤車。坐玩相牛之經，間抄種樹之書。五十弓兮野園，數百武乎破廬。一禿翁以自業，羣癡兒而共鉏。冰解寒祛，霏開日舒。濯濯我畦，瀏瀏我渠。穉甲怒長，鮮英蔚扶。涉熟成趣，驩然忘劬。翁放鉏顧兒而言曰：「汝亦知夫世有遇不遇之蔬乎？鴛釀施蓼，蠯醢侑葅，蔌蒲羞鱉，食茈薦魚，芥醬且胾，葱渫且胸，烈有桂椒，滑有堇榆，已多乎燧人、庖犧氏之初。而況織翠屠酥，殷紅氍毹，沐灘觴罍，轟豚鍾竽，猩唇豹胎之鼎，素黿紫駝之厨，始饞涎其趨新，中便腹而厭餘。於是葷臊望風而引却，芳辛候色而應須。擷翠茗於崑丘，掇瑶穎乎方壺。蔗漿盛夏而凍合，萍蘆祁寒而暖敷。行以白玉，奉之緑珠。五侯鯖兮遜美，天酥陀兮失腴。此其遇合，不翅初識之機、雲，晚見之嚴、徐也。若乃巖壑棲遲，竹屋槿籬。蓴擅場於秋風，空結鱸魚之思；韭爭長於春雨，未辨黄粱之炊。荻生而河魨上，橙熟而蟹螯肥。指雖動而莫酬，腹不負其幾希。已而凌寒采薇，迎陽刈葵，裛芹澗湄。饒黄獨之雪苗，筐白薤之露薤。茗蘼蕪以滌煩，醪枸杞而補羸。冷淘煮兮槐茁，餫飩斫兮薺滋。泫膏鉶兮雹突，飫糞火兮蹲鴟。酣糟紫薑之掌，沐醢青薤之絲。雲蒸罌粟之乳，濤泅胡麻之糜。輪囷鵝鴨之瓠，鬱屈龍蛇之芝。婆娑熊蹯之菘，鬣鬣虬髯之蓊。鱭孕子兮椶魚，鱉解裙兮樹雞。竹競綳兮稚子，蕨初

拳兮小兒。以至太華之藕，黃河之菇，婆羅之波稜，大宛之苜蓿，南越之鹿角，江東之耑蹄，與夫蜀之雞蘇龍鶴栭脯加皮，名品紛綸，色光陸離。性異溫涼，氣分王衰。芼擇加精，調胹得宜。香聞爽心，味適解眉。有舉案之接敬，無轑釜之見欺。芬芬苾苾，雜陳更進，可以甦文園之渴，療首陽之飢。彼其石芥老而逾勁，苦筍少而已奇。焯有拂士之風，菊抱幽人之姿。回睨蔓菁隨地而易質，薯蕷視人而變形，曾不滿乎一嗤，矧肯數乎惡芑、邪蒿、臭蒜而穢妥？然是蔬也，進不榮於珥貂鳴玉之齒，退不豪乎灑削胃脯之頤。煙雲歠薄乎夜讀之吻，風露簸蕩乎朝吟之脾。與齋鉢其爭道，食方丈乎何期，其不遇可知已。」兒拱而前：「其然豈然。諸葛以姓行，元修以字傳。玉糝得坡老而重，銀茄爲涪翁而妍。與其見賞於肉食之鄙，孰若託名於捽茹之賢？蓋窮患姱名之不立，而不患併日之食粥；達患宿學之不能行，而不患一節之萬錢。苟道義之信，飽飯蔬食而樂焉。」翁捧腹一笑，長歌振林：

合璧事類》別集卷五九，《永樂大典》卷二四〇七，《歷代賦彙》卷七一，《南宋文範》卷二。《古賦辨體》卷八，《古今事文類聚》後集卷二二，《古今

閔氓賦

嗟蚩蚩兮皇之氓，惟皇引逸兮氓不自逸。厥生考室于山兮山嘯而瀑，其降丘宅土兮土又墊而谷。中田爲廬，謂可高枕無虞兮，劃吞齧爲川渠。倚岸環竹以奠厥居兮，岸且善隤不可以久諸。死殮無衾

兮生煬無竈，哭不成聲兮仰天以啁。天蕩蕩兮何尤，陽侯不仁兮挾天虐氓而橫流。卑畦席卷兮望已絶，瀦澮坼兮高疇隨裂。今夕之憂兮無以爲歸，明發之憂兮何以禦飢？嗚呼，蚩蚩之氓兮惟皇之依！

《平齋集》卷一。

烘蚤賦

麥送爽寒，梅迎潦陰，羸肌老幹，敗絮故衾。睡蛇甫蟠，跳蟲倏臨。無蜂蠆材，有豺虎心。孕藁之隩，宅第之岑。質眇乎粟，觜餓也鐔。其來施施，其進駸駸。假託茵憑，陵躐衽襟。躁躍如舞，潛行似瘖。左發右應，前却後侵。螫其股錐，惕其氈針。據蔌刺刺，負芒森森。龜息正清，撓不可禁；蝶夢方栩，攪不可任。爬搔空疲，摸索曷尋。撫床以興，子規夜吟。赤脚張燈，蒼頭熾煁。絮衾壓簣，烈於釜鬵。初而蠕動，如商望參。少焉紛綸，如髮聚簪。或壯或穉，或纁或黔，或尾而丁，或腹而壬。龍跳虎擲，疑聞嗚喑，星流電激，驚逃沸潯。力窮勢屈，駢搏旅擒。祈父爪牙，凱平緑林。蠢爾蕞末，虽爲賞音。虽養大體，尚知酌斟。爾繁有徒，喋血憯深。予其火攻，難腥斧碪。老妻在旁，一笑振衿。謂彼族赤，可爲世箴。逢笇氣張，見瓜影沉。王極必衰，理無古今。俗諺謂「蚤笇籜來瓜皮去」。《平齋集》卷一。

招隱辭

雲氣斂兮天目之巔，濤江綫横兮海門濺濺，扶桑子半兮陽烏翩翩。可俯而揖兮，嚥以天井無聲之泉。子其隱乎，吾與子兮拾筌。　雲氣冒兮天目之趾，疊湫歗薄兮洞石齒齒。列缺正晝兮，睡蛟蟄起。可豢而擾兮，浴以天河倒流之水。子其隱乎，吾與子兮采芷。　雲氣吐兮天目之腹，乳潭沉沉兮鴨潭煜煜。徐五朝往而暮來兮雙碧鹿。可挽而舞兮，侑以天風步虚之曲。子其隱乎，吾與子兮蒔菊。《西天目祖山志》卷五，光緒刻本。

戒飭將帥撫恤士卒詔　端平二年八月〔一〕

敕何炳〔二〕：朕仰惟藝祖皇帝立國以仁，制國以義，撫軍馭軍，恩威不相揜，用能賦民養軍而民不憚，整軍衛民而軍不怨。經制一定，國勢尊安。慨慕風烈，常懼弗逮。間者惠陽、建安、京口、高沙之軍，蠢爲不靜，以駭民聽。雖怙終必戮，迄伸邦憲，而事非獲已，痛切朕躬。夫三綱五常之理，在人未始泯絶。彼其忘平時撫養之恩，背理捐生，而以衛民者厲民，豈盡本心哉？有司奉令不虔，故其病於掊尅而饑寒之不免，困於力役而休息之無期，鬱悒於沮遏而赴愬之無所，殆非一日。亦惟朕之

不明有以致之。《詩》不云乎：「祈父，予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内而三衙，外而列閫，暨諸軍主兵官，其各體至意，上下交飭，訓禮示信，威以儆其玩，而恩以恤其私。使人人自愛，相安于紀律而國勢張，時惟汝嘉。狃故必罰，朕不敢赦。故茲誡諭，想宜知悉。秋熱，汝比好否？遣書，指不多及〔三〕。《平齋集》卷一四。又見《咸淳臨安志》卷四一，《永樂大典》卷六六九七。

〔一〕年月據《咸淳臨安志》補。

〔二〕敕何炳：原無，據《永樂大典》補。

〔三〕「故茲誡諭」以下原無，據右引補。

四川安撫制置使趙彦吶堅守邊關將士用命獎諭詔

坤維國之上游，我高宗皇帝暢威遠之略，炳知人之鑑，拔虓將玠，俾□□□□□□□□□□□□□□扼賊虜，出奇制勝，隱如長城，蜀固而國勢定。於皇祖烈，朕甚慕之。蠢茲新虜，荐食亡厭。乃者窺我蜀關，諸將嘗奮，前麾却矣，茲又涉漢沔以逞。卿儒而知兵，忠於徇國，用玠勝算，身爲金湯。駐軍于原上，馮高下臨，熊卧虎視。圍合累旬而氣不折，將士感厲用命，人百其勇。虜有後顧，逡巡不敢深入，卿之力也。朕自聞卿犯危難，控險阻，每飯意未嘗不在原。忽攬吉奏，且歎且喜。彼曲我直，

彼竭我盈，乘神人之共憤，鼓吾貔貅，滌氛塲而空之。勞士輯民，治堡繕塞，使西陲安堵如故，毋患有功之不見知也。《書》曰：「汝多修扞我于艱，若汝予嘉。」卿尚勉之哉！《平齋集》卷一四。

新除吏部尚書李埴辭免陞兼修國史兼實録院修撰專一提領纂修高宗皇帝正史恩命不允詔

自史策散逸於鬱攸之後，思陵大典正史迄今猶未脱藁，朕甚懼焉。卿以開物成務之材，通今博古之識，入儀于禁途，國史、實録，俾參撰次，具有家法。茲既正厥職掌，而炎興之醲綱懿榘，所以維人心而永天命者，併屬卿鉤玄提要，亟緒成之，用副予思皇祖烈之意。典銓批敕，精明有餘，毋以學槁思昏爲解，使太史公之業無傳也。所辭宜不允。《平齋集》卷一四。

福州觀察使楊鳳孫辭免除安德軍承宣使依舊提舉佑神觀免奉朝請恩命不允詔〔一〕

朕躬御路朝，永懷長樂，既推恩猶子，又推恩猶子之子，所以隆罔極之報也。矧卿文雅自將，謙

靜寡過，尤慈宸所鍾愛。進之留務，佚之祠館，雍容家食，以奉其親，可不謂榮乎！昔陰馬氏以恂恂世厥家，用能龜紫傳襲，與國同慶。尚祇踐之，奚辭爲？所辭宜不允。《平齋集》卷一四。

〔一〕辭免：原無，據原集總目補。

端明殿學士崔與之辭免除廣東經略安撫使兼知廣州恩命不允詔

朕惟先朝以韓琦守相，范仲淹守蘇，德選也。然擁旄里第於安平無事之時，孰與即家宅牧而分憂寄！卿風節在朝廷，威名在夷狄，朕之韓、范也。頃辭聘召，佚老海濱，悍卒嘯凶薄番禺，幅巾登陴，赤心諭曉，衆狙屏氣宵遁，賢者有益於人國如此。就鎮鄉枌，全護海嶠，家國一體，孰如卿宜！矧弭盜於淮，却寇於蜀，沉深有遠略，爲我强起可也。士君子行乎蠻貊易，行乎州里難，愈近而愈不可欺。卿忠信篤敬積乎於州里，推之可以乎蠻貊，鴃音之革奚難哉？即日建牙，四履驩舞。朕方嘉卿勇義而識變，巽牘非所樂聞也。所辭宜不允。《平齋集》卷一四。

從臣李皇等乞將所得俸給減半幫支不允詔

朕承世治垢敝之極，楮輕物重，公私交瘉，夙夜不皇寧。惟昔司馬光有言：撙節用度，宜自上始。故裁濫約冗，興于眇躬，而大臣祈歸賦禄之半。蓋錢穀之問方棘，相與警敕貶損以圖其闕，非以是爲可裕吾國也。卿等誼深體國，援比有請，其未諭朕志乎？夫損貴酌損，節戒苦節，惟時之中。爾知厲《羔羊》五紽之風，予乃蹈《權輿》四簋之戒，國雖未裕，何至是！勉思大計之裨，毋徇小廉之執。所請宜不允。《平齋集》卷一四。

中大夫真德秀辭免資政殿學士在京宮觀兼侍讀恩命不允詔

天之生賢不數，其得時行道亦非偶然者。朕以王佐器卿於十年之前，儀圖共政，所以承天祐，慰人望也。平治之機方開，無妄之疾來諗，當饋重歎，天豈虚生是賢哉！惟《大學》一書，卿推致知格物之理，啓沃甚悉而未竟。其以秘殿内祠，養疾闕下，少間則勸讀于邇英。卿獲專意嗇衛，朕不失佛時仔肩之益，而大政易於諮訪，是爲兼得。天壽斯文，何恙不已！股肱嘉哉，毋輕於去朕。所辭宜不允。《平齋集》卷一四。

光禄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鄭清之再上奏劄乞從鐫罷居家待罪不允

不得再有陳請詔

國朝筦軍於三衙，本兵於宥府，務立上下相維之制，使知少長有禮之風，故服事有階而犯法惟劍。是關國體，可忽廟謨？卿具守文應變之長，得禁暴和衆之略。謂平陸失伍，固訓齊之久隳；曲梁亂行，抑驕騁之難制。恩威並用，紀律復張。顧倚成之方深，胡引慝之荐至？乃腆周公之輔，克綏洛邑之頑。予以敉寧武功，每思艱而圖易；我惟無斁康事，迄欲去而復留。宜體朕心，勉安厥位。惟京師南北軍之置必謹，惟羽林左右衛之選必精，益奮乃庸，茂躋于治，尚奚罪之待？所請宜不允，不得再有陳請。《平齋集》卷一四。

知院喬行簡參政曾從龍樞密鄭性之同僉書陳卓再上奏劄仰祈明罰

居家待罪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詔

維國大勢，如人一身。病之受也有源，證之發也有候。粤從債帥，莫制驕兵，但知畏不識之煩，

曾靡見光弼之整。適當其弊，乃在于今。卿宣弼諧之勞，懋綏靖之畫。虎兕出於柙，知干戈之可憂；牛羊反諸人，念芻牧之有在。抗章自劾，陳義甚高。維開寶川班擊鼓之時，與慶曆衛士踰垣之日，股肱未嘗引咎，精神自能折衝。勉殫訏謨，奚事挹損？所請宜不允。《平齋集》卷一四。

賜宣奉大夫知樞密院事喬行簡辭免兼參知政事恩命不允詔

存養固則智識明，閱歷深則謀慮遠，此朕倚重黃髮之意也。睠留樞筦，數日一朝，帷幄大議，瞭如蓍蔡。維我隆興、淳熙，軍國一體，典宥密者必參大政，安有文武兼資之老，猶未與聞萬微之務乎？命從中出，既喻朕心，何嫌何疑，而欲引避？況天下之弊莫大於因循姑息，朕寤寐治道，茫乎涉川，卿其與丞相同心協力，濟斯世于艱，以副責治之切。施置罷行之得宜，則轉移興起之有漸。矍鑠是翁，謹勿憚煩也。所辭宜不允。《平齋集》卷一四。

知院兼參政喬行簡辭免權監修國史日曆恩命不允詔

《春秋》修魯史之舊，以事繫日，以日繫月，而書法著。因書法以求聖人心法，不在鉅儒乎？卿學優柔而饜飫，文贍直而詳核。軍國訏謨之暇，振挈綱領，錯綜注記，襲六爲七而作一經，蓋浩乎沛

然也。矧自薛居正以來，執政總統尚矣。其毋以兼三爲解而曠大典。所辭宜不允。《平齋集》卷一四。

光禄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鄭清之乞解罷機政不允詔

朕永惟萬務之統在一相，相安厥位然後可圖社稷之安。丞相畚以天下爲己任，弼予親政，期底丕乂。謂宿弊沉痼，勢難遽起，而正氣寖還，徐當自瘉。用能虚心無我，聚衆賢於朝，拔茅而泰，盍簪而豫。朕日夜望之，遽以孤危，祈解機政，中流捨濟川之楫，可乎？天下之理，一公可以勝衆私，一人謂朕任賢之或貳也。所請宜不允。《平齋集》卷一四。

光禄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鄭清之乞俾還故里不允詔

廼六月庚寅，召對宰執于便殿，咨訪庶務，漏過午，太史奏日有承氣，其占爲臣承君，其吾相開心布公，率同列以承弼厥辟之象歟？諄切諭留，既還需牘，越四日癸巳，仍以去請，殊咈朕懷。周公聖人也，群情猶不能遽孚，其欲去迄留，輔成太平之業，爲文武申，固天命也。朕於卿一體無間，而明農之志浩不可遏。縱不念「公無困哉」之訓，獨不爲前寧人付託之重，奉幣供王以祈天永命虐？慶曆之車主必行，元祐之丹戒偏重，卿既得之，推是心以往，何治不濟？國步方艱而捨去，天下其謂卿

何，其謂朕何？所請宜不允。《平齋集》卷一四。

光禄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鄭清之辭免授特進左丞相兼樞密使恩命不允詔

元祐更化，一日制下命二相，吕大防爲左，范純仁爲右，而大防之宅左凡七年，君臣之際盛矣哉！朕遵晦養蒙之久，嘉與羣生共躋新美。得卿舊學，相我親政，壅者迪之，仆者植之，僭者翼之，大明當天，群陰盡伏，靡容光之不照，卿之力也。左揆虚位有年，如人身之股肱，何可偏舉？故進卿以首相，兼總文武之柄。且選於衆，得耆俊以助之，朝夕納誨，夾輔台德，庶幾元祐之盛。撝章來上，乃以寵榮爲懼而求歸老，卿豈人爵所能榮哉！得位與時，憂責彌重，勉殫金礪之益，迄成玉鉉之功，獨善非所望也。所辭宜不允。《平齋集》卷一四。

宣奉大夫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喬行簡辭免特授金紫光禄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恩命不允詔

帝王盛世，左禹而右臯，左周而右召，用能濟登雍熙泰和之治。本朝稽古建官，並相非一，權臣專國，則獨相如彼其久，可不變而通之乎？卿直大無競心，老成有遠慮。方威柄未還，他人所不敢言者，每雍容造膝歷言之。簡在朕心，知爲宰相器，迨更化共政而益信。進升次輔，仍斡樞極，蔽自夙志，倚爲蓍龜。謂宜亟展經綸之蘊，副予望治之切，顧猶以衰病諉。大廷朝會，進趨襜如，拜起翼如，搢紳動色相慶，謂少壯有不速，精神折衝奚難哉？《書》曰：「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其勿辭。所辭宜不允。《平齋集》卷一四。

權禮部尚書魏了翁辭免兼直學士院恩命不允詔

戊寅並命二相，越翼日己卯，便朝同班奏擬，首以卿進，曰：「號令文章，有國之精神，禁林虛直，非了翁不可。」朕喜於得人，亟俞之。卿久困排根，趣還禁近，學益老，文益偉，戛摩三光，斧

藻萬象，沛乎有餘思。以是而草内命，孰謂典誥之遠？毋多遜也。所辭宜不允。《平齋集》卷一四。

喬行簡辭免提舉國史實録院提舉會要敕令經武要略恩命不允詔

房玄齡之監修國史、實録，崔鉉之進讀會要，與蕭何之次律令，魏相之知兵略，皆宰相職也。卿以名世鴻碩，爰立作相，内外萬務，蓋無不統，矧簡策之記、兵律之志乎？維是諸書，事嚴體重，設官分纂，曠歲未就，非老於經制述作之學總提其綱要，諸儒將奚所折衷而收汗青之功哉？國典有常，巽章良過。所辭宜不允。《平齋集》卷一四。

金紫光禄大夫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曾從龍辭免除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恩命不允詔

乾坤以六子爲用而化功成，朕同日命二相，又同日命四執政，六子備矣。卿以凝重參大政，以深沉贊廟算，履正奉公，言可底績，朕簡注蓋深。進筦五兵之寄，仍預萬微之務，夫豈以序遷爲卿榮！天下大勢，方厝火於積薪；朝廷遠慮，宜徹桑於未雨。討諸軍國，一日不可緩也。抗章祈免，欲别求

文武全材而用之，孰有加於卿者乎？既深多事之憂，毋徇一謙之執。所辭宜不允。《平齋集》卷一四。

端明殿學士太中大夫簽書樞密院事鄭性之辭免同知樞密院事恩命不允詔

慶曆以韓琦、范仲淹爲樞密副使，士大夫酌酒相賀，朕思見其人若飢渴。卿氣明而抗志遠，見定而慮事精，列在宥府，隱憂更切，指陳可否，多中肯綮。進參樞筦之嚴，增壯精神之本。待之優乃望之深也，卿能以琦、仲淹自勉，則何異避之有？所辭宜不允。《平齋集》卷一四。

端明殿學士正議大夫同簽書樞密院事陳卓辭免除依舊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恩命不允詔

朕即政之七年，嘗命舊德爲同簽書，尋進簽書，今右揆是也，故甚重其選。卿廉方足以起懦，謙恕足以壓浮，擢聯宥密，訏謨備究。如玉在山，隱然邦家之光，循序而升，寵數非過。深長邊瑣之思，懇切籌帷之助，朕所以進卿者未艾也。懋哉，毋格成渙！所辭宜不允。《平齋集》卷一四。

權禮部尚書魏了翁辭免兼侍讀恩命不允詔〔一〕

王人求多聞以建事。朕自親政以來，宏開氈廈，詳延儒雅，性命道德之奥，治亂安危之機，所聞多矣，卿何相見之晚耶！一命而典禮，再命而儆直，三命而勸讀，蘇軾在元祐嘗兼之，惟卿爲允。平居之所講切，憂患之所論著，本末該貫，從容前陳，朕將虛心以聽。尚奚辭？《平齋集》卷一四。

〔一〕不允詔：原無，據原集總目補。

權禮部尚書兼侍讀魏了翁辭免兼同修國史實録院同修撰恩命不允詔

西狩絶筆，遷固獨以良史稱。迨唐魏謇領起居注，人主索觀之，以兼書善惡不奉詔，厥職舉矣。爾系出於謇，論議挺挺，猶有徵之風烈。紬書史館，裁成一代之典，疇不謂宜？況爲望郎名卿、爲柱下史，皆嘗執簡纂次，今顧以大宗伯參紀録之職而辭乎？往欽哉，書法毋隱。所辭宜不允。《平齋集》卷一四。

全宋文卷六九八五

洪咨夔 二

光禄大夫新除左丞相兼樞密使鄭清之辭免特進恩命不允不得更有陳請詔

朕惟《説命》之進于王，《立政》之教厥后，既交孚於志慮，必共訂於規摹，無言不酬，從欲以治。卿學足以正人心，承三聖；材足以經邦國，紀萬民。進躋上宰之班，增壯中朝之勢。牢辭欲去，力挽乃留。歷歷乎奏牘之數百言，卷卷乎治道之十餘事。上勿搖於疑間，下自絶於依違。開元要説之姚崇，彼何取爾；貞觀勸行之魏徵，是蓋似之。方堅此意以責成，必踐乃言而底績。胡爲卑牧，猶遜崇賢？雖賜位之加隆，實懋官之宜厚。矧乾道並命之盛典，即元豐改制之首階，匪朕敢私，惟人是稱。亟對揚於休命，毋過事於撝詞。所辭宜不允。《平齋集》卷一四。

權禮部尚書魏了翁辭免兼權吏部尚書恩命不允詔

朕謀廟訪落之始，卿以嘉猷入告曰：「王位在德元，厥亦惟棐，民彝用懌，寧人受命。」實獲我心。無人乎子思之側，不我留也。間去而嗑，惠然來思，敷奏以言，亦克用乂。方將迪簡在庭偕，庶明翼于朕躬，以春官行天官事，顧以爲大介賚爾耶！惟寅斯清，惟公斯明，卿蓋裕於率屬，毋違朕！所辭宜不允。《平齋集》卷一四。

兵部侍郎淮東制置使趙葵乞罷黜不允詔

維予前寧人經德秉哲，咨乃父宅，牧于江漢，匪舒匪棘，肆敉寧武圖功，迨今靡間言，良用嘉歎。乃者錫壹惠之謚，以忠冠肅，亦惟旌往勸來，庶幾世有不二心之臣，服勞于王家。卿佩教忠之訓，奮志孔武，朕推心任之。整淮浦之旅，雪崤函之眚，奄觀後效，顧以群疑，自鞠自沮，何耶？夫簡物議者喪功之本，畏人言者進德之機。攬卿來奏，謂忠孝有聞，憂懼無所，且重感於甚間不行之子儀，繼自今其知所進矣虖！秋風戒寒，嚴《車攻》之修備，謹《采薇》之守衛，以張吾國而昭乃辟之有乂，睽疑何有哉！避讙祈免，非朕樂聞，所請宜不允。《平齋集》卷一四。

端明殿學士太中大夫廣東經略安撫使崔與之再辭免除參知政事趣令就道恩命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詔

朕慨念爲君之難，儀圖耆壽俊共政，用康保民，以長我王國，詔書屢下，申之親札，致敬有禮，視安車蒲輪爲加厚。卿抱道俟時，可幡然起東海之濱矣。巽章至再，陳義何切！范鎮年未及謝事而休致，在元祐固不以爲矯，獨不思文彦博起於既老之餘，力扶丕乂，豈徒爲保身之哲耶？夫麒麟鳳凰之出，百鷙率服，以其德非以其力也。卿旅力雖愆，精神逾勁，坐而謀國，必能折姦弭慝，翼朕攸濟。維日望之，彊飯就道，毋憚于行。所辭宜不允，不得再有陳請。《平齋集》卷一四。

寶謨閣學士正議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余嶸乞俾致其事不允詔

華髮舊德，壯猶元老，有國者所甚重。故朕親政以來，樂得耆喆，是馮是翼。兆渭水以奮庸，起海濱而共政，經闈、史觀亦參列備咨訪。安有先朝名法從，老於學問政事如卿，而簡拔獨後乎？顧卿牧御湖湘，積勞嬰疢，姑俾均佚祠庭，嗇精神以俟用。茲攬來章，祈致厥事，惻然宿恙之未平也。知

止不殆，抗懷固高，渴想儀刑，詎容得謝！其務玩勿藥有喜之象，以康乃身，佇嘉謀之入告。所請宜不允。《平齋集》卷一四。

太中大夫權禮部尚書兼直學士院兼同修國史實録院同修撰兼侍讀魏了翁乞賦祠廩不允詔

鞅鞫不道，闖我蜀關，卿伯氏杖使者節乘沔，誓不與俱生而死之。朕藎然歎嘉，詔褒金城之節以勸忠，且以紓卿孔懷之戚。而請祠欲西，將進至荆、夔，與父老謀救鄉國，陳義甚高。昔漢嘗有事于四方，馳傳諭蜀，屬之司馬相如，汲黯則留以自近。山立玉色，姦宄奪氣，功出大將軍上，本彊則精神折衝故也。卿其圖濟乃辟，謹勿言去，有勝算亟入告。所請宜不允。《平齋集》卷一四。

禮部尚書魏了翁辭免慶典轉一官不允詔〔二〕

「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爲兮」，好賢之心無斁也。卿曩以言去國，非朕意。更化入儀臺從，直諒之氣不少衰。朕愛其有元祐諸賢之風，既還銓簿之四階，茲又進慶典之一秩。眷隆恩浹，豈以周南留

滯爲間哉！夫天爵之尊，固無慕於人爵緇衣之好，朕心庶幾焉。其毋過辭。所辭宜不允。《平齋集》卷一四。

〔一〕不允：原無，據本集總目補。

知樞密院事曾從龍辭免樞密使督視江淮軍馬恩命不允詔

朕承艱難之業，昧綏御之方，蜀既被兵，襄復告警，長淮、大江，風寒之備孔棘。元戎重寄，安危惟人。然自昔康時濟世，非便儇皦厲者所能，爲此截截善諞言，《秦誓》所以重悔也。卿沉深如鄧禹，鎮静如謝安，始對延英，首以佳兵爲戒，識慮遠矣。共政逾年，威重有體，朕知可屬大事。時方多壘，輟股肱之臣以盡護邊將，國有令典。便朝咨卿，勉爲朕往，卿既許朕矣，而猶以取具臨時爲解。夫軍國一機，内外同體，措置得宜，精采立變。走苻堅於肥水，折佛貍於瓜步，盡在卿指縱之下。毋留成命，佇奏膚公。所辭宜不允。《平齋集》卷一四。

權禮部尚書魏了翁辭免除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督視京湖軍馬恩命不允詔

可大之業，由事而生，此功業所以見乎變也。蠢茲黠虜，窺我蜀襄，朕慨事變之方來，一日建兩督府於江上，使聲援相接，以全制勝。卿學洞古今安危之略，識照夷夏盛衰之幾，眷知特深，讒慝莫間。趣進參於樞筦，往盡護於上流。成命一頒，江漢重湖已隱然有虎豹在山之勢。顧以軍旅未學辭，何耶？中軍謀帥，必本之詩書禮樂，萬里戎情，亦惟儒者能料之，文事、武備不容異觀也。集思廣益之有加，保大定功之可必。亟究真儒之韞，毋遲先乘之行。所辭宜不允。《平齋集》卷一四。

同知樞密院事鄭性之辭免兼參知政事恩命不允詔

軍國雖有異容，文武初非二道。屬時多故，輯我衆謀。召虎來旬來宣，既出總徹疆之寄；山甫令儀令色，宜進參賦政之規。卿學術深明，氣度軒豁。蚤培遠業，嘗有志於着鞭；晚箸邇聯，猶不忘於運甓。居切風寒之慮，圖爲陰雨之防。適當東府之暫虛，爰藉西樞之兼領。雖相與經綸於萬務，何以

假爲；然熟觀酬酢於百爲，自此升矣。勉殫忠益，奚事勞謙！所辭宜不允。《平齋集》卷一四。

權工部尚書兼知建康府陳韡辭免刑部尚書沿江制置大使控扼長江往來武昌巡視恩命不允詔

西陵之至江都，俱切風寒之護；建鄴之控天塹，尤嚴王氣之占。方邊遽之孔殷，宜中權之增重。卿弘深智略，沉毅威名。自膺留鑰之司，備舉戎旃之務。賢於長城矣，既高閫外之謀；豈憂匈奴哉，何吝師中之寵。常伯申加於妙選，制垣仍進於大名。寧於卿榮，徒得君重。盍亟講於勝畫，毋過爲於遜辭。乃若上流更資巡視之勤，陪都恐有空虛之慮，肆披來奏，式契朕懷。況西府盡護於列屯，北門毋勞於行役。第江流之絶警，暨海道之無虞。寬予顧憂，維爾成績。所辭宜不允。《平齋集》卷一四。

端明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李皇乞賜骸骨不允詔

卿宿學深於造微，壯略優於經遠。簡知惟舊，禮遇特殊，專紬石室之藏，首勸金華之讀。班升書殿，恩視政塗，示委曲以貪賢，俾從容而獻可。胡爲陳力，屢欲乞骸？豈齊王無以留孟軻，抑魯公不

能安孔伋，致煩耆德，遂起遐心？朝無白首大儒則内勢輕，國有黄髮良士則外侮息。當此艱圖之日，豈卿得謝之時？毋以兄弟之子而嬰其心，勉爲君臣之義而安厥位。所請宜不允。《平齋集》卷一四。

寶章閣直學士太中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宫史嵩之辭免除華文閣直學士知隆興府江西安撫使恩命不允詔

南昌爲江湖間一都會，蠻荆甌粤，左控右引，形勢今猶古也，必得威望夙著者宅乃牧。以卿抱應變之材，懷經遠之志，分閫京峴，厥有勞績，故進嫣閣之直，起家以鎮之。顧以親年喜懼辭。往來擊鮮，獨不可耶？亟其入覲，朕將臨遣。所辭宜不允。《平齋集》卷一四。

太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鄭性之辭免同提舉編修敕令恩命不允詔

道者立治之本，法者制治之具。成周盛時，冢宰以六典八法八則治邦國，都鄙官府必有掌其貳者，重成憲也。我朝敕局之設，總以宰臣，貳以執政，蓋此意。卿富博古通今之學，茂致君澤民之

志，擢副樞筦，進翊政枋。凡前律後令著在簡策，參舉而科別之，非卿誰宜爲？有次律令之蕭何則規摹宏遠，有奏故事詔書之魏相則品式備具，而況以三代之佐修三代之法乎？分職有常，引避徒贅。所辭宜不允。《平齋集》卷一四。

端明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李垕乞歸田里不允詔

岷峨、江漢之英靈，鍾爲人物，其萃在本朝，莫今爲盛，而德爵齒之俱尊，孰有過於卿者？累章祈去，挽留愈力，朕豈私卿哉？一陽在內，衆陽朋來，留卿所以聚坤産之珍，爲邦家之光也。矧蜀警未弭，思卿疇昔控禦還定之功猶未大暴白於時，儻聽之輕去，人謂朕何？卿以禮義廉耻而自砥礪，朕以耆壽俊在厥服而加縶維。宜體貪賢之心，益究格君之學。所請宜不允，不得再有陳請。《平齋集》卷一四。

新除端明殿學士太中大夫同簽書樞密院事督視京湖軍馬魏了翁辭免兼同提舉編修經武要略恩命不允詔

國朝以武名書，究鶡冠、黄石之旨，則有《神武秘略》；采留侯、楊僕之制，則有《武經總要》；

三朝控禦之方，則有《經武要略》；皐陵規恢之志，則有《武經龜鑑》。而《經武要略》爲尤重，創業中興之宏模懿範皆在焉。編劄以儒臣，提綱以宰輔，尊閣以樞廷，其來尚矣。朕方整軍修戎以折衝固圉，既進卿翊本兵於內，又屬卿視成師於外，而是書命以參掌。凡兵制、邊防而下，發金匱之閟藏，續玉鈐之會粹，盱分彙輯，熟訂詳施，職也，亦時之宜也。卿胸蟠四庫，神斡五兵，筆力所至，挾雷霆而驅風雨，奚遜爲？所辭宜不允。《平齋集》卷一四。

侍御史兼侍講李鳴復辭免除權工部尚書恩命不允詔

朕撫艱難之運而求治，越拘攣之法以用人，苟得非常之材，可無不次之舉？卿頃階卿列，峻陟臺端，蔚乎直其正方其義之風，挺然剛不吐柔不茹之操，力扶國論，密契朕衷。茲繇耳目之官，超進喉舌之寄，蓋中興百年所未有也。侍從職在獻納，何事不可言？卿其毋以言責官守爲間，祇若予命。所辭宜不允。《平齋集》卷一四。

殿中侍御史王遂辭免除户部侍郎恩命不允詔

朕自親政以來，臺諫以直聲著者必超軼等級而進之，所以勸敢言、廣忠益也。卿氣壯而材茂，識

高而論偉，繇分察再遷，察非法於殿中，暴未殄之惡，折方萌之姦，蹇蹇匪躬，聞于天下，朕甚器其直。稽諸故府臺臣，以供奉赤墀攝貳版部僅一二見，如卿即日爲真，亦足昭眷簡之殊、旌拔之異矣。矧嘗考覈郡國計簿，具見本末，理財有疏，義利之辨尤嚴。今特舉而措之，毋多遜。所辭宜不允。

《平齋集》卷一五。

權户部侍郎趙立夫辭免除户部侍郎恩命不允詔

小司徒掌建邦之教，法令貢賦抑其細也，而後世專以理財爲職。卿本固而末茂，外寬而内明，踐敭所至，務以有餘不敢盡之意寓於政事。攝貳地卿，恂恂如不能言，而鈎索原委，檢覈滲漏，吏無所容其欺心，計精矣。就俾爲真，用懋前業。夫天下大計分隸四總，其入于版曹者纔二十七郡。生寡而食衆，用疾而爲舒，故常患不贍〔一〕。鞭算笏畫之長，朕方以陳恕望卿，勿辭可也。所辭宜不允。

《平齋集》卷一五。

〔一〕贍：原作「澹」，據四庫本改。

權刑部侍郎李性傳辭免除禮部侍郎恩命不允詔

有虞氏命伯夷作秩宗，曰：「夙夜惟寅，直哉惟清。」寅故直，直故清也，知此然後可以爲禮樂之官。卿務敬以直內之學，有淵乎似道之風。甘泉之論思，露門之勸講，責難陳善，備罄忠益，而不汲汲於進，寅直清矣。若昔折民惟刑，與降典相爲表裏，疇庸邦憲之平，正序春官之貳，選妙望華，朕命惟允。齊仲孫來省難，知魯秉周禮而不敢動；晉欲服楚，必先大蒐被廬示之禮。時方多艱，卿其思所以尊吾國者，徒鳴其謙，非朕所望。所辭宜不允。《平齋集》卷一五。

權兵部侍郎趙彥悊辭免除兵部侍郎恩命不允詔

卿學問造乎精微，論議根乎正大，垂紳端笏於朝，著蓋麟之儀儀，鳳之師師也。引年告歸，朕以金華之業未竟，擢繇武部之最，就進貳卿之真，亦可爲勉留矣，而猶以歸諗。歷觀在廷，番番黃髮我尚有之，而公族之年耆德明，孰踰卿者？四郊多壘，主憂則臣辱。同姓之老，方與國同其戚休，而忍不爲朕修九伐之法，明七德之武，遽舍之去乎？其彊起就厥位。所辭宜不允。《平齋集》卷一五。

朝議大夫新除兵部侍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録院檢討官兼崇政殿説書趙彦悆辭免陞兼同修國史實録院同修撰恩命不允詔

經者道之綱也，史者事之紀也。八書十志而下，述作紛紛，經學之不明也。深於經則必良於史。卿學有師傳，晚造自得。邇英論説，析微抉隱，多先儒所未發，用力於經深矣。《典》《謨》歷代之軌範，《春秋》百王之繩墨，記言動者祖焉。卿能以經法爲史法，品藻實録，方將軼遷、董而上之，進參纂修，尚奚遜？所辭宜不允。《平齋集》卷一五。

特進左丞相兼樞密使鄭清之等奏爲雷發非時乞賜罷黜家居待罪不允詔

自昔有國之患，莫大於君臣玩天變而不知懼。間者雷洊發於首春。雷，君象也，爚爚震電，不寧不令。朕方引咎修省，卿等亦以陽不斂藏俟罪于家，上下相與儆懼若此，吾國其庶幾乎？漢丙魏同心輔政，風雨災變，時氣失節，皆惕然以爲己憂，而中興之治成。卿宜一乃心德，圖所以回天意者，移

災股肱，非朕志也。明發其率百辟以朝端朔。所請宜不允。《平齋集》卷一五。

特進左丞相兼樞密使鄭清之等奏爲滿散天基聖節乞許免肆筵不允詔

朕惟天心仁愛人君，故出災異以譴告之。星雷示變，天所以大儆朕也，而卿等職思其憂，莫不震恐引慝，可謂得交修之誼矣。然損貴酌損，節戒苦節，禮以義起，必惟厥中。朕於誕日既寢上壽之禮，群臣嘉賓之式燕可盡略乎？勉體示慈之意，毋勤引避之嫌。所辭宜不允。《平齋集》卷一五。

太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鄭性之奏爲雷電非時乞賜顯加黜罰不允詔

乃立春再翼日庚戌，殷雷始發，又再翼日壬子而震，少陽驟洩，恐懼靡寧。故預戒百官，天基節寢介壽，輟用樂，庶幾上答天譴。卿乃謂咎在臣等，乞加顯黜。昔我仁祖以春雷爲異，明詔責躬，曷嘗歸過股肱？卿宜悉心輔朕，以虩虩致福，勿復辭費。所請宜不允。《平齋集》卷一五。

工部尚書李鳴復辭免玉牒兼侍讀恩命不允詔

周小史掌邦國之志，奠繫世，辨昭穆；師氏以嬀詔王，居虎門之左，司王朝。自唐以來，瑤牒之纂修，經幃之誦説，蓋昉諸此，而兼其長爲難。卿着御史之冠，曳尚書之履，聲稱籍甚，而執《春秋》一經以陪緝熙之講，尤多所發明。朕孰察所韞，閎中而肆外，故以開元褚無量、開成李衢之職兼命之。進而勸讀，則明引君於當道之誼；退而撰次，則用大事書於策之法，恢乎有餘地也。所辭宜不允。《平齋集》卷一五。

户部侍郎王遂辭免同修國史實録院同修撰恩命不允詔

文以氣爲主，職史事者有直氣則無曲筆。卿以學問養集義之氣，頃爲御史，不爲强禦屈，剛且直矣。進升言語侍從之聯，參舉紀傳編年之法，以前日之是非一時者榮辱，百世均是氣也。況司馬遷之進姦雄，崇執利；班固之否正直，輕仁義，曾莫能當卿麾訶之餘鋒。一代大典，久未就緒，非卿其誰宜爲？所辭宜不允。《平齋集》卷一五。

兵部侍郎趙彦悊辭免侍講恩命不允詔

元祐中，程頤爲説書，以敬涵養君德；范祖禹爲侍講，以和開導主意。親學士大夫之益如此。朕知卿和而能敬，始進之以頤，今進之以祖禹。德性之迪，意嚮之正，惟吾宗老是準。巽牘來上，謂究心自得而無能悟主，朕實愧焉。雖然，學有緝熙于光明，「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亦惟卿勉之。所辭宜不允。《平齋集》卷一五。

特進左丞相兼樞密使鄭清之金紫光禄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喬行簡再上奏爲雷發非時乞賜罷免退伏田里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詔

《春秋》書三月大雨、震電，夏正月也。劉向謂雷未可以發而發，陽不能閉陰之象。故邇者雷發於春始，朕甚懼焉。丞相與國同其戚休，既夙夜熏心，圖答譴告，積陰隨霽矣，而猶執咎不自已。夫敕天之命，惟時惟幾，元首股肱，交相儆戒，固應天之實。然宣王遇災而懼，側身修行，詎嘗分過於申伯、仲山甫哉？況今外患未弭，内治未飭，朕方倚丞相如左右手。其安厥位，懋我政事，以保乂我

有夏，穆我天綍，毋輕於奉身而退，以孤朕也。所請宜不允。《平齋集》卷一五。

端明殿學士宣奉大夫李皇上表辭免除資政殿學士知眉州恩命不允詔

朝廷以耆儒而尊，故國以世臣而重。朕萬里召卿，期以爲股肱心膂，詎肯使一日去修門哉？惟西土嘗不靖，朕爲之廢寢食者累月。峨英岷秀，盡萃王庭，卿大夫之舊德宿望莫有留者。拊髀躊躇，憂顧無所寄，然後知季良在隨、廉頗用趙之足以重鄉國也。輟經幄之優，進書殿之重，高牙大纛，歸鎮鳴珂。薦紳父老，念疇昔綏靖之勳猶在，必動色相告，坤維可無憂矣。況峻職以尚賢，即家而爲守，在蜀纔止一人，朕於卿可謂盡體貌之宜。往哉，毋以中外爲間。所辭宜不允。《平齋集》卷一五。

端明殿學士宣奉大夫李皇再上表辭免除資政殿學士知眉州恩命不允詔

孔子自衛而反魯，孟軻去齊而歸鄒，弗逢其時，乃諉諸命。卿心存於致主，朕志切於用賢，將以

有行，未爲不遇。曩頻年外服，嘗著績於制垣；今再歲中朝，遂視班於執政。雍容勸讀，繾綣給扶，顧圖任之念未忘，何引謝之章屢至？躋隆名於秘殿，建巨屏於故鄉，歷考前聞，罕見近比。相如之諭蜀道，方來弩矢之迎；買臣之守會稽，何勤印綬之上！諒薄言於晝繡，尚遠告於辰猷。所辭宜不允。

《平齋集》卷一五。

太中大夫守兵部侍郎淮南東路安撫制置使兼知揚州軍州事趙葵以護邊無狀乞賜罷歸不允詔

善射或失於百命中之餘，良醫多得於三折肱之後，此操危慮深者所以達也。卿蚤懷智略，銳赴事功，雖鳴劍伊吾之志未酬，而堅壁細柳之風猶在，梁荆俶擾，淮獨晏然。涉歷多而識慮老，可與圖守矣。邊烽少斂，亟上歸請。兵法曰：「毋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賊情叵測，吾圉尚疏，卿宜日討軍實，思敵王愾，其可遽奉身而退乎？所請宜不允。

《平齋集》卷一五。

太中大夫守尚書户部侍郎兼删修敕令官趙立夫乞畀叢祠不允詔

漢張蒼爲計相，更以列侯主計；唐劉晏自度支領租庸、鹽鐵，至僕射猶領使如舊。理財不宿其官，簿書放紛，吏並緣爲姦利，雖竭江河之入莫供尾閭之泄也。卿踐更中外之久，財賦脉絡，洞燭表裏，而姿稟静固，精力彊仡，又足以行之。左户爲真，朕方委重，閱日幾何，遽以春衣辦集而求均佚〔一〕，蒼、晏職業，僅以是自諉耶？維時調度孔殷，尚究爾材，毋曠吾事。所請宜不允。《平齋集》卷一五。

〔一〕辦：原作「辨」，據清刻本、庫本改。

朝奉大夫權工部尚書時暫兼權吏部尚書兼修玉牒官兼侍讀李鳴復辭免除權刑部尚書日下供職兼職並依舊恩命不允詔

朕惟舜命九官，垂作共工〔一〕，臯陶作士，皆終其身不易，後世必遞遷熟試以觀通材。卿爲棘卿，有明清之風，則峻總一臺爲臺端；有直亮之操，則超躋八座爲起部；有簡静之譽，則併攝天官。知卿

深，故進卿呶也。然經遠猷者貴事功之詳歷，圖大任者在望實之積孚。茲繇五雉之華，趣典鵷鳩之重，擢無虛月，意蓋有在。卿以因人序升而辭，過矣。其思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所辭宜不允。

《平齋集》卷一五。

〔一〕作：原無，據庫本補。

中奉大夫寶文閣待制賜紫金魚袋鍾震辭免除寶章閣直學士知靜江府廣西經略安撫恩命不允詔

朕待臣下無中外之間，以久不見卿，召自姑孰，賜對于便朝，議論平實，可見於行，良用嘉奬，攝長起曹。詔墨猶濕而嘖言已至，憮然不得而私也。乃睠桂筦爲廣右都會，有江山之勝，無瘴癘之虐，峻直西清，往顓牧御。過家上冢，行道謂榮，豈若季布徒以一毁譽爲進退哉？勉敷德意，使海蜑山獠人人懷其生，則予以懌。所辭宜不允。《平齋集》卷一五。

朝議大夫權尚書兵部侍郎四川安撫制置使趙彦吶乞速加汰斥不允

詔

西南六十州，倚天險以爲固。卿老於邊籌，控仙原之險以挫賊鋒，功與馬服先據北山等。朕既下詔奬勞矣，而爾子洸夫又能獬潰旅以紓心腹之憂。威名既立，賊雖狼貪無厭，羝觸未已，獨不忌吾老罷之當道耶！進卿武部之貳，且官厥子於朝。其體有功見知之意，益堅授任危難之圖，收合散亡，謹固封守，使全蜀以寧，毋過爲引咎以自餒其氣也。所請宜不允。《平齋集》卷一五。

朝議大夫試尚書工部侍郎沿江制置使兼江南東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知建康軍府事兼行宫留守陳韡乞亟祠廩不允詔

天下一身也，論病以及國，原診以知政。漢之踧蹙，唐之疽根，皆識國體者所深憂。朕不能遠德，盡然念三垂之不静。北門管鑰，徒得卿重，除戎蒐實，養威制變，靡一政之不舉。再進文昌，用懋乃績，俾修扞我于艱。病在膏肓，日甚一日，忽騰祠請，殊駭朕聞，得非切於憂國，以身之病諭國

之病歟！天醫緩所視，固砭劑所不及，秦越人浣腸滌胃，必有可起之方。蓋國勢之轉移在人，未可諉之壞證而不之治也。卿亦勉爲王事親藥餌，嗇精神，以佩安危之寄。所請宜不允。《平齋集》卷一五。

全宋文卷六九八六

洪咨夔 三

魏了翁辭免依舊端明殿學士除簽書樞密院事令疾速赴行在奏事恩命不允詔

《采薇》以遣戍，視薇之剛柔爲行役久近之候，而《出車》勞還，《杕杜》勤歸繼之，所以閔歷時之勞也。間者歲聿云暮，卿憤於封豕長蛇荐食上國，烈然以樞臣視師于江上。星言夙駕，冒犯霜露，曾無幾微見顏面，亦云壯矣。吴楚上下數千里，臂指運掉，氣勢翕合，有出門同人之應，朕寢爲安。乃睠莫春，閱時且再，勞於王事，盍遄其歸？在師中吉，序進一等，特以示吉甫之燕喜，而舍爵策勳，猶有待也。何行而弭斂戍之後艱，何施而杜挺憂之内釁，何所處置而使朝廷尊彊，生靈之無失所，延英入對，其孰數于前，以圖綏靖。引疾而辭，非朕所望。所辭宜不允。《平齋集》卷一五。

謝奕昌辭免特授保寧軍節度使提舉萬壽觀恩命不允詔

我孝宗迪《關雎》之風，重《葛覃》之本。言告師氏，間歸謁於祖禰之庭；詔馭群臣，必進褒於伯仲之列。著爲國典，用厚人倫。卿笙磬和平，珩璜縝粹。清規雅度，具存江左之風；嘉則令儀，同稟洽陽之氣。聯鴈行於朱閤，肅鷺序於彤墀。祇奉宮闈，還展寢廟。榮光接于五世，異數萃於一門。超陟齋壇，總提真館。蓋率先朝之舊，匪繇近戚之私。宜益務於好修，毋過勤於引避。所辭宜不允。

《平齋集》卷一五。

謝奕禮辭免特授保康軍節度使提舉萬壽觀恩命不允詔

朕尊臨函夏，夙建長秋。化成二《南》，曾無示私外家之意；禮成五廟，宜有昭德異姓之恩。卿性行淑均，風神秀徹。如圭如璧，泝慶派於貂蟬；吹壎吹篪，播英聲於鵷鷺。託在肺附，蔚爲羽儀。奉翟褕而修寢廟之恭，擁旄節以領祠庭之佚。寵超二等，榮動一時。以淳熙戚畹之彝章，爲慶元相閥之盛事。匪徒馭貴，抑以教媚。勉循制節之規，宜略撝謙之請。所辭宜不允。《平齋集》卷一五。

魏了翁再辭免依舊端明殿學士除簽書樞密院事令疾速赴行在奏事恩命不允詔

兵難踰度則倍道而疾征，事有密奏則乘傳而趣入，王事靡盬，所以不皇啓處也。國朝儒而知兵，莫加於范仲淹。慶曆中出經略西事，久之未獲要領，而召爲副樞，定廟謨於殿陛之間，震天聲於靈夏之表，卒揉服之。卿腹有萬甲，名齊一韓，乃者視師之行，協比諸閫，拊循三軍。有關疆事，既得以直達朕聽，今又以所目擊還歸坐籌。折箠笞之，好音懷之，吾有以待虜矣。恢台之交，風日未烈，其遄驅以尉渴佇。所辭宜不允，不得再有陳請。《平齋集》卷一五。

皇叔祖少傅保寧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嗣秀王師彌生日詔　十一月十七日生

新陽踰浹，協氣先春。生一代之宗英，爲兩朝之國老。眷隆列棘，恩賁垂蓬。備牢餼以陳儀，茂燕頤而介壽。《平齋集》卷一五。

同知樞密院事鄭性之生日詔

小寒届節，駿嶽儲神。應昌運以生賢，斡洪樞而贊治。特隆睠遇，肇錫餼牽，介黄髮之修齡，侈《緇衣》之篤好。《平齋集》卷一五。

永寧郡王楊石生日詔

紀鳳標春，將臨銘栢；傳龜毓瑞，先慶垂蓬。豐好賜於周官，洽燕私於漢戚。祗予寵渥，介爾耆齡。《平齋集》卷一五。

光禄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鄭清之再辭免授特進左丞相兼樞密使恩命不允批答

元愷並舉而百揆宅之司空，公孤俱立而六典掌之冢宰。大厦必棟梁之任，巨川惟舟楫之資。允繫

具瞻，曾微虚授。以卿韞帝師之學，抱王佐之材，疇績中台，升班首輔。蓋欲究致主澤民之業，凝調元贊化之功，使國勢重於泰山而人心安於磐石。倚毗良切，考謹非輕。盍亟爲奠枕之圖，猶堅執循墻之請。人不足與適也，朕正賴於格心；時則勿有間之，卿何疑於立政？況此艱難之日，豈其閑退之時。所辭宜不允。《平齋集》卷一五。

宣奉大夫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喬行簡再辭免特授金紫光禄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恩命不允批答

帝賚良弼而輔丕乂，天生賢佐而祐中興。緊一德之交孚，實千齡之幸會。卿三朝壽俊，四海達尊，充於性則碩大而光明，備於身則康寧而壽考。如圭如璧之猗重較，久人望之獨隆；非龍非彫之遺汝師，新國均之對秉。蓋天所相，維朕之承。中外之壤證已形，上下之憂心如醉。趣展濟時之略，毋貽避事之嫌。所辭宜不允。《平齋集》卷一五。

宣奉大夫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喬行簡再上表辭免特授金紫光禄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恩命不允仍斷來章批答

朕以治國平天下，根本於人主之身，深宫暗室，左準右規，曷嘗一息懈？而世道積壞之餘，國勢未振，物情易摇，中夜以思，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榆塞又將秋矣，並建輔弼，亟圖康濟。免樻洊至，得無以補苴罅漏、扶植頹敝之難耶！列聖紀綱法度具在，天下事猶可爲。以卿老於謀國，勇於致君，調元經武，特在機括之一轉。趣亮天功，用答人望，牢辭可已也。所辭宜不允，仍斷來章。《平齋集》卷一五。

光禄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鄭清之再上表辭免特授特進左丞相兼樞密使恩命不允仍斷來章批答

元首明則股肱良，股肱喜則元首起，相須甚切，相值甚艱。卿學足以承三聖之傳，識足以定萬世之策。適更張之有待，嗟大壞之難圖。救病於已危，以爾爲上醫之盧扁；葺廬於既朽，以爾爲巧工之

般輸。特隆左揆之登，昭示右賢之切。交孚靡間，頻巽奚爲？瞑眩而厥疾瘳，妙試回生之劑；綢繆而彼桑徹，熟思禦侮之規。毋棄爾成，亟祇朕命。所辭宜不允，仍斷來章。《平齋集》卷一五。

金紫光祿大夫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曾從龍上表再辭免除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恩命不允仍斷來章批答

國朝之治，莫盛於嘉祐。時則有大臣考覈兵數、地理，使邊防無闕戍，奉行典章故事，使百官奉法循理而朝廷尊，卿之祖也。卿山立川流，克世厥德。茲以參預進本兵之重，且世厥官。運籌幄中，制勝堂上，修攘兩盡，庶幾海内復還全盛之風。卿者，撝辭徒費。所辭宜不允，仍斷來章。《詩》不云乎：「對揚王休，作召公考。」此朕所望於《平齋集》卷一五。

端明殿學士太中大夫簽書樞密院事鄭性之上表再辭免除同知樞密院事恩命不允仍斷來章批答

有國之患，莫大於君臣上下以危爲安而不知懼，知懼則可爲矣。朕靜觀天下之勢，惕如涉淵，故

並建股肱心膂，圖濟于艱。二三大臣，切於體國，莫不念戒懼之不可已。而卿踧然以外憂内患爲己責，天所以訓楚警晉之意其庶矣乎！本彊則精神折衝，得道則狙詐作使。力贊樞機之運，毋徒傴俯之恭。所辭宜不允，仍斷來章。《平齋集》卷一五。

端明殿學士正議大夫同簽書樞密院事陳卓再上表辭免簽書樞密院事恩命不允仍斷來章批答

蓋聞宣王中興，倚重於孝友之張仲。有孝友之臣主於内，則戎車四牡，始得以成伐功於外。卿踐履全君子之和，操守得大臣之正，朕之張仲也。自登宥府，物望具孚，進不躐等，厥任增重。夫國勢之安危在所寄，邊防疏闊，軍律放紛，風寒之慮方深，陰雨之備宜急。卿雖位樞庭之末，可過謙乎？所辭宜不允，仍斷來章。《平齋集》卷一五。

曾從龍再辭免樞密使不允批答

召虎江漢之命，姬旦淮夷之征，皆爵上公，往衛中國。欲威靈之旁暢，必名位之加崇。卿有武而

有文，能定而能應，處基命宥密之寄，得受任危難之風。果爲朕行耶，趣進臨於都會；吾無復憂矣，知坐折於遐衝。胡尚遜於使端，似未孚於予志。望之重則可以盡護諸將，權之尊則可以奬率三軍。矧視周家之禮猶輕，其在國朝之典未遠，匪隆總統，曷聳觀瞻？抑使表裏聯絡之諸屯，皆識上下綱維之深意。玁狁孔熾，我是用急。姑煩籌筆之勞，徐方來庭，王曰還歸；佇錫命珪之寵，倚毗良切，傴俯奚勤？所辭宜不允。《平齋集》卷一五。

魏了翁再辭免簽樞督視京湖軍馬不允斷章批答

昔在先朝，蜀出名輔。張浚精忠之山立，允文碩畫之淵深，皆於王事靡盬之秋，克奮元戎啓行之略。朕方深於憂顧，卿盍展於英猷！荐披謙牘之勤，猶遜師干之重。睠禁塗之獻納，暨經厦之建明。雖所陳略施，未盡如賈誼之志；然其策常用，已深識子房之心。茲共濟於艱難，乃過虞於扞格。況上流之形勢甚重，而中朝之體統不殊，精神既孚，脉絡自貫。甲寅報可，亟宜上方略於金城；辛巳饗功，詎止訖天誅於洄曲？倚須戒道，勿事循墻。所辭宜不允，仍斷來章。《平齋集》卷一五。

曾從龍第二次辭免樞密使都督江淮軍馬不允斷章批答

《易》之「師貞，丈人吉」，非必以素居富貴稱也。才謀德業，衆所尊信畏服，則國勢倚之而重。卿德業之茂，才謀之偉，積孚于衆望。出分憂寄，盡董師干，十乘啓行有日矣。本兵置使，特壯前茅，豈以富貴卿哉？矧兩相兼官於中，元戎專官於外，體貌均壹，脉絡貫通。修扞于艱，以敉寧武圖功，蓋在此行。虎拜稽首，對揚王休，毋屢勤遜牘爲也。所辭宜不允，仍斷來章。《平齋集》卷一五。

文武百寮宰臣鄭清之等上表奏請皇帝正月五日天基聖節御紫宸殿上壽不允批答

朕親攬政枋以來，嘉與海内相安於善治，而秉德不康寧，無以輯天人之和，咎證荐形於象緯，妖氛旁煽於疆垂，致使吾民重罹其害。夙夜怵厲，心焉如擣，其敢晏然盛禮，備樂于廷，以侈誕彌之慶哉？群公百辟盍圖往求朕攸濟，顧援承平舊章以請君，曰「卜爾萬壽無疆」，固《天保》歸美之至情。而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無逸享國之長，在此不在彼也。其思將順，用副憂勤。所請宜不

允。《平齋集》卷一五。

文武百寮宰臣鄭清之等再上表奏請皇帝正月五日天基聖節御紫宸殿上壽不允批答

誕節之置非古也。我朝列聖觀會通以合禮，必隨時而酌損之。上天示變則寢同天之祲容，萬民失業則蠲天申之縟典，蓋以畏天恤民爲心，不以位爲樂也。朕獲承至尊休德，于今一紀，露囊獻賀，每抑而不進。矧今玩洊雷之象，恐懼修省，莫敢遑息，而可效千秋爲宴樂乎？約浮崇簡，朕志堅定，卿等勿重請也。所請宜不允。《平齋集》卷一五。

謝奕昌再辭免特授保寧軍節度使提舉萬壽觀恩命不允仍斷來章批答

后父據《春秋》褒紀之義，帝舅緣《大雅》申伯之意，而外戚恩澤寖博，其來尚矣。卿以相門芝蘭之彦，中闈棠棣之隽，蹈履規矩，藹有令譽。翟車歸謁，首建辟旌，雖恩數超出拘攣之表，而人不

謂過。豈特舊章之可循，抑官惟其稱，非私昵之及也。樊氏世篤，陰亦戒侈，恂恂苗裔，傳龜襲紫。朕所以期卿者甚遠，毋留成命。所辭宜不允，仍斷來章。《平齋集》卷一五。

謝奕禮再辭免特授保康軍節度使提舉萬壽觀恩命不允仍斷來章批

答

閨門者王道之本，后有進賢之志，無私謁之心，則公道行而倖門塞，紀綱立而名器重，雖同氣何有乎濫恩？卿傒富貴而退遜，服儒雅而謹敕，后實嘉之。于邑于謝，寢廟既成，禕衣歸省，相祀有恪。伯仲一日而授兩節，度越常科，恩義稱也。免檄來上，謂隆名盛典不容倖得，而謙畏有加，漢四姓罔克專美於前矣。亟祇若予命。所辭宜不允，仍斷來章。《平齋集》卷一五。

光禄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鄭清之可特授特進拜左丞相兼樞密使加食邑食實封制

門下：伊尹學而後臣，商后所以懋格天之業；周公相而爲左，成王所以綿卜世之休。朕厲精百度

之新，注意一賢之切。望既孚於巖石，位宜正於元台。咸輯群工，渙揚大號。具官某道包乎衆甫，氣塞乎兩間。其無我則顏氏克己之仁，其有爲則曾子守約之勇。升暘谷之日而春，萬象翊我初潛；興太山之雲而雨，八瀛贊予更化。即上天下澤以辨分，本内陽外陰而進賢。凛諫路之復開，紛倖門之自塞。回狂瀾於既倒，坐消貪濁之風；泝大川而獨航，期濟艱難之運。惟宿弊不容於驟革，而駿功有待於美成，修攘之務孔嚴，安危之寄逾重。匪進久虚之次，曷旋丕應之機？是用稽之端拱趙普之元勳，參以咸平李沆之舊德，序陞左輔，光踐前修。總樞機於本兵，超品級於賜位，仍陪多邑，併衍真畬，以尊天官冢宰之權，以應太微上相之象。於戲！一德咸有，莫大乎主善之爲師；百志惟熙，莫先乎任賢之勿貳。予欲天綍之穆，汝翼；予欲國棟之隆，汝爲；予欲職業咸修，汝明；予欲形聲俱和，汝聽。仰承尊帝籲俊之意，益究佐王治邦之功。一人以寧，萬世永賴。可。《平齋集》卷一六。

宣奉大夫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喬行簡特授金紫光禄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加食邑食實封制

門下：朕玩占泰象，稽若乾文。北斗璇璣之斡天樞，既運平於四序；太微端門之列次相，爰經緯於三光。肆嘉宥密之英，夙稔弼諧之望。誕揚制綍，專告廷紳。具官某秉先覺之姿，厲後凋之操，學

問貫穿於千古，器能苞括於三才。退然不勝衣，充以至大至剛之氣；淵乎其似道，形爲可觀可度之容。偏儀禁路之華，趣踐政塗之峻。力扶更化，備罄陳謨。卷卷乎任賢而去邪，懇懇乎理内而禦外。尚猷詢茲黄髮，獨知籌慮之深；咨岳有能奮庸，咸謂延登之晚。睠予菲質，紹我前休。宴紫雲之樓，念民生之未裕；開天章之閣，虞國事之多艱。楫舟必賴於烝徒，維厦匪資於一木。參諸夢卜，得爾耆明，庸合守文應變之長，共致經體贊元之助。仍總提於樞筦，兼疊進於文階，申錫多畬，併陪真采。於戲！仲虺爲左而伊尹爲右，本一體以相須；召奭在後而周公在前，必同心而叶濟。惟密於補袞，則無彌縫之迹；惟妙於和羹，則有調一之功。惟精神强則國勢張，惟紀綱正則人心定。俾予以治，時乃之休。可。《平齋集》卷一六。

金紫光禄大夫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曾從龍可除樞密使督視江淮軍馬加食邑食實封制

門下：朕祇承洪業，遠慕駿功。督江左之軍而國勢張，晉賴謝安之略；視淮右之師而皇威暢，唐資裴度之籌。顧《采薇》治外之孔嚴，宜《烝民》任賢之尤急。妙簡元樞之望，盡提諸將之權，肆諏剛辰，式涣孚號。具官某學醇而識邃，德厚而器閎。蚤擅兩都之倫魁，蔚爲三代之王佐。炳謀國之

智，先見洞乎蓍龜；勵事君之忠，精誠貫乎金石。再踐政塗之峻，獨顓宥府之崇。一念慮必圖父於邦家，一訏謨必思安於社稷。氣塞乾坤之大，志期宇宙之清。蠢蚑鞮鞫之黠戛，乘女真之末緒。并吞諸郡，莽萬里之丘墟；蹂躪中原，慘兆民之塗炭。不顧夷夏大分之定，不思帝王正統之尊，敢嘯餘凶，自干顯討。況太之一神來格，久占福曜之臨；而甲子之曆有開，適應初陽之復。趣迎善氣，特命元戎。皇天付予有家，莫重要衝之守；寧王遺我大寶，適資艱運之扶。維文武之全才，蘊沉深之大略，就陞使領，仍衍井畬。總表撑裏拓而建規摹〔一〕，合前茅後勁而受節度。風生草木，聲震山川。聖策定則有功，可必應兵之勝；真儒用而無敵，何難賊虜之平？注倚非輕，延登有待。於戲！義問之拒逆亮，收萬全於指顧之間；張浚之却僞齊，奏三捷於談笑之頃。朕方恢於祖烈，爾宜邁於前修。衆思集則精神彊，列戍睦則首尾應。亟茁攘於外侮，用勱相於中興。可。《平齋集》卷一六。

〔一〕建：原作「庭」，據清刻本改。又庫本作「定」。

左丞相鄭清之口宣

卿德尊朝廷，勳在社稷。欲重處中之寄，宜膺虛左之求。宅揆奮庸，揚庭孚號。亟祇殊嫡，力濟丕平。《平齋集》卷一六。

右丞相喬行簡口宣

卿斯文砥柱，有國元龜。久樞紐之密旋，趣鈞衡之對秉，綸言渙發，輿望僉諧。亟祇予休，共圖乃乂。《平齋集》卷一六。

左丞相鄭清之批答口宣

延登上宰，翊贊中興。增九鼎之尊安，永三階之澄穆。趣祇成渙，毋事勞謙。《平齋集》卷一六。

右丞相喬行簡批答口宣　一

孚號大廷，登庸碩輔。允賴巨川之濟，式隆巖石之瞻。亟效贊襄，奚勤遜避！《平齋集》卷一六。

右丞相喬行簡批答口宣　二

朕寤寐治功，延登耆德，既協從於龜筮，宜交濟於鹽梅。其遏牢辭，以圖丕乂。《平齋集》卷一六。

左丞相鄭清之批答口宣

天毖成功，帝賚良弼。首陟泰階之峻，亟圖鼎餗之和。勉爲堅留，毋煩牢避。《平齋集》卷一六。

知樞密院曾從龍同知鄭性之簽書陳卓批答口宣

外治有嚴，中樞尤重，必進爽邦之彦，迺凝基命之功。勉效勝籌，毋勤遜牘。《平齋集》卷一六。

樞密使曾從龍批答口宣

十乘董戎，亟宜引道；五兵置使，奚尚循墻？體予憂顧之深，寢爾撝謙之過。《平齋集》卷一六。

節度使謝奕昌批答口宣

卿世業韋平，家法陰馬，寵陟齋壇之峻，榮施先廟之崇。渙綍已孚，巽函可遏。《平齋集》卷一六。

節度使謝奕禮批答口宣

卿椒掖流暉，芝庭峙秀，襲冠貂之積慶，膺綬鶻之殊恩。朕授非私，爾辭毋屢。《平齋集》卷一六。

賜龍圖閣學士京西湖北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襄陽府趙范兵部侍郎

淮東安撫制置使兼知揚州趙葵銀合夏藥敕書

卿望聳禁塗，籌高邊閫。屬履炎蒸之序，備殫牧御之勞。宜錫上奩，用放内劑，禦茲烈日，揚我仁風。《平齋集》卷一六。

賜工部侍郎沿江制置使知建康府陳韡銀合夏藥敕書

卿法從名流，陪京重寄。餘同上。《平齋集》卷一六。

賜權兵部侍郎四川安撫制置使趙彦吶銀合夏藥敕書

卿天派名流，坤維重寄。餘同上。《平齋集》卷一六。

賜司農卿知慶元府兼沿海制置使游九功銀合夏藥敕書

炎令司衡，赫威鑠石。迺睠輔藩之彦，具宣制閫之勞。爰錫珍良，式資寶衛。《平齋集》卷一六。

賜右文殿修撰四川安撫制置副使兼知成都府丁黼銀合夏藥敕書

迺睠漢廷之彦，具宣蜀閫之勞。餘同游九功詞。《平齋集》卷一六。

賜兵部郎官兼淮西安撫制置副使兼知黄州楊恢銀合夏藥敕書

迺睠漢廷之彦，具宣淮閫之勞。餘同游九功詞。《平齋集》卷一六。

賜直寶章閣權發遣鄂州兼權沿江制置副使張元簡銀合夏藥敕書

炎令司衡，赫威鑠石。乃睠上流之寄，具宣外禦之勞。爰錫珍良，式資寶衛。《平齋集》卷一六。

賜鎮江府都統制王虎池州都統制趙邦永鄂州江陵府副都統制樊文彬江州左軍統制權管幹光州武定都統制司職事王忠銀合夏藥敕書

三庚御序，萬甲分屯。總戎律以良勞，犯炎威而不憚。宜放珍劑，用示眷懷。《平齋集》卷一六。

賜平江府許浦水軍都統制董琳銀合夏藥敕書

三庚御序，萬甲分屯。護海道以良勞，犯暑威而不憚。宜放珍劑，用示眷懷。《平齋集》卷一六。

賜帶御器械兼權主管馬軍行司公事兼知光州孟珙建康府都統制兼知泗州李虎鄂州江陵府都統制兼權發遣德安府王旻興元府都統制李顯忠鎮江府副都統制江海權沔州都統制劉虎襄陽府忠衛軍副都統制江海權沔州都統制司職事陳昱權廬州强勇軍都統制司職事曹友聞權廬州强勇軍統制兼權行管幹金州都統制司職事吳桂銀合夏藥敕書

三庚御序，萬甲乘邊。總戎律以良勞，犯炎威而不憚。宜放珍劑，用示眷懷。《平齋集》卷一六。

賜龍圖閣學士京西湖北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襄陽府趙范銀合臘藥敕書

卿任隆外閫，威聳上游。犯霜露以靡寧，護風寒而良苦。爰錫衛生之寶，用旌敵愾之勞。壯爾精神，寬予憂顧。《平齋集》卷一六。

全宋文卷六九八七

洪咨夔　四

賜權刑部尚書沿江制置大使兼江東安撫使知建康府陳韡銀合臘藥敕書

卿佩囊法禁，典鑰陪都。凛水澤之中堅，嚴風寒之外護。爰錫攝調之劑，用昭眷倚之懷。壯爾精神，寬予憂顧。《平齋集》卷一六。

賜寶章閣待制沿江制置副使兼知鄂州黄伯固銀合臘藥敕書

卿承恩中宸，建閫上游，犯霜露以夙征，護風寒而良苦。爰錫衛生之寶〔一〕，用旌敵愾之勞。壯爾精神，寬予憂顧。《平齋集》卷一六。

〔一〕爰：原作「奚」，據庫本、清刻本改。

賜兵部侍郎淮東制置使兼知揚州淮東安撫使趙葵將作監淮西制置副使兼知廬州尤焴銀合臘藥敕書

朔雪方霏，淮風更凜。言念制垣之重，備殫王事之勞。爰錫珍良，用資葆嗇。增壯魚麗之氣，茂揚鶴唳之威。《平齋集》卷一六。

賜權兵部侍郎四川安撫制置使趙彦吶右文殿修撰四川安撫制置副使兼知成都府丁黼銀合臘藥敕書

卿分憂北顧，制勝西垂，犯霜露以靡寧，護風寒而良苦。爰錫攝調之劑，用昭眷倚之懷。大振戎容，亟蘇民瘼。《平齋集》卷一六。

賜太府卿四川總領兼撫諭使安癸仲銀合臘藥敕書

卿分憂北顧，宣指西垂。餘同上。《平齋集》卷一六。

賜司農卿知慶元府兼沿海制置使游九功銀合臘藥敕書

卿坐綏海服，密拱京畿，凛水澤之中堅，嚴風寒之外護。爰錫攝調之劑，用昭眷倚之懷。民瘼既蘇，戎容益振。《平齋集》卷一六。

賜帶御器械兼權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兼建康都統制王鑑帶御器械兼權主管侍衛馬軍行司公事兼知黄州孟珙帶御器械鎮江都統制李虎池州都統制趙邦永鄂州江陵都統制兼權發遣德安府王旻興元都統制李顯忠平江府許浦水軍都統制劉虎權光州武定都統制司職事于俊權利州都統制司職事曹友聞利州後軍統制權行管幹金州都統制司職事吴桂權江州副都統制楊福興襄陽府忠衛副都統制江海鄂州江陵副都統制兼知棗陽軍樊文彬平江府許浦水軍副都統制兼知海州趙東淮西路鈐兼權廬州强勇諸軍副都統制司職事王福權管沔州都統制司職事和彦威銀合臘藥敕書

卿等系出山西，威行塞北。慨朔風之未静，亦忘霏雪之爲勞。賚以寶奩，實之珍劑，用壯前茅之氣，進圖破竹之功。《平齋集》卷一六。

賜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督視江淮京湖軍馬魏了翁銀合臘藥敕書

卿推誠體國，決計視師。犯霜露以靡寧，護風寒而良苦。爰錫上池之劑，用紓先乘之勞。壯爾精神，寬予憂顧。《平齋集》卷一六。

賜直徽猷閣沿海制置副使兼知慶元府王定銀合臘藥敕書

卿顯膺閫寄，坐鎮瀛壖。餘同游九功詞。《平齋集》卷一六。

國子司業張虙除祭酒仍兼侍講制

敕具官某：賢必希乎聖，士必希乎賢。朕欲新美天下之士，親擇老成有賢望者爲國子師，士非幸歟？爾淵乎海濱之老也，見幾而蚤遯，覽德而肯來。俾參師氏，詔嬀于虎門。望其容則易直子諒之心

生，聽其辭則淵泉溥博之義見，而況摳衣問業於函丈之間者？茲用進之大司成，以專六德之教。師道立而善人多，豐芑所以爲數世之仁，朕其庶幾乎！可。《平齋集》卷一七。

樞密檢詳袁肅除右司郎中兼權樞密副都承旨制

敕具官某：朕更張萬化，首命一相筦文武之柄。宰掾以贊政理，樞掾以參訏謨，非深識厲精求治之意，不在此選。爾學得其傳而邃於知，氣集以義而勇於行，端笏立朝，論議閎偉，朕知其可大受也。挈宏綱於省闥，導密旨於殿陛，肆兼命爾。維時股肱大臣，内欲爲朕修《天保》以上之治，爾彌縫之；外欲爲朕舉《采薇》以下之治，爾佐佑之。往欽哉！可。《平齋集》卷一七。

右司郎中袁肅除太府少卿兼知臨安府制

敕具官某：維前寧人得名法從，濬正大之源以養君德，折姦邪之氣以興人心。學無不該，用有未盡。求諸一庭詩禮之彦，爲我四方岳牧之師。爾講貫有源，業履甚度。盤根利器，奏民庸而獨高；熟路輕車，聳朝望以更偉。肆簡都曹之最，進參列寺之華，典吾神臯，資乃儒術。俗久壞而周南之化未浹，政積弛而商邑之治未張。澄精神於百爲，妙機括於一轉。迪若考詩書之訓，宣朕躬道德之行。民

情咸熙，國勢自重。此非趙張三王所能知也。往遠乃猷，用對予渥。可。《平齋集》卷一七。

大理少卿李鳴復除大理卿制

敕具官某：朕近觀敕令所編類舊典，我孝祖宸筆逐事點勘，增修删改，曲當情法，於恤刑之條尤加詳焉。企慕不已，因親札以示輕用徒刑之戒。廷尉天下平，可不遴擇？爾表于西州，儀于王朝，心夷氣穌，藹然君子長者之風。乃者俘纍之獄，咨爾聽之，簡稽得情，弊成以宥，而朕好生之德被于貉隸，達于窮髮之北，良用嘉歎。晉躋九列，帥屬棘廷，使四方司政典獄咸知朕欽恤之意。念之哉！刑期無刑，以長我王國。可。《平齋集》卷一七。

吏部郎中趙彦憪除大理少卿制

敕具官某：朕近觀敕令所編類舊典，我孝祖宸筆逐事點勘，增修删改，曲當情法，於恤刑之條尤加詳焉。孰復企慕，因親札以示輕用徒刑之戒。廷尉天下平，可不遴擇？爾講學之粹，操履之茂，摽的于公族。而吏治更高，司臬江左，讞奏平允，一道無冤民。入爲望郎，進參列棘，四方司政典獄於爾乎則焉。欽哉！刑期無刑，以長我王國。可。《平齋集》卷一七。

國子博士李大同除秘書丞仍兼崇政殿説書制

敕具官某：斯文在天地間，前乎管百世之方來，非諸儒誰屬？爾以經明行修都倫魁之望，《詩》所謂「如金如錫，如圭如璧」者也。列在書帷，據經訂古，以沃朕心，具有師法，朕甚嘉之。繇博士進丞中秘，仍懋金華之業，蓋將閎其中而肆其外，用昌斯文，豈特以鎮吾群玉之府！可。《平齋集》卷一七。

著作佐郎蔣重珍除著作郎仍兼崇政殿説書制

朕甚嘉之。繇佐讌進領著廷。餘同前。《平齋集》卷一七。

校書郎黄朴除著作佐郎仍兼崇政殿説書制

朕甚嘉之。進繇典校，佐讌秘廷。餘同前。《平齋集》卷一七。

太常博士徐清叟太學博士葉味道並除秘書郎仍兼崇政殿説書制

爾以經明行修，茂名家之傳。徐。
爾以經明行修，都儒林之望。葉。
朕甚嘉之。繇博士進典中秘，餘並同前。《平齋集》卷一七。

秘書丞彭方除著作佐郎兼權侍左郎官制

敕具官某：斯文在天地間，前乎管百世之既往，後乎鑰百世之方來，非諸儒誰屬？爾以經明行修都儒林之望，《詩》所謂「如金如錫，如圭如璧」者也。丞于秘丘，攝組畫省，銓綜餘隙，盡讀未見之書。韜涵日富。進之佐著，蓋將閎其中而肆其外，用昌斯文，豈特爲時佳吏部哉！可。《平齋集》卷一七。又見《永樂大典》卷一三五〇七。

秘書郎張洽除著作佐郎制

入典中秘，盡讀未見之書，餘同彭方制。《平齋集》卷一七。

敷文閣學士通奉大夫程珌該慶典轉正議大夫制

敕：奉壽卮於長樂，方深追慕之悲；通禁籍於甘泉，尚共榮懷之慶。有嘉宿德，何愛崇階！具官某學邃而識融，履純而養厚。濟時猷議，五英六莖之穌；華國高文，四璉八簋之古。自玉堂之引去，每宣室之興思。胡扼虎關，尚閑駒谷。復非遽復，已萌於碩果之餘；睽不終睽，必合於遇雨之後。首進班於穹閣，仍賦廩於珍臺。在爾初無慕爵之心，惟朕蓋有懋官之典。肆加蕃錫，庸侈殊私。施戟方新，寧鬱起家之望？佩囊惟舊，毋忘存闕之忠。可。《平齋集》卷一七。

著作郎權司封郎官吳泳除軍器少監兼直舍人院制

敕具官某：朕親攬萬機，總飭百度，與士大夫灑濯激昂，以追元祐，思得軾、轍掌我書命，興起

人心於播告之下。爾操行純茂，文思汗瀾，本之詩書，暢之莊騷。太史體宜演誥，朕有戎監，職優務省，往服少事，雍容討論，推厲精更始之意著之訓辭，渾厚森嚴，與越棘大弓同其古，斯無媿江漢之靈矣。論駁以扶國是，朕又於此觀爾之風力。可。《平齋集》卷一七。

禮部郎官兼學士院權直趙汝談除秘書少監兼權直學士院制

敕具官某：中興百餘年，公族之直禁林，惟淳熙間彥中一人。爾識度純明，風槩凝遠，杜門著書，尚友千古，皎皎白駒之在空谷也。泰道宏開，勉爲朕起。南宮北扉，文簡而有法，進參木天之峻，仍直丹地之嚴，選妙擢殊，前後間見。爾其推朕厲精更始之意著之訓辭，使四方萬里咸曰「大哉王言，一哉王心」，是爲稱職。可。《平齋集》卷一七。

太府少卿何炳除司農卿制

敕具官某：文帝一形錢穀出入之問，貫朽粟腐，其效立見。朕於國計登耗，念之熟矣，而大農經費常患於不贍〔一〕，何耶？爾性行純固，材謂通明，蚤游刃而有餘，晚韜光而更密。入參治藏之府，曾幾何日，能聲著聞，進長九扈，將以裕吾國也。孰漏當窒，孰蠹當除，孰冗當節，公爾忘私，毋憚

叢劇，庸稱予厲精政事之意。可。《平齋集》卷一七。

〔一〕贍：原作「澹」，據清刻本、庫本改。

金淵李榘並除太學博士制

敕具官某等：科舉之學，非所以淑士心也，必義理性命之學明，則多善士，化更而新，師選可不重乎？爾抱負閎，講貫熟，製錦劇邑，弦歌藹聞，可以爲成均師矣。敷暢奥義，薰陶善性，使諸生人人有舞雩詠歸之樂，則吾與點。可。《平齋集》卷一七。

太學博士葉應輔除國子博士仍兼景獻太子府教授制

敕具官某：科舉之學，非所以淑士心也，必義理性命之學明，則多善士，化更而新，師選可不重乎？爾抱負閎，講貫熟，模範賢關，惠訓宗邸，能茂明所學，可以爲胄子師矣。敷暢奥義，薰陶善性，使人人有舞雩詠歸之樂，則吾與點。可。《平齋集》卷一七。

奉議郎袁立儒餫賞轉一官制

敕具官某：閒者均光襄房之役，靡勞不酬，爾材良氣隽，優於邊畫，督餫以濟軍事，不憚鞅掌，禦侮制勝，與有勞焉。朕方信賞以勸事功，進官一列，其懋承之。保障最聞，嗣有褒擢。可。《平齋集》卷一七。

全子材除淮西安撫副使兼知廬州兼計度轉運副使制

敕具官某：朕夢想東都，乃睠西顧。若昔儒須之築，芍陂之屯，郾城之士飽馬騰，淝水之風聲鶴唳，欲追往躅，宅牧良難。爾彊父而忠，果達且武，荆襄淮海，備著賢勞。入搴朝列之華，出鎮邊維之重，四履綏靜，三軍激昂。令行陳、潁之間，氣薄潼、藍之表。朕嘉爾勇於徇國，就畀帥旄，仍總飛輓，用究多多益辦之韞。惟和戰之議論不齊，守禦之規模一定，必量敵而進，慮勝而會，必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能圖萬全，何往不濟？爾尚勉之哉！可。《平齋集》卷一七。

贈寶文閣直學士楊邁特贈龍圖閣學士制

敕：朕慨念漢宣，入承天統。博陽侯之定策，方共致於中興；濮中翁之受詩，胡獨成於長往！密勿麟儀之舊，凄涼馬鬣之新。睠懷若存，褒贈宜厚。具官某抱古粹學，事予初潛。反覆發明，盡詩書禮樂之奥；從容規切，必仁義道德之言。每尊所聞，務藏諸用。既授五龍而夾日，忽比列星而騎箕。雜佩贈之，莫究仔肩之益；一鑑亡矣，可勝殄瘁之悲？雖卹典之有加，尚徽章之未稱。峻陟淵圖之序，丕增泉壤之光。易文子之名，死宜不朽；録叔敖之後，生與俱榮。尚其營魂，服我休寵。可。

《平齋集》卷一七。

黄壯猷何處信課最各轉一官制

敕具官某：總核名實而信，必其賞罰，親政之急務也。爾守何處信「貳」。輔藩有美政，且能濬導利源，坏窒蠹穴，版部課賦，入以最聞。增秩賞能，庸示予信，其益厲精白以承。可。《平齋集》卷一七。

右正言王遂除殿中侍御史制

敕具官某：朕始親萬幾，首得一士，置在明目張膽之地，蔚有正色敢言之風。神鼎鑄而魑魅莫逢，干將淬而犀兕亦斷。善類吐氣，貪夫革心。察之既稔所安，用之不厭其速。甫躋諫列，亟副臺端。純仁之内出姓名，蓋非輕授；趙抃之不避權倖，抑所優爲。朕方虚己以受人，爾亦得時而行道。難逢者風雲之胥會，易失者日月之如流。萬古在前，億世在後，毋替精白承休之節，用爲汗青傳遠之圖。可。《平齋集》卷一七。

吏部郎中兼右司李宗勉除監察御史制

敕具官某：蓋聞淫朋去然後可以穀正人，側媚屏然後可以用吉士。天運之往來消長，此其機歟？爾和而趨於中，大而進於正，日用力於明善之學，如恐不及。洊奉郡最，入儀郎省，素絲一節，未嘗以爵禄入於心，諸大夫國人皆信其爲賢也。朕方謹儉人充耳目之戒，儀圖可御史者，莫如汝宜。在《易》一陰不能勝五陽則決之於夬，五陽不可忽一陰則棁之於遇。潛觀機括而制其微，天下可常泰也，爾亦有辭于永世。可。《平齋集》卷一七。

大理卿李鳴復除侍御史制

敕具官某：朕稽家法之相傳，睠臺綱之特重。仁廟思得忠厚淳直之士，裕陵務革澆浮薄惡之風。蓋心術正則無詭隨，議論平則不沽激。欲維吾國，宜表若人。爾秉心澹夷，蘊識精粹。良吏之譽，溢於外服；吉士之稱，著於中朝。甫陞卿月之華，趣應法星之象。維昔田錫，暨于何郯，莫非西土之英，列在南床之選。幾年無此，一旦得之。《春秋》之盡而不汙，大關榮辱；《洪範》之會其有極，一洗黨偏。百辟咸慕乎君子之中，四方聳聞乎仁者之勇。緊予所屬，惟爾其承。可。《平齋集》卷一七。

秘書丞兼崇政殿説書李大同除右正言兼侍講制

敕具官某：師氏詔嬀，保氏諫惡，皆有道之士爲之。朕厲精求治之初，增置經筵官，相與講明五三六經之道，以養其源。諸儒序進，襜如翼如。爾於其間，須眉皓白，氣肅而辭莊，淵乎其似道也。朕退而自喜，曰得一佳諫官矣。擢寘騎省，仍侍氈廈，逆耳沃心，朕於爾乎嘉賴。官守一時之臧否，言責萬世之榮辱，毋憚嬰鱗，有懷不盡。然軔輪折檻，特救過於已著，望儀刑而意消，不聞亦式，不諫亦入，庶其置朕於無過之地乎！可。《平齋集》卷一七。

吕殊除太學録制

敕具官某：科舉之學非所以淑士心也，必義理性命之學明則多善士，化更而新，師選可不重乎？爾抱負閎，講貫熟，金玉其度而不苟售，可以爲成均師矣。規矩修明之餘，敷暢奥旨，薰陶善性，使人人有舞雩詠歸之樂，則吾與點。可。《平齋集》卷一七。

大宗正丞蔡範除户部郎中淮西總領制

敕具官某：三表五餌，不如晁錯實塞之策；破羌强弩，不如充國留田之奏。綏御皆不可廢夫守也。爾名儒之胄，良吏之表，廉静有立，不爲苟同，宜出入省闥，以緝庶務。中原事機方集，必事力之裕乃克濟，庸輟爾以尚書郎給餉道。往哉！守淮所以蔽江而控河，士飽而歌，馬騰于槽，淮西之成隽功以此。出納有經而無壅利，取予有權而無近名。足食足兵，爾蓋優爲之，寓攻於守而不株其守，盍以方略上！可。《平齋集》卷一七。

歸順人李義承節郎張瑀李德魏珏保義郎制

敕具官某：討叛以誼，懷服以仁，殲渠貸脅，歸斯受之。爾能革心，奚愛勇爵！祗戴寬恩，勉圖報效。可。《平齋集》卷一七。又見《永樂大典》卷七三二六。

歸順人同鼎武翼郎王聞顯武翼大夫呼延實來伯友修武郎制

敕具官某：國家推天覆之仁，舍逆取順，豈以南北爲問？爾等執羈紲以從亡虜，途窮力屈，束身歸命，朕不汝棄也。易畀武級之勞，毋忘忠力之報。可。《平齋集》卷一七。又見《永樂大典》卷一三四九八。

廣州觀察推官魏國梁殁于王事贈通直郎制

敕具官某：嶺岠不靖，爾挺身往諭恩信，亦既勤止。得疾于行，齎志以没，録勞進秩，尚慰九泉。可。《平齋集》卷一七。

淮西路鈐范用吉授高州刺史節制广西北路軍馬制

敕具官某：殘虜就燼，中原爲墟。關河方徯於來蘇，陳穎首歸於疆理。上功莫府，謂爾有勞，亟陞遥刺之華，仍總進屯之重。祇承休渥，益勵忠勤。可。《平齋集》卷一七。

江陵府副都統孟珙特轉武經郎制

敕具官某：方城爲城，漢水爲池，天險也。制閫設險加嚴，峙芻斡，具畚鍤，濬深培高，屹然金湯之固。第勞來上，爾實程督，進秩二等，用勸事功。可。《平齋集》卷一七。又見《永樂大典》卷七三二六。

全宋文卷六九八八

洪咨夔　五

西和州守陳寅妻安人杜氏男基墜死節贈官制

敕具官某妻某氏、男某人等：西和嬰孤城抗賊，力窮援絶，臣爲國死忠，子爲父死孝，妻爲夫死義，三綱立焉。捐身犯難，人所甚難，闔門徇節，古亦罕見。朕悲歎不忘，優贈以賁營魂，往從爾夫于廟食。可。三子改「夫」爲「父」。《平齋集》卷一七。

西和州守陳寅族人立照璽館客李良臣死節贈官制

敕具官某族人某人等、館客某人：西和嬰孤城抗賊，力窮援絶，臣爲國死忠，子爲父死孝，妻爲夫死義，三綱立焉。爾以族黨，良臣「爾館于守」。義不苟免，亦相從于死，良用嘉歎。贈秩以賁營魂，

往從寅于廟食。可。《平齋集》卷一七。

權兵部侍郎陳公益磨勘轉中大夫制

敕：朕一日萬幾，厲精方切，三歲群吏，考績尤嚴。無玷，問學有源。簪筆雍容，每罄論思之益；敷經密勿，屢殫啓沃之忠。繇積日以效功，爰歷年而會課。睠賢雖舊，詔爵惟新。漢中大夫之員，寖高秩序；周小司馬之職，勿替謀猷。可。《平齋集》卷一七。

秘書少監徐僑除太常少卿制

敕具官某：禮者天地之序，樂者天地之和，夷夔不兼命也。而簞瓢陋巷之士，夫子遽以四代禮樂付之，何哉？爾好古學，行古道。瞻彼淇奧，其容比於禮；考槃在澗，其節比於樂。朕方網羅衆俊，聚之本朝，老成典刑，思見如渴。擢貳蓬省，翔而未集，又舉奉常亞卿以進之。時行則行，幡然一來，講明王道於玉帛鍾鼓之外，以善人心，視獨善有間矣，毋使朕有齊魯二生之歎。可。《平齋集》卷一七。又見《永樂大典》卷一三四九九。

楊一夔父秉遷明堂恩封承務郎制

敕具官某父某人：宗祀慶成，均福寰宇，高年尤吾所尊禮。爾稟厚養深，年過九衮，有子登名于奉常，義方立矣。錫慶增封，用勸好德。可。《平齋集》卷一七。

韓昱特轉武功郎制

敕具官某：乃者凶渠就殲于揚，逆儔猶負固于楚，元戎進討，諸將爭奮，薄城一鼓而空之，東垂以寧。第多來上，爾戰尤力。用命必賞，朕不食言，進秩四等，總徒騎以護周廬，勸功之典渥矣。益懋衛上之忠，增壯居重之勢。可。《平齋集》卷一七。又見《永樂大典》卷七三二六。

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辛克承除太府卿制

敕具官某：朕閱班簿，輒興才難之嘆，得非比年以來，抱有用之才而鬱於頓挫、老於閑退者多乎？爾純實無華，廉靖不競，越在外服，治譽夙著，顧善刀而藏之，若將終身焉。朕方收召四方俊

乂，以重周行，起爾宰士，又進爾治藏之長，豈以貨賄出納爲足以煩吾老成哉！百辟卿士，媚于天子，不解于位，民之攸堅，尚求無媿於古。可。《平齋集》卷一七。又見《永樂大典》卷一三四九九。

資政殿大學士曾從龍明堂加恩制

敕：朕紹祖宗之休，蒙天地之況。十年養晦，垂衣裳於巖廊；三歲蔵祠，奉珪幣於重屋。肹蠁高靈之墮，嘉虞熙事之成。乃睠時髦，嘗參政枋，有赫慶條之布，於昭命綍之敷。具官某肅括而端方，沉深而凝重。涵今茹古，學術兩都之宗；尊主庇民，器業三代之佐。孰復於安危之勢，雍容乎進退之機。始終幾年，夷險一節。東山之卧安石，常存憂世之心；江左之見夷吾，盍究濟時之略！登崇有待，注想惟深。頃展采於合宮，躬受釐於宣室。肆肹祭澤，增錫圭畬，以昭體貌之隆，以侈榮懷之盛。噫！靖四方於《我將》之頌，朕正切於儀刑；卜萬壽於《天保》之詩，爾毋忘於歸美。趣承丕渥，入告嘉謀。可。《平齋集》卷一七。

資政殿學士葛洪明堂加恩制

敕：朕稽周典九筵之規，酌羲經二簋之義，禮從簡約，誠罄精純。王瓚黄流哀時之對，泰元神筴

何天之休。屬祲容之熙成，宜惠術之具舉。疇咨舊德，誕播顯綸。具官某簡栗而廉，剛大以直。博學明辨，非一日用力於仁；特立獨行，雖三公不易其介。甫罄弼諧之益，遽興恬養之思。心廣而體自胖，年高而德彌邵。方詳延於俊乂，每渴想於老成。翊翊而神，嘉虞雖阻受釐之問；皇皇而帝，宴饗盍均賜胙之恩！申衍租畬，光昭簡注。噫！列文辟公之錫祉福，聿圖繼序之功；黃耇台背之介壽祺，尚篤乞言之意。體予寅畏，告爾辰猶。可。《平齋集》卷一七。

左諫議大夫鄭性之明堂加恩制

敕：朕蒐儀先甲，展采上辛。賦《思齊》之詩，制雖嚴於孝慕；稽《我將》之頌，禮不廢於宗祈。恍三靈之宴娭，遒百禄之來下。有嘉首諫，宜錫閎休。具官某抱陸贄之忠，勵汲黯之直。深見遠識，平國論於玉衡；忠言嘉謨，開君心於金鑑。其博大則廊廟之器，其浚明則邦家之光。啓沃方深，鄉用良切。授策而拜泰一，莫侍奉高之祠；受釐而問鬼神，尚前宣室之席。肆增華於騎省，庸申衍於爰田。雖舉邦彝，實均帝祉。春秋承祀，欲大祖功宗德之傳；夙夜畏威，勿替天命人心之戒。可。《平齋集》卷一七。

吏部尚書崔與之明堂進封南海郡開國公加恩制

敕：朕蒐儀先甲，展采上辛。賦《思齊》之詩，制雖嚴於孝慕；稽《我將》之頌，禮不廢於宗祈。恍三靈之宴娭，遒百禄之來下。聿懷耆俊，宜錫閎休。具官某行峻而約之中，氣剛而養以直。風暨高古，秋霜烈日之嚴；典刑鎮浮，泰山喬嶽之重。洊十行之趣召，儼三命之滋恭。展也達尊，爛然全節。延英論事，莫遑汗盛夏之衣；宣室受釐，猶思前半夜之席。肆肇開於公社，仍申衍於爰田。繄舉邦彝，實均帝祉。積德而後興禮，安得魯生之來；爲治不至多言，勿替申公之告。可。《平齋集》卷一七。

敷文閣直學士知潭州余嶸除華文閣學士沿海制置使知慶元府制

敕：朕總治中朝，分任外閫，或統江淮表裏之勢，或當襄蜀風寒之衝。乃睠鄱江，近扼海道，欲壯股肱之郡，必求方面之材。具官某學明而履方，氣充而用博。操縱闔闢，莫窮應變之長；卷舒屈伸，不改有常之度。擁甘泉之宿望，鎮長沙之价藩。謂弄兵多出於無聊，而患盜每生於有欲。風采一振，號令具孚。驩緑林之革心，渺青草之息警。轉聞良偉，簡在逾深。寇恂之定潁川，久徇借留之

請；蕭生之守馮翊，更圖詳試之功。陟奎閣之穹班，總制垣之重寄，宏開四履，遠控三韓。惟威望聳則風颿浪舶之無虞，惟恩信著則椎髻卉衣之來慕。以至業相安於田里，福併及於京師。緊我譽髦，奚煩多訓！可。《平齋集》卷一七。

直秘閣新成都府路提刑趙彦覃除都大坑冶制

敕具官某：國計莫重乎銅楮之相權，朕出寶帑之儲，斂宿楮而易之，物價寖平，又必鐘官能振厥職。爾天支之秀，周行之雋，甫起家于蜀部，與舉圜府之權，盡畀之，進用亟矣。唐諸道置爐九十有九，在東南爲多，地産今猶昔也。爾能公以程浮冗，明以剔姦蠹，敏以幹壅滯，少府水衡之積，何患不承平若哉？可。《平齋集》卷一七。

太后山陵復土錢忠表趙若浚轉一官制

敕具官某等：六騶復土，五使置官，凡備驅馳，悉霑賞賚。爾祇吏役，例進一階，茂對恩榮，勉思策厲。可。《平齋集》卷一七。

李安國特轉武節郎制

敕具官某：比歲蜀閫失馭，潰旅迸逸，爲民害甚於寇。爾薰染忠義，奮揚驍雄，扼險要待其來，民恃以無恐，果山至今德之。增秩旌勞，嗣有褒擢。可。《平齋集》卷一七。

直秘閣知温州游九功除司農少卿制

敕具官某：良二千石入爲九卿，漢法也。北海朱邑以治行第一掌周稷之業，蓋此其選。爾膚敏而靜，平易而立。京蜀荆閩，屢更名郡。剛不至甎，柔不至坯，民安其政而有去思，可謂良矣。朕懲吏道放紛之弊，循名責實，思用其良，不俟東嘉上計，以漢法選貳司均。夫長於治民者必優於裕國，信能爲朕養其和，節其流，而時斟酌焉，錢穀之問其紓乎！可。《平齋集》卷一七。又見《永樂大典》卷一三四九九。

林禧子封父承務郎制

敕具官某父某：宗祀慶成，均福寰宇，高年尤吾所尊禮。爾稟厚養深，年過九衮，有子登名于奉常，義方立矣。錫慶疏封，用勸好德。可。《平齋集》卷一七。

林禧子封母孺人制

敕具官某母某氏：宗祀慶成，均福寰宇，高年尤吾所尊禮。爾稟厚養深，年過九衮，有子登名于奉常，母訓昭矣。錫慶疏封，用勸好德。可。《平齋集》卷一七。

歸順人孫政鮑義邊寶張仲于德楊翼張彪張實高三受張旺汲漢臣邢海蔡青魏成方元郭通綦仝張時並補承信郎制

敕具官某人等：討叛以義，懷服以仁，殲渠貸脅，歸斯受之。爾能革心，奚愛勇爵？祇服寬恩，

勉圖報效。可。《平齋集》卷一七。又見《永樂大典》卷七三二七。

歸順人王元純補迪功郎制

敕具官某人〔一〕：討叛以義，懷服以仁，殲渠脅，歸斯受之。爾嘗爲士，奚愛文秩？祗服異恩，勉圖報效。可。《平齋集》卷一七。又見《永樂大典》卷七三二五。

〔一〕官：原無，據庫本、清刻本補。

史復祖除刑部郎中制

敕具官某：朕間者閔雨，念中外獄吏奉吾法不虔，逮繫多淹，上干和氣，亟下宥減之令而雨。憲部列屬，必求知朕意者。爾靜而不浮，謹而不迫，明習于律令而不苛，累駕緹屏，具有善譽。輟郡而郎，參聽四方之讞奏，其選甚高。公則强禦不能欺，恕則文致不能入，勤則冗釀不能困。欽哉！監于茲，祥刑以達朕好生之德。可。《平齋集》卷一七。

軍器監兼刑部郎官李直柄除大理少卿制

敕具官某：我神宗定官制，李寺卿一、少卿二，分左右聽刑獄。今圜土空虚，治獄雖非宿其業可也，四方奏讞，萃於斷刑，業可不宿乎？爾悃愊近厚，容氣儼肅，習于舜士師、周司寇之典，而以惻怛行之。五爲理官，三爲憲曹，其業宿矣。爰命爾以亞卿斷天下之刑。宥過無大，刑故無小，能知此意則可以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棐彝念之哉！可。《平齋集》卷一七。

權工部尚書沿江制置副使知黄州兼淮西制置使趙范除兩淮制置大使節制巡邊軍馬兼沿江制置副使制

敕：江爲國之門户，淮爲國之藩籬。門户嚴則謝玄無後顧之憂，藩籬固則祖逖有前進之勢。蓋出入運掉之如意，在表裏撑拓之得宜。分外閫以相維，總中權而尤重。具官某兼資文武，世篤忠勞。贊籌江漢之衝，隱若敵國；制勝淮海之表，賢於長城。功雖著而有謙抑之風，氣雖鋭而有沉深之度。知可屬於大事，期共成於遠圖。殘虜宿讎，欻一朝之就燼；中原故壤，莽萬里之爲墟。欲乘《車攻》復

古之機，無出《天保》治内之略。孰强吾意？爾壯其猷。拔諸八座之聯，付以元戎之寄。淮東西之星壘，盡受指麾；江上下之雲屯，參聽號令。本之老成謹重之識，行之平定安集之心，以守爲攻，以全取勝。乃若秦人之鹿，掎角相資；常山之蛇，首尾俱應。必能通脉絡於諸道，斯可會精神於一家。迄濟中興，用光前烈。可。《平齋集》卷一七。

趙崚除大理寺丞陶木司農寺丞趙崇品太府寺丞姚珏國子監丞賈似道軍器監丞制

敕具官某等：漢宣帝厲精求治，綜核名實；爾壯其猷，以練群臣，黜陟有序，衆職修理，上下無苟且之意，迄濟中興，朕甚慕之。爾崚世業之華，器能精敏；爾木儒林之望，議論堅明；爾崇品公族之彦，材譋通暢；爾珏決科之雋，講習有源；爾似道克家之美，趣尚不苟。廷尉、大農、太府有丞，胄監、戎監亦有丞，往爲我分治之。丞者，承也，所以承輔其長使無曠職也。政事、文學、法理之士，繼自今咸稱厥職，則予以懌。可。《平齋集》卷一七。又見《永樂大典》卷一三四九八。

林申除宗正寺簿趙汝謐太府寺簿余元虞國子監簿制

敕具官某等：漢宣帝厲精求治，綜核名實，以練羣臣，黜陟有序，衆職修理，上下無苟且之意，迄濟中興，朕甚慕之。爾申茂於踐歷，聲華甚暢；爾鎬夫勇於奮厲，材術孔優；爾汝謐抱負純明，志不苟售；爾元虞涉歷詳練，材不自襮。宗正、大農、太府、冑監皆有簿，往爲我分治之。先簿正祭器，聖人猶不敢忽職業之盡也。政事、文學、法理之士，繼自今咸稱厥職，則予以懌。可。《平齋集》卷一七。

趙汝詢除司農寺丞杜範軍器監丞李以制大理寺簿章勤將作監簿制

敕具官某等：漢宣帝厲精求治，綜核名實，以練群臣，黜陟有序，衆職修理，上下無苟且之意，迄濟中興，朕甚慕之。爾汝詢秀于公姓，材刃有餘；爾範穎于儒紳，業履甚度；爾以制金玉其質，安雅自將；爾勤弓冶其傳，謹畏自飭。大農、戎監有丞，李寺、匠監有簿，往爲我分治之。丞以承輔其

長，簿以糾正厥違，非特示進擢之榮也。政事、文學、法理之士，繼自今咸稱厥職，則予以懌。可。

《平齋集》卷一七。

淮西安撫司機宜兼通判廬州劉子澄除軍器監簿兼淮西安撫司參議官制

敕具官某：邊閫上介之置非内地比，中原事機之集非他時比，故擇材尤謹。爾氣禀爽邁，論議英發，與聞經略，西事之機籌亦既熟矣。班王朝而長莫府，厥任逾重。深沉者無躁謀，老成者多遠慮。爾能贊乃牧圖全而制勝，功懋懋賞，朕所不吝也。可。《平齋集》卷一七。又見《永樂大典》卷一三五〇七。

國子監丞張翀除秘書丞制

敕具官某：寺監皆有丞，中秘爲高。天球琬琰之出元圃，楩柟杞梓之生鄧林，地望殊也。爾學殖璨粹，材猷翹拔，蔚乎諸儒之穎。丞我胄監，不撓于法而教令行，賢問益昭。西崑群玉之府，游其間者皆天下選，爾往丞之，地望稱矣。本固則末茂，形大則聲宏，其益充所養，以待方來之用。可。

《平齋集》卷一七。

太府寺丞尤焴除樞密院編修官兼權檢詳制

敕具官某：國朝《經武要略》一書，尊閣於樞庭，朕萬幾之暇，親御翰墨，作「經武閣」三大字扁之，事增重矣，職删潤者宜稱。爾涵負器識之高，講明理義之熟，困能不失所亨，此致養所以致用也。中興保大定功之略，咨爾纂修，垂則于億世。時政有記，會計有録，併以屬爾而檢詳兼組。爾祖淳熙間嘗爲之長慮却顧，密贊幄籌。求所以安國家，利社稷，期無忝家傳之學。可。《平齋集》卷一七。

太府寺簿劉炳除諸王宫大小學教授制

敕具官某：《行葦》忠厚，内睦九族。朕豈惟睦之，必擇師儒以玉其成。爾西産之良，邃於《易》，能發明未畫之蘊。其師表于磐宗，紬繹義理，切劘情性，使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則予汝嘉。可。《平齋集》卷一七。

軍器監丞謝奕禮除大宗正丞兼權兵部郎官制

敕具官某：丞郎朕所重，非其人不輕畀。爾韋、平之裔，有詩禮之傳，陰、馬之族，無富貴之累，可謂雅器矣。丞我大宗，攝組郎省，豈特用爲爾榮？恭儉惟德，恪勤廼事，朕將以是觀爾之致遠。可。《平齋集》卷一七。

賈似道特轉奉議郎制

敕具官某：朕建后於相家，又命妃於法從家，而《關雎》之化行。進封有叙，推恩惟稱。爾襲芳弓冶之傳，承暉四星之首，擢丞武監，進秩二等，奕奕光榮矣。務學好修，用燕多祉。可。《平齋集》卷一七。

度支郎中謝采伯除軍器監制

敕具官某：吴粤之劍，取其地良；妘胡之笴，取其材美。朕觀諸此，得器使群工之道。爾生相家

而無驕氣，地之良也；挹儒科而有能聲，材之美也。地良材美，繇郎版部長戎監，疇不謂宜，豈徒以肺腑進哉〔一〕？《易》之除戎，《詩》之備械，《書》之敹胄敵干，皆今急務，毋視訓工程作爲猥釀而不之屑。可。《平齋集》卷一七。

〔一〕腑：原作「附」，據清刻本、庫本改。

魏峻除太社令楊璡除藉田令制

敕具官某等：社藉置令，類以公卿佳子弟處之。鸞停鵠峙於梧竹間，貴其稱也。爾峻貂蟬世家，風度凝粹；爾璡筆橐名裔，氣禀開敏。或司國社，或掌帝藉，列在容臺，培養遠器。其益勵于學，以對寵榮。可。《平齋集》卷一七。

華文閣待制知瀘州魏了翁明堂恩進封蒲江縣開國男加食邑制

敕：朕蒐儀先甲，蕆祀上辛。賦《思齊》之詩，慕親方切；稽《我將》之頌，饗帝尤嚴。恍三靈之宴娭，遒百禄之來下。有懷時彦，宜錫神釐。具官某學貫乎古今，氣塞乎穹壤。立朝素節，挺朝陽

之梧桐；去國丹心，凜歲寒之松栢。屬更張之伊始，顧趣召之宜先。潁川正急於借恂，宣室遂遲於見誼。既底于治，乃遄其歸。維昔宗祈，敷時餕惠。駿奔百辟，曾齊胙之靡遺；燕衍一賢，胡魯膰之未至？宜爵升於穀壁，仍户衍於畚圭。爾毋謂萬鍾之何加，朕方念四篋之不飽。亟承顯渥，入告嘉猷。可。《平齋集》卷一七。又見《宋四六選》卷四。

諸王宮教授蔡仲龍除太常博士制

敕具官某：奉常禮樂之司，王政繇出，朕方起耆儒爲介卿，以備諏訪，博士參之，宜得賢。爾仲龍醞藉其學，詳雅其度，楷模宮邸，蔚有賢聲。端委佩玉，據經以訂損益之文，折是非之議，蓋裕如也。彼度吾所能行而遷就焉，朕安取此？可。《平齋集》卷一八。

太社令季晞顔除大理司直制

敕具官某：三尺法枉於舞文吏之手，朕甚憫焉，必得古之遺直而後可爲邦之司直。爾詞藻有華，業履有度，所居官惟法守是謹。以是議法於廷尉，不撓不折，不僭不濫，而王道行，皇極立矣。枉己未有能直人，則孟軻之戒。可。《平齋集》卷一八。又見《永樂大典》卷一三四九八。

敷文閣學士李皇明堂恩加食邑實封制

敕：朕蒐儀先甲，蕆祀上辛。賦《思齊》之詩，慕親方切；稽《我將》之頌，饗帝尤嚴。恍三靈之宴娭，遒百禄之來下。有懷時彦，宜錫神釐。具官某學博而識明，氣全而節勁。螭頭去國，望久鬱於論思；豹尾行邊，功獨高於綏定。屬大權之親攬，務衆正之詳延。首告李泌以束裝，欲爲賈生而前席。正深樂只，宜亟來思。維昔宗祈，敷時餕惠。駿奔百辟，曾齊胙之靡遺；燕衍一賢，胡魯膰之未至？肆疇采邑，仍衍真畬。爾毋謂萬鍾之何加，朕未嘗五秉之輕與。懋承顯渥，入告嘉猷。可。《平齋集》卷一八。

户部侍郎京湖制置使史嵩之明堂恩進封鄞縣開國子加食邑制

敕：朕蒐儀先甲，蕆祀上辛。賦《思齊》之詩，慕親方切；稽《我將》之頌，饗帝尤嚴。恍三靈之宴娭，遒百禄之來下。有嘉邊最，宜錫神釐。具官某賦穎脱之才，抱輻湊之略。從塗融顯，侈世業於韋、平；制閫崇嚴，聳軍聲於羊、陸。惟四履遐烽之絶警，故九筵精意之潛通。禮既底於熙成，福寧容於專嚮？爵升蒲璧，户衍畬圭。帝命式于九圍，朕既荷受球之寵；天威不違咫尺，爾毋忘拜胙之

恭。懋暢英猷，對敭景況。可。《平齋集》卷一八。

徽猷閣學士新知太平州鄒應龍明堂加恩制

敕：朕蒐儀先甲，展采上辛。賦《思齊》之詩，慕親方切；稽《我將》之頌，饗帝尤嚴。恍三靈之宴娭，遒百禄之來下。有懷夙望，宜錫蕃釐。具官某學擅倫魁，望高法從。居易以俟命，初無徇世之心；充實而有輝，未究濟時之蘊。試望之於馮翊，得汲黯於淮陽。雖廣合宫之詢，尚遲宣室之見。維時熙事，丕舉慶條。肆加多邑之榮，庸示名藩之寵。綏我思成者在於温恪，介爾景福者由乎靖共。懋展英猷，對敭休渥。可。《平齋集》卷一八。

華文閣學士知慶元府余嶸明堂恩進封信安郡開國侯加食邑制

敕：朕蒐儀先甲，展采上辛。賦《思齊》之詩，慕親方切；稽《我將》之頌，饗帝尤嚴。恍三靈之宴娭，遒百禄之來下。有懷宿望，宜錫閎休。具官某學擅名儒，材優法從。長沙之稱吴芮，久藉蕃宣；東海之得翁歸，更需鎮撫。雖緩受釐之訪，靡忘顧俊之思。迺睠明禋，迄成熙事，餕惠下逮於煇胞之賤，脤膰上親乎族姓之尊，豈緊時髦，可後祭澤？肆進徽侯之重，仍加采邑之腴。綏我思成在於

温恪，介爾景福由乎靖共。趣懋展於英猷，用對敭於休渥。可。《平齋集》卷一八。

楊汝明聶子述明堂進封加食邑制

敕：蒐儀先甲，展采上辛。賦《思齊》之詩，慕親方切；稽《我將》之頌，饗帝尤嚴。恍三靈之宴娭，遒百禄之來下。有懷宿望，宜錫閑休。具官某業擅名儒，材優法從。騎星辰於奎閣，步武寖穹；挹風露於珍臺，精神更遠。屬改弦而更始，每前席之興思。迺睠明禋，迄成熙事，餕惠下逮乎煇胞之賤，脤膰上加乎族姓之尊，豈緊時髦，可後祭澤？肆肇開於公社，仍申衍於爰田。雖舉邦彝，實均帝社。予靡忘於寅畏，爾毋替於辰猶。可。《平齋集》卷一八。

吏部尚書崔與之除端明殿學士提舉西京崇福宮制

敕：節誼天下之大閑，而厲其節者在人主；德齒天下之達尊，而褒其德者在朝廷。朕睠懷東海之濱，夙著南陽之望，渴於見晚，趣使來思。顧抗志之何高，宜疏恩之特異。具官某純明而積學，靜定而善謀。東撫淮堧，制勝紛拏之表；西馳蜀道，計安震擾之餘。乃寧考簡知之深，予冲人注想之切。遲十年之圭覲，游一旦之旌招。戔戔之賁丘園，儀圖共政；囂囂之樂畎畝，懇請辭行。屹砥柱於患失

之波，鼚靈光於戒得之境。勉從雅志，丕振高風。秘殿，領崇福之殊庭，茲復見於耆英，宜一循於優禮。維元祐諸賢之方來，獨范鎮屢召而不至。進承明之毋有遐心，爾尚殫於訓告。可。《平齋集》卷一八。

全宋文卷六九八九

洪咨夔　六

華文閣待制江西安撫使陳韓除權工部侍郎兼江西安撫使知隆興府制

敕：政失寬猛之中而後有苻澤之姦〔一〕，民困饑寒之迫而後有潢池之盜。鉏萌芽則力易，圖滋蔓則功難。有嘉討捕之勞，庸示褒遷之寵。具官某忠以體國，儒而知兵。遏淮寇之鴟張，威名蚤暢；殄閩凶之蠭起，籌略更高。緑林動於循梅，黑祲被於汀贛，跳梁莫制，震蕩靡寧。朕合三道而建元戎，爾鼓諸將而麾劇賊。訪鴻雁於棘矜之下，追往鼯於篁竹之間。左翦右屠而禽其良，既大懲於弗靖；下筦上簿而安斯寢，遂咸樂於有生。以數年宣力之勤，底一旦成功之偉，宜進班於起部，仍宅牧於洪都。勉爲朕留，益振如虎如貔之氣；盡除民蠹，永凝買牛買犢之風。可。《平齋集》卷一八。

〔一〕失：原作「令」，據清刻本改。又「中」庫本作「乖」，則「令」字不誤。

大理寺丞鄭伯謙差知常德府提舉常德澧辰沅靖州兵馬制

敕具官某：武陵枕重湖，帶五溪，民夷錯處，牧御匪易，必熟知德意者往綏之。爾厚而不浮，莊而不撓，正于廷尉，惻然惟恐一民之冤，德意蓋熟之矣。出布藩條，旁制四郡。奉法循理，以康乂民夷，俗亦將聞風而帖服，本正則末治也。朕方以責實課吏，爾求爲可知，嗣對光華之渥。可。《平齋集》卷一八。

復中大夫直龍圖閣致仕季衍特贈通議大夫制

敕具官某：天未有久而不定者，士君子所以不急乎人之知而蘄乎天之知也。爾公而忠，廉而直，所至厥績用茂，顧以閑退終，人勝天乎！朕思起事功於積弛而才之難，九京莫作，良深悼歎。既還爾秩，又寓直義圖，進兩階以追榮之。天者定矣，魂而有知，歆此愍章。可。《平齋集》卷一八。

新知西外宗正事趙彦紓乞休致除直秘閣宮觀制

敕具官某：奔競成俗，如水下趨，有安於命詛而無得心，吾能尊顯之。爾業履平實，治行廉静，嘗爲部刺史，通顯矣。耻於浚常之求，甘從肥遯之樂，讀書求志，若將終身。朕起之外宗，曾莫能奪，何卷懷之深耶！寓直木天，優游閒館，身愈退而愈榮，可以媿世之嗜進而驚得者。可。《平齋集》卷一八。

王儀特轉朝奉郎致仕制

敕具官某：仕者以員外郎致其事，則澤及後嗣，非會課應格，不可倖得。爾疏通而勤敏，嘗貳安慶，板築之功居多。引疾告老，進秩一等。不俟積閥，遂郎員外，殊恩也。歸而教忠，尚其無斁。可。《平齋集》卷一八。

朝散郎直秘閣李燔特轉朝奉大夫直華文閣致仕制

敕具官某：朕新美政化，民獻有十夫予翼，方來而未艾也，胡一賢之不慭遺？爾蚤從諸老之游，熟講有用之學，果達而藝，從政何難？時未可爲，則卷而懷之，時可爲矣，則歲不爾與，果制於命也耶？陟序正郎，陞華奎閣，榮其歸老，示我惜賢。可。《平齋集》卷一八。

歸順人僞防禦使樊辛特補武翼大夫忠州刺史淮西兵馬副都監制

敕具官某：淮右鞠旅，汝南歸疆，爾有簞食壺漿之迎，我無亡矢遺鏃之費。肆嘉知義，易授穹階。往分刺郡之榮，仍領護戎之寄。勉殫忠力，用答殊恩。可。《平齋集》卷一八。

李大謙特轉朝議大夫依前直寶章閣致仕制

敕具官某：竭忠盡瘁者，人臣之職分；榮始厚終者，人君之恩禮。爾寬平而栗，精練而介，吏能著聞久矣。輟從郎省，司臬左澥。皇皇臨遣，精神猶炯然也，亡幾何遽以謝事告，良用閔惻。華之奎

直，佚之祠館，又陞之元士，始終恩榮，爾尚奚憾？可。《平齋集》卷一八。

寶謨閣待制致仕毛憲明堂加恩制

敕：蒐儀先甲，展采上辛。賦《思齊》之詩，慕親方切；稽《我將》之頌，饗帝尤嚴。恍三靈之宴娭，遒百禄之來下。有懷宿望，宜錫蕃釐。具官某業擅名儒，材優法從。松階凝邃，了忘勢利之榮；栗里蕭閑，自適性真之樂。屬厲精而更始，每籲俊之興思。乃睠明禋，迄成熙事，餕惠下逮乎煇胞之賤，脤膰上加乎族姓之尊，豈緊耆英，可後祭澤？肆衍邑畬之富，庸增家食之華。雖舉邦彝，實均帝祉。予方篤養老乞言之意，爾毋忘歸美報上之忠。可。《平齋集》卷一八。

許應龍除禮部郎中制

敕具官某：朕親政以來，除南宮郎者再，西垣北扉，斧藻王度，皆繇此其選。爾紉襲荃蕙之芳，步武珩璜之節，璧海瀛山，休問藉甚。望郎出守，挹汗瀾之澤于潮，學益老矣。撰儀草奏，挈之華峻，能以博古之識昌用世之文，其升也孰禦？可。《平齋集》卷一八。

司農寺丞傅璽除都官郎中制

敕具官某：周司隸總冗辱之役，屬秋官；漢都官從事掌中郎官不法，屬司隸。今庀曹憲部，挈令隸士，職古而事簡。爾儒術通明，吏事詳敏，累綰郡紱，綽有治行，蓋能世其家者。涉筆農扈，甫謂之來，賜墨隃麋，趣進厥序。其欽飭百隸，使不枉于法，以培鄉用之望。可。《平齋集》卷一八。

淮西强勇軍統制吕深轉武經郎制

敕具官某：乃者山東逆儔，敢犯王略，大振貔虎之氣，亟正鯨鯢之誅。制閫第功，爾嘗鏖戰，進官三列，仍統一軍。其日夕淬礪，以稱信賞。可。《平齋集》卷一八。

趙汝遇除度支郎中制

敕具官某：地官帥屬，以經邦用，司金職其入，司度職其出，贏虚所關，維材是授。爾歷中外，以老成精練聞。國費積冗，軍調紛集，楮幣鹽筴，術窮而莫繼。爾其精意計度，量入爲出，斟酌

損益而圖厥中，毋徒委諸有司之吝。可。《平齋集》卷一八。

安恭行除大理寺簿制

敕具官某：朕緬懷先朝樞臣保蜀之勳而厚其報，既擢其子，又録其孫。爾競爽而警敏，王父所鍾愛也。丞郡東川，方騰善譽；簿正棘廷，趣登華綴。三世有蹟于朝，榮矣哉！仕優則學，圖稱厥家。可。《平齋集》卷一八。

利州路轉運判官陳隆之除直寶章閣權知沔州兼利州路提刑兼提舉制

敕具官某：蜀號天險，沔當要衝，積吾百年之經營，空於一旦之蹂躪。孰寬憂顧，宜得偉材。爾氣鋭於理棼，術優於應變。祁山斜谷之遺迹，木牛流馬之故智，紬繹蓋精。輟從漕輓，往圖控禦，合兩節、奎閣，以重其行。爾能以公滅私，一意國事，阨塞常築，堡塢當修，流離當集，疲弱當練，悉爲朕挽舊觀而回之，進可以瞰秦隴，退可以蔽梁益，則維汝功。可。《平齋集》卷一八。

利州路提刑王翔除利路轉運判官制

敕具官某：武侯用蜀，每患餉道之不繼，以木牛流馬爲未足，而雜耕渭上，規摹遠矣。朕訂古謀今，慨然于懷。爾志氣閎壯，材猷瓌達，周旋劍棧之表，具著勞效。繇憲而漕，豈特以平時將輸望爾？關隘空於寇攘，閭井蕩於兵燬，舊規猶未還也。爾其以堅力行實政，安輯流離，經葺荒墜，使民趍生業之樂，則兵享耕屯之利，西顧庶其寬乎！可。《平齋集》卷一八。

宫觀葉莫除權發遣贛州提舉南安南雄汀州兵甲制

敕具官某：章貢與閩粤錯壤，其俗易摇而難服，奉吾詔令以填綏之，其惟良二千石乎？爾和平而有制，莊静而有立。武岡戎伍之變，洞察情僞，密設方略，不數旬凶渠授首，一邦底寧。帥閫上功，既懋爾賞，繩於文吏，吾帥臣又爲爾明白之。起分二水之符，坐總三州之甲。必恩意孚而善良吐氣，威信著而悍獷革心，治化蒸蒸如漢良吏，是爲不負所舉。可。《平齋集》卷一八。

陳良驥轉承議郎制

敕具官某：維揚翦寇之賞，大閫第功，無微不逮。實方嚴，思稱所蒙。可。《平齋集》卷一八。

王丙特改承務郎制

敕具官某：巴蓬山高林深，姦民淵藪，嘯呼剽劫，從，禽僇其不率，一方安堵。制閫上功，超授京秩。宦塗方開，亦克用勸。可。《平齋集》卷一八。

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喬行簡除
略加食邑實封制

敕：朕撫《車攻》復古之運，慕《烝民》任賢之風。我儀圖之，則山甫柔嘉；侯誰在矣，則張仲

孝友。乃睠股肱之重，夙咨德齒之尊。講内治以既嚴，籌中興而抑熟。進握本兵之寄，俾殫謀國之長。渙我明綸，諗于列序。具官某直大而不倚，沉深而有謀。翛然其臞，精神溢乎萬物之表；皓然其老，志氣塞乎兩儀之間。予養晦則密勿以效忱，予更化則從容而贊決。凡君子小人之進退，暨中國外夷之盛衰，備輸啓沃之忠，居賴弼諧之助。惟關洛有鼎來之機會，而江淮有前進之規模，必元老壯猷乃可以出萬全，必真儒無敵乃可以大一統。就煩舊德，坐筦洪樞。總提經武之編，益懋運籌之略。申陪井賦，併實圭腴。噫！詢黄髮則罔愆，朕方謹乞乞番番之戒；有常德以立武，爾毋忘綿綿翼翼之圖。涉歷深則無躁謀，思慮精則無遺策。共恢大業，茂對閎休。可。《平齋集》卷一八。

資政殿大學士新知建康府曾從龍除參知政事同提舉編修勑令加食邑實封制

勑：慶曆之開太平，范仲淹爲參預；元祐之新大化，吕公著爲疑丞。朕遵晦十年，厲精一旦，趣召先朝之彦，俾還近輔之聯。誕敭絲綸，敷告簪紱。具官某學根乎正大，氣抱乎純明。其重足以挫衆紛，屹然鼎吕；其静足以燭群動，瞭若蓍龜。蚤服在於大僚，耻苟同於汙俗。不合則去，有待而行。鶴鳴九皋，久聞聲而樂只；鳳翔千仞，迄覽德以來思。予興相見何晚之嗟，爾動可爲忠言之喜。舉昔

大對，勸今力行。嘿有契於此心，期共繇於斯道。更化則可善治，宜增重於本朝；折衝何必臨邊，奚尚勞於外服？爰輟居留之寄，聿嚴共政之圖。莅敕局以提綱，拓爰田而衍賦，併昭異數，式奬英猷。噫！六典建於周家，莫先乎設參而置輔；庶績凝於虞室，尤在乎同寅而協恭。勉殫訏謨之忠，共濟垂拱之治。可。《平齋集》卷一八。

左諫議大夫鄭性之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同提舉編修經武要略進封加食邑實封制

敕：朕迪簡在廷，儀圖共政。繇諫長而選，蓋僅聞於二紀之間；自倫魁而升，況並見於一日之頃。緊非常之盛舉，必不世之奇材。翊我事樞，揚于制綍。具官某身端而行治，心廣而體胖。鴻漸可用爲儀，望夙高於華著〔一〕；雞鳴不改其度，志晚適於槃阿。維予初潛，慕世賢喆。未親魏徵之論，已稔蕭生之名。迨躬攬於萬幾，首旁招於衆正。擢從郡最，列在從塗。朝入對於治朝，暮進登於騎省。規君德則《中庸》、《大學》，條國事則《天保》、《采薇》。方累疏之前陳，已一言之默寤。徑躋宥府，密贊籌帷。由求之切而得之難，故知之深而用之速。總武經之大筆，陟書殿之穹班。爵肇啓於徹侯，封更陪於多邑。以寄股肱之重，以示精神之强。噫！虞舜之治有五人，朕方篤任賢之意；宣王之

德洽四國，爾盍思復古之圖！叶濟廟謨，丕昭儒效。可。《平齋集》卷一八。

〔二〕夙：原作「風」，據庫本、清刻本改。

何處久除直寶謨閣知鎮江府制

敕具官某：南徐襟江枕海而控淮，地望重矣，制勝孔嚴，擇守加遴。爾材猷閎碩，志氣激壯，爲御史諫官，嘗陳内外修攘之略，具有本末，朕甚偉之。冠冕蓬山，未罄設施。祖逖擊楫渡江之地，以奎直往，爲朕圖厥功。應接于外，屏蔽于内，威行愛孚而天險之勢以强，京師併蒙福也。可。《平齋集》卷一八。

何琮除直徽猷閣福建路轉運副使制

敕具官某：七閩樂郊也，間者鴟義姦宄多抵冒于法，非蕉萃菀結莫之省乎？爾風槩凝遠，性行修絜，世道涇濁，能不磷緇，朕器之奏對間久矣。斂武華要，寓直凝邃，夙駕暑征，往將使指，豈直爲飛輓計？以鐵冠觸邪之餘威，察一道臧否貪廉而刺舉之，使吏姦澄而民氣舒，斯稱朕臨遣之意。可。

《平齋集》卷一八。

董洪父自修王公瑾父囷方岳父欽祖趙子森父復先陳子椿父千期朱日炎父師友孫鏞父价以明堂恩封官制〔一〕

敕具官某：總章大饗，熙事涓成。斂福錫民，同躋仁壽。爾旄期康彊，有子仕版，京秩疏封，式昭善慶。可。《平齋集》卷一八。

〔一〕朱日炎：「日」字原缺，據本集總目補。

太中大夫曹叔遠特轉通奉大夫依前煥章閣待制致仕制

敕：訪貞元之遺事，尚想告猶；追長慶之高風，遽聞請老。莫回雅志，庸錫徽章。具官某襟度曠夷，風規凝粹。羊腸峻阪，蚤備罄於忠勤；豹尾屬車，晚寖隆於恩遇。勞禁塗而諗疾，佚真館以言歸。賜杖巵遲，掛冠何亟！疊進高華之秩，仍通嚴邃之班。祗服寵榮，益綏壽嘏。可。《平齋集》卷一八。

正議大夫程珌磨勘轉正奉大夫制

敕：等六曹而上課，嚴三歲之遷；超四品而升秩，重八年之轉。雖循彝典，實著恩章。具官某粹學淵深，英規山立。謀猷獻納，備殫日月之忠；典册鋪張，叶應風雲之會。繇殊庭之引興，每魏闕之存心。積閱既深，陟明可後？飛鴻自適，初何計於穹階？鳴鶴相求，肯尚遺於宿德？可。《平齋集》卷一八。

閻丘梓林炎趙崇嫩趙崇森除大理評事制

敕具官某等：典獄惟平之難〔一〕，漢吏用法，巧文寖深，於是置廷尉平四人務平之。爾梓、爾炎、爾崇嫩、爾崇森，皆練習律令而文無害，故並命以司庶獄之平。「明啓刑書胥占，咸庶中正」，中則平矣，欽哉！可。《平齋集》卷一八。

〔一〕典：原作「興」，據庫本、清刻本改。

虞衡除大理寺正制

敕具官某：《王制》獄辭之成，史告于正，正聽之。正所以正庶獄之不正也。爾簡澹而詳敏，褒帷嶺嶠之東，以風力著，庸命爾正于李，吏有上下其手，以舞吾法，爾悉爲朕糾之。庶幾廷中稱平而天下無冤民。可。《平齋集》卷一八。

權知信州史彌忞除將作監丞制

敕具官某：上饒間于江浙，頃悍卒軼紀律以駭吾民，翦其萌可緩乎？爾優於應變，勇於討惡，尸二渠于市而群姦之魄褫，千里底定，朕甚材之。召丞匠監，用旌爾能，繕修務簡，益培雅望。可。《平齋集》卷一八。又見《永樂大典》卷一三四九八。

趙與懽起復直寶謨閣淮西提刑制

敕具官某：兵刑一也，西淮方整軍經武，陳時臬事宜加謹。爾公族之隽，材優而氣盛，嘗守輔

邦，蔚有能譽，繁弱可久櫜乎？起之欒棘，進之奎直，往司臬于西。能使在泮獻囚與在泮獻馘同功，則移孝爲忠之道得矣。可。《平齋集》卷一八。

大理寺丞桂萬榮除考功員外郎制

敕具官某：馮唐白首，顔駟龐眉，尚書郎以老於識爲重。爾行己純固，莅事精恪，丞于北寺，不詭不撓，蓋涉深而識定者也。考功課吏之法，公則一，私則萬殊，勉爲我權衡之。抑揚惟允，嗣有褒進。可。《平齋集》卷一八。

權兵部尚書趙至道除寶謨閣直學士知鎮江府制

敕：法從莫如文昌八座之尊，价藩莫如扶風三輔之重，必卷舒之有裕，斯出入之俱榮。具官某蚤以孝稱，晚繇廉進。歷耳目之寄，每侃侃以自將；升喉舌之官，尤循循而唯謹。久厭禁嚴之直，欲尋閑退之盟，莫挽而留，宜華其去。赤刀琬琰，峻秘職於西清；皂蓋朱轓，鞏名城於北固。亟上中和之最，尉予耆艾之思。可。《平齋集》卷一八。

太常寺丞兼權右司曾天麟除將作少監制

敕具官某：永惟技巧工匠之鮮及，不如宮室苑囿之無增，故繕監不以飭工而以儲材。爾疏通而文，寬靜而栗，材出鄧林信良矣。容臺省闥，趣升于少匠，厚其儲以致用也。爾知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效衆，斯識朕心。可。《平齋集》卷一八。

王淪轉承議郎制

敕具官某：朕觀新店民之語，知和糴之厲民尚矣。爾守滁日，糴辦而民不擾，數踰三萬，應我賞格。增秩旌勞，尚鞭其後。可。《平齋集》卷一八。

歸順人沙兀惹特補修武郎添差蔡州兵鈐兼權蔡州事制

敕具官某：襄漢奮伐，淮蔡底平，莫府以戎捷來上，謂爾能知逆順之分，赤心歸誼，願效忠力。蔡人即吾人也，爰畀右階，就命爾守。復民業以趨耕，作士氣以待戰，保障鞏固，斯稱委寄。可。

房應發轉文林郎制

敕具官某：六騶復土，五使置官，凡備驅馳，悉霑賞賚。爾祇吏役，例進一階，茂對恩榮，尚思策厲。可。《平齋集》卷一八。

劉顯以父評戰歿補承信郎制

敕具官某：蜀關禦寇，虓將死勇，爾父從之，徇國。可。《平齋集》卷一八。又見《永樂大典》卷七三一七。

石天瑞白華補秉義郎制

敕具官某等：方城濯征，垂瓠震潰，執訊獲醜，餘燼爲空。爾能自歸，貸而官使。尚圖忠效，用答生全。可。《平齋集》卷一八。

李駿起復直龍圖閣四川都大茶馬制

敕具官某：秦蜀榷牧之政，分合凡幾，然非其人分任而不足，得其人合治而有餘。爾沉毅足以經遠，果達足以治劇，所居底績，晚譽更偉。坤維事力日匱，茗法壞而後馬政壞。頃嘗分任，未見其益也，茲庸合以命爾，且寓直淵圖，以重其行。毋俟祥琴，慷慨叱馭，能使廉信浹於園户，行於蕃落，則摘山富而效牽蕃矣。可。《平齋集》卷一八。

工部郎中鄭寅除尚左郎官制

敕具官某：艮以止爲體，能時止則止，然後能時行則行。爾簡粹而通亮，爲郡嘗以治理效聞。顧時俗之流從，又孰能無變化？懼荃蕙之俱茅也，而恬然歸絜，坐玩歲華。待化機之轉移，偕衆正而彙集，其將有行乎？郎選甚高，毋憚于劇，朕方思所以進爾者。可。《平齋集》卷一八。又見《永樂大典》卷一三四九八。

王邁轉朝請郎制

敕具官某：榷務萬貨萃焉，而摘山煮海之利居多。羨入必賞，厥有著令。爾材優於從政，嘗司出納，歲有羨利，其知理財正辭之義乎！一官懋賞，益圖爾庸。可。《平齋集》卷一八。

將作少監趙與芮除大理少卿制

敕具官某：孟侯朕其弟，必卷卷以陳時臬事丕蔽要囚爲誥，豈非刑者君子所盡心，友之篤則誨之切乎？爾氣質金玉，步趨繩矩，卓有大雅不羣之風。朕猶欲其政事之熟更也，既試之大匠，又試之少大理。民命至重，國脉所關，欽哉恤哉，其寧惟永，爾亦與有令聞。可。《平齋集》卷一八。

鄧雲轉武節郎制

敕具官某：山東逆儔，負固淮楚，大振貔貅之氣，一空狐兔之群。制閫第功，爾嘗鏖戰，進官四等，護戎湖右。其日夕淬礪，以稱信賞。可。《平齋集》卷一八。又見《永樂大典》卷七三二六。

王旻武節郎制〔一〕

敕具官某：山東逆儔，負固淮楚。大振貔貅之氣，一空狐兔之群。制閫第功，爾嘗麾戰，峻升武級，用奬驍雄，仍顓戎律之嚴，坐鎮邊城之重。祇承異渥，勉策奇勳。可。《平齋集》卷一八。又見《永樂大典》卷七三二六。

〔一〕武節郎制：原無，據《永樂大典》補。

直寶謨閣宮觀劉宰除太常寺丞制

敕具官某：聖人與曾點説漆雕開，蓋不汲汲於用，乃所以致用也。爾得於天者厚，求於人者薄，見幾遠引，樂道而著書，與行乎國政之久者相爲終始。世方瀾倒，獨落落乎其有風飈，朕甚嘉之。拔之槃澗，丞我奉常，幡然一來，尚不負國人之望。可。《平齋集》卷一八。

考功員外郎桂萬榮除尚右郎官制

敕具官某：比歲倖門開而吏道雜，武級猥濫尤甚，綜核方嚴，銓筦宜允。爾爲考功郎，氣嚴詞厲，吏莫敢欺。推是以修審官西院之法，鑑揭而妍醜分，衡設而輕重判，劇曹其澄乎？來幾何日，三錫厥命，用惟其材，毋謂序進。可。《平齋集》卷一八。又見《永樂大典》卷一三四九八。

前右正言何萬齡特轉朝奉大夫直寶謨閣致仕制

敕具官某：臺諫以觸邪指佞爲職，自仗馬相戒而舍豺狼問狐狸有年矣。爾以駿發之材，邁往之氣，列在騎省，能於波流風靡之中奮擊大吏，疾於迅霆，非不畏强禦者乎？銜卹以歿，歲月奔駛，崇階邃職，示不汝忘。可。《平齋集》卷一八。

全宋文卷六九九〇

洪咨夔　七

兩淮制置使兼沿江制置副使趙范除江淮制置大使制

敕：全江淮，濟中興，莫重乎要衝之勢；築壇場，拜大將，莫嚴乎專閫之權。迺睠時髦，密承廟算，内養威而植屏，外觀變以投機，丕建使名，特加命綍。具官某挺姿果毅，抗志忠勤。材閎而用周，力振西平之業；氣壯而識老，遠追鄧禹之風。自討賊之策勳，即平戎之定計。入儀法從，出撫成師。朕惟九節度以無統率而危唐，四將軍以有領屬而强漢，必中權之獨總，斯外治之咸張。《車攻》復會東都，首經營於江澨；《閟宮》遂荒徐宅，先疆理於淮夷。兹大恢表裏之規摹，宜盡禀精明之號令。翼翼文昌之座，堂堂太一之旗，壯本根於荆揚，震聲采於汴洛。詩書之帥以尊主爲德，仁義之將以安民爲功。行三軍則務於好謀，掌六師則貴乎同力。觀宣勞之寖久，信任重之優爲。江左自有夷吾，朕方倚深長之略；河南盡爲晉土，爾盍堅綏定之圖！可。《平齋集》卷一八。

權工部侍郎留元英除集英殿修撰知江州制

敕：翠緌鳴玉，入聯法從之榮；皂蓋飛旗，出殿名藩之重。不輕厥選，宜賁其行。具官某篤實無華，寬平有則。物情方靡，初何意於鷹鸇；世道既回，仍可儀於鵷鷺。政藉居中之益，忽騰補外之章，勉徇懇祈，俾圖共理。升班論譔，留夙望於甘泉；奉最蕃宣，寄壯懷於溢浦。予曲盡待臣之禮，爾益殫報上之忠。可。《平齋集》卷一八。

葉薾除國子博士應繇除太學博士兼莊文府教授汪之道除國子録制

敕具官某：道存乎人心，蘊之爲德行，行之爲事業，文辭陋矣。朕故謹擇知道者爲學校師。爾薾直簡而廉，爾繇融明而靜，爾之道英拔而粹，俱有得乎正大之旨。庸命薾爲博士以學胄子；繇爲博士以學士，仍典藩房之教；之道爲録以糾胄監之不如規者。師道立而皆知以求仁明善爲急，化成天下，獨不在兹乎！可。《平齋集》卷一八。

著作郎兼權司封郎官蔣重珍除起居舍人兼崇政殿説書制

敕具官某：迪惟先朝策士，多得倫魁之彦，敷遺後人休。朕既簡在大僚，又簡厥修。如爾重珍者，以柱史從華光之游，矯矯乎鳳凰之集阿閣、黄鵠之下太液也。榮貴素定，盛名難居。詔嬀責難，益究爾韞，使碩大光明不愧天聖、嘉祐之盛，顧不偉歟！可。《平齋集》卷一八。

黄壯猷除金部郎官制

敕具官某：朕方經理京洛，財計裕於内則事力充於外。金幣委輸，鉤考其數，以周知登耗而頒節制，司珍職也。爾器局明整，材華暢茂，司庾左浙，能斟酌取予斂散之宜，以乂我民。趣踐郎省，參掌國用。曹雖劇，刃游盤錯矣，抑以是詳觀爾之能。可。《平齋集》卷一八。

司農寺簿趙鎬夫除司農寺丞兼提領安邊所制

敕具官某：景壽昌丞大農，關内漕穀國便之，常平置倉民便之，北邊亦藉以給，丞不當如是耶？

爾鎬夫機圜而不窮，氣銳而有立。逾月再轉，就丞九扈，且坐總邊計，材選也。孰科當興，孰害當除，毋使壽昌專美於漢，則職之稱。可。《平齋集》卷一八。

軍器監簿陳振孫除諸王宮大小學教授制

敕具官某：我仁宗詔諸宮院教授非止講習經旨，須選履行端慤，蓋欲其以身教也。爾靜而不競，簡而不華，可謂端慤矣。振振麟定，以爾爲之師。觀榘度於步武之間，挹芳潤於言論之頃，而成童既冠，莫非大雅麗澤講習之功，將有考於此。可。《平齋集》卷一八。

方大琮除司農寺簿樓杓除軍器監簿制

敕具官某：寺監有簿，職鈎稽違失，簡矣，國以養材，士以養望。爾大琮粹然其瑜而靜，俾簿于農寺；爾杓凝然其度而立，俾簿于戎監。鴻之漸而鷺之振也。觀其所養，朕不敢忽，爾益觀其自養。可。《平齋集》卷一八。

知南安軍彭鉉職事修舉轉一官制

敕具官某：漢二千石有治理效，輒璽書勉厲，增其秩，故良吏爲盛，朕甚慕之。爾果於事功，達於識慮而敏於材。江右南接嶺嶠，俗騃而難御，支壘假守，能不以蜚絲易保障，田里相安，蟊賊屏息，其漢吏之良乎！一秩示勸，益進于理，以對顯擢。可。《平齋集》卷一八。

施榘差知融州制

敕具官某：融在廣右爲望郡，銅虎符不輕畀。爾以淳熙執政之胄，克修令猷，履平而植固，三爲別乘，抱璞不售，亦老於世故矣。以是起家，毋鄙遠其民而厚拊之。廉善達于聽聞，斯稱惟良之選。可。《平齋集》卷一八。

曹叔遠贈光禄大夫制

敕：老之將至，甫抗志於垂車；生也有涯，遽遺言於易簀。推我盡傷之意，形于贈襚之章。具官

某薰然澤物之春，蔚乎成己之學。中年去國留落而氣不衰，晚節還朝虺隤而志已勘。進陟論思之選，退尋蕭散之盟。方惜日以自休，胡御風而不返！出處本末，具知存闕之忠；始終哀榮，茂享書棺之寵。可。《平齋集》卷一八。

季衍直寶文閣致仕制

敕具官某：河東守以一人之毁而去，雲中守以文吏之繩而罰，今昔之通恨。爾直方自信，無所撓折，宅牧淮右，竟以賈憎。朕夷考其平生，公於徇國，廉於居官，睽弧之疑可亡也。齒髮未衰，遺榮何亟。進直寶奎，尚其吐氣。可。《平齋集》卷一八。

倉部郎中林清之除直寶章閣都大坑冶制

敕具官某：蓋聞有道之世，地不愛寶。比鍾官之課不登，非地寶嗇耶，抑裕之惟人。爾通練敏劭，治郡有善狀。九府圜法，泉布爲重，輟材星省，往斡東南三品之産，轉嗇而爲豐。賈誼有言，上挾銅積以御輕重，錢輕則以術斂之，重則散之，貨物必平。朕有望於汝矣。可。《平齋集》卷一九。

黄埻權知建寧府制

敕具官某：建安富庶文物之邦，比歲不登，羅踴而民易動，遺朝廷憂，故擇守良難。爾審機於應物，迎刃於制事，咸以材屬。駕軺漕粤，易轍殿閩，人宜其官，何嫌改令？夫鎮危疑之情，活彫瘵之俗，固守職也。摳苗常患於助長，種木亦忌於太恩，行所無事而不求赫赫，其吏治之良乎！可。《平齋集》卷一九。

户部侍郎京湖制置使史嵩之除權兵部尚書制

敕：朕仰稽《韓奕》《江漢》之詩，俯考《皇武》《方城》之雅，嗟古風之寖邈，睠王事之良勞。擢繇外閫之崇，列在中臺之峻，有華從橐，宜錫贊書。具官某挺秀相門，出奇將略。審刺虎之勢，必滅虜以爲期；乘投鼠之機，雖會戎而不憚。震威聲於垂瓠，褫營魄於穹廬。珍奇之灰既空，冒頓之鏑遂絶。圖八陵而效捷，固知天道之還；告九廟以歸功，亦賴人謀之贊。肆嘉乃志，式奬爾庸。躋文昌八座之聯，攝司馬五兵之柄。維時眷遇，允謂遭逢。豈不懷歸而畏簡書，既舉勞還之典；乃使帥屬而平邦國，尚修獻愷之儀。可。《平齋集》卷一九。

大理少卿趙與芮除寶文閣待制提舉佑神觀仍奉朝請制

敕：龜鈕藻衣，甫奏平反之最；翠綏玉佩，趣躋次對之聯。匪親愛之私恩，實榮懷之彝典。具官某暉承霄極，秀挹天潢。性行忠和，踐丞郎而養望；材猷通敏，歷卿監以蜚聲。朕觀《葛藟》之綿，嘉《棠棣》之韡韡，久恬於進，宜峻其遷。延閣陞華，儼荷囊而待問；真庭均逸，樂戲綵以承顏。益隆信厚之風，茂對熾昌之暇。可。《平齋集》卷一九。

辛克承除直顯謨閣主管紹興府千秋鴻禧觀制

敕具官某：「蒹葭蒼蒼，白露爲霜」，世道不競，人材老於摧折者何可勝數！爾以練達之材，精密之識，屢更事任，具著勞效。意所不合，翩然駕飛鴻而獨往，不計搖落之幾秋也。朕厲精求治，亟起耆哲而用之，則以病謚，豈遂忘斯世乎？寶奎寓直，閒館養恬〔一〕，尚識予遡洄之意。可。《平齋集》卷一九。

〔一〕閒：原缺，據影宋本補。

張洽除直秘閣主管建康府崇禧觀制

敕具官某：「蒹葭蒼蒼，白露爲霜」，世道不競，人材老於摧折者何可勝數！爾以簡澹之姿，明遠之識，嘗於撫字關決見其材。意所不合，翩然駕飛鴻而獨往，不計摇落之幾秋也。朕厲精求治，亟起耆哲而用之，則以病諗，豈遂忘斯世乎！秘廷寓直，閒館養恬，尚識予遡洄之意。可。《平齋集》卷一九。

宗正少卿張嗣古除秘閣修撰樞密院副都承旨制

敕具官某：朕長馭中原，樞掾皆得以與聞廟算，矧導宣密命，日與柱下史並直文坳，爲最近。爾識照未然之機，材擅有用之器，曩記言于朝，國勢虜情，論建甚悉，恨不果用也。白首重來，識益定，材益老，其以中秘論譔，參承宥密。制勝之略，保大之謀，凡可以贊吾樞紐者，毋懲毋忽。可。《平齋集》卷一九。又見《永樂大典》卷一三四九九。

大宗正丞兼兵部郎官謝奕禮除將作少監制

敕具官某：右賢左戚，國之令典，戚且賢，褒進可後乎？爾端良而敏，英潤而澤，芝煇玉映，有文靖故家之風度，宜不爲流水游龍而移。攝郎□幾，亟貳繕監，非朕之私戚而賢也。其靖共爾位，以□鼎來之福。可。《平齋集》卷一九。

太府寺丞陳韔除大宗正丞制

敕具官某：綿綿瓜瓞，本支百世，必屬近行尊者訓齊之而丞以庶姓，春秋公族大夫之意也。爾穎然處囊之錐，恢然發硎之刃，而退然不自襮，涵負蓋遠。庀屬外府，藉甚有聲，董治大宗，勉贊而長，朕之進用爾者此其階。可。《平齋集》卷一九。

副都承旨張嗣古除右文殿修撰權知建康府江東安撫制

敕具官某：秣陵槃槃一都會，進可以控中原，朕方規復輿圖，思得魁壘俊偉之彦付以留籥。爾起

自久間，入對便殿，敷陳攻守大要，具有顛末。擢承密旨，出總陪京。卹民以厚根本，厲兵以壯形勢，翬護天塹，應接汴洛。地以人重，毋謂事權之非昔也。秘殿論譔，姑華爾行，有功見知，顯拔未艾。可。《平齋集》卷一九。

張元簡除太府寺丞制

敕具官某：士君子知用舍有命，行藏有義，則身可屈氣不可折。爾軒岸而閎偉，任重器也。荆門城築之役，平板榦，程土物，其成不愆于素。如楚艾獵民，方便安之，遽掣其肘而去。身雖屈，其氣全矣。起之家食，丞于外府，朕蓋以是爲事任之儲。可。《平齋集》卷一九。

曾天麟除浙東提舉常平茶鹽公事制

敕具官某：朕親政以來，諸道部使者選必精，察必謹，欲光華之被原隰也。爾名家之彦，周行之翹穎，知朕德意志慮蓋熟。左浙庾臺，往將使指。維昔先朝，有疏曹娥斗門，洩鑑湖入江而田不病，民至今德之，非爾祖也耶？遠乃猷裕，乃以民寧，毋徒曰山海之藏足以利吾國。可。《平齋集》卷一九。

僉書樞密院事鄭性之贈三代制

故曾祖可大贈太子少保制

敕：朕儀圖近弼，招選譽髦。自奇童而升，如天聖之晏殊；由倫魁而進，如端拱之蒙正。蔚扶輿之鍾粹，侈演迤之儲祥，榮燭九原，寵延三世。具官某故曾祖具官某，隱居求志，積善在身。無言不酬，著在鄉評之望；非禮勿動，形爲家法之傳。軸雖折於壯齡，榦實培於慶裔。予倚西府邇臣之重，爾登東宮亞保之崇。祇服褒章，茂綏廟祀。可。

故曾祖妣陳氏贈咸寧郡夫人制

敕：豫章生於鄧林，璆琳出於元圃，積深蓄厚則發之遠，推高原大則報之隆。具官某故曾祖妣某氏，嫠居而肅於齊家，約處而豐於教子。惠來師友，燕及孫曾。睹警悟之姿則愛鍾于心，聞弦誦之聲則喜動於色，成茲國器，翊我政樞。雖入柱明堂不及生前之見，而六瑚清廟竟爲身後之光。肇開湯沐之封，增賁烝嘗之祀。尚其不昧，歆此殊榮。可。

故祖奬贈太子少傅制

敕：叔虞之唐必興，畢萬之魏必大，何天道之應若券劑以取償，蓋人事之修猶耒耨而望穫。欲驗孫謀之遠，盍觀祖澤之休！具官某故祖某，穎悟秉姿，淹該進學。文從字順，勇追賈、馬之風；墨妙筆精，雅得鍾、王之法。方賢哉之騰譽，胡逝者之興嗟！不在其身，克昌厥後。緊我弼諧之助，皆而講習之傳。宫傅參華，起英魂於既往；泉扃增燿，垂景祐於方來。可。

故祖妣陳氏贈齊安郡夫人制

敕：上推乎八世者，康成之先；下占乎五世者，有嫣之後。矧王母誨言之未泯，而聞孫承弼之方新，肆加告第之恩，庸表起家之慶。具官某故祖妣某氏，坦直無隱，静閒有儀。奉事嫠姑，動不違於四德；扶携幼子，守益厲於三從。斷機之教既嚴，含飴之愛更切。受兹介福，發爾幽光。文軒象服之華，愍典蜜章之寵，懿魂如在，尚克饗之。可。

故父汝永贈太子少師制

敕：爲人君止於仁而仁莫宏於錫類，爲人子止於孝而孝莫盛於揚名。朕博求開物成務之材，唯濟修政攘夷之治。隆樞廷之眷倚，侈禰廟之褒崇。具官某故父具官某，蹈道有常，秉德無競。周旋鄉

黨，寬洪長者之風；盤礴丘園，正潔幽人之操。念義方之爲訓，豈科舉之徒文？凡一時師友之功，必千古聖賢之蘊。晁董公孫之對，固有源流；益稷皐陶之謨，正資羽翼。佩一經而追往，撫三釜以興悲。欲慰孝思，可稽褒典？超進宮師之亞，增光家學之傳。式勸教忠，毋忘垂裕。可。

故母碩人黃氏贈宜春郡夫人制

敕：衮衣而感《蓼莪》，不如戲綵之爲榮；鼎食而悲《凱風》，不如負米之爲樂。矧乃三遷之訓，成予四輔之賢。宜沛恩榮，用紓孝慕。具官某故母某氏，夙姿警慧，素履靜柔。佩帨奉姑，修婉容而特謹；傾奩教子，揭懿範以尤嚴。迄培隆棟之材，克贊改弦之化。流徽無斁，鍾慶有源。幾年馬鬣之封，一旦魚軒之錫。德無不報，魂尚知歆。可。

故妻碩人潘氏贈清河郡夫人制

敕：碩人其頎，必稱厥德，君子偕老，誰無此心？同甘苦於隱約之秋，異幽明於顯融之日。有懷契闊，曷尉欷歔！具官某故妻某氏，生自名門，儷于魁彦。淑均接下，佩纕荃芷之芳；雝肅奉先，錡釜藻蘋之潔。推舉桉齊眉之意，致趨機斷織之規。生資助以居多，歿追榮而宜厚。委佗象服，首正小

直華文閣知江陵府楊恢除知襄陽府京西安撫副使時暫兼京湖制置司公事制

敕具官某：荆襄自昔衿喉之地，吾國之上游也。師以進爲功，故襄陽視荆南爲尤重。爾隽偉而有志，莊静而有謀，頃上邊最，擢帥于荆，事任蓋重矣。王師方向河洛，俾爾擁旄進屯于襄，任又加重。望隆中而懷葛亮，眺峴首而慕羊祜，臨江漢而思召虎。積穀練甲，控扼險要，使前茅無後顧之憂，首尾有相應之勢，而吾之取中原可以萬全，時乃功。可。《平齋集》卷一九。

尤爚除直秘閣權知江陵府兼主管湖北路安撫司公事制

敕具官某：荆州用武之國，東連吴會，西通巴蜀，而北控京洛，經理中原之秋，宅乃牧尤難其人。爾涉深而養之固，蓄厚而發之閎。太阿、龍泉之出匣，斷蛟剸犀，忽若篲泛，豈安陸專城足以展其材！寓直中秘，全護荆楚。觀三國必争之形勢，考羊陸守禦之規摹，熊卧虎視，精神折衝，上流之顧寬則朕可安意而圖中原矣。往懋厥功，用副推擇。可。《平齋集》卷一九。

知吉州劉煒叔職事修舉特轉奉直大夫制

敕具官某：漢二千石有治理效，輒璽書勉厲，增其秩，故良吏爲盛，朕甚慕之。爾處己靖莊，待民樂易，所至有漢循吏之風。茲守廬陵，政平訟理，田里安其條教。而灌輸章貢，以戢蠢動，曾靡告勞，休問達于朕聽久矣。奉直必實歷七年乃轉，優於示勸，不汝靳也。其益勤弗懈，以需選拔。可。

《平齋集》卷一九。

范炎辭免赴都堂審察特轉承議郎與宮觀制

敕具官某：高帝有尊顯賢士之詔，而魯兩生不至，朕收攬衆正，如茅斯拔。爾顧安貧樂天，不屑弓旌之招，《易》所謂「履道坦坦，幽人貞吉」，非耶！進秩賦祠，姑遂雅志，病愈造朝，尚其有待。可。

《平齋集》卷一九。

葉武子辭免召命特落致仕除直秘閣主管華州雲臺觀制

敕具官某：元祐間，文彦博既老復與大政，范鎮既老不復來，亦各行其志也。爾少而立，壯而仕有聲，老而知止不殆，良可嘉尚。朕求士如渴，起之垂車。志益堅，節益固，可以媿鐘鳴不休者。寓直秘丘，賦廩祠館，貪賢重老之意，尚懋承之。可。《平齋集》卷一九。

劉福轉武德大夫制

敕具官某：鵝鸛魚麗，征行方銳，犀渠鶴膝，製作宜精。嚴除上功，謂爾舉職，進官一列，用勸忠勤。可。《平齋集》卷一九。

高之問除直秘閣主管亳州明道宮制

敕具官某：人之止以久爲難，節或移於晚，守或失於終，此《艮》之上九所以爲止道之至善也。爾姿簡澹而踐平易，用不盡材，渺送目於冥鴻之表，光生德宇之泰定，坐閱物華之變遷。時可以行，

猶堅卧而莫起，其《艮》止之至善者乎！厖眉華髮，與汗漫游，命職賦祠，用賁晚節。可。《平齋集》卷一九。

知樞密院事喬行簡贈三代制

故曾祖勝之太保贈太傅制

敕：朕惟有維師尚父則成燮伐之功，有元老方叔則建中興之業，延登壽俊，坐筦洪樞。備殫啓沃之忠，宏濟規恢之治，垂休亡斁，開迹有源。具官某故曾祖具官某，琮璧粹温，笙鏞淳古。左圖右書之外，一泯行藏；仰事俯育之間，兩無愧怍。克篤曾孫之慶，肆躋近弼之聯。申錫恩章，誕揚愍册。拜王祥之秩，夙敷賁於泉扃；進卓茂之官，益寵綏於廟祏。尚其冥漠，同此榮懷。可。

故曾祖母孫氏婺國夫人贈越國夫人制

敕：形大者聲宏，膏沃者光燁，爲仁雖在於一日之頃，積德實計於百年之餘。睠華髮之元龜，兆中興之治象，遡求慶派，申賁曾闈。具官某故曾祖母具某氏，淑謹飭躬，惠和逮下。于沼于沚，克勤錡釜之共；宜室宜家，允穆琴瑟之好。積自一門之懿，流爲三世之昌。地靈有開，天報不爽。小君都

號，夙臨婺女之區；大國進封，肇啓會稽之壤。敢我漏泉之澤，揚而奕葉之休。可。

故祖堯太傅贈太師制

敕：袁安之爲太尉，自良而傳；陳群之録尚書，由寔所積。寸雲足以興泰山之雨，勺水足以導黄河之源。方倚重於中樞，宜追榮於先廟。具官某故祖具官某，家庭肅穆，鄉黨雍和。機械俱忘，忠信之寶獨富；胚胹不鑿，仁義之爵尤尊。篤生萬石之孫，坐斡五兵之柄。推功祖澤，錫命師垣。雖聲迹已陳，何施靈壽之杖；而典刑具在，不愧進賢之冠。祇服予恩，永綏爾祀。可。

故祖母杜氏慶國夫人贈益國夫人制

敕：樂莫樂於抱孫，榮莫榮於尊祖。況樞機周密，特重舊臣之圖；而源流深長，實受王母之福。欲報含飴之德，可稽刻蜜之章？具官某故祖母具某氏，婉娩令儀，幽閒懿行。受茝蘭而獻，常存起孝之心；采蘋藻以承，益秉有齊之念。培本根而燾後，茂枝葉以光前。積累既豐，褒崇亦腆。彤管有煒，首開慶水之封；象服是宜，易胙岷山之壤。紓悲霜露，燕祉雲仍。可。

故繼祖母蔣氏華國夫人贈吴國夫人制

敕：有孚而它吉者，人事之當修；積善而餘慶者，天理之必應。欲驗自葉流根之澤，當觀斂華就

實之功。具官某故繼祖母具某氏，沖靜以和，嫕柔而度。三遷教子，未酬志士之懷；萬卷詒孫，遂享真儒之效。惟股肱之寄甚重，故體貌之恩特隆。延及重闈，均加褒典。旌周公之遠裔，既盛笄珈；相太伯之名邦，更豐湯沐。信在天之可恃，宜奕世之知榮。可。

故父森太師追封寧國公制

敕：四海之福，君明而臣良；一家之慶，父慈而子孝。睠言耆俊，服在大僚，上應極樞星紐之光，散爲天街析木之潤，增彊吾國，用顯其親。具官某故父具官某，明善而誠身，弸中而彪外。學貫穿於千古，獨得其宗；氣充塞於兩間，莫窮所養。培經畬而遺子，拓文苑以傳家。成茲儒英，爲我國鎮。高車駟馬，雖不覩於生前；衮冕植圭，果有開於身後。侈赫赫南山之望，啓槃槃北地之封。庶可作於九京，尚克昌於百世。可。

故母俞氏福國夫人贈魯國夫人制

敕：松產於徂徠而充棟梁，桐生於嶧陽而中琴瑟。蓋稟鬱積蜿蜒之氣，乃成光明俊偉之材。匪施告第之恩，曷顯擇鄰之教？具官某故母具某氏，姿涵圭璧，行中準繩。夙夜組紃，恪謹女功之習；春秋錡篚，祗勤婦德之修。既舉桉以賓夫，又斷機而訓子。及今熾艾，念昔劬勞。幼學而壯欲行，豈爲萬鍾之奉；欲養而親不逮，空懷三釜之悲。尉孝慕於寒泉，拓恩封於曲阜。懿魂如在，休命知歆。

可。

故妻吕氏安定郡夫人贈東陽郡夫人制

敕：宋啓皇圖，吕爲望姓。贊太平之治則蒙正、夷簡，輔更化之功則公著、大防。迨南渡之徙都，盛東陽之占籍。世傳雖遠，家法猶存。既有名儒以昌斯文，又有賢女以相君子。具官某故妻具某氏，性姿嫻澹，襟度冲夷。誦《内則》之篇，佩左紛而克謹；玩《家人》之卦，主中饋以尤嚴。宜爲偕老之期，俱享鼎來之慶。胡先朝露，莫共歲寒！拱木參天，護泉臺之佳氣；脂田易地，聳鄉國之榮觀。可。

故繼妻樓氏譙郡夫人贈吴國郡夫人制

敕：魯公有令德之妻，韓侯有燕譽之婦，惟宜家而得助，斯與國以同休。猗嗟契闊之情，於赫便蕃之渥。具官某故繼妻具某氏，儲英顯胄，配德名門。禮法周旋，凛若惠昭之訓；詩書薰染，粲然道韞之風。居既定於鵲巢，進方偕於鴻漸。命胡不淑，生遽有涯。易譙城之故封，斥茂苑之吉壤，增華窀穸，永燕烝嘗。可。《平齋集》卷一九。

全宋文卷六九九一

洪咨夔 八

趙應愚轉保義郎制

敕具官某：王后六服，周主以奄，女御及奚，實從其役。爾爲胥史，亦既竣事，一秩酬勞，當思自勉。可。《平齋集》卷一九。又見《永樂大典》卷七三一六。

王珪轉武顯大夫制

敕具官某：西洛歸疆，已奏三京之捷；東淮平寇，猶論一壘之功。爾於是行，嘗奮其勇，升四階而示勸，總尺籍以知榮。可。《平齋集》卷一九。

繆夢達轉武德郎制

敕：西洛歸疆，已奏三京之捷；東淮平寇，猶論一壘之功。爾於是行，嘗效其力，疊進官而示賞，雖去職以知榮。可。《平齋集》卷一九。又見《永樂大典》卷七三二六。

林演權知德安府制

敕具官某：黃霸爲廷尉正，數決疑獄，廷中稱平。至守潁川，其治遂爲天下第一。爾以內寬外明，嘗庇屬棘寺，不阿不縱，鉢之以禍福不顧。起家景陵，宜其政平訟理而民無愁歎也。安陸爲湖右重鎮，往布藩條，能推所以治景陵者治之，根本强則保障固，懋之哉！可。《平齋集》卷一九。

李煒知崇慶府制

敕具官某：西南六十州，惟唐安以蜀名最古，且阜陵潛藩也，不輕授。爾篤厚不欺，慈祥有則，分符天彭，制閫以實政上，既增秩矣，兹以蜀辟，將又觀實政焉。朕厲精更始以來，寬卹之詔屢下，

賦欲簡，刑欲平，政令欲信，莫非實之。尚州縣吏能勤於奉詔，澤安有不下流者哉！其典聽朕毖。可。《平齋集》卷一九。

吏部侍郎鍾震除寶文閣待制知太平州制

敕：大江以東，姑孰爲重。先朝建侯植屏，莫非雞翹之英；近世爲人擇官，未免龍斷之賤。迨改弦而更始，每弄印以束求，得諸小宰之聯，付以鉅藩之寄。具官某家傳正大，躬踐和明。華國鴻文，輳輳常、楊之上；沃君讜論，頡頏褚、馬之間。顧朝望之方穹，胡民庸之自詭！貪賢良切，申諭莫留。擢升次對之華，往膺共理之重。周行十五年之久，曾不磷緇；漢守二千石之真，何難鎮撫！維川澮浸淫之後，加田閭椎剥之餘，正藉循良，爲甦凋瘵。風規汲黯，諒無薄淮陽之心；事業周瑜，尚識屯牛渚之意。勉圖治最，入告嘉猶。可。《平齋集》卷一九。

將作少監謝奕禮除大理少卿制〔一〕

敕具官某：朕篤於同氣之愛，必試之匠監，進之棘卿，封培其遠器。推此以待椒掖之同氣，顧不厚歟？爾謹言而敏行，履和而牧謙，貂蟬世家，龜紫大閥，有此天球琬琰之粹。親賢並用，列在班

著，既觀之以繕修之儉，又觀之以欽恤之仁，豈苟然哉？有《關雎》、《麟趾》之意，而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宜識朕心。可。《平齋集》卷一九。

〔一〕少監：原缺「少」字，據題意補。

吴昌裔除軍器監簿制

敕具官某：士以登朝爲榮，伯仲同朝，又儒者之至榮，矧同官寺乎？爾學有源委，氣明而材良，入充坤産之賦，如獲珙璧。戎監務簡，肩隨伯氏，相與講繹於鈎稽之餘，兑戈和弓，森然在目，杜武庫萃一門矣。其益砥礪，以對寵榮。可。《平齋集》卷一九。又見《永樂大典》卷一四六〇八。

太社令魏峻上殿特改宣教郎制

敕具官某：朕待天下士靡親疏之間，日博士有以奏篇可采通金閨之籍者矣。爾氣和姿整，將以儒雅，便殿入對，首陳天命人心堅凝之本，其味悠然而長。懿戚大家，好學喜文，良用嘉歎。升之京秩，仍司右社，顯融爲奕，懋稱厥家。可。《平齋集》卷一九。又見《永樂大典》卷七三二五。

王極權發遣順慶府制

敕具官某：果山躪於兵，厥既收合餘燼，還井邑之舊，聚渙剔蠹，使斯民忘其阽危，懷其□□者□□之。爾博習修絜，以文學爲政事，吾制閫者□□□謂婉畫居多，舉以守果。沛乎詩書之澤，家游泳而人鼓舞。潛藩重矣，勉哉，行且召。可。《平齋集》卷一九。

權刑部侍郎周端朝磨勘轉中大夫制

敕：一日無曠，董治官之常規；三年有成，待法從之令典。屬嚴會課，特重疏綸。具官某氣莊以舒，學博而約。勸露門之講，發韞奧於微言；紬石室之書，泝源流於絶筆。越在司刑之貳，久殫弼教之勤，爰計積勞，肆陞華級。登崇方切，豈以日月而爲功；獻替有加，庶幾夙夜之終譽。可。《平齋集》卷一九。

曾庶贈通直郎制

敕具官某：掎鹿固爲共踣之謀，養虎必有反噬之患。山陽荼毒，爾以幕僚死事，闔門不免焉，念之慘怛。追畀陞朝之秩，仍録應門之孤。魂而有知，歆此殊渥。可。《平齋集》卷一九。

國子監丞姚珏除秘書丞制

敕具官某：自天聖至嘉祐，進士上之三人，多至公卿，豈惟后稷之穡有相，抑豐芑之仁也。爾以强立之學輔致遠之器，大廷射策，名在龜列而安平進，朕親政始徠之。丞于胄監，進丞于中秘，盡交瀛洲之彦，縱論藏室之書，浩乎沛然，光明秀傑之望，得所封植矣。可。《平齋集》卷一九。

軍器監簿吴昌裔除將作監簿制

敕具官某：簿皆以糾違鉤墜，而匠監視戎監爲高，非賢不捷進。爾茂於學，穎於文，而縝於識，蜀閫以賢聞。結綬登畿，諸大夫皆信其賢也。擢庀除戎之屬，越三日改屬于大匠，雖伯氏聯治之嫌，

實公朝褒進之意。鴻漸于干而至于磐，於爾乎觀之。可。《平齋集》卷一九。又見《永樂大典》卷一四六〇八。

著作郎兼權左司彭方除將作少監兼景獻太子府教授制

敕具官某：省闥百司之綱領，萬務之機衡，劇矣。而繕監爲最簡，用者以材，仕者以志。爾學有誠身之功，心無交物之累，泊乎其遇而不留也。頃繇著廷，參我宰掾，理明見定，優於叢劇，顧欲趨簡以養天鮒，何志尚之遠耶！升班少匠，靖共自守，宗磐峙秀，往爲我淑艾之，宜有餘裕。可。《平齋集》卷一九。

江西安撫使陳韡除工部侍郎制

敕：朕永懷阜陵，妙選法從。越在內服，必有折衝厭難之勞。茲率循於燕謀，庸謹簡於英望。具官某懿文而莊栗，洵武而沉雄。高山深林，卓爾濟時之略；秋霜烈日，皜乎徇國之心。自蠢動於江閩，寖蔓延於嶺海，民無寧處，國有隱憂。屢勤繡斧之行，未息耀鉏之警。襲遂尉安渤海，令一布而已孚；景弇窮追尤來，威四馳而隨定。策勳獨茂，綰眷逾深。歌《出

車》以勞還，趣《韓奕》而入覲。班參五正，密扈豹尾屬車之塵；朝進一賢，坐掃旄頭罕畢之祲。究爾論思之韞，副予柬注之懷。可。《平齋集》卷一九。

馮邦佐除直秘閣主管潼川路安撫司公事知瀘州制

敕具官某：瀘南控扼六詔爲重鎮，頃連以法從宅乃牧，民夷按堵，繼之厥選雖艱〔一〕。爾文有英氣，政有卓識，蜀士之位表著者亟稱之。擢自偏州，往殿帥閫，且榮以中秘之直，朕於用材可謂超越拘攣之表矣。維昔武侯將有事于中原，必深入不毛，先定南方，欲無後顧之慮也。懋展夙韞，稱此隆委。可。《平齋集》卷一九。

〔一〕雖：疑當作「維」。

黎伯登除直寶章閣潼川路提點刑獄公事兼提舉制

敕具官某：民無遠近，悉恃部使者爲司命。御史爲朕言東蜀司臬之非材，謹擇而亟易之。爾靜實充於內，亮達著於外，立朝未幾，翩然引去，累更名郡，櫛垢濯痍，聲稱藉甚。出少府之節已晚，故

寓直寶奎以賁之。周爰咨詢則民情通，不畏强禦則吏治聳，惟察惟法，其審克之，則獄訟平，蜀雖萬里，夫何遠之有？可。《平齋集》卷一九。

項寅孫除直秘閣權成都府路轉運判官制

敕具官某：魚鳧蠶叢之國，邈在參井，皇華命使，自江漢差擇而上之，庶忘登天之爲難。爾以果達之姿，彊仌之志，給餉上流，既底厥績。就易飛輓之節，駕言西征，其氣蓋已狎瞿唐灩澦，而旁礴峨雪之表矣。吏以不失平爲良，民以不取贏爲富，邊徼以不求功爲安，知此於將指乎何有？可。《平齋集》卷一九。

童頤除直秘閣權發遣夔州兼主管本路安撫司公事制

敕具官某：夔子之國，楚蜀衿吭，時平急於拊綏，有遽嚴於控扼〔一〕，牧民御衆，必惟其材。爾氣岸瑰瑋，風采英發，曩守齊安能不撓于彊，衡陽又以節用愛人著推之。坐鎮三峽，翬護十連，不惟刀耕火種之民懷生而樂業，平沙八陣，歷歷魚復，折衝應變之略盡在目中矣。往哉，毋憚叱馭！可。《平齋集》卷一九。又見《永樂大典》卷一三五〇七。

〔一〕嚴：原缺，據《永樂大典》補。

游九功除秘閣修撰知慶元府兼沿海制置制

敕具官某：四明密拱吴會，遥控瀚海，制閫重寄，間以法從臨之。苟當其材，何嫌超授？爾涵負之深，踐歷之久，要衝鉅鎮，隨所至以最聞。矧導承密旨，熟聞德意，而以中秘論譔莅吾股肱郡，辦治易爾。雖然，維大家有禮，字細民有恩，讐魚鹽姦宄之出没有威，靡舛厥施，時乃良牧。其祗若予訓！可。《平齋集》卷一九。

張元簡除湖南路轉運判官兼知鄂州制

敕具官某：季子歸魯，廉頗用趙，民望素孚則舞轡於熟路易爲功。爾氣壯而材豐，識高而論偉，曩守邊壘，奮不顧身，以衛其民，重湖以北，莫不想聞其風采。兹駕漕軺，往填鄂渚，號令未施，列城已信，其能福我矣。轉輸澄按之餘，扶羸飢飢，蒐惰繕圮，使隱然長城之足恃，斯增重於夙望。可。《平齋集》卷一九。

何元壽除太府寺丞總領湖廣軍馬錢糧制

敕具官某：紹興分建四總，今垂百年，時有不同，得其人則轉難而爲易。爾肅括而將以敏，暢達而守以靜，試郡並塞，不求快意之功，厥慮蓋深。起守武昌，以漕輓攝軍賦，切切於民之瘵、國之疚，厥慮益深。事惟知其難則易者將至，此朕所以就畀餉節而華之丞郎也。信能以仁爲本，以智爲制，斡盈虛，權取予，俾挈奮用裕而民不病，則予以懌。可。《平齋集》卷一九。

林半千除江東路提點刑獄公事制

敕具官某：慶曆初，謀國者欲漸易監司，使澄汰所部吏以興太平。朕采是説於親政之始，所易多矣，而一節以庾，再節以漕，三節以憲。獨爾之升若梯級然，豈非進不失矩，施不失度，能以儒術行耶！夫聽獄之道，明則不濫，恕則不苛，敏則不淹，爾固無俟多告。察屬吏賢不肖、廉濁而勸沮之，使江左風采有聞焉，惟汝嘉。可。《平齋集》卷一九。

丘岳除淮東路轉運判官兼知真州制

敕具官某：國家有事于中原，淮民征調勤止，必知其俗者順而拊之，庶幾説以先民而忘勞。爾淮人也，忠實而無僞，精敏而有勇。久宦于淮，閭閻之休戚，邊璫之利病，瞭然于中，朕知其非嘗試者比也。虎符龍節，自西徂東，科斂思所以紓之，繇役思所以間之，和糴之害，屯田之便，思所以罷行之。笏畫鞭算之中不失，鞠人謀人，保居以福一道，豈特□真之私哉！可。《平齋集》卷一九。

貴妃賈氏贈三代制

故曾祖嗣業太子少保贈太子太保制

敕：朕仰觀天樞四星之象，俯稽王宫六寢之儀，選名閥以建妃，帥列嬪而佐后，恩同宰輔，秩視公台。推慶系於一門，加愍章於三世。具官某故曾祖具官某，忠信行乎里，孝友著于家。源深流長，散作滂葩之潤；本固末茂，敷爲沛艾之芳。宜荷祉於孫曾，遂參華於宫壺。肆稽故典，茂發潛光。升青宫三太之榮，侈黄壤百年之報。詒予休渥，燕爾後昆。可。

故曾祖母於氏贈文安郡夫人制

敕：古者高禖之祠，帶韣而授弓；宗廟之服，躬桑而獻繭。后必以妃參之，此朕所以柬求淑德，陪輔陰教而成王假有家之吉也。匪開其先，曷昌厥後！具官某故曾祖母某氏，令儀中度，懿行應規。教子則朱幡熊軾之榮，抱孫則茸蘸油幢之重。慶垂三葉，化應二南。宜申拓於脂田，用增華於翟茀。予非私授，爾尚祇欽。可。

故繼曾祖母於氏贈通義郡夫人制

敕：后順承乾元，朕既選之貂蟬之裔；妃密贊坤德，朕必選之筆橐之門。顧積慶之有初，宜追榮之無斁。具官某故繼曾祖母某氏，幽閑女則，婉娩婦儀。承先以于沼于沚之勤，垂後以如山如河之懿。是鍾邦媛，實冠宮嬪。泝産嘏之源流，衍疏恩之命數。易封名壤，增賁幽扃。可。

故祖偉太子少傅贈太子太傅制

敕：赤城霞起而建標，雙闕雲竦而夾路。渟涵神秀，發越嘉祥。地靈人傑之有開，德厚流光之可卜。具官某故祖具官某，材猷隽茂，學問精深。射策決科，蚤聳士林之望；分符出守，晚搴宦路之華。惟所積如江河之源，故其傳全川嶽之氣。子爲法從，孫有賢妃。予方正王化之基，爾盍進儲宮之

傅。九京可作，百世其昌。可。

故祖母於氏贈蘄春郡夫人制

敕：帝嚳建四妃而萬化成，虞舜立二妃而四海父，蓋得正家之道，迺凝治國之功。茲位亞於軒龍，甫儀新於褕翟。肆嘉内德，爰奬先徽。具官某故祖母具某氏，秉柔嬮之姿，履惠和之行，閨門視則，嫺黨推尊。生也有涯，蚤棄采蘩之潔；死焉不朽，終流芼荇之芳。號既正於小君，封更加於大郡。優乎如在，其克祇承。可。

故繼祖母陸氏贈和政郡夫人制

敕：唐之諸妃有以恭順稱者，有以敏淑稱者，雖稟天姿之懿，實原世範之嚴。具官某故繼祖母具某氏，步節佩環，聲諧琴瑟，言言乎勉君子之正，翼翼乎承先祖之恭。身無愧於女箴，家克貽於嬪則。膺子光寵，具乃肅雍。紫綬金章，既視儀於一品；文軒象服，宜追命於重闈。益開湯沐之封，永燕焄蒿之杞。可。

故父涉太子少師贈太子太師制

敕：梁傅有孫，首被世宗之選；膠東生女，亦形光武之思。推百世之發祥，驗一門之流慶。肇新

妃掖，追賁親闈。具官某故父具官某，敵愾精忠，折衝遠略。披攘妖祲，功成淮泗之郊；撫納遺黎，恩被淄青之境。施隆而報必腆，積厚而發亦閎。象開次北之星，光映遡明之月。《關雎》寤寐思服，克參窈窕之求；《雞鳴》警戒相成，更致盈昌之助。望孚禁壺，澤被私庭。進東宮師範之尊，侈北岳神休之應。繩繩蟄蟄，尚克相之。可。

故母史氏贈太寧郡夫人制

敕：《葛覃》后妃之本，必以在父母家志女功之事言之。予得賢妃，言動中繩矩，母訓豈無自來哉？具官某故母具某氏，出韋、平之裔，歸嚴、徐之門，熟薰染於詩書，恪步趨於禮法。維蛇協夢，篤生淑嬪之姿；禖燕占祥，均迓衆多之祉〔一〕。睠起家之垂慶，宜告第之疏榮。申錫郡封，永綏廟食。可。《平齋集》卷二〇。

〔一〕均：原缺，據影宋本補。

桂如琥除川秦都大茶馬制

敕具官某：茗出於蜀，駔駿來於秦，熙寧分職，元豐合之，故邇者榷牧分而復合。爾氣稟温良，

治理平易，夔巫之民安其政。進嫗閣之直，總秦蜀之務，興利除害，必有得於熟聞素講者。《詩》曰：「秉心塞淵，騋牝三千。」又曰：「思無疆思，馬斯臧精。」爾心思之運，蕃吾充廐之良，魯衛之政且將改聽易視矣。往哉毋忽！可。《平齋集》卷二〇。

高稼知沔州兼利州路提點刑獄公事制

敕具官某：沔屏翰梁益而扼秦隴，自關堡險阻蕩析於兵燼，連年繕治，舊觀猶未還，故擇牧尤遴。爾氣度軒豁，議論精到，周旋閫幙，秦蜀如指諸掌。朕方趣之來，將有訪也。而沔非爾莫固吾圉，榮以木天之直，一道臬事併屬之。拊循必厚，經理必密，東西應援，同獎王室，必睦小大之獄，必以情奉計，入奏有日矣。可。《平齋集》卷二〇。

陳隆之除直華文閣知興元府兼安撫制

敕具官某：西顧之憂，朕未嘗一日忘也。制蜀既分置使副，梁又以謀帥請，得非原堡失其險，難於方面之勳乎！爾出入兵間而膽略雄，往來塞下而機籌熟。沔雖重，孰與梁重？進直文奎，建屏作牧，民生之未殖者爾集之，軍政之未覈者爾飭之，邊防之未密者爾緝之。聲援合而彼已無異情，志慮

公而内外有實政，守固而戰克矣。往，勿替朕命。可。《平齋集》卷二〇。又見《永樂大典》卷一三五〇七。

權兵部侍郎陳公益除集英殿修撰知漳州制

敕：荷紫橐而事主，儒生之榮；擁朱轓以奉親，人子之樂。肆升華於論譔，庸增重於蕃宣。具官某韞篤實之姿，迪中和之度。通今博古，曾靡事於空言；明善誠身，常自安於平進。翼翼從塗之列，閶閶經幄之游。如慶雲莫能名其祥，如時雨不自知其潤。屢抗分符之請，勉爲紬史之留。既上送官，爰畀便郡。睠言漳浦，近接海□，雖緑林妖祲之已空，而篁竹驚魂之靡定。亟圖綏輯，盡息歎愁。雅在本朝，豈不念蕭生之志？咸知上意，正欲觀黄霸之功。可。《平齋集》卷二〇。

吏部郎中權國子司業王與權除國子司業制

敕具官某：大、少司成並置，定於隆興。朕既得老成之望爲大司成以範多士，少司成亦必於士望乎取之。爾經明而行修，本固而末茂，宜爲人師。白首郎潛，攝貳成均，士翕然胥嚮，三學之教法政令，非爾其誰屬？夫學校長育人材之地，寬以來之，必嚴以導之，生徒斤斤，皆有法度。陽城所以陶冶人心，必有在於記事纂言之外者，知此則知樂正后夔教胄子之意。可。《平齋集》卷二〇。

樞密院編修官兼右司尤焴除樞密院檢詳兼右司制

敕具官某：宰樞掾軍國之筦，彊弱安危出焉。淳熙甲辰、乙巳間，三邊無塵，九扈樂業，時則有文儒以檢詳爲右司，行其所無事而天下安强，蓋爾祖也。去之五十年，爾以奇材壯志踐厥官，故事便宜。家有遺墨，自公退食，盡取而閱之，以尚論其世，豈特寶魏徵之笏哉！朕方懼祖武之不克繩，故申告。可。《平齋集》卷二〇。

太府寺簿趙汝譚除樞密院編修官兼權兵部郎官制

敕具官某：删潤置官，隸樞屬爲卑。在紹興有若直臣銓，在乾道有若名儒熹，能大其官。爾拔于公族，名在甲科，鞅掌州縣，坐閱群飛之刺天而無競心，不既賢乎！朕蒐英獵隽，首在選中。擢掾宥廷，攝郎武部，以貫穿馳騁之材，與聞廟畫，從容援古誼以訂邦國之若否，所居官大矣，毋安於卑而不之勉。可。《平齋集》卷二〇。

太常寺簿朱揚祖除樞密院編修官兼權刑部郎官制

敕具官某：八陵隔於腥塩踰百年，讎虜熾滅，俘來以圖，朕灑涕恭覽，慨懷朝謁，謀及卿士。爾銳於行，犯暑披榛，祇款陵下，橋山弓劍，儼乎猶昔，而嵩洛之王氣可挹也。星言歸奏，良尉朕心。進編摩於宥府，仍攝事於郎曹。姑奬忠勤，實階選拔。可。《平齋集》卷二〇。

羅愚除淮西提舉兼知無爲軍制

敕具官某：王師順動，科調繁興，朕懼淮民之告瘉，呶下詔蠲逋已責，毋收今年租，非部使者之賢，殆壅吾澤。爾名家之隽，論事剴切，處事精練，出守江城，不求有餘於官而慮民之不足，田里用乂。其以一節，觀風于淮右。平爾糴，公爾榷，察州縣吏奉吾詔不勤而厲民者糾逖之，人心固則國勢强矣。濡須斗壘，特游刃之餘。可。《平齋集》卷二〇。

黄朴除著作郎兼權考功郎官徐清叟著作佐郎兼權司封郎官葉味道著作佐郎兼權屯田郎官並仍兼崇政殿説書制

敕具官某：元祐初，程頤説書崇政，范祖禹在著廷。朕登崇睿良，思得若人發六經三史之韞。爾以魁壘之彦立于朝，如玉在山，輝潤虹貫。經帷論説，屢爲席前，承明金馬之邃，網羅舊聞，采摭前記，以爲一代之史〔一〕，兹舉以屬爾。涵養君德，鋪張帝典，求無媿於昔賢可也。青綾入直，又以觀爾之吏能。可。《平齋集》卷二〇。

〔一〕爲：原缺，據影宋本補。

全宋文卷六九九二

洪咨夔　九

校書郎杜幼節除秘書郎兼莊文府教授制

敕具官某：漢藏書麒麟、天禄，命劉向、揚雄典校，謂之中秘書。後漢藏之東觀，以馬融爲郎，惟其稱也。爾深於龍韜豹略之學而進於經，蔚爲兩科之雋，翱翔册府，摩光奎壁。序升以司四部之圖籍，且爲宗藩師，疇不謂稱？乃若萬里之情，三邊之勢，討論餘隙，試爲朕孰計之。可。《平齋集》卷二〇。

趙與懃除太府寺丞余元虞國子監丞章勛太府寺簿高奎國子監簿制

敕具官某：君人在於阜財明道，大府掌貢賦之貳，師氏掌教國子，不容偏廢也。與懃擢秀宗盟，

首騰關決之最，其爲我丞外府；而以吏事通敏，能稱其家之勤爲之簿。元廙蚩英膠庠，久著敭歷之譽，其爲我丞胄監；而以邊畫精練、克踐所學之奎爲之簿。夫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其得民雖不同而同於盡君師之責。爾等其各效厥長，以助予治。可。《平齋集》卷二〇。

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宣繒除資政殿大學士光祿大夫提舉洞霄宮制

敕：朕睠懷元祐，登用群賢，范鎮以内祠召而辭行，馮京以勸讀除而請老。維予宿德，有昔遺風，肆加進律之恩，庸渙告廷之綍。具官某體全碩大，性韞端良。蚤擅文場，盡奪諸儒之氣；晚躋政路，首參元化之機。國論之可否未明，人材之進退未決，深沉籌畫，密勿敷陳。已究同寅協恭之謀，迺抗陳力就列之誼。功成名遂而身退，固適雅懷；齒宿才壯而意新，每形渴想。屬親政柄，趣侍經筵。遠稽真廟之命耆儒，近法阜陵之尊舊學。亟宜强起，胡不果來？進秘殿之大名，升争臣之穹秩，夷猶故里，匿薄殊庭。式昭體貌之隆，增重儀刑之舊。且酒醴維醹以祈黄耇，豈忘壽俊之思；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尚賴遠猷之告。可。《平齋集》卷二〇。

劉用行除太常寺簿制

敕具官某：孔子先簿正祭器，寅清禮樂之府，簿非冗曹比也。爾以凝重之器，和平之政，久著聲於湖表，擢賓容臺，禮制樂作皆參聽之。漢儀雜秦，唐舞因隋，情文本末，必稽其失而糾其違，毋徒諉之簿書之末。可。《平齋集》卷二〇。又見《永樂大典》卷一四六〇七。

宗正寺簿林申差權發遣安吉州制

敕具官某：衆賢聚於朝，而郡國吏不能皆賢，元氣猶未貫也，故間擇周行之彦以出守。爾博習明修，蚤藹時譽，翔而後集。甫簿正于麟宗，吴興闕守，遂輟一賢以惠之，漢選博士、諫大夫爲守相之意也。脩門咫尺，轉聞良易，勿棘勿弛，圖惟厥中。可。《平齋集》卷二〇。

大理少卿謝奕禮除右文殿修撰主管佑神觀仍奉朝請制

敕具官某：本朝家法，上軋三代，戚畹富而貴之，不及以政，豈特防微杜漸之意，示優異也。爾

晉太傅之懿傳，漢長秋之篤友，丰神氣度，灑然塵表，詎容久煩奏讞之冗！升班論譔，賦廩内祠，日奉便朝，玉色而山立，優且榮矣。益厲謙恭之美，對敭光大之休。可。《平齋集》卷二〇。

林應龍轉承直郎制

敕具官某：飛錢造幣，蜀材孔良，灌輸外帑，歲有常額。爾董裝發，應我賞科，其進一階，益勤勿懈。可。《平齋集》卷二〇。

户部侍郎淮東總領岳珂磨勘轉中大夫制

敕：虞廷考百工之績而黜陟行，周官計群吏之治而誅賞定，兹疇勞於法從，宜疏渥於綸言。具官某蚤擅長材，屢膺煩使。控天塹之勢，望久著於算鞭；參地官之權，班寖高於禁臺。閥匪一朝之積，課當三歲之遷。爰舉彝章，式增文秩。元豐近臣之品，特示寵榮；紹興名將之家，益殫忠藎。可。《平齋集》卷二〇。

慈聖太后山陵復土提舉官吴惟德轉翊衛大夫制

敕：慈殿升真，渺仙游於少廣；茂陵卜祔，矗王氣於橋山。乃睠按行之勞，特循褒進之典。具官某禀姿温恪，莅事精勤。北省承休，特重遭逢之慶；東朝罹變，可勝攀慕之悲！泝沙麓之慶源，相稽山之吉壤，龍盤鞏勢，騶馭妥靈。宜陟序於横階，用增華於留務。益思謙毖，祗對恩榮。可。《平齋集》卷二〇。

參知政事曾從龍贈三代制

故曾祖詳太傅贈太師制

敕：朕進寧考之舊臣，懷昭陵之碩輔，修紀綱於基命宥密之日，問政令於同寅協恭之時。終定策于兩朝，用垂休乎億世。去之幾葉，有爾曾孫。具官某故曾祖具官某，靈臺湛凝，泰宇昭晰。忠和孝友之行悉本諸身，詩書禮樂之風遂昌厥後。卓犖倫魁之彦，雍容近弼之聯。遠泝慶源，丕敭愍册。巖石之瞻師尹，蔚爲奄穹之光；故國之有世臣，益介雲仍之祉。可。

故祖憕太師衛國公贈魏國公制

敕：元受之參則一貫忠恕之學，參得之點則浴沂舞雩之風。出雲必自於太山，導漾實由於嶓冢。不遡所積，曷觀厥成？具官某故祖具官某，性抱冲和，氣涵磅礴。款段下澤，夙優鄉里之評；駟馬高車，終遂門閭之志。鍾聞孫而間出，參大政以更張。爰敷告第之恩，庸侈傳家之慶。自天錫羨，文公之衛允臧；易地進封，畢萬之魏必大。營魂儼在，寵渥祇歆。可。《平齋集》卷二〇。

才人賈氏故伯冲贈迪功郎制

敕具官某氏故伯具某人：維邦之媛，建閤後庭，澤暨一門，厥有令典。爾其伯父，拱木已陰，初品追榮，尚歆殊渥。可。《平齋集》卷二〇。

才人賈氏故兄承奉郎貫道贈承事郎制

敕具官某氏故兄具官某：維邦之媛，建閤後庭，澤暨一門，厥有令典。爾其同氣，拱木已陰，進秩追榮，尚歆殊渥。可。《平齋集》卷二〇。

才人賈氏故母弟迪功郎史商卿贈修職郎制

敕具官某氏故母弟具官某：維邦之媛，建閤後廷，澤暨母黨，厥有令典。爾其季舅，拱木已陰，進秩追榮，尚歆殊渥。可。《平齋集》卷二〇。

趙以夫除江西路提舉常平茶鹽公事制

敕具官某：江右壤接閩粵，創殘未補，思得賢使者藥石而粱肉之，亟還元氣之舊。爾以公族儀儀之麟，周旋外服，藉甚有聞。輟臨漳之符，以庾節幸一道，部邑南豐，緊乃故治。民之情僞，俗之良窳，皦如示諸掌，咨諏所及，精采一變，積憊甦醒矣，亦惟深求《大學》以義爲利之意，則獲我心。可。《平齋集》卷二〇。

秘書少監趙汝談除宗正少卿依舊兼權直學士院制

敕具官某：宗正四星，在帝座東南，漢取象置官以序九族，辟彊、德、更生遞爲之。爾學如辟

彊，行如德，文采議論有更生之風。羽儀道山，翛然澤臞，輝浸群玉，不可得而親疏也。維今屬籍蕃衍盛大過劉氏，其爲朕奠世繫，辨昭穆，而陶之信厚，以重盤石之宗，視草鑾坡則已試可矣。可。

《平齋集》卷二〇。

袁甫除秘書少監制

敕具官某：朕惟五緯聚奎，天開離明之運，科目取士而異人出焉。故親政以來，招選魁壘之雋，登之政途，列之經幄，且進之策府。爾學傳于家，磨礲于師友，所造蓋深。麾節攸届，既推詩書之澤浸其民，又合秀民佳子弟，以義理性命之學啓迪而薰陶之。自任以斯道若此，參領登瀛宜矣。《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光」，其疾驅以副虛佇。可。

《平齋集》卷二〇。

張嗣古右文殿修撰知平江府制

敕具官某：漢重三輔，唐重四輔，闔閭故國，吾股肱郡也，選任維艱。爾蚤聞前輩之論議，熟識昭代之典章，而材謂足以濟之。龍泉、干將，鳴匣蓋久，用之惟恐不亟。北門留鑰，雖輟于行，屏翰近畿，徒得君重。其通班于秘殿，往宣朕意。時和歲豐，坻京相望，民有漁陽不可支之樂，而無新店

實强取之苦，斯稱厥職。可。《平齋集》卷二〇。

趙立夫除秘閣修撰樞密副都承旨制

敕具官某：天下之勢猶衡，朕既遴柬廷彦出長外服，必博選民庸入治内服，然後無輕重之偏。爾頃繇九列，觀風近甸，聲氣不摇而百蠹戢，蓋吏師也。孝宣厲精政事，樞機周密。周貴加詳，密貴加謹。維爾老於識而精於慮，式遄其歸，以譔著中秘。參宥廷之導旨，周密以濟中興，其庶矣乎。可。《平齋集》卷二〇。

朱鑑除大理寺簿林璹軍器監簿制

敕具官某等：作士而致猾夏之誅，獻囚而參獻馘之禮，此致刑儲戎所以分職並命也。爾鑑所傳者正，濟以疏通；爾璹所養者厚，守以静退。朕惟兵刑非二事，既命鑑以鉤棘寺之違，又命璹以稽戎監之闕，能使桁楊卧於圜扉，戈鋋森於武庫，厥職無不舉矣。可。《平齋集》卷二〇。

張元簡除直寶文閣知鄂州兼沿江制置副使制

敕具官某：江漢上流而下，三制閫相望，撑裏拓表之勢也。鄂渚參襄陽、金陵之間，事權既還，責任與等。爾氣盛於折衝，謀深於應變，而崇論足以發之，廷臣讙謂可當一面。寶奎寓直，龍節虎符，往爲朕控長江而制勝。遠觀三國必争之形，近考中興布置之略，民力汝裕，軍實汝充，千艘萬弩汝肆。墜者舉，惰者奮，而隱然老罷當道之足恃，乃言底績矣。可。《平齋集》卷二〇。

權户部尚書真德秀除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制

敕：天下之動正夫一，務興起於羣心；聖人之情見乎辭，在宣昭於大訓。迪惟仁祖，有若臣修，朝京師於甲午之元，拜内相於季秋之月。其深厚則兩都之正氣，其坦明則三代之遺風。登崇若人，鼓舞斯世。具官某剛而濟以大，和而約之中。殫見洽聞，學貫乎百世之上；崇論閎議，名塞乎兩儀之間。先帝封植以詒謀，冲人招徠而訪落。甫辭僕直，遽厭論思。《羔羊》素絲五紽，每慨懷於正直；《白駒》生芻一束，徒嘉歎於逍遥。惟碩果之剥不窮，故拔茅之泰有待。少重十連之寄，遄歸八座之班。屬親攬於皇綱，志中興於帝業。予欲山東之聽詔令，觀化成於須臾；予欲河西之被璽書，驚明見

於萬里。疇咨大筆，樂得英髦。趣躋鼇禁之崇，仍侍虎門之邃。虞夏之書渾爾，遠追雅奥之風；堯舜之道皇兮，備究緝熙之益。尚圖大任，用穆群瞻。可。《平齋集》卷二〇。

曾穎秀除浙西路提點刑獄公事制

敕具官某：畿内部使者，諸道取則，非識《召南》、《甘棠》、《行露》之意，不在繡斧之選。爾篤學喜修，風裁簡遠，抱夜光而不輕售。起之浙右之節，行以絜矩之道，貪殘退聽，善良吐氣，四方將於是乎觀，不特猞狨之無冤也。矧伯氏陳時臬事于閩，其思光華所被，無遠邇之間。可。《平齋集》卷二〇。

都官郎中傅壅差知嚴州制

敕具官某：諫大夫有以直聲著於嘉定初者，吾不得而見之，思用其子。爾謹守家學而有父風，不阿不詭，安於平進。朕始親政事，既起之丞，又進之郎，顧猶退然以疾辭。維爾郡縣最著於江閩久矣，嚴陵輔邦，姑分符竹。少需葵丘之戍，以俟疾平，朕不汝忘也。可。《平齋集》卷二〇。

鄒應龍父徽贈宣奉大夫制

敕：蕆儀世室，備殫饗帝之誠；肆眚端闈，誕布漏泉之澤。矧義方之垂慶，宜愍典之追榮。具官某侃侃德人，怡怡善士。一真不鑿，但知櫝玉之藏；萬卷有傳，何愛籯金之滿。鍾倫魁之雅望，通法從之穹班。嚴父之禮既成，顯親之恩可後？蕭零湛露，特升一列之華；木撼悲風，尚吐九原之氣。可。《平齋集》卷二〇。

葉宰直華文閣知泉州制

敕具官某：朕嘉與海内更始，疇昔庶士御事，淫朋比德者退之，有爲有猷有守者進之，而内外肅。爾以直簡之器，明通之識，列在烏府，斡棄周鼎而寶康瓠，時論日陂，乃能不爲咸股之隨，有識韙之。泉七閩望郡，且筦琛航，凋憊久而未甦。爾其以奎直起家，熟思振刷之方，挽回富庶之舊，用稱簡拔。可。《平齋集》卷二〇。

陳舜臣湖北提點刑獄公事林演提舉湖北路常平茶鹽公事制

敕具官某等：《禹貢》田賦，定於雲土夢作乂之後；《召南》獄訟，息於美化行乎江漢之餘。今荆楚境也，故出節而分遣。爾舜臣以詳練之材治邕管，遠民安之。司庾湖右，就進憲節，明刑弼教，必能使江漢皆善俗。爾演以平易之政治景陵，人有去思。易麾安陸，亟進庾節，推利予民，必能使雲夢無横斂。夫監司賢則郡守賢，郡守賢則縣令賢，轉移習俗，當自身始。保護風寒，亦惟本固。往懋哉！可。《平齋集》卷二〇。

桂萬榮直寶章閣知常德府彭方直秘閣知袁州制

敕具官某等：汲黯願出入禁闥，蕭望之雅意本朝，士以華近爲榮，自昔然也。而吾望郎如萬榮，名監少如方，顧牽聯以外庸請，豈朕待賢之道有未至耶，抑賢者體國無内外之間也！武陵統乎澧、辰、沅、靖，宜春介乎潭、洪、贛、吉，其俗皆易治而難服。爾萬榮予職往守武陵，爾方予職往守宜春，寬以字之，静以鎮之，異壤而同治矣。朕將於此乎選表。可。《平齋集》卷二〇。

留元剛轉中大夫直寶文閣致仕制

敕具官某：唐以博學宏詞設科，裴度、陸贄、李絳、杜黄裳繇此途選。今其蜚聲是科者，皆列在禁近，惜一賢之不及見也。爾學該七略，文成一家。先朝以殊科擢寘柱下史，未爲不遇，而留滯周南，抑何久耶！未衰告老，宜寶僅秀，進之華秩，仍直寶奎，以寄賢隽之思，尚祇休渥。可。《平齋集》卷二〇。

權刑部尚書李埴除權禮部尚書兼侍讀制

敕：羲《易》之定民志，莫先乎乾坤衣裳；禹《範》之叙彝倫，莫大乎威福玉食。朕收還八柄，扶立三綱，堂陛之分既嚴，鼎吕之勢斯重。爲國以禮，待人而行。具官某氣清而神腴，齒宿而意壯。齋淪其學，瞿唐三峽之深；紆餘其文，邛郲九折之峻。自夾漈而振武，屢鳴鳳以蜚聲，去不可留，用然後見。油幢中立，坐息江湖之波；茸纛外馳，盡收峨雪之浸。茂賢勞而不伐，堅初志以善藏。玩世何求，際時乃出。渴大老之入見，促便朝之給扶。《中庸》九經，所陳者天下國家之道；丘索五典，所讀者上世帝王之書。嘉德義之可尊，知文獻之足證。擢繇司寇，進攝春官。以正名爲衛之先，以秉

禮爲魯之本。豈止九賓之臚句，羣臣無敢諠譁；抑令三輔之威儀，老吏或至垂泣。乃若石室太史之業，金華師氏之功，具罄英猷，奚煩多訓？可。《平齋集》卷二〇。

禮部尚書陳卓除吏部尚書兼給事中兼侍讀制

敕：朕仰惟孝廟，夙重天官。妙選於乾道、淳熙之間，豈一二士；真除於俊卿、必大之後，纔三數人。矧趨瑣闥之嚴，仍侍露門之邃，輯茲茂渥，屬我耆儒。具官某玉粹而春和，霜明而秋潔。代言爾雅，蔚乎廊廟之文；批勅森嚴，屹然社稷之器。久周旋於禁臺，日密勿於宸旒。望之則祥麟威鳳之在廷，親之則天球洪璧之照几。簡知惟舊，鄉用采深。睠遵晦於十年，甫厲精於期月。內閑請謁，既絶側門敕授之風；外杜營求，盡革都堂唱注之弊。猶慮三銓之法，未精九等之材，疇庸儀曹，冠序選部，以水鏡之清而洗世道之濁，以衡石之公而遏物情之私。品藻之鑑既高，論思之望逾重。帥屬掌治，朕方思周公六典之規；知人安民，爾盍究臯陶九德之訓！祇承眷倚，懋對儀圖。可。《平齋集》卷二〇。

崔福轉兩官制

敕具官某：邊城讎保，虓將火攻，烈焰駕風，危櫓飛燼。受降既久，論賞可稽？峻陟武階，力圖忠報。可。《平齋集》卷二〇。

故通直郎游九言特贈直龍圖閣制

敕具官某：洙泗之傳爲伊洛，伊洛之傳爲建之熹、潭之栻，得其學者皆能著見於世。爾天姿敏强，博極群書，而質疑就正於二子，體之心，驗之身，且推之民，其學進乎成矣。習僞有禁，秉德不回，棄通籍而抱遺經，賫志黄壤，朕聞而嘉之。義圖寓直，表厲節介。光明芬郁於百世者，未嘗没也。可。《平齋集》卷二〇。

葉薾除宗學博士金淵國子博士戚士遜太學博士袁商武學博士兼魏惠獻王府教授制

敕具官某等：漢重師法，淄川、濟南、齊魯、燕趙之學，皆以專門名家爲博士。或變其師説，雖衆薦不得與，厥選蓋精。爾薾直而方，有折角之風；爾淵莊而静，有下帷之志；爾士遜明而整，五業并授；爾商端而潔，諸家兼通，其學悉有師法。兹進薾于宗庠，進淵、士遜于上庠，進商于右庠，仍範我麟定。各推所蘊，招諸生立堂下，誨以仁義道德性命之歸，正學有傳矣。可。《平齋集》卷二〇。

將作監簿劉克莊除宗正寺簿制

敕具官某：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士抱負足以鳴於世，雖逖隱未有不達於朕聽者。爾學有源，文有度，斂芒鏟采，不與韋布角進，而英聲發越不容揜，朕夙有聞焉。瑶牒屬籍與慶系仙源圖譜，纂輯于司宗，天近地嚴，有列其中者皆名儒。咨爾往簿正之，途轍清矣。益養其聲之所自出，以鳴國家之盛。可。《平齋集》卷二〇。

戴杰宗學諭何處恬太學正馮去疾太學録王萬國子録制

敕具官某等：士始進于朝，而優游詩書之林，饜飫道德之海，不其榮乎！爾杰之温明，雅有風致；爾處恬之沉厚，蔚有典刑；爾去疾之隽邁，遠有志槩；爾萬之純茂，深有韞藉，其學皆可爲人師。杰往諭宗庠，處恬、去疾、萬往正録成均，進之始也。大學始教，皮弁祭菜，宵雅肄三，知此則知立教之本。可。《平齋集》卷二〇。

顔頤仲司農寺丞魏峻軍器監簿制

敕具官某：三代盛時，因井田以制軍賦，乃積乃倉，與干戈戚揚非二事也。農寺、戎監，故并建屬。爾頤仲抱材通敏，治郡可紀，其歸以丞治粟之司。爾峻賦姿爽亮，立朝可觀，其進以簿儲戎之府。太倉、武庫，雖異厥職，農以養兵，兵以衛農，尚於斯有考。可。《平齋集》卷二〇。

韓濤除太社令制

敕具官某：司社置官，紹興中首命臣彦直爲之，庇蓋以光寵勳將之家。爾同出一門，克紹弓冶，庀職漕幕，能寡悔尤，兹故命之世厥官。知寅直之難秉而輕肥之易縱，則亢厥官矣。可。《平齋集》卷二〇。

史宜之直龍圖閣致仕制

敕具官某：維昔兩朝元輔之猶子宜之，均佚釐館，以謝事告。亡幾何，台星亦坼。朕念之怛然。爾敭歷四十餘年，業行在州里，政理在郡國，人能誦之，胡遽止於斯也！華屋山丘，恍其昨夢，淵圖進直，尚服恩榮。可。《平齋集》卷二〇。

王陞轉承節郎制

敕具官某：造幣之楮，來自蜀道，爾督綱程，靡有稽失。進秩一等，用酬勞瘁。可。《平齋集》卷

二〇。又見《永樂大典》卷七三二六。

同鼎武節郎來伯友武翼郎王聞顯武節大夫呼延賞武翼郎制

敕具官某等：漢開降者封賞之科，唐著異域歸忠之傳。爾委身王國，效力邊城，疊二秩以升華，肩一心而圖報。可。《平齋集》卷二〇。

張震雷張萬取并補承信郎制

敕具某人等：武舉以郭子儀重，爾兄弟講磨兵略，外省聯登。屬邊關之贊籌，阻萬里之入對，悉授初品，開之榮途。其相勉以功名見。可。《平齋集》卷二〇。

史彌鞏轉朝散郎高不儔轉奉議郎制

敕具官某：筦榷，國計所關，羨利必賞。爾庀職京口，克懋厥官，歲入有常，能溢其額。俾進升於一列，庸奬厲於勞能。可。不儔改「京口」為「畿內」。《平齋集》卷二〇。

高平郡夫人毛氏進封和國夫人制

敕：明德伏波之女，自藩發祥；和熹太傅之孫，由陰毓瑞。睠慶源之特異，宜寵數之增隆。具官某氏，性行金相，容儀玉度。河山稟粹，嬪于相國之門；江漢毓徽，鍾我倪天之妹。篤禕衣之致養，侈象服之疏榮。號既正於小君，秩更加於大國。祇膺休渥，茂介耆齡。可。《平齋集》卷二〇。

楊恢除直徽猷閣權知襄陽府京西安撫副使制

敕具官某：西清邃閣，列聖圖訓在焉，寓直其間，非積望之舊、效績之新不輕畀。躐級而升，尤爲異數。爾擷岷峨之秀，吞雲夢之雄，進牧京襄，坐控許洛。文奎峻直，越三等而上之，蓋以方面之勳望爾，非徒以華爾也。矧徽猷實維哲廟寶儲，遐想俘獲鬼章青宜結之盛，尚起壯志。可。《平齋集》卷二〇。

全宋文卷六九九三

洪咨夔　一〇

彭鉉廣東路提點刑獄公事石孝淳廣東路轉運判官制

敕具官某等：五嶺之東，官以征粟鬻醝牟利，民一疏食不獲安，或怵於無聊而動，朕甚憫焉。爾孝淳守曲江無苛政，既出節以推平反之惠，就畀外計，坐斡賦輿。爾鉉守南安有善譽，甫增秩以奬中和之最，趣攬濡轡，往司祥刑。其踐實同，好整同，熟於治理又同，觀省民瘼，廉訪吏姦，相與布宣詔條，如朕臨遣，毋使遠方重蘇，洵刺史又抑之歎也。可。《平齋集》卷二〇。

陳畏浙東路提點刑獄公事制

敕具官某：泰與否相爲消長，疇昔人材排根於儉人耳目之官者，朕悉起諸家食，用之不遐遺。爾

豈弟而廉，端方而靜，中外之譽俱高。賚敕施以盈室，判獨離而不服，宜險德之莫容也。錯枉舉直，公道是張，左浙鄉部，亟爲朕起，衣繡而晝行。獄讞之亭，吏治之澄，惟爾風力之凝。可。《平齋集》卷二〇。又見《永樂大典》卷三一五六。

司農寺丞陶木除大宗正丞制

敕具官某：宗正以卿、少、丞、簿聯事合治，大宗正獨置丞，簡且嚴乎？爾融明而凝重，有韞而不襮，論奏亹亹，切於爲民。既俾丞大農矣，重惟明德睦族之意，非賢莫宣，故亟進之以丞大宗。尚書郎之選於此乎儲，勉佐乃長，毋以再轉爲淹也。可。《平齋集》卷二一。

權兵部尚書史嵩之除寶章閣直學士宮觀制

敕：封萬里之侯，不足以敵過庭之榮；佩六國之印，不足以易戲綵之樂。方《杕杜》之還役，乃《式微》之賦歸。具官某蚤奮儒科，寖躋朝列。牧民御衆，擁漢水之辟旄；舍爵策勳，佩甘泉之紫橐。雖向日之云切，顧望雲之抑深，願爲返哺之烏，退奉閑居之燕。重違雅志，俾領真游，以西清嚴邃之聯，致南陔怡愉之養。石奮之教素謹，諒亟下於里門；子牟之心常存，尚毋忘於魏闕。可。《平齋集》

卷二一。

林楷特轉朝議大夫直敷文閣致仕制

敕具官某：情莫切於閔勞，恩莫厚於崇卒。乃者赤子嘯兵三衢，朕爲之丙夜不安枕。爾以公平廉靜，選拔出守，薙鉏稂莠，不遺餘力。廩廩向還定矣，而病以革告，天胡奪之亟耶！進官一列，升職四等，用晝爾柩，尚克知歆。可。《平齋集》卷二一。

趙范除龍圖閣學士京湖制置大使兼知襄陽府制

敕：仲淹守慶州而純粹踵其成規，世衡築青澗而种諤保其遺績，緊戟纛交輝之盛，實衣冠奕葉之榮。具官某望壓江淮，志吞河洛。前茅後勁，不虞街亭節度之違；左纛右鞬，益慕金城圖略之上。獨差彊於人意，常簡在於朕心。睠上流形勢之雄，有乃考威名之著，闞如虓虎，賢於長城。爾嘗從士燮之謀晉□，□□□廉頗之用趙士。冠西清之邃職，護北門之□□。老農扶杖以歡迎，喜談舊事；宿將帕紅而上謁，誓立新功。惟寡欲可以全剛，惟集思可以廣益，惟多筭可以制敵，惟不殺可以結人。守果見於有餘，攻奚憂於不足？功名未艾，何止復雁門之踦；機會無窮，正可奮澠池之翼。勉揚先烈，

用答殊知。可。《平齋集》卷二一。

史洽轉奉直大夫制

敕具官某：間者韃犯信陽，略雲夢，轉黃陂而薄浮光，虐燄蓋烈烈也。爾爲守將，能識事機，亟調貔貅，奮前迎擊，賊褫氣而宵遁，可謂敏則有功矣。一歲三階，實爲異數，賞無倖得，其懋承之。可。《平齋集》卷二一。

孟點鄧泳各轉一官制

敕具官某等：唐、鄧、息、蔡，復歸版圖，雖發縱之有人，亦莫府之交助。爾能知體國，不憚從戎，效婉畫於郾城，贊成功於峴首，特升一級，用奬賢勞。可。《平齋集》卷二一。

樓昉贈直龍圖閣制

敕具官某：士君子存心養性以事天，夭壽不貳以立命，豈計一時之屈伸哉！爾淹貫而有歸，貞固

而不撓，蓋深於道者。立朝莅郡，聲稱甚茂，井雖淇而可汲，需見險而竟止。此心不失其本然之天，則命自我立，宜區區者之不能縻也。王通氏抱太平之策以歿，房、杜諸賢卒用之，以昌貞觀之治道，安有終屈而不伸耶？義圖邃直，仍録遺孤，拱木九京，尚其可作。可。《平齋集》卷二一。

李道傳贈直龍圖閣制

敕具官某：學以見道爲難，苟有見乎道則形而爲實踐，發而爲正論，推而爲美政，無異源也。爾以蜀莊之珍，薦清廟之璧，踐履也方，議論也剛，政事也昌，非漸乎師友之澤，洞乎聖賢之奥，殆將委厥美以從俗，蘭芷變而不芳矣。西風寥碧，駟虬獨遠，跂予望之，惜不我遇。奎躔峻直，且表其孤，以一時之屈易百世之伸，爾尚奚憾！可。《平齋集》卷二一。

胡夢昱贈朝奉郎制

敕具官某：朕訪落伊始，首下詔來讜直，蓋與諫鼓謗木同意。以直言求人而以直言罪之，豈朕心哉？爾風裁峭絜，志概激壯，繇廷尉平上書公車，言人之所難言。方嘉貫日之忠，已墮偃月之計。問途胥口，訪事瀧頭，曾無幾微見於面，何氣節之烈也！仁祖能全介於遠謫之餘，孝祖能拔銓於投荒之

後，撫今懷往，魂不可招，潦霧墮鳶，悲悔何及！過，爾雖死，可不朽矣。可。《平齋集》卷二一。又見《齊東野語》卷一四，《鶴林玉露》卷六，《象臺首末》卷二。

徐瑄贈集英殿修撰制

敕具官某：舍生而取義，殺身以成仁，惟剛者能之。爾燭理明，植志果，屢躓而氣愈勁。晚治廷尉獄，怵之風旨不移，壓之禍福不折，據經訂律，反覆開陳，寧以一身試不測之淵，而不忍以根連株送之命資其身，委蛻炎瘴，其甘如飴，非所謂剛者乎！唐司刑有功守死明道，不阿旨詭辭以求苟免，吾於爾見之。追榮論譔，仍録遺孤，英魂如在，尚知未有久而不定之天也。可。《平齋集》卷二一。

陳宓贈直龍圖閣制

敕具官某：列聖以隆寬大公涵養天下敢言之氣，故雖世道波靡，必有蔚然自見，折姦萌而扶正論者。爾風猷名相之裔，學問諸老之傳，刷行出政，具有源委。嘉定一疏，朝陽獨鳴於萬喙皆瘖之頃，儉壬褫魄而不敢肆，頑鄙洒心而思自立，何其偉也！分符畀節，挽之莫回，樂道著書，死而後已，砥

柱斯世之功甚大。進直淵圖，仍獎厥子，泉扃有知，其識予恨不同時之意。可。《平齋集》卷二一。

張枻中奉大夫致仕制

敕具官某：岷峨多奇士，朕弓旌下招，絃網略盡，其不克忍死以須更化，則囿於命。爾抱材翹雋，蘊識超邁，分教眉山，適遭蜀變，慷慨灑涕，不草賀僞之表，志節立矣。入儀班著，出最麾節，方將滂洋厥施於盈科之後，何返璽之速耶！萬里蒐賢，于嗟靡及，一階告第，冥漠知榮。可。《平齋集》卷二一。

楊必復贈朝請大夫制

敕具官某：聖人有金城，以守圄扞敵之臣能死城郭封疆也。爾乘障文南，不虞潰卒之涉境，挺身諭告，期革鴟音，雖披赤心，竟蹈白刃，望風棄郡紱而逃者宜知媿矣。優加愍典，超進華階，仍俾世延，用旌死節。可。《平齋集》卷二一。

尤元龍贈通直郎制

敕具官某：尉以警捕爲職，盜發三衢，爾能躬帥弓刀嬰其鋒而死之，職不曠矣。官之升朝，仍録厥孤，尚紓九泉之悲。可。《平齋集》卷二一。

趙與貌贈奉議郎制

敕具官某：靺鞨頃爲不道，犯我應山，爾以户曹攝邑，寄勇於徇國，率厲戍卒與臺迎擊之。雖死於寡不勝衆，而氣吞此虜矣。旌之華秩，用尉忠魄。可。《平齋集》卷二一。

宋昭遠贈通直郎制

敕具官某：鹽城之役，飛芻走粟以餉師，亦既勞止，又轉致于山陽，宜爾馬瘏僕痛而卒於行也。官以升朝，知予閔恤。可。《平齋集》卷二一。

吴淵轉朝奉大夫制

敕具官某：漢筦鹽鐵有官，唐榷茶有使，利源出於東南爲多，均通得宜，經費用裕。爾以儒術飾吏事，以宰士贊邦計，提綱筦榷，有條不紊，一歲之入，沛乎其贏。既應懋賞之科，宜進正郎之秩，毋忘體國，用對恩華。可。《平齋集》卷二一。

趙必瀧轉承議郎制

敕具官某：虜保陡山，王師進討，調度旁午，陸運尤艱。爾贊畫於計臺，備宣勞於供億，進升一列，益礪廉勤。可。《平齋集》卷二一。

王子申落致仕除刑部郎中制

敕具官某：韓厥既老而禀政，留侯道引不食穀而强起，材足以爲斯世用，詎容得謝！爾操尚渾厚，風致簡遠，郡國選表，再召再辭，遂以垂車請。幅巾林壑，獨立氛壒之表，固泊乎世味矣。朕訪

西南人物於朝，謂爾年耆德明，精神猶未衰，懷香憲部，勉爲一來。霜峽放舟，使觀者知朕能致華髮於萬里，顧不韙歟！可。《平齋集》卷二一。又見《永樂大典》卷一三四九八。

趙希昔除工部郎官制

敕具官某：朕日御便朝，與二三大臣妙柬四方之隽乂登崇之。乃睠西顧，有公姓之老在。爾秉心靜夷，制行縝栗，聲問蚤穎，擢于政事之科。晚守東川，材益練，政益美，捐有餘以紓征調之迫，家誦而人德之。卷懷滋久，宿望猶鬱，握蘭起部，宜不俟駕。蜀之邊防、軍實、民賦、吏治，爾平日講之蓋熟，朕將修輦過郎舍故事而問焉。可。《平齋集》卷二一。

辛稚潼川府路提點刑獄趙希濬夔州路提點刑獄公事制

敕具官某等：東井法令所取平，參下三星曰罰，主斬艾。分節司憲於參旗井絡之分，加遴惟均。爾稚世傳威望，身佩材名，直指夔巫，姦宄屏息，其進以典東川之獄。爾希濬氣禀篤厚，政術寬平，

共理眉山，田里熙豫，其升以司巴峽之臬。爾起艮吏事詳敏，邊籌精練，出入制幙，多所毗益，其擢以亭西州之讞。在《易》，《賁》無敢折獄，《豐》折獄致刑，《噬嗑》明罰敕法，皆有離象，取其外剛而内明也。然無慾者必剛，無私者必明，爾等果能以明用剛，則數道之間，吏之不良，民之無告，悉瞭乎目擊矣。欽哉，毋謂君門萬里之遠。可。《平齋集》卷二一。

汪之强殁於王事特贈朝奉郎與一子恩澤制

敕具官某：魯誅賁父，漢録孤兒，閔死事也。爾庀職淮幙，密參機籌，變起倉卒，父子併命，聞者悲傷之。進官一等，澤及遺孤，營魂有知，可無銜憾。可。《平齋集》卷二一。

楊伯雨除夔州路轉運判官制

敕具官某：四蜀財計，莫豐於大寧鹽筴之入。數十年來，漕臣以羨餘濟苞苴囊橐，無遺利矣。朕欲變而通之，故謹擇所使。爾材甚穎，政甚練，可使治其職也。一節起家，六轡督餫，擁牢盆之富，運算鞭之長，輕車峻阪，夫誰能禦！然民力竭矣，盍思所以裕之；軍餉棘矣，盍思所以濟之。利源無壅，上下阜通，朕蓋於此乎課爾之廉能。可。《平齋集》卷二一。

王翔除直秘閣利州路轉運判官兼知利州制

敕具官某：寧武控梁蔽益，夙號重鎮，故必以漕兼守，而制閫亦於此立莫府。今閫外之制移梁，閫内之制還益，漕守滋重。爾材茂而識遠，志堅而慮密，隴蜀山川之形勢，兵民之便宜，歷歷在目中。玉節銅符，采衆譽而併屬，且木天寓直以華之，委寄隆矣。夫邊儲軍實，以厚民爲本，農桑勸則食貨通，田里安則保障固。祁山、斜谷之運與中和樂職之詠實相表裏，爾其懋圖之。可。《平齋集》卷二一。

黎伯登除直華文閣知潼川府制

敕具官某：實材用則天下治，堯舜三代循吏之效，惟其務實不務名也。爾莊静不襮而篤求己之學，廉直無華而堅爲民之意。自去周行，屢牧壯郡，朝梳夕爬，不遺餘力，用能害除而利興，非善美充實之發耶！甫出憲節，隨畀藩符，進以嫣閣之直。維東梓地鉅望隆，疇昔間以衮舄筆橐臨之，非偏郡比。布吾實德，行爾實政，使民被實惠，選表有日矣。可。《平齋集》卷二一。

國子録汪之道除諸王宫大小學教授制

敕具官某：朕寤寐隽髦，以起治功，日輪百執事入對便朝，求其通達如賈誼、懇到如陸贄，未多見也。爾茹古而涵今，弸中而彪外。頃敷奏以言，慷慨英發，作興天下之勢，鼓舞天下之材，纚纚有契於心，朕甚奇之。楷模河間東平之系，陶冶成人小子之質，姑爲朕往，起視六合，周覽羣動，朕方思所以訪爾者。可。《平齋集》卷二一。

大理寺丞趙嶷除司農寺丞制

敕具官某：師行日費千金，石城非粟莫守，漢大將軍票騎之出，所以必取給於大農也。爾居家有孝謹之行，治郡有廉静之譽，立朝有深遠之識。甫丞棘廷，又丞農扈，夫豈輕進爾哉！仲季分閫淮襄日，講立武足兵之略，一歲錢穀出入使爾與聞，則軍國之調度供億，壎篪交應矣。且以示奬拔之權輿。可。《平齋集》卷二一。

趙崇濤直秘閣知遂寧府制

敕具官某：泝夔、萬而陸走，穹山複嶺，虎兕出没。涉武信乃趨夷，良疇沃壄，桑稻彌望，坤維樂土也，必填之良吏。爾以信厚之質，邁往之材，行平易之政，將指巴夔，灌輸阜通而民不病，可謂良矣。寓直中秘，殿我巨屏，旁制于四郡，恩威兼濟，辦治無難。然元祐諸賢，邦有遺像，尚求聞於往行，用康保民，以表于蜀。可。《平齋集》卷二一。

李鋪差知嘉定府制

敕具官某：犍爲古夜郎國，漢定西南夷，與沈黎俱置郡，而地望復出黎上，迨爲潛藩又加重。爾璵璠其質，豫章其材，故家之最良也。試郡于黎，疚心邊瑣，所陳便民事宜懇切而詳明，知必良于政。易鎮犍爲，昭示奬擢。體予不忘遠之意，懋爾有常吉之行。恩信並著，民夷胥安，則所至可紀矣。可。《平齋集》卷二一。

李艮孫知隆慶府李仲熊知紹慶府制

敕具官某等：劍門北扼棧道，黔陽南控溪洞，皆要藩也，亦皆潛藩也，守不輕授。爾艮孫以敏劭之姿，著關決之譽，就擁劍麾，駕輕車於熟路。爾仲熊以駿邁之器，養融顯之望，趣綰黔紱，發利刃於新硎。孟子曰：「固國不以山谿之險。」險雖天設，必以人固，爾能虔奉吾詔，養民也惠，使民也義，則人心隱然可恃如金湯。往哉毋忽。可。《平齋集》卷二一。

劉竑之改知重慶府制

敕具官某：蜀有耆壽隽，直節著於慶元，高風振於嘉定，落落乎其不苟合，朕聞而賢之。爾其季子也，力學而脩潔，抱材而謙粹，雍容氣度，酷似厥考。方需偏壘，趣典名藩，超等而授，人不謂過，而喜古渝之得賢守，家法可想也。益懋中和之治，用昌詩禮之業。可。《平齋集》卷二一。

李景翰和羅賞轉朝議大夫致仕制

敕具官某：李悝平糴之法，百世可行也。居是邦而習其俗，則雖多易辦。爾總蜀賦而歸，優游家食。以富於才，任我羅事，年豐價平，農固樂市，積數踰億，能無勞乎？躐升元士之級，尚知告老之榮。可。《平齋集》卷二一。

陳一薦屯田和羅賞轉承議郎制

敕具官某：羊祜墾田於襄陽，至有十年之積，豈一手足之力哉？爾材高莫府，職涖耕屯，當危機交急之秋，收平時勸課之效，迄充兵廩，用濟邊功。進升一級之華，益懋方來之績。可。《平齋集》卷二一。

歸順周邑補武功郎遥郡刺史淮東兵馬鈐轄制

敕具官某：朐山東峙，密邇淮浦，挈城歸誼，爾實倡之，莫非王臣。超畀武級，仍躋榮於遥刺，

俾參領於戎鈐。祗服異恩，勉殫忠力。可。《平齋集》卷二一。

李敏補修武郎制

敕具官某：虜情叵測，以間爲奇，爾戍安豐，深察情僞，不爲利誘，仍效戰多。超授武階，用旌知義。可。《平齋集》卷二一。又見《永樂大典》卷七三二六。

蒲南强落致仕差知茂州制

敕具官某：自筰以東北，冉駹爲大，茂其地也。六夷七羌九蠻錯處之俗，猶有遺者，置守必廉靜。爾廉而介於守，靜而恬於進，踐歷可紀，蜀士共推之，詎容以據鞍矍鑠掛神武之冠耶？起之里居，往鎮汶水。化浹于襁褓，風行于旃毳，不待按籌邊之圖而遐徼奠枕矣。其毋徒以遺榮爲高。可。《平齋集》卷二一。

楊恢除直寶文閣淮西制置副使兼知黃州制

敕具官某：弈莫先於審局布勢，取勢多則勝局也，江淮表裏分置制閫亦然。爾乘塞於均，宅牧於荆，進屯於襄，撫機應變之材愈出而不窮。維時淮右，風寒最切，而齊安據山川之會。峻直寶奎，參領閫寄，往爲朕守。中襄、鄂、昇、揚而立，首尾聯絡，非取勢獨多乎！《江漢》之詩曰：「匪安匪舒，淮夷來鋪。」又曰：「經營四方，告成于王。」淮服底寧，則四方可經營也。内繕諸關，外嚴列戍，懷來新氓，綏定故境，朕方倚重於汝，懋哉！可。《平齋集》卷二一。

工部侍郎知建康府陳韡明堂加恩制

敕：朕蒐儀先甲，蕆祀上辛。賦《思齊》之詩，慕親方切；稽《我將》之頌，饗帝尤嚴。恍三靈之宴娭，遒百禄之來下。有懷時彦，宜錫神釐。具官某學擅名儒，望高法從。輪囷膽略，吞青海於胸中；磅礴威名，碎黑山於掌上。乃睠明禋之講，迄臻熙事之成，雖阻清廟之執籩，靡忘宣室之前席。爵爰升於蒲璧，户仍衍於畬圭。帝命式于九圍，朕既荷受球之寵；天威不違咫尺，爾毋忘拜昨之恭。

虞孝先特轉一官授朝奉大夫制

敕具官某：蜀關赤白囊交馳，姦盱或乘間矯虔爲郡縣害，去敗羣之羊必良牧。爾以長材選拔，攝守閬川，芟夷不逞，封護善良，千里絶桴鼓之警，可無奬乎？進階正郎，分麾邊徼，益厲精白以承。可。《平齋集》卷二一。

陳亞卿知德慶府制

敕具官某：古康名藩也，邈在嶺海之東，必習其風土諳其俗者爲之守。爾裕於材謂，敏於事功，自筮仕至試郡，扶胥黄木之間，熟知津矣。藹勞能之可紀，鬱瓌韞之未究，起家分符，往鎮瀧水。其爲朕布宣寬大之意，簡賦平刑，以惠遠民。可。《平齋集》卷二一。

牛大年以子病乞祠除直敷文閣主管建康府崇禧觀制

敕具官某：立朝而引去，握節而賦歸，殆不以富貴利達入其心者歟？爾玉雪其廉明，準繩其平

直，卓有立於斯世。晚繇蜀道，入儀郎省，步武寖華矣，而出駕四牡，列城聳動，顧浩然有歸志，何耶？父母惟其疾之憂，天性之愛也。爾以子諗，朕重違之，進班穹閣，均佚釐館，非朕之不汝以也。尚培高風，用礪頹俗。可。《平齋集》卷二一。

曾治鳳除直徽猷閣知建寧府制

敕具官某：閩粤接壤，比歲黔首失職，相挺而動，亦既底定矣。推吾德意，燠寒飫飢，以遂其欲安欲壽之情，在賢牧守。爾器識邃明，材猷通亮，所至以最稱。宅牧番禺，恩信茂著，一道晏然沉柝。建安鉅屏，號稱難治，其進直奎躔，易地填綏之。爾知閩之俗與粤近，則燮友柔克，彊弗友剛克，何往非美政哉？可。《平齋集》卷二一。

沈安義辟差知宜州制

敕具官某：廣右郡二十餘，或繚而深控，蠻而枕海，守慮人器之不相習也，故委重於臺閫之辟。爾賦材彊敏，抗志駿偉，貳政長沙，綽有佳譽。辟函上於公車，謂宜方閾守，奉詔條以撫遐嶠，莫如汝稱。往哉！毋鄙遠其俗而同其戚休，山虹溪獠，咸知德意，是爲舉能其官。可。《平齋集》卷二一。

鄧雲特轉武略大夫制

敕具官某：功之多者賞必厚。爾江右捕盜，山陽討虜，皆以功受賞，崗門鹽城，又著奇功，信能迪果毅矣。躐進穹級，參護戎旅，毋玩寵榮而忘賈勇。可。《平齋集》卷二一。

留子邁救荒推賞轉朝奉大夫依舊潭州通判制

敕具官某：救荒無定法，得其人則政舉。爾試邑衡陽，再講荒政，既脱民於溝瘠，又儲粟爲先備，朕惠養元元之意庶幾下達矣。升秩正郎，貳政大府，益進民庸，惟勤惟悉。可。《平齋集》卷二一。

洪咨夔　二一

王爚轉朝奉郎致仕制

敕具官某：官至員外郎則賞延于世，必年勞乃克轉。爾飭己無玷，莅官有聲，方諗疾以少休，遽遺榮而長往。肆疇前績，式進華階，燕爾後昆，服予異渥。可。《平齋集》卷二一。

章謙亨除京西路提舉常平茶鹽公事制

敕具官某：朕選拔四方譽俊，布列中外，苟當其材，用之惟恐不亟。縱騁景靡，過都歷塊，乃見齧膝乘旦之良也。爾業履正平，材氣駿發，能不墜其家聲。擢繇轄院，趣守壯藩，未合竹符，趣畀英蕩，蓋欲及精銳而用之。維京右民力憊而未甦，財計屈而未裕，出納斂散，權之以義而行以仁，惟爾

之能。可。《平齋集》卷二一。

淮東路兵馬鈐轄桑青轉武功大夫制

敕具官某：于台之役，大小三十七戰而城降，士用命也。莫府上功，謂爾勇鷙而敢戰，宜受醲賞。峻躋武級，統戍惟揚。報國赤心，更觀來效。可。《平齋集》卷二一。

趙彦覃除直寶謨閣權知廣州兼廣東路經略安撫制

敕具官某：自唐以來，殿南服者能使海嶺之陬既足既濡幾何人？故宅牧必謹。爾嚴于治己而不絶物，切於愛民而不近名，公族之英、吏之良也。起乘蜀傳，畀治節，刀布之利方興，番禺課帥，又輟以往。爲官擇人，奚嫌數易？夫貪泉不能汙夷、齊之操固也。以身爲表，州縣吏聞風皆趨於精白，則遵海而南，斯民安必樂業如中州矣。朕蓋以廉頑立懦而望汝。可。《平齋集》卷二一。又見《永樂大典》卷一三五〇七。

翰林學士真德秀磨勘轉中大夫制

敕：用儒無敵，奚拘考績之科；彰德有常，可後懋官之典？矧承暉於蓮炬，盍疏寵于芝綸！具官某學富而文醇，行方而言正。孟氏舍齊而去，昔豈本心；季子爲魯而來，今維衆望。冠鑾坡而視草，列氈厦以侍言。展也開陳，隱然裨益。雖時行或異於時止，而歲會悉歸於歲成。稽課簿之既高，陟文階之宜峻，食舊德，從上吉也。政資密勿之規，有好爵與爾靡之，懋對便蕃之渥。可。《平齋集》卷二一。

項容孫改差知順慶府制

敕具官某：果山，朕潛藩也。睠焉西顧，未有以慰其父兄子弟，思得良二千石以惠之。爾材猷之偉，事功之敏，能稱其家者。分符蜀道，亦既鼓枻三峽，易文以果，地益大，寄益重。疲甿凋俗，元氣未固，視其戚休，爲朕風披而雨濡之，使物物皆生意，澤庶乎不下壅矣。往哉，盡乃心！可。《平齋集》卷二一。

李以制除大理寺丞趙師楷太府寺丞衛洙大理寺簿魏峻太府寺簿制

敕具官某：文帝明習國家事，首以決獄、錢穀爲問，仁儉一念之發也，朕此意每於分職授任見之。以制學業粹明，心術平厚，勾稽棘讞惟允，故進之以丞廷尉。洙莊靜有守，寬夷無競，則擢繇司甄爲之簿。師楷宗枝秀穎，吏能通暢，討論外計蓋熟，故來之以丞外府。峻風規嫺整，志尚簡遠，則輟繇儲戎爲之簿。獄者生民之司命，財者天下之血脉，朕甚重焉。爾等惟良折獄而不留獄，惟正理財而不傷財，斯副體仁行儉之意。可。《平齋集》卷二一。

朝謁八陵朱復之除軍器監主簿制

敕具官某：紹興間蕭、士儼朝八陵之後，今且百年。朕祗承聖緒，慨想中原，未嘗不望嵩洛而灑涕。龍庭□□，橋山歛堲，分道展省，爾弗憚行。駿極之勢□□，□□□氣如故。歸陳梗槩，若指諸掌，克尉抔□□□□□履之良勞，俾勾稽于戎監。胸中兵甲，筆端戈矛，尚於此培致遠之器。可。《平齋集》卷二一。

天水軍教授權知軍州曹友聞特轉承事郎權知天水軍事制

敕具官某：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此風無傳久矣。爾奮迹詩書，典教邊壘，寇至不爲先去之謀，見義乃有必爲之勇。迎鋒鏖擊，蜀關以寧，儒而知兵，良用嘉歎。趣升京秩，仍進一階，就分保障之符，增壯金湯之勢。可。《平齋集》卷二一。

吴駉特轉武經郎制

敕具官某：毅將中軍，湊爲之佐，贊籌幕府，每難其材。爾從元戎，備殫婉畫，躋榮一列，毋替忠勞。可。《平齋集》卷二一。

城固縣尉趙僎特轉儒林郎制

敕具官某：尉黄綬，卑秩也，苟志事功，必露囊穎。爾警于邊瑣，克贊戎旃，進秩旌能，益勤勿懈。可。《平齋集》卷二一。

武功大夫湯孝信轉右武大夫制

敕：繁纓不如多邑，弊袴必待有功，況品級超越于拘攣之表！具官某抱姿梟勇，屢效戰多。都梁之役，援近比以祈醲賞，雖礙止法，亦進横階。予豈爾私，蓋以勸忠勞也。懋建舟師之績，仰酬異等之恩。可。《平齋集》卷二一。

川秦都大茶馬桂如琥除户部員外郎制

敕具官某：尚書郎非民庸暴白不授，矧地不苛急以牟利，不矯異以干名，刀耕火種之民悉安之。朕惟榷牧畀節，以示奬厲，孰與入奏明光之爲密，式遄其歸，贊我邦計。凋窮若何而裕，煩冗若何而節，幣輕物重若何而權，推此類具言之，用觀爾韞。可。《平齋集》卷二一。又見《永樂大典》卷一三四九八。

吴昌裔除太常寺簿鄭逢辰將作監簿制

敕具官某等：朕惟湯執中立賢無方，故待天下之材未嘗以進士、世家爲輕重。爾昌裔氣明而文富，所謂江漢炳靈，曄曄其秀者。爾逢辰志立而器整，所謂臺閣之儀，不習自成者。朕知其皆嶄然而角，陞昌裔于奉常以訂禮，登逢辰于匠監以信度。塗轍相望而簿正等，臺萊杞梓盡在封植中，其競厥職，以對蒐拔。可。《平齋集》卷二一。

陳瑄授中奉大夫直敷文閣宮觀制

敕具官某：朕親攬八柄，進退百辟，以成調瑟之化，苟爵於先甲，當其材則申命之。爾澹乎無慾，凝乎有度，藹乎聲稱。江右繡斧之行，雖未竟乃功，亦既勞止。增秩進職於更化之前，今不與易也。真祠均佚，善刀而藏，時方急材，尚觀新硎之發。可。《平齋集》卷二一。又見《永樂大典》卷一三五〇六。

中奉大夫趙善璙轉一官回授本生父不卞贈承事郎制

敕：松柏不生於培塿，而梧桐生於朝陽，士君子可忘其本哉？具官某故本生父某，秀挹天潢，評高月旦，是生賢息，出繼同支。屬進秩以旌能，願貤恩而報本，爰加愍典，用慰孝思。顯親揚名之榮，衣被九原矣，尚敢承之無斁。可。《平齋集》卷二一。

中奉大夫趙善璙轉一官回授故本生母梅氏贈孺人制

敕：松柏不生於培塿，而梧桐生於朝陽，士君子可忘其本哉？具官某故本生母某氏，歸嬪宗磐，蔚著閫範，是生賢息，出繼同支。屬進秩以旌能，願貤恩而報本，爰加愍典，用尉孝思。顯親揚名之榮，衣被九原矣，尚敢承之無斁。可。《平齋集》卷二一。

中大夫參知政事陳貴誼特授正議大夫守參知政事致仕制

敕：須股肱而治，甫新萬化之更；乞骸骨而歸，俄惜一賢之老。晉加異數，渙播明綸。具官某寬

博而川涵，凝重而山立。道貫六學，足以羽翼乎聖傳；文成一家，足以經緯乎國典。蚤華塗之徧歷，亟邇列之延登。補衮於有闕之時，而胥訓居多；改弦於不調之後，而同寅更力。允天民之先覺，蔚王佐之全材。況休然而有容，且澹乎而無慾。宜其俾艾，胡爾遺榮！維楫未施，朕方念乘航之勢；輻輪俱壯，爾乃爲稅駕之圖。睠委倚之素深，惜訏謨之未究，趣升峻秩，仍拓真畬。九老自娛，孰與繪樂天之社；五湖莫返，尚思鑄范蠡之金。可。《平齋集》卷二一。

陳章特授中大夫致仕制

敕具官某：幼學而壯行者在所立，生榮而死哀者在所遇。爾制行寬夷，莅事明練，荐更共理之寄，民熙於田野，士競於庠序，蔽芾猶未拜也。方祝釐而自適，遽謝事以長逝。進躋崇秩，用答宿勞，朕之待臣下可謂有恩矣。營魂如存，歆此褫典。可。《平齋集》卷二一。

僞觀察副使顔仲明僞都總領王逸僞徵仕郎化平縣令胡士元僞徵仕郎單公履僞明威將軍鄭彦僞將仕郎尚書户部任嘉言僞都總領亢志忠僞安平都尉張林僞宣武將軍安居信僞明威將軍晉德僞武節將軍同進僞同知虢州軍州事聞鈞僞徵仕郎王采苓僞登科人尚書令史朝列大夫陳紀並補承信郎僞朝列大夫郝士特僞都尉劉儀僞昭毅大將軍楊全僞定遠大將軍郭春並補承節郎僞光禄大夫張俊特補忠翊郎制

敕具官某等：王者大一統，際天所覆，孰非吾臣？爾等效官外域，歸誼中朝，授之右階，拔于左衽。其相與竭忠以報上。可。《平齋集》卷二一。

故正議大夫守參知政事致仕陳貴誼特贈少保資政殿大學士制

敕：抗章太紫之北，歸志方新；占象尾箕之東，遊魂已遠。迺睠謨明弼諧之韙，未究輔相彌縫之

功，茂錫恩徽，誕敭命綍。具官某學根乎正大，氣備乎中和。德盛禮恭，《謙》九三君子之美；義方敬直，《坤》六二大臣之風。自儀禁路之華，趣踐政塗之重。了無緇磷，具罄猷爲。欲仁而仁斯至，則無念非公；不言而言必中，則有謀斯斷。屬更大化，共振頹綱。三千惟一心，正賴烝徒之助；五十不稱夭，遽驚隆棟之摧。惟慶曆之仲淹，暨元祐之蘇轍，用俱不盡，命尚奚尤！萬金之藥雖施，何嗟及矣；十漸之屏猶在，如將見之。欲紓殄瘁之悲，庸侈褒崇之典。位外朝之列棘，班秘殿之鴻名。噫！亮天功而弼一人，詎止書棺之寵；質鬼神而俟百世，永爲銘鼎之光。極而生死之榮，歆我始終之遇。可。《平齋集》卷二一。

金部郎中黃壯猷除直秘閣權知紹興府兼浙東安撫制

敕具官某：會稽東南鉅鎮，中興百年之馮翊，朕之豐沛也。吏治剛則甎，柔則坯，故牧守以識體爲良。爾韞姿融明，慮事精密，間者攬轡左浙，政得寬猛之中，朕深知之。輟自望郎，出殿帥閫。中秘寓直，擁高牙大纛而東，豈特以華舊部之觀哉？《書》曰「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又曰「康濟小民，率自中」。德禮刑政，導齊有序，而上下相安於和樂，體斯得矣。重楮幣而輕和買，抑思乃言之踐。可。《平齋集》卷二一。又見《永樂大典》卷一三五〇七。

彭協贈承信郎制

敕具官某：勇士不忘喪其元，義重於生也。武休之役，爾挺戈陷陣，效死封疆，而賊氣奪，可謂勇矣。荐升武級，仍録孤兒，英魂有知，歆戴無憾。可。《平齋集》卷二一。又見《永樂大典》卷七三二七。

歸順人王青劉天山米興王庭李思齊門清劉全魏師愈王瑜李裕范天保並補保義郎制

敕具官某等：王者大一統，際天所覆，孰非吾臣？爾等效官外域，歸命中朝，授之右階，拔于左衽，其相與竭忠以報上。可。《平齋集》卷二一。又見《永樂大典》卷七三二六。

忠州團練使淮東路鈐國用安除順昌軍承宣使右武衛將軍制

敕：李祐自蔡而至，效力擒吴；韓信由楚而來，抗謀滅項。惟知擇主之義，斯著際時之勳。具官

某山西梟雄，冀北翹駿。屹虎頭之風槩，勇蓋三軍；聳龍額之威名，氣酣百戰。耻委身於戎索，願歸命於王朝。抱志竟酬，乘機斯奮。杖劍而渡漣水，適會風雲；搴旗而入汴都，不淹日月。朕肆嘉壯志，首録前勞，升班留務之崇，領衛周廬之重，仍提軍律，坐振邊隘〔一〕。豈小丈夫哉，徒較一勝一負之勢；此真將軍矣，尚圖萬舉萬全之功。厲爾精忠，對予顯渥。可。《平齋集》卷二二。

〔一〕隘：原缺，據影宋本補。

李琦武義大夫吉州刺史制

敕某人：制域有華夷之辨，勸功無内外之殊。爾倡義來歸，杖忠自奮，勵貔虎以賈勇，屠鯨鯢而效功。峻陟武階，仍躋遥刺，祗承異渥，勉究殊庸。可。《平齋集》卷二二。

李琦除福州觀察使蕭均除和州防禦使黄國弼轉武功大夫除蘄州防禦使李璨轉武經大夫除和州防禦使制

敕具官某：唐收契苾阿史之用，漢有弓高襄城之封。能效殊勞，可稽醲賞？爾拔身區脱，庀役蝥

弧。王旅嘽嘽，氣獨高於後勁；戎容暨暨，志尤鋭於先登。進乘汴洛之機，圖合關河之勢。趣升武級，仍畀廉車〔一〕。益殫奮衛之忠，用對勸功之典。可。《平齋集》卷二二。

〔一〕廉車：此下原注「兵防」二字，即授防禦使者改「廉車」爲「兵防」，其餘文同。

歸順人李伯淵武翼大夫和州防禦使制

敕某人：制域有華夷之辨，勸功無内外之殊。爾倡義來歸，杖忠自奮，勵貔虎以賈勇，屠鯨鯢而效功。趣升武級之穹，仍總軍防之重，祗承異渥，勉究殊庸。可。《平齋集》卷二二。

歸順人李璨補武功郎制

敕某人：制域有華夷之辨，勸功無内外之殊。爾倡義來歸，杖忠自奮，振貔虎以賈勇，屠鯨鯢而效功。峻畀武階，用厲壯志。可。《平齋集》卷二二。又見《永樂大典》卷七三三六。

陳一薦除軍器監簿兼淮西制置司參議官制

敕具官某：幕掾以王官兼之，朕親政逾年，未嘗輕假人也。爾抱駿拔之材，贊襄峴之畫，積勞著矣。今嚴內柔外，淮右爲要，思得識機達體者參外閫之謀，宜莫如汝。武監有簿，以榮其行，朕不得而吝也。繁弱之弓，闕鞏之甲，尚精思古制以告。可。《平齋集》卷二二。

劉用行知安慶府制

敕具官某：羣舒灊爲大，兵調旁午之餘，民亦勞止，疇爲我分承流之寄！以爾儒猷茂明，吏事宏達，可使足民而治賦也，輟之奉常，爲我屏翰。推禮樂之澤以浸其民，庶有望矣。漢世循吏，蜀郡之文翁，東海之朱邑，皆生長於是邦。尚論千古而師友之，何民瘼之不瘳乎！可。《平齋集》卷二二。

大理少卿趙彦悊除太府卿制

敕具官某：鄭武公以同姓爲王卿士，《緇衣》一詩，適館而授粲，親親賢賢也。爾公族老成之典

刑，而邃於學，力於行，入貳廷尉，平心以閱四方之讞，咸庶□正，兹庸進之卿于受頒貨賄之府〔一〕。《易》之理財有義，《大學》之生財有道，非言利析秋毫以爲富也。推明經意，發舒儒術，裕民足國於道義之中，蓋爾素學。朕抑將引之自近，以究講貫之益。可。《平齋集》卷二二。

〔一〕進之卿：「之」字疑衍。

崔福轉四官授武功大夫制

敕具官某：于台之役，大小三十七戰而城降，將士用命也。莫府上功，謂爾勇鷙敢戰，宜受醲賞。峻躋武級，鈐護南昌，公侯干城，毋忘努力。可。《平齋集》卷二二。

楊孝錫贈通直郎予一子恩澤制

敕具官某：爾積學入官，奉檄督餫，見危授命，罵賊不降，父子併命於白刃，而女光訟其節，可哀也已。襚以升朝之階，且録遺孤，用尉忠魄。可。《平齋集》卷二二。

龐謙轉武翼郎制

敕具官某：滁陽介于兩淮，恃城以爲固，職轅門，勿憚鞅掌。可。《平齋集》卷二二。又見《永樂大典》卷七三二六。

陳畏除大理少卿制

敕具官某：朕嘗詔有司毋輕用徒刑，頃又詔諸將毋專殺，重人命也。而哲人惟刑，必自士師始。爾見善之明，迪德之茂，山立時行，不與物靡。推以折獄，宜片言而人信之。甫憲節之起家，趣棘廷之參聽，豈徒以登仙之行爲爾榮！唐虞畫象而民不犯，朕甚慕之。得淑問如臯陶者弼五教，則欽恤之仁達于四海矣，懋哉！可。《平齋集》卷二二。

白身人任震亨襲父官補修武郎充珍州綏陽縣沿邊都同巡檢制

敕某人：士無世官，惟控扼西南夷則襲之。爾恪遵父訓，洞曉邊情，宜傳勇爵之榮，仍踐徼巡之

職。撫寧遐俗，惟信惟廉。可。《平齋集》卷二二。

崔端純除倉部郎官制

敕具官某：周設廩人之職，漢置倉氏之官，求會計當也，而重本之意存。爾靜而不苛，平而不陂，修潔而不矯，田里相安之政，番之士民讙稱之。襆被粉闈，司我庾事，蓋以旌治行也。維時八蜡雖通，國與民猶未底俱裕。高廩萬億及秭，太倉紅腐相因，果何道可以臻此？亟其來思，具以告朕。可。《平齋集》卷二二。

朱實之差知肇慶府制

敕具官某：朕廣求民瘼，每患郡縣吏不能體篤近舉遠之意，故嶺嶠擇守尤謹。爾踐歷之久，通練而詳明，佐理番禺，蔚有善譽，就畀符組，假守高要。炎荒凋羸特甚，鎮物以靜，字民以寬，吾澤東漸于海矣。往既乃心，罔俾包拯之專美。可。《平齋集》卷二二。

權刑部侍郎周端朝特轉通議大夫守刑部侍郎致仕制

敕：孟氏修身立命，不以殀壽易其心；曾子正色出辭，不以寢疾忘其道。生惟無媿，歿亦有榮。具官某蚤負直聲，晚充素學。廣厦細氈之上，考古以訂今；法從屬車之間，獻可而替否。久朕心之簡在，斯吾道之將行。胡不歲寒，乃先朝露！渺流光之莫返，湛正性之長存。跂予望之，尚想嘉猷之告；嘅其歎矣，徒勤遺藁之求。往升二級之華，用作九原之氣。可。《平齋集》卷二二。

李伯度除直秘閣京西轉運判官兼提舉提刑制

敕具官某：京右比歲科調轉輸之繁，民不堪命，朕屢詔寬卹，必賢刺史奉行之。爾材周於用，政得其平，上流並邊之郡，治理茂著。擢畀庾節，民情具宜，進丞戎監，就領漕輓，又華之中秘之直，憲庾併以屬爾，身兼數器矣。孟子謂省刑薄斂，深耕易耨而修孝弟忠信，可以撻堅甲利兵，人心國勢蓋相爲表裏也。往圖稱朕指。可。《平齋集》卷二二。

顏耆仲直秘閣淮東路提舉常平茶鹽兼提點刑獄公事制

敕具官某：江淮財賦之淵，唐所恃以用其國也。朕自親萬務，日討御外理内之術，顧詹在廷，求善治賦者使于淮，迺今得之。爾開亮而敏，精練而實，越在省闥，事有可否，不爲詭隨。朕嘉其公爾忘私也，輟泉南之行，授節東出，庾政臬事併咨之。而牢盆之課爲尤重，本錢給則亭户樂其廉，鈔法定則商賈趨其信，浮鹽窒則官府安其義。從容笏畫，斡東南山海之藏以濟經費，可不勉歟？可。《平齋集》卷二二。

全宋文卷六九九五

洪咨夔　二

楊椿贈武經郎制

敕具官某：爾結髮從戎，熟知虜勢，赤心報國，竟死邊鋒。陞再級以示褒，俾列屯之知勸。可。

《平齋集》卷二二。

李安國轉武功郎依舊知金州兼管内安撫制

敕具官某：爾忠烈有傳，材勇自奮，入庇八屯之列，備宣十稔之勞，既應賞科，宜升華級。往任蕃宣之寄，力圖控禦之勳。可。《平齋集》卷二二。又見《永樂大典》卷一三五〇七。

周宗傑轉四官授武功郎制

敕具官某：于台之役，大小三十七戰而城降，士用命也。莫府上功，謂爾勇鷙而敢戰，宜受醲賞。峻躋武級，統戍惟揚，報國赤心，更觀來效。可。《平齋集》卷二二。

宮人丘氏封信安郡夫人制

敕：曹大家之芳規，具存女訓；蘭夫人之淑行，實重母儀。宜疏翟茀之榮，用侈《葛覃》之慶。宮人某氏性姿柔惠，德履懿和。祇事名臣，壯聲猷於虓虎；篤生良媛，承輝采於軒龍。屬通禁籍之華，盍渙郡封之寵！仍稽禄式，並著恩徽。尚謙尼之有加，對熾昌之未艾。可。《平齋集》卷二二。

陳隆之除屯田郎官兼知興元府兼利州路安撫制

敕具官某：諸葛亮北駐漢中，以圖中原，以木牛流馬爲未足，又雜耕于渭上，食足兵强而後國勢振，遺蹟可尋也。爾材猷卓踔，志氣軒岸，健颿烝楫，駕順風於長川，誰能禦之？褒斜建藩，瞰雍蔽

益，威名一震，膚公亟奏，朕知其當一面有餘也。惟邊關雖靖，田萊尚荒，繕原堡，濬溝洫，貸牛種以耕，最今急務。咨爾良牧，郎于司田以莅之。墾屯積穀，貔貅宿飽，秦隴在吾目中矣。往哉，圖稱柬拔！可。《平齋集》卷二二。又見《永樂大典》卷一三五〇七。

盧進李聚朱廣等一十六人歸順補承節郎制

敕具官某等：王道以舍逆取順爲貴，人情以用夏變夷爲難。唐鄧歸疆，爾能自拔，爵之鶡弁，爲我王官。其祇服恩榮毋怠。可。《平齋集》卷二二。又見《永樂大典》卷七三二六。

李虎趙邦永轉右武大夫王政轉左武大夫制

敕具官某等：隆興詔旨，橫階非戰功不授，勸忠勇也。山陽之役，爾等忠於衛國，勇於敵愾，功最來上，應我賞典。進升五列，特免貤恩。尚思在師中吉，以承天寵。可。《平齋集》卷二二。

周衍轉從事郎制

敕具官某：荒政莫先於勸分。建安饑，爾不俟勸捐私廩，與邦人共之，非輕財急義能爾耶？循陞二列，用旌好善，抑厲異時居官及民之益。可。《平齋集》卷二二。

王瓚轉朝奉郎制

敕具官某：浮光子威巴灣之捷，論者疑之，然功疑惟重。爾禔身肅括，莅事正固，非徼功爲利者，關決于光，嘗同調遣。書生而知戎情，何愛一官，不以爲賢勞勸？往分乘障之符，亟上安邊之最。可。《平齋集》卷二二。

林璹除直秘閣與宮觀制

敕具官某：朕惟華髮國之元龜，年耆德明，靡不招選，而逸老養高，亦必有以厲其節。爾素履昭融，泰宇澄澈，逾八望九，脱屣世故之心，與冥鴻俱遠，朕欲起之名藩，不能奪也。木天寓直，仍賦

真祠，閱理多而更事深，尚乞言之有待。可。《平齋集》卷二二。

殿前司統領劉喜轉武顯大夫制

敕具官某：《詩》嚴備器，《易》重除戎。爾董工程，悉皆犀利。進陞穹列，用奬精能，庀役羽林，益勤國事。可。《平齋集》卷二二。

董昇葛仙白身補忠翊郎制

敕具官某等：拔自材官，戍吾邊壘，勇而知義，不墮賊謀。登名勇爵之榮，勵志事功之會。可。《平齋集》卷二二。

游似除軍器監制

敕具官某：紹熙末，國有大議，蜀士主軍器監簿者實發之，宜其有子哉！爾雅粹而明，靜莊而舒。曩列于朝，慷慨論事有風槩，意所不合，攬轡徑去，朕未嘗不思見賈生也。化弦更張，召自萬

里，便朝趣對，氣不少衰。武監務簡，姑爲朕長之，以需柬拔。夫難得者可爲之時，易奪者有爲之志。立朝大節能若犀渠鶴膝，淬勵而常新，爾父履綦猶在，與有榮矣。可。《平齋集》卷二二。

知嘉興府趙與篔政績轉朝議大夫制

敕具官某：槐李吾股肱郡，民衆物繁，號難治，共理得人，朕不輕易也。爾明而整寬，靜而有立，所至宜其材。典我輔藩，視田里疾痛抑搔之，亦既用乂，而賦入不愆于期，知體國矣。孝宣親政，以良二千石爲重，有治狀則增秩使留。朕於爾用之，度越品級不計也。然自昔政令以久而孚，亦以久而玩，力鞭其後，益茂厥成，則惟汝能。可。《平齋集》卷二二。

李昴英除大理寺司直兼廣東經略司機宜文字制

敕具官某：東廣弗靖，朕起壯猶之老於其鄉以鎮綏之，簡僚必謹。爾抱邁往之氣而有賢聲，月評所重。進列棘廷，就參幕畫。雲川飛泳，熟講長算，恩威得兼濟之方，海嶠息桴鼓之警，謂爾來矣。可。《平齋集》卷二二。

李華依舊直華文閣廣東路轉運判官制

敕具官某：朕親政逾年，深惟民貧而不加恤，軍勞而不加閔，戒飭攸司屢矣。嶺左吏奉吾詔不勤，釀成蒲澤之警，部刺史可不擇乎？爾踐履平實，施置精敏，臨汀政美，盜不敢近。嘗進之奎直，以風厲四方，南顧未寬，用輟以往。星言夙駕，謹勿歎賢勞之獨也。轉輸方亟，綏靜爲期，臺閫相望，叶謀共濟，斯稱予重遠之意。可。《平齋集》卷二二。

趙汝愚轉中奉大夫致仕制

敕具官某：生而在選拔之科，死則有贈襚之典，國家之待搢紳厚於恩，篤於禮矣。爾以公族之隽，蚤即鴻騫，中嘗鷁退，老其材而用之，意蓋有待，何崦嵫迅景之迫耶！進官一等，往書爾柩，榮光下燭，尚克祇歆。可。《平齋集》卷二二。

趙希逾轉兩官授朝奉郎制

敕具官某：維昔洞徭負固，湖湘繹騷，爾切於衛民，勇於徇國，深入窮討，一方以寧。帥垣上功，叠進華秩，公議信其不忝也。益殫撫字之勤，茂對褒遷之渥。可。《平齋集》卷二二。

軍器少監直舍人院吴泳除秘書少監兼權中書舍人制

敕具官某：東壁圖書之府，西垣誥令之司，皆儒者至榮也。然成周盛時，内史掌策命，御史掌贊書，外史參其間，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書，豈書志之藏與策贊之出相爲源委歟！爾學明河洛之正，文擅江漢之奇。試代予言，韶雅而不華，翹明而有體，斧藻百度，律吕萬化，具孚于觀聽，而還詔惟允，朕甚器之。用進貳于蓬山，以重四禁。汗牛之書飫於中，而倚馬之藻掞於外，源而委也。唐武德、貞觀間，是兼命師古，號爲稱職。爾尚懋乃訓，以亢斯文。可。《平齋集》卷二二。

安癸仲除太府少卿依舊總領四川軍馬錢糧制

敕具官某：西南民力竭矣，稽九賦之登耗，權萬貨之盈虛，以贍列營，惟王人是屬。苟稱厥職，九卿不吝也。爾蚤嘗與聞定蜀之謀，天險地產，歷歷在目，以燭照數計之智，濟笏畫鞭算之長，挈畚用裕。外府繇貳而長，豈特序遷，以奬爾勞。推周官九府之法，均通乎上下，兵食足而民不病，朕有望焉。可。《平齋集》卷二二。

陳康熙除司農寺主簿兼知泰州制

敕具官某：蜀有三陳，閩之三陳實似之。爾抱淹洽之學，雖退然不以殊科見，而素履行願，含章時發，鴻雁行之良也。簿正農扈，出守海邦，蓋以起爾，詎謂是足以處爾哉！可。《平齋集》卷二二。

歸順人王世昌補武翼大夫差知宿州制

敕具官某：老上之庭既焚，月氏之頭且漆，爾見幾興起，慕義來歸，挈符離於版圖，削左衽而冠

帶，朕甚嘉之。峻陞武列，仍領軍防，往分銅竹之符，用聳鄉枌之望。其竭忠以稱殊渥。可。《平齋集》卷二二。

歸順人張子良補武翼郎京東路兵馬鈐轄制

敕具官某：爾久厭旃裘，樂慕冠帶，鋒旗所指，相與挈符離而歸職方，可謂知義矣。峻躋武級，往莅戎鈐，茂對寵光，勉圖忠效。可。《平齋集》卷二二。

歸順僞進士出身齊希古補承直郎制

敕具官某：爾久厭旃裘，樂慕冠帶，鋒旗所指，相與挈符離而歸職方，可謂知義矣。特畀文階，毋忘忠藎。可。《平齋集》卷二二。又見《永樂大典》卷七三二五。

歸順人西珪補承信郎制

敕具官某：爾久厭旃裘，樂慕冠帶，鋒旗所指，相與挈符離而歸職方，可謂知義矣。易授勇爵，

尚知激厲。可。《平齋集》卷二二。又見《永樂大典》卷七三二七。

歸順人于仙郭珍劉用游淑並補承信郎制

敕具官某等：爾等久厭旃裘，樂慕冠帶，首挈唐鄧，歸吾版圖，可謂知義矣。易授勇爵，尚知激厲。可。《平齋集》卷二二。又見《永樂大典》卷七三二七。

僞朝列大夫張德直改補文林郎僞朝列大夫李國賢改補從事郎制

敕具官某等：江漢之師于征，唐鄧之境盡復，爾等窮而歸義，待以同仁。易授文階，示有科級，祗服好生之德，勉殫事上之忠。可。《平齋集》卷二二。

張叔寅贈宣教郎予一子恩澤制

敕具官某：韃犯蜀關，兵行如鬼，爾以郡博士從戎而死之，盡臣節也。褒進京秩，仍官遺孤，邾矢復魂，可以瞑目。可。《平齋集》卷二二。

趙善璙除刑部郎中制

敕具官某：吾欲省刑甚。憲部置郎，以參決四方之讞，必熟於布宣德意者乃在此選。爾守潯陽，能奉吾詔以惠利其民，近規社倉，遠準平糴，露積相望，使千里無凶年，而嬰孺之失乳保者皆有養，民之慈母也。推是心聽刑於省户，天下無冤民，其庶矣乎！可。《平齋集》卷二二。

黄朴差知安吉州制

敕具官某：董仲舒宜在漢廷，而出相江都、膠西，教令國中，所居而治，志在及物，無中外之間也。爾以《春秋》奉天人之對，裒然爲舉首，細氈廣厦，著廷郎省，摶扶摇羊角而上，方將使九萬里風在其下而一息，豈仲舒不遇比哉！霅川密拱行闕，姑煩共理，修材奥學，朕不汝忘。可。《平齋集》卷二二。

參知政事真德秀除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制

敕：避繁機於政府，特陞書殿之班；祝曼壽於殊庭，仍勸經闈之讀。睠予近弼，爲世鉅儒。雖寒疾未遂於造朝，然嘉猷何嫌於告后！茂揚異渥，誕播明綍。具官某玉裕而金相，川涵而嶽負。十年去國，澹乎泝淵潛以自珍；一旦際時，幡然覽德輝而復下。其入奏則祈天永命，其侍言則格物致知。嘉其有補袞之風，進而共改弦之政。偶嬰微疢，遽起遐心。魯人望季子來歸，期弼諧之有益；秦伯使醫和視疾，謂輔養之宜先。稽典章於熙朝，隆體貌於舊德。躋榮穹職，均佚內祠，時從邇英延義之游，丕展《中庸》、《大學》之韞。噫！道之將行也命，方無言之不酬；天之未喪斯文，尚勿藥之有喜。勉加葆嗇，用副倚毗。可。《平齋集》卷二二。

太府寺丞呂延年除大理寺丞制

敕具官某：中原故家落落如晨星，況蓋世名儒之子乎！爾挹正大之澤，襲秀穎之芳，好修而有吏事，□外府轉丞廷尉，能贊而長以欽恤之意，是爲克家。可。《平齋集》卷二二。

劉煇叔除太府寺丞制

敕具官某：丞者述六職以輔治，故九卿皆有丞而外府爲重。爾守家傳之典刑，究吏術之本末，分符盱江，能使其民愛慕如貳郡時，知爲政矣。治藏設官，來涉爾筆，尚思理財正辭之義。可。《平齋集》卷二二。

何琮依舊直徽猷閣知福州兼福建路安撫制

敕具官某：君子而有才，國之寶臣也，故孔子以爲難。爾爲臺諫，清而不隘，和而有立，質直而知體，敷對詳雅，藹然君子之風。輟自版曹，出將漕指，不苛不虩，威愛胥濟，豺虎興於前而色不動，迄談笑而□之，才之稱也。閩中謀帥，弄印蓋久，就爲朕往，以詩書禮樂陶其民於整暇，使朕無方面乏才之歎，顧不美歟！可。《平齋集》卷二二。

曾穎茂除直秘閣依舊福建路提點刑獄公事制

敕具官某：端拱初，詔就崇文院建秘閣，擇三館書充其中。淳化御飛白以扁之，穹窿宏敞，號稱木天。今偉觀猶昔也，寓直其間，有登瀛之榮。爾佩詩姦植良，民聽用肅，朕聞而嘉之。俾進直于東壁，以重臯臺。天球琬琰，河圖大訓，虹光下飭，可挹可攬，益思所以稱榮遇。可。《平齋集》卷二二。

趙彦候湖南路轉運判官姚子材湖南路提點刑獄黄静夫湖南路提舉常平茶鹽公事制

敕具官某等：重湖以南，地大而物夥，二三部使者皆賢，則列城風動，與斯民相安於和平之域。爾彦候秀整而雅，疏亮而潔，陳我臬事，率乂棐彝，其升之漕節。爾子材寬夷而栗，安恬而邵，司我庾事，亦克用乂，其進之憲節。爾静夫平易而敏，詳謹而練，著績外服，善不近名，其畀之倉節。孔門三子果達藝，皆可從政，仁則未也。朕同日出三節以參舉一道之政，治賦折獄能知用力於仁，民其

有不被《皇華》之澤者乎？往哉，毋虛朕選！可。《平齋集》卷二二。

陳塏除直敷文閣知安慶府制

敕具官某：漢科瑣邊吏於赤白囊交馳之後，蓋已晚矣。故竝邊擇守，綢繆於未陰。爾清謹而有立志，宣勞江湖間非一日，起丞農扈，聲問益華。皖城闕守，其寓邃嚴之直，勉爲朕往。民嘗苦於征調，兵猶疲於戍守，恪意鎮撫，屹爲保鄣，尚何風寒之慮哉！可。《平齋集》卷二二。

厲模直秘閣知常德府制

敕具官某：武陵人氣和柔，多淳孝，常彈五弦以自樂，有虞夏之遺風，守得其人，易治也。爾氣姿開敏，材譜通亮，自齊安改守是邦，嘗以有政稱。寓直中秘，往訪故俗，蔽芾其猶舊乎！朕惟五溪蠻獠，昔梗漢化，與其得一討擊之名將，不若得一撫循之賢守，爾尚勉之。可。《平齋集》卷二二。

葛逢除著作郎劉炳除司農寺丞制

敕具官某等：漢良二千石必選召，渤海入爲水衡都尉，潁川入爲太子太傅，左馮翊入爲大鴻臚，美意猶在也。爾逢脩潔而寬厚，守嚴能使其民咸樂於有生，承明有庭，進爲之長。爾炳詳明而通敏，守徽能與其民相安於無事，司均有丞，俾還其舊。文學政事之科雖異，表厲藩輔之意則同，或汗竹之摛華，或治粟之贊計，各攄素韞，用對殊奬。可。《平齋集》卷二二。又見《永樂大典》卷一三四九八。

陳韡除工部侍郎沿江制置使兼江東安撫使知建康府制

敕：朕顧詹陪京，控扼天塹。折衝有術，武騎千群，奚所用之？設險無方，衣帶一水，何足恃者？茂選從塗之隽，往開制閫之雄。具官某瓌韞鈎深，英猷經遠。智略輻湊，蚤馳騁於淮楚之間；功名鼎來，晚震耀於江閩之表。進起部之妙選，總別都之重權。虎踞龍蟠，遺風猶昔；魚麗鵝鸛，勝算方新。惟江陵、武昌之相望，暨合肥、蕪城之對峙，首尾聯絡，輔車因依。其堅共奬王室之心，以壯外攘夷狄之勢。頃奉圭而入覲，有嘉韓奕之忠；茲掌篇以居留，尚□鄧侯之志。可。《平齋集》卷二二。

王與權知寧國府制

敕具官某：宛陵介吴楚之交，地望非不枵然大也。其土磽瘠，其民嬴嗇，大絃急則小絃絶，故其治貴清静。爾舍於昔而無愠容，用於今而無矜色，挈範六館，士曰得師。翩翩孔鸞之在廷，何色舉之亟耶！詳試近藩，能如烹鮮之勿擾，巖耕谷隱，生意彌滿，儒以道得民，爾尚有焉。可。《平齋集》卷二二。

韓祥轉儒林郎制

敕具官某：江東荒政之講，民無捐瘠，夫豈一手足之力哉！部使者第勞來上，謂爾宜賞。其進一列，用勸字民。可。《平齋集》卷二二。

鍾璵轉修職郎制

敕具官某：六騶復土，五使置官，凡備馳驅，悉霑賞賚。爾祇冗役，例進一階，茂對恩榮，毋忘

策厲。可。《平齋集》卷二二。

崔興王信劉旺彭立劉政王才彭辛王用並補承節郎制

敕某人等：壽春兩寨，分扼東西，爾能效忠，寇不敢犯。登名勇爵，益厲功多。可。《平齋集》卷二二。又見《永樂大典》卷七三二六。

劉謙王鎔轉兩官並授保義郎制

敕具官某等：虜既焚巢，爾因削衽。易之武級，列在王官。其加進於二階，俾恪勤於乃職。可。《平齋集》卷二二。

王福轉武翼郎陞差淮西路鈐兼强勇軍都統制

敕具官某：軍務孔嚴，將材匪易，爾以挽彊射遠，奮不顧身，爲吾帥臣所舉。升之一秩，進領戎鈐，任責捍邊，尚迪果毅。可。《平齋集》卷二二。

戴翼轉奉議郎制

敕具官某：盜發江右，蔓延嶠南，討平雖倚於元戎，奔奏抑資於群吏。爾抱材試邑，竭力餉軍，其進華階，用旌勞效。可。《平齋集》卷二二。

何元壽除户部廣軍馬錢糧制

敕具官某：我思陵詔户部郎建臺鄂渚，專總軍賦，自霍蠡始。良法美意，垂裕百世。爾以通練燭物理，以沉密制事宜，餉師逾年，有宿飽而無後爨，襄鄂用壯。正序地官之屬，增重王人之權，有功見知矣。主兵主財，惟和惟一，漢之人傑豈以戰勝攻取而後給餽之勞哉！可。《平齋集》卷二二。

全宋文卷六九九六

洪咨夔　一三

王伯大除江南路提舉常平茶鹽公事兼知池州制

敕具官某：朕甚重部刺史之選，必試可然後爲真。爾清粹而恬夷，多文而有政，所至以治行著。池陽密控天塹，臺郡常相依而立。假節臨藩，亦既滿歲，牧御兩得，軍民胥安。爰疇屏翰之庸，就正司庾之寄。斂一道之權以重一州，又推一州之澤以幸一道，田閭爾甦，卒乘爾輯，吏治爾澄，財計爾裕，賢譽日起，豈久於外服者！可。《平齋集》卷二二。

李江轉四官授武功大夫依舊淮東路兵馬鈐轄制

敕具官某：于台之役，大小三十七戰而城降，士用命也。莫府上功，謂爾勇鷙而敢戰，宜受醲

賞。峻躋武級，總戍海陵，報國赤心，更觀來效。可。《平齋集》卷二二。

趙汝揖和糴賞轉朝奉大夫制

敕具官某：漢享平糴之利，唐被和糴之害，行之惟人。爾以材選，將漕畿内，雖乘豐糴賤，易於辦集，而農樂與市，亦云善矣。進陟正郎，賞格維信。可。《平齋集》卷二二。

趙希憃轉承事郎制

敕具官某：永王朕大父行也，莫睹老成之則，尚思垂歿之請。爾其季子，信厚有傳，進陟一階，前言是踐，庸示予追遠睦族之意。可。《平齋集》卷二二。

陶木除秘書丞兼右司郎官制

敕具官某：中書之務清，而後能簡節疏目，以經綸天下之大務，置掾不可不謹也。爾裒夷表莊，言寡理中，蔚爲通達國體之器。轉丞道山，脱氛埃而凌沆瀣，俾得以悉心於省闥，整紛疏壅，剔煩撮

要，中書之務其清乎！神宗聖訓有云：「左右司須是學爲宰相。」爾雖兼官，尚帥志毋怠。可。《平齋集》卷二一二。

趙與懃除大宗正丞兼權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制

敕具官某：朕欲内外之輕重等，朝譽之休，或畀之麾節；民庸之茂，必登之班著。爾守近輔潛藩，民無繭絲之苦而有耕鑿之樂，既增秩以表厲之，又趣之來丞我麟籍。劉德以千里駒嘗爲是官矣。職清務簡，攝掾宥府，帷幄勝籌，勉思裨益。可。《平齋集》卷二一二。

趙與虡轉一官授儒林郎制

敕具官某：六騶復土，五使置官，凡備馳驅，悉霑賞賚。爾祇冗役，例進一階，被服恩榮，毋忘策厲。可。《平齋集》卷二一二。

陳應星輸粟補迪功郎制

敕某人：一毛亦嗇，富民之常。爾業儒樂善，能於兵荒發廩無靳色，富而知仁矣。文階示勸，增耀旦評。可。《平齋集》卷二二。

衛洙除大理寺丞方大琮太府寺丞制

敕具官某：片言折獄，千乘治賦，孔門高第爲之，於此可以觀有用之學。爾洙浚明而不苛，爾大琮安雅而不襮，皆學者也。聯翔表著，有問甚華，爰進丞于廷尉、外府。獄訟得哀矜之仁，財賦得阜通之誼，所學見於用矣。懋哉毋忽！可。《平齋集》卷二二。

新太府寺丞劉煇叔除大理寺丞制

敕具官某：郡太守以美最登朝著榮矣，修門未入，除書再下，其榮抑多。爾守劇壘于江右，政得寬猛之中，燮友者樂業，彊弗友者無梗，化風物寖還舊矣。召丞外府，轉丞廷尉，丈二之組猶綰也，

惟服其榮而圖其稱。可。《平齋集》卷二二。

知高郵軍馬光祖政績轉朝奉郎制

敕具官某：承據江淮舟車之會，富庶出他郡上，能與民相安則爲良守。爾以實穎之材，分共理之寄，政令明簡，田里熙豫，其在惟良之選乎！進官一等，用旌善最，尚加鞭以須甄采。可《平齋集》卷二二。

何文美轉武德郎依舊淮安州副都使制

敕具官某：定遠戰禦之勞，去今十有八年矣。爾累閥積階而後自列，朝廷方厲忠勇以勸事功，不汝靳也。進升再級，仍將偏師，淮水湯湯，毋忘敵愾。可。《平齋集》卷二二。

何處久除太府卿制

敕具官某：九府設於周，今唯太府官名猶古；受其貨賄之入，頒于受藏之府，職業亦猶古也。知

圜法之爲均通則爲稱職。爾登騎省而聲采肅，長蓬山而風致遠，治輔藩而恩威立，蓋通儒也。鹽楮之令屢變，錢穀之問日棘，非通莫濟。蓋法猶衡也，人猶權也，衡一定不易而權之以人則通矣。入儀九列，總斡萬貨，任法任人，庶其兩得乎！可。《平齋集》卷二二。

史嵩之除直寶謨閣致仕制

敕具官某：范、吕世家多良材，所積厚也。爾師垣之孫，文昌之子，受材孔良，遺榮何早！禹閣寓直，尚尉出門折軸之憾。可。《平齋集》卷二二。

游九功除司農卿依舊知慶元府沿海制置使制

敕具官某：江淮制閫皆以王人臨之，重其權也。分閫海服，其可輕？爾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頃繇農少，出殿東藩，待煢獨高明有體而無吐茹□□□□乎鯨波之表，朕用嘉之。進升列棘，仍鎮舊□，□□晏澄，三農和樂，尚益加之意。可。《平齋集》卷二二。

莫異德白身襲父官授銀青光禄大夫制

敕具官某：舜化柔遠，禹聲暨南。爾知慕於華風，宜克承於世業。畀階崇禄，效職遐陬。祇服寵光，益肩忠孝。可。《平齋集》卷二二。

陳韡磨勘轉朝議大夫制

敕：虞陟明於考績之餘，周詔賞於計治之後。睠時法從，鎮我陪都，適銓簿之程勞，宜贊書之錫寵。具官某涵渟術業，震耀威名。豹尾屬車之嚴，告猶良切；石頭鍾阜之勝，宣力惟勤。積日組以課功，按歲成而進秩，雖高賢躅，不廢彝章。元祐之著定員，增重論思之望；紹興之付劇政，益堅控禦之圖。可。《平齋集》卷二二。

吴淵除右文殿修撰知鎮江府制

敕具官某：物不受變則材不成，人不涉難則智不明，此風雨霜露所以爲天道至教。爾以昂霄聳壑

之質，秀出於鄧林，夫豈常材也哉！而匠石必取於斂出鎮。識老氣定而政平，軍民之福也。暇日登北固而長望，慷慨擊楫，聞風作興，斯稱予蓄材待事之意。可。《平齋集》卷二三。

蔣重珍除集英殿修撰知安吉州制

敕具官某：董仲舒宜在漢廷而出相，教令國中，識奉天人之對，嘗褒然爲舉首，不輕於售，挽莫能致。迨攬大政，幡然肯來，敷經氈厦，吮墨螭首，朕方傾意鄉之，非仲舒不遇比也。卧疾念歸，姑以論譔殿輔藩，勿藥且召矣。可。《平齋集》卷二三。

姚珏除直秘閣權知建寧府制

敕具官某：富沙軍情屢搖，頃爲甚，官治民廬，半委烈燼。朕念之怛然，故選孰知德意者爲守，寓直中秘，以榮其行。爾名在文學之科，而議論鏘發，志氣英邁，丞于麟臺，郎于憲部，與聞廟算於宥府，聲問日起，詎宜輕去！一方病矣，勉爲朕往。廉平以字民，簡静以馭軍，百廢具舉，而聲色不

動，以表列城，是爲稱選。可。《平齋集》卷二三。

何炳除集英殿修撰知江州制

敕：長江上下，護風寒非一處，潯陽西挹武昌，東引京口，自晉以來爲重鎮，故輟從臣臨之。具官某以撥煩之材，致遠之識，嘗建臺閫于上流，厥績用茂。晚登從塗，齒宿而氣不衰。升華論譔，往控天險，酌保鄣繭絲之計，嚴綢繆牖户之圖，江波不驚，廬阜屹峙，尚可登庾亮之樓而銷憂也。可。《平齋集》卷二三。

國子監書庫兼皇后宅教授徐雄除國子録制

敕具官某：虞周有胄子、國子之教，漢有四姓小侯之學，朕參用之以作人。爾講習克勤，圭角不露，方授經陰、馬之家，遂分録成均之政，師道行焉。茂哉，思其所以爲人師！可。《平齋集》卷二三。

陳大樸平黎蠻賞轉儒林郎制

敕具官某：黎蠻干紀，海邦繹騷，爾密贊守臣，設謀致討，論功宜賞，爰進一階。漢水之陽，益勤警邏。可。《平齋集》卷二三。

張綽平蠻督餫賞轉儒林郎制

敕具官某：黎蠻干紀，海邦繹騷，維時守臣，亟致討定。爾服官黄綬，督餫良勞，示勸一階，益勤警邏。可。《平齋集》卷二三。

趙善瀚知岳州制

敕具官某：岳陽處粤、蜀、荆、楚之會，吴、晉皆爲重鎮，以魯肅、陶侃爲之守。爾氣盛於權奇，材優於盤錯，傑傑然公族之穎，繁弱橐藏，人所共惜。起馮熊軾，揖肅、侃於千古之上，可無薄洞庭而羞君山也。維彼澤國，民生孔艱，悉力拊循，毋失休譽。我有好爵，將於爾乎進之。可《平齋

集》卷二三。

黄朴改差知泉州制

敕具官某：奉親而守便郡，搢紳之至榮。爾學問昭融，議論激壯，以倫魁雅望昌文聲於朝，而料戎情，商國勢，類出人意表，識者以方面之材期之。甫懷吴興之綬，隨綰温陵之組。去家壓境，能幾何舍？板輿親御，如行户庭。父老相與榮豔於道周，且喜色相告，曰仁孝同源，孝於親必仁於民，凋瘵其甦乎！可。《平齋集》卷二三。

塗顯行知崇慶府制

敕具官某：蜀在萬里外，朕於人物之賢否難踰度，而耳目惟制閫之寄。爾之公廉律己，豈弟愛民，彦吶爲朕言之。觀遠臣以其所主，唐安一麾不汝吝也。政平訟理，圖稱厥舉，謹勿以去朝廷爲邈。可。《平齋集》卷二三。

厲模楮綱賞轉朝請大夫制

敕具官某：幣行於東南而取楮於蜀，精實緻密，僞難以亂真也。爾抱材敏銳，將漕井絡，歲發楮綱，適應賞令。其升一級，庸勸奉公。可。《平齋集》卷二三。

權工部侍郎徐僑除集英殿修撰提舉佑神觀兼侍讀制

敕：勞侍從之事，願去承明；考仁聖之風，勉留廣厦。雖優老之令典，實崇儒之盛心。具官某志操孤高，問學淳古。詠歸沂水之上，世果何求；作興北海之濱，時然後出。有嘉耆艾，寘在清華。守益固而眷益隆，進愈峻而辭愈力。茲領祠於闕下，仍勸讀於禁中，以體貌大臣之舊規，爲尊寵高年之特禮。更陞論讌，不替纂修。《行葦》之養老乞言，亦孔厚矣；《大學》之致知格物，尚茂明之。可。《平齋集》卷二三。

黃塏知肇慶府制

敕具官某：朕惟民生之不易，吏治之不良，雖斗壘未嘗輕畀，矧名藩乎？爾承元祐故家之傳，材優而氣壯，自著勞於試邑，即振譽於登畿。僅爾小休，俾焉復起，爲遐嶠之民擇守也。潰旅未殄，地迫高要，往疾其驅，亟圖按堵。可。《平齋集》卷二三。

丁曄除直寶謨閣淮東路轉運判官制

敕具官某：王良、造父之御，鳴和鸞，逐水曲，無不中節，人與馬相習也。爾氣明而敏，材通而偉，屏翰澄清之最，荐著於淮左，物情地利，習之久矣。茲還寶奎之直，俾膺飛輓之寄。咨諏貴廣，積貯貴豐，往究乃心，用圖厥績，以寬我東顧。可。《平齋集》卷二三。

魏了翁除權禮部尚書兼直學士院兼侍讀制

敕：秩宗之典三禮，虞凝垂拱之功；春官之掌九儀，周格盈成之治。緊制作之自古，必推行之在

人。進我鴻儒，膺茲妙選。具官某氣以志爲帥，學以經爲宗。賈誼六太息之書，洞達國體；魏徵十不終之疏，仰當帝心。梧桐方挺於朝陽，蒹葭已颯於白露。逆處以順，樂忘其憂。務著書而立言，期精義以致用。緑竹猗猗而瞻彼奥，每興磨切之思；白駒皎皎而食我苗，徒起縶維之歎。適中朝之更始，俾外服之遄歸。睠百王之典寖微，而一代之防多闕，匪究定民之本，曷爲經世之方？漢僅草儀，猶折武夫之氣；魯惟秉禮，卒回彊國之謀。爾熟講乎后倉之九篇，深稽乎姬公之六典，未入趨於宣室，趣攝長於容臺。仍摛盤誥之文，更勸索丘之讀。登崇伊始，簡注良深。吏士之見官儀，正賴濟時之略；公卿之明王制，毋忘致主之規。可。《平齋集》卷二三。

參知政事曾從龍除知樞密院事加食邑實封仍兼參知政事制

敕：聖賢相維而致升平，莫重弼諧之寄；文武兼資而有智略，尤嚴宥密之圖。迺睠譽髦，洊參大政，進筦五兵之重，用培九鼎之尊。倚成匪輕，作命惟允。具官某學該乎今古，識貫乎天人。長江、大河不足以喻其量之深，太山、喬嶽不足以言其器之重。夙擅倫魁之望，嘗陪近輔之聯。仲舒見嫉孫洪，不少安於朝廷之上；李泌出避元氏，寧退處乎畎畝之間。既屢最於价藩，爰趣還於政路。屬逢更化，備罄告猶。直方大之兼全，深得鎮浮之體；知仁勇之並用，洞明應變之機。顧邊瑣之孔艱，期廟謨之宏濟。宣帝樞機周密，固先二相之資；憲宗紀律設張，尤切衆賢之助。肆疇庸於間社，俾進序於

本兵。總提星紐之權，仍贊台衡之務。邑畬申衍，邦典增崇。以成道德之彊，以全帝王之勝。噫！《天保》治内，所以收《采薇》之功；《烝民》任賢，所以定《車攻》之業。維真儒之無敵，知中國之有人。務遠乃猷，用底于乂。可。《平齋集》卷二三。

簽書樞密院事鄭性之除同知樞密院事加食邑四百户制

敕：帝舜之格三苗，有伯益以贊禹；宣王之定四國，有吉甫以誦申。睠宥密之孔嚴，賴寅恭之協濟。肆頒命綍，參典事樞。具官某資蚤悟而夙成，學旁貫而曲暢。函鐘太蔟爲角，始終皦繹之和；玉瓚黄流在中，表裏清明之粹。久矣冥鴻之去，時哉儀鳳之來。不累日而長諫坡，未再月而登政路。以非常之際會，爲有大之規摹。難於定不難於回，熟知國勢；可以戰斯可以守，洞識戎情。爰進貳於本兵，仍申陪於賜邑。維予制勝，咨爾陳謨。府兵列於關中，孰是相維之制；屬國置於塞下，曷爲叵測之防。隱憂既深，區畫可後？坐弭控弦之警，密輸借箸之籌。噫！文武之憲萬邦，政有賴中興之畫；明良之康庶事，盍共圖丕應之功！惟爾之能，俾予以治。可。《平齋集》卷二三。

同簽書樞密院事陳卓除簽書樞密院事加食邑四百户制

敕：民獻救寧武功，求濟於艱大之日；王師遵養時晦，用介於純熙之餘。睠國勢之重輕，視人謀之臧否。進賢宥府，揚號明廷。具官某柳下惠之聖和，樂正子之好善。謙謙自牧，夙全君子之風；蹇蹇匪躬，克慕王臣之操。紛炎門之競騖，獨夷軌之徐行。一泯忮求，兩無緇磷。去知有命，靡矜器能政理之長；來亦何心，益稔議論文章之望。迨親攬於威柄，爰趣登於政塗。勤樸斲於梓材，力贊厲精之治；綢牖户於桑土，常懷先事之憂。備罄壯猷，平采深邃簡。就陟樞庭之序，仍循書殿之班，爵進公圭，秩陪邑采。俾密裨於勝算，用坐折於遐衝。噫！明主可爲忠言，朕方合介胄搢紳之議；上策莫如自治，爾盍思車馬器械之圖！必同寅協恭而和衷，斯禁暴定功而保大。式孚民聽，庸對王休。可。

《平齋集》卷二三。

余玠起復宣教郎襄陽府通判兼京西制置司機宜文字制

敕具官某：奪情非令典也，惟從戎則許其墨。爾以明敏練達，受知于制閫，秋防孔邇，辟置自助。起之堊室，貳政要藩，且參莫府之畫，不以家事辭王事，其禮之變乎！移孝爲忠，勉圖協濟。

可。《平齋集》卷二三。

李勉平黎賞轉朝奉郎制

敕具官某：廣右平黎上功，爾以彊敏宣勞于莫府，進二秩以奬之。甫通閨籍，遂階員外，異渥也。試邑于虔，益勵勿懈。可。《平齋集》卷二三。

軍器少監徐清叟除將作監依舊兼司封郎官兼崇政殿説書制

敕具官某：朝廷之用賢非一途，信其賢耶，用之惟恐不亟，故必躐正郎，梯監少而升。爾家傳正大之學，躬厲直方之操，金華開説，援古以證今，亹亹不倦，朕甚嘉之。攝主爵，貳戎監而進大匠，華軌直矣。樸素化行，繕修務簡，涵泳竹素，綽乎餘暇。輪人有釋椎鑿議堂上之讀者，試詳訪之以告，庶乎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也。可。《平齋集》卷二三。

大宗正丞蔣峴除軍器少監仍兼權侍左郎官制

敕具官某：武監戎部之附庸，官閑無事，少也占位，涉筆無幾牘，然鄉用之材於此乎儲。爾學問醇茂，義理融暢，恬夷而莊舒，《卷阿》吉士其人歟！丞我麟宗，攝郎銓省，几案文書填委，不動聲氣，隨手冰泮，而九品無遺鑑，體用具矣。試材以劇，養望以暇，鶴膝犀渠，姑貳程作，朕方圖所以進爾者。可。《平齋集》卷二三。

丘岳除兵部郎官趙與懲除都官郎中兼樞密院檢詳文字制

敕具官某等：國朝最重尚書郎之選，懷香而奏明光，襆被而直建禮，非郡最不真授。爾岳篤茂而暢邁，守儀真以吏畏民懷稱。爾與懲疏明而詳達，守嘉禾以政平訟理著。朕厲精政事以來，歷課吏治，皆其良也。表惟良之吏以勸郡國，故俾岳郎于司武，與懲自丞大宗郎于司僕，且攝屬于宥府。太微積星之次，即日爲真，顧不謂榮乎！兵不可黷，刑不可濫，必寢必措，勉贊而長。可。《平齋集》卷二三。

樞密院編修官趙汝譚除宗正寺丞仍兼右司制

敕具官某：三丞望華職簡，而宰屬爲劇，授官兼劇以簡，欲其材有餘於事也。爾蚤收危級，蔚著雅望，攝組省闥，靡枉于法守而事不辭難，沛乎其材也。擢繇編纂，涉筆宗盟，仍行紀綱百司之職，輕車熟路，疇能及之？益涵致遠之器，用對方來之渥。可。《平齋集》卷二三。

汪之道除太常寺丞制

敕具官某：漢制朝儀，武夫拔劍擊柱之風，爲之氣奪，使成周禮樂得見于後世，情僞之防何如哉！故奉常置丞，必通于古誼。爾學博而約，氣直而清，時輅冕舞之傳，孰復蓋久，談經宮邸，薰陶信厚，涉筆曲臺宜矣。因革損益，訂古而施諸今，以美化善俗，亦惟無忘夙夜惟寅之義。可。《平齋集》卷二三。

劉克莊除樞密院編修官兼權侍右郎官制

敕具官某：《時政記》者，國史之椎輪，《經武要略》則先朝制勝典刑之囊括。其書纂次於樞屬，自昔必名儒文士。爾家傳儒藝，蚤著文聲，韞抱不凡，脱餌科級，諸老先生多之。簿正屬籍，進升删潤，維汗青之稱也。與聞廟畫，攝事郎潛，精毖簡通，對我殊擢。可。《平齋集》卷二三。又見《永樂大典》卷一三五〇七。

陳一薦護獻俘有勞轉朝奉郎制

敕具官某：垂瓠合圍，穹廬就燼，函守緒，檻天綱，獻功于藁街，修途護役，爾寔宣勞。其升員外之階，往效幕中之畫。可。《平齋集》卷二三。

顏信之獻俘有勞轉保義郎制

敕具官某：淮蔡函骨獻俘之役，爾與有勞，其陞一階，以酬跋涉。可。《平齋集》卷二三。

全宋文卷六九九七

洪咨夔 一四

蔡仲龍除大宗正丞兼權屯田郎官袁商太常博士並兼沂靖王府教授制

敕具官某等：沂邸於屬爲近，朕篤内睦，擇師而教之，久則遞遷奬其勤。爾仲龍、爾商，皆以經明行修立於朝，如玉在山，燁然其煇潤，楷範麟趾，麗澤多益。是用進仲龍丞于大宗，且攝省郎；進商繼仲龍議禮于曲臺而典教，悉惟求舊。懋詩書禮樂之訓，陶河間、東平之風，不特講留屯、蒐綿蕞之欽厥職也。可。《平齋集》卷二三。

安恭行除大理寺正制

敕具官某：廷尉有正、監及平，漢制也。我朝置正於卿、少之下，丞、司直之上，厥選蓋謹。爾材姿亮通，風榘明整，蔚其梧鵠之秀。丞郡以李法簿召，未至，升之正以聽獄成，甄拔峻矣。《書》曰「明啓刑書胥占，咸庶中正」。勉哉，圖厥稱！可。《平齋集》卷二三。

魏峻除宗正寺簿楊璡太府寺簿趙與爽藉田令制

敕具官某等：楩柟杞梓之材生於鄧林，其地美矣，非雨露之養不成。爾峻簡而温，雅而文；爾璡茂而通，整而練；爾與爽穎而秀，韶而明。英英世家，翹翹天支，朕皆欲養其材以待用。故進峻簿正于瑶牒，璡繼峻簿外府，與爽繼璡令帝藉。前煇後暎，其各懋於自獻。可。《平齋集》卷二三。

馮去疾除武學博士制

敕具官某：善用兵者不學古兵法，而圯下一編亦詎容無師？慶曆置右庠之意昉此。爾以通經博古

之學，彪炳於文，成均諸生咸斂衽其下風。而平時慷慨激烈，論南北離合之勢，兵家勝負之略，皆有據依。遷之博士，使業韜鈐者又得所矜式。新美作成之下，安知不有武舉如子儀出於中乎？可。《平齋集》卷二三。

劉宰除將作少監制

敕具官某：朕宵旰圖治，計效猶邈，每嘆君子有材之難，然不敢諉斯世之無其人也。爾隱居以求志，深造而自得，君子人歟！其論天下事目無全牛，投刃可以中桑林之節，材抑偉矣。旌招屢下，未肯從吾游，何耶？超越拘攣，繇丞奉常徑貳繕監，迎之致敬有禮矣。惠然來思，毋興盡而返。可。《平齋集》卷二三。

尤爚除知江陵府兼京湖路安撫劉煇叔政績轉一官依舊知建昌軍制

敕具官某等：河東以地望之重歸季布，潁川以民情之安留寇恂，悉惟其宜。爾爚抱識時應變之長，往帥荆州，事權非昔而承上撫下無間言，可以爲難矣。故齒召復還，以壯吾上游控扼之勢。爾煇叔厲盡職奉公之志，出守盱江，邑里甫集，而興利除害無遺功，可以爲善矣。故選擢復留，以慰千里

戀慕之情。分閫乘壘，任有輕重，朕爲地望民情而擇官，奚有間哉？各鞭厥後，毋棄爾成。可。《平齋集》卷二三。

葛洪除資政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宫制

敕：武公叡聖，晚不忘箴國之心；文子廉忠，老猶篤事君之志。朕緬懷舊弼，久樂燕居，年垂九衮之崇，望稔三朝之重，峻陞邃職，昭示隆恩。具官某嶧陽特生之桐，新甫後凋之柏。致身廊廟，雍容麟也之來；引興丘園，翕忽鳳兮之去。仁樂山而俱寂，義飲水以自娛。雖黄髮之番番，愈丹心之炯炯。乃睠粹古，務尊耆儒，不得謝則賜杖而安車優游佚老，如有問則就室而珍從懇切乞言。方將遣掌故而訪伏生，乃欲致少傅而從疏受。旌期雖重於趣召，矍鑠詎容於告歸！陟秘殿之大名，踵珍臺之優廩，肆加體貌，式聳觀瞻。噫！壽考維祺，朕敢忽日秩月存之禮？憂心如醉，爾毋忘晨興夙寤之規。益茂養恬，對揚猷訓。可。《平齋集》卷二三。

何處久太府卿兼知嘉興府制

敕具官某：士君子任於時，入儀九列，出殿三輔，通顯矣。矧建惟月之膻，馮扶風之軾而爲王

人！爾守故家之學術，熟昭代之典章，色莊辭毅，爭是非於殿陛間不少詘。用之郡國，何姦萌之不戢，戾氣之不弭哉？因南徐惜其去之早，知槐李恐其來之暮。就乘夏縵，趣布藩條。徒得君重，毋薄淮陽也。可。《平齋集》卷二三。

度正轉朝議大夫守禮部侍郎致仕制

敕：允矣君子，掛衣冠而何亟！能知所止，盍賁其行。具官某學守粹傳，性全至善。見於治郡，有閉閤思過之風；推以立朝，得自牖納約之體。進貳秩宗之典，仍參師氏之司。尚賴繩愆，遽聞告老。一正君而定，未究責難之恭；致爲臣而歸，乃慕保身之哲。宜升華秩，用尉耆齡。還家峨雪之邊，遺世煙霞之表。莫回爾志，徒愴予懷。可。《平齋集》卷二三。

禮部侍郎致仕度正贈通議大夫制

敕：有十夫予翼方來，下於井參；不一老慭遺乃去，騎於箕尾。宜加褒典，庸示眷懷。具官某秉心醇明，制行平實。大夫國人之譽，蚤推其賢；諸老先生之傳，晚試所學。踐禁途而獻替，簉經幄以開陳。每望其儀，嘗期以壽，胡夕陽之莫駐，忽朝露之先零！卧病於數千卷之間，性焉已盡；殮含於

二三子之手，命也何言！凄涼萬里之歸，赫奕四階之贈。英魂如在，茂渥歆承。可。《平齋集》卷二三。

趙綝除大理寺丞諸葛十朋除大理寺司直制

敕具官某等：獄重事也，鍛鍊以爲巧，攜撫以爲察，析律以爲密，深文以爲公，而民命近止，國脉斲矣，理官其可不選？爾綝器涵渾璞，薰然忠厚長者之風，挈繩直於圜棘，刑不失仁，故就進之丞。爾十朋步中規矩，藹然悃幅無華之美，贊笏畫於國帑，利不失義，故俾繼綝司邦之直。皆以達吾好生之德也。敬之哉，惟良折獄！可。《平齋集》卷二三。又見《永樂大典》卷一三四九八。

太學博士李榘除諸王宮大小學教授制

敕具官某：大學在西郊，小學在國中，四代之制然也。二學並設，以教神明之胄，則我朝作古。爾行應周旋之規，學茂講習之澤，相觀而善，六館得師。而吾葛藟瓜瓞之秀不可無良範也，故輟之司教于宮庠。小以成小，大以成大，等就傅肄簡而上皆知勉於爲善，則振振之化行矣。可。《平齋集》卷

太學正何處恬除太學博士制

敕具官某：博士掌通古今，漢始以五經置施讎之《易》，孔霸之《書》，張生之《詩》，小戴之《禮》，皆嘗以是論同異於石渠，其通經何如哉！爾涵渾厚之氣，蘊精深之學，正于膠庠，士服習其訓而不敢犯。升之分經講授之官，剖疑析滯，導正釋回，以成首善之風，乃見師法。可。《平齋集》卷二三。

架閣林宋偉除太學正臨安府學教授林伯順除武學諭鄭斗祥除太學録制

敕具官某等：文武異庠，而樞紐風化、坯冶人物之功等，故選授皆明師。爾宋偉志氣激昂，講藝精博；爾伯順風規凝整，汲古深長；爾斗祥抱負瑰傑，造理閎奥。掌故郡博士中一舉而得三士，上庠以宋偉爲正，斗祥爲録，右庠以伯順爲諭。望實孚矣，教學相長之道，尚觀所進。可。《平齋集》卷二三。

兩浙轉運判官顏頤仲除户部郎官兼知臨安府制

敕具官某：朕間者親札十有二條，敕畿尹以重四方之本，丁寧懇到，奉行惟人。爾立心直而平，見理静而明，處事果而精。將漕闕下，聲采奮厲，撫虎兕之出柙，知牛羊之求牧，兼組彈壓，都人士安之。兹用擢之版部郎，俾爲真。周以奠枕于京爲盛〔一〕，漢以桴鼓不鳴爲能。燮友、彊弗友，剛柔異施，而國勢增鼎吕之重，斯克訓于朕志。可。《平齋集》卷二三。

〔一〕奠：原作「尊」，按「奠枕于京」出《法言》，據改。

都官兼檢詳趙與懃除直寶章閣兩浙路轉運判官制

敕具官某：歲九遷而日三接，遇合之盛也。未半歲褒表者五六，其非常之遇歟！爾良而材寬，夷而精密，治輔郡有善最。朕既增秩原其任，未幾以丞大宗召，又未幾以都官、樞掾進，又未幾以寶奎寓直、國畿將漕選。翼乎鴻鵠之遇順風，誰能禦之！夫諸路之漕一也，而漕于畿爲難。噓弱揉彊，壓浮鎮薄，與牧尹參錯爲功，皇皇枕奠矣。可。《平齋集》卷二三。

端明殿學士廣東經略知廣州崔與之除參知政事加食邑四百户制

敕：朕仰稽列聖，並建輔臣。在乾德則除餘慶於荆南，就參國秉；在紹興則擢趙鼎於江右，入預政機。肆嘉牧御之賢，久鬱訏謨之望，討論舊典，揚厲新綸。具官某存心以事天，行義以達道，風節高乎一世，威名聳于四夷。泛三峽而歸，尚安水石之閑。甫陞書殿以賦祠，旋即里門而宅牧。期釋宵衣之慮，忘居晝錦之榮。方飛鴞懷我好音，已肅登陴之諭；迨急鹿鋌而走險，竟伸負固之誅。環扶胥黄木以懷生，極交阯蒼梧而息警。益深簡在，可後儀圖？維漢化之雖更，尚唐綱之未振。聚民獻以爲敉寧之本，每拊髀於才難；開皇極以示會歸之方，尤拂膺於道遠。疇可裨於大政，信無易於老成。以叶群心，以熙庶務。仍總提於邦典，兼申衍於邑租。趣裝而來，虚宁以待。噫！召公成南國之化，既茂著於民庸；尚父起東海之濱，盍共扶於國勢。體予至意，究爾嘉猷。可。《平齋集》卷二三。

凌嵩除大理評事制

敕具官某：天下之平一傾，則用法者皆爲之輕重，故廷尉置評以平之。爾秉心近厚，蒞事詳敏，

退然不知而不愠。擢畫一之科，亭四方之讞，以身體之，以心求之，何往不得其平哉？毋徒曰三尺法安出。可。《平齋集》卷二三。

江西路轉運副使吴潛除太常少卿制

敕具官某：禮樂根於心，著於日用，達於天地之化，百物之産，隆古聖人重之，故分命夷夔以治其精。後世文勝實衰，一奉常掌其粗足矣，矧卿不常命，惟貳之置。爾以倫魁之望，發名父之傳，事親從兄，仁義充於一性，而禮以節之，樂以樂之，無非實理。出揚濡轡之光華，入總容臺之制作，孰非實用哉！世教之防範不立，人心之情僞益滋。借鉏取帚，拔劍擊柱，綱常幾少隳矣。爾其思辨上下、和神人之道，以暢所學。可。《平齋集》卷二三。

馮田改差知金州兼管内安撫制

敕具官某：襄沔上流爲安康，以守行帥事，左符每艱其選。爾守洋川有治行，制閫謂才周應變，績著籌邊，宜易鎮要藩。信如其言，吾得良牧矣。郡據秦楚蜀之會，距商虢孔邇，非識常山蛇勢，不足以圖攻守，而撫軍字民其本也。毋怠毋易！可。《平齋集》卷二三。又見《永樂大典》卷一三五〇七。

資政殿學士中大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真德秀轉太中大夫守資政殿學士致仕制

敕：上印祈閑，風獨高於東府；掛冠告老，景遽迫於西山。緊一身何有於去留，而四海實關於輕重。特隆禮貌，昭示眷懷。具官某俊偉而光明，直大而博厚。出則野老望車而迎拜，識恨不先；入則都人遮道以聚觀，用嗟何晚。進陟詞坡之長，密陪經厦之游。勉朕躬爲天地而立心，使斯世見帝王之爲道。久韞經綸之妙，徑躋丞弼之崇。方觀厥成，迺辭以疾。雖堅留於勸講，莫力遏於懷歸。何但上下床，信人才之有間；如失左右手，況時事之多艱。維聖賢之會難逢，而治忽之機易判。所期三事，寧計一階？噫！君子不可諼兮，尚想英規之在；賢者樂與共也，竟嗟初志之違。往服恩徽，用光祖道。可。《平齋集》卷二三。

資政殿學士太中大夫致仕真德秀贈銀青光禄大夫制

敕：致爲臣而歸，甫惜孟軻之去；非夫人之慟，忽驚顔子之亡。以十年退養廊廟之姿，不一日與

聞朝廷之議。悲深易簀，恩重書棺。具官某休休焉有容，屬屬乎其敬。《中庸》、《大學》之經世，講貫深微；《伊訓》、《説命》之格君，敷陳坦白。少徊朔於禁路，首典領於文闈。爲國蒐賢，忘身竭瘁。方騰徹棘之譽，已告負薪之憂。趣升股肱，旋乞骸骨。鍾全氣於三光五嶽，如斯幾人？受正命於太極兩儀，僅爾中壽。舉朝歎息，行道咨嗟。顧民生之方殿屎，豈天意之未平治！咸觖金甌之望，特陞銀艾之榮。噫！涉大水而無津，孰濟奔流之勢；仰高山而景行，尚聞屹立之風。九原可興，百世不朽。可。《平齋集》卷二三。

同簽書樞密院事陳卓贈三代制

故曾祖嘉謨朝奉郎贈太子少保特贈太子太保制

敕：有嫣遠系，爲漢世家。咸而欽，欽而躬，躬而寵，則位司空；寔而紀，紀而群，群而泰，則官僕射。緊流光之無斁，蓋鍾慶之有源。具官某故曾祖具官某，充實中存，浚明外著。愛人利物，□□□□□□；博古通今，□□□□□□。子拔列卿之穎，孫搴法從之華。傳至爾曾，進輔予治。培深而發必茂，積厚而報亦豐。雨露九霄，峻陟青宫之保；雲來百世，益增黄壤之光。可。

故曾祖母黄氏上饒郡夫人特贈文安郡夫人制

敕：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崧高》駿極之詩所以作也。必有隤祉發祥之懿，是鍾經文緯武之英。具官某故曾祖母具官某氏，淑行椒蘭，柔儀蘋藻。婦從夫而積累，始大厥家；孫生子以顯揚，遂彊吾國。丕顯曾門之慶，申加名郡之封。優然如存，歆此休渥。可。

故祖膏朝奉大夫太府少卿贈太子太傅特贈少傅制

敕：寤寐治功，登崇人傑。三階聯耀，不忘夙夜宵密之忠；五廟均休，益茂春秋烝嘗之孝。宜隆尊祖，用顯詒孫。具官某故祖具官某，德履純明，風猷簡遠。荐更外服，陰成勿翦之棠；特立中朝，氣凜後凋之栢。僅升華於卿月，竟鍾瑞於樞星。贊我遠圖，皆而遺訓。班高亞傅，時申加第之恩；望重世臣，益篤傳家之慶。可。

故祖母蔡氏魏郡夫人特贈安國夫人制

敕：舜帝之後爲陳，文王之昭有蔡，宜其家室，貽厥子孫。具官某故祖母具某氏，任只秉心，温其積行。禮嚴舉柞，曳藻綬於名卿；教篤斷機，飛翠綾於法從。傳芳再世，制勝五兵。不忘報本之思，宜厚追榮之典。積恩徽於大郡，新湯沐於名邦。象服是宜，尚其不昧。可。

故祖母汪氏魯郡夫人特贈崇國夫人制

敕：含飴弄孫者，家庭之慶；爲醴烝祖者，寢廟之榮。肆倚重於良臣，庸追榮於大母。具官某故祖母具某氏，淑均姆訓，雍肅婦儀。采南澗之蘋，躬承家而共祀；有北山之李，世爲國以生賢。睠時樞紐之尊，贊我經綸之妙，孝思維永，德報宜隆。易郡號於曲阜之墟，進國封於崇墉之壤。潛光煥發，懿魄祇歆。可。

故父居仁華文閣學士正奉大夫贈太師特追封申國公制

敕：朕講求《采薇》治外之略，企慕《烝民》任賢之風，擢時英猷，列我該輔。千尋之木以培埴而茂，九層之臺以積累而高，必有教忠，乃能移孝。具官某故父具官某，心夷而履粹，學博而文雄。締眷阜陵，佩荷囊之清切；受知光廟，擁茸纛之森嚴。視萬石以爲輕，傳一經而特重，克開哲嗣，進翊洪樞。禰廟疏榮，躋上公於二吕；師垣流慶，邁盛事於三陳。可。

故嫡母王氏鎮國夫人特贈燕國夫人制

敕：延范逵而開陶侃濟世之功，闕元齡而卜王珪佐時之業。家或無於賢母，國奚有於名臣？具官某故嫡母具某氏，環珮雍和，悦紛肅穆。獻納論思之最，能勉其夫；彌縫輔贊之功，克昌厥子。任方

隆於政路，報宜侈於脂田。進召公故國之封，正魯人小君之號。音容未泯，蠁曾其歆。可。

故所生母俞氏新安郡夫人特贈和政郡夫人制

敕：綵衣之戲，天性真樂；板輿之奉，人生至榮。睠予兩社爲輔之英，抱此萬鍾致養之憾，匪隆褫典，曷尉孝思？具官某故所生母具某氏，毓詩禮之門，嬪衣冠之族。怡聲下氣，奉棘列之尊章；柔則令儀，佐橐班之君子。爰篤生於國棟，肆坐斡於天樞。心如母存，義以子貴。易舊封於古歙，加新命於西岷，不惟紓《蓼莪》之悲，抑亦示《白華》之勸。可。

故妻林氏信安郡夫人特贈寧郡夫人制

敕：《召南》、《鵲巢》之什，夫人起家；魯侯燕嘉之詩，令妻受祉。何嗟契闊，不逮顯融！具官某故妻具某氏，佩服女箴，踐修婦則。于沼于沚，齊明錡釜之共；如山如河，嫺雅笄珈之飾。宜百年之偕老，胡一旦之溘先！顧予樞臣，失此内助，宜郡封之加峻，俾廟食之增華。陰相其夫，永輔吾國。可。《平齋集》卷二三。

家抑除將作監丞制

敕具官某：參井之光下濟，岷峨之氣上直，鍾其英者多清廟之器，故選拔爲盛。爾淵於學而睟，葩於詞而峻，西産之珍也。外閫荐以名薦，深鐫弗售，特招乃來。球璧宜在東序，而涉匠監之筆，朕豈以閒、劍善最爲可略哉！職優事簡，姑涵雅望，伯仲壎篪，聲問孰禦！可。《平齋集》卷二三。

四川制置司機宜文字趙垙夫除太社令制

敕具官某：朕重名器甚，録其父之勞而進其子於周行，不一二見也。爾父以名法從當方面，撫蜀控秦，具有威略。贊籌莫府，爾抑有助，朕何愛司社，不以爲循陔之榮哉！其砥礪事功，使人知西平之有子。可。《平齋集》卷二三。

史彌鞏王寓榷務羨賞各轉一官制

敕具官某等：筦榷國計所關，羨必賞。爾庀職京口，克懋厥官，歲入有常，能溢其額，俾進陞於

一列，庸奬厲於勞能。可。《平齋集》卷二三。

史全之監軍平蔡州轉兩官制

敕具官某：方城負固，我師進討，摩壘鏖戰，遂復故境。爾監厥軍，計功受賞，兩秩升華，勉思來效。可。《平齋集》卷二三。

孫林張旺告發軍姦並補承信郎制

敕具某人：羽林失馭，敢犯紀律，爾發其姦，悉正顯戮，而京邑以寧。登名武階，儲材將列，表示戎行，使知懲勸。可。《平齋集》卷二三。又見《永樂大典》卷七三二七。

陳文孫知高州制

敕具官某：炎嶠守吏，必諳風土，稔習俗，然後能盡心於撫字。爾端飭而敏於政，守封川民無歎愁，易符高凉，必能推之共理。《詩》不云乎，「誰能亨魚，溉之釜鬵」，貴不擾也。往，毋鄙遠其民。

可。《平齋集》卷二三。

淮東路兵馬領轄耶律均復山陽有功轉三官授武德大夫兼知淮安州鹽城縣制〔一〕

敕具官某：山陽淮之門户，間爲寇保，王師大討，蟻潰鼠逸。爾搴旗麾擊之勇，莫府高之。疊進武階，往理邊邑，加意撫循，毋失軍民之譽。可。《平齋集》卷二三。

〔一〕領轄：清刻本、庫本作「提轄」，疑當作「鈐轄」。

全宋文卷六九九八

洪咨夔　一五

文舉殿試策

朕猥承至尊休德，于今一紀，夙寤晨興，懼不克負荷，以羞列聖。乃者收攬大柄，躬親萬務，嘉與海内共濟丕又。拔人材於久鬱，疏言路於積壅，亦既踰年，而更化善治，猶未云獲。豈弊端膠轕，汙俗沉浸，未易遽更與？抑崇名忘實，齊末遺本，所更者政而不及化與？何責治愈切而愈邈也？黄帝、堯、舜通其變，使民不倦，非聽其窮而莫之反。垂衣裳而天下治，必有妙於化裁推行之表者。三代忠質文之尚，其敝未始不可救，而禮有損益，隨時施宜，亦非區區於制度文爲之間也。孔子變魯至道，孟軻以齊王猶反手，綏來動和，過化存神，固不容以淺智窺。而四代禮樂，經世之大法，三王四事，治國之要道，知之者衆而行之者寡，何與？夫天命不難於迓續而難於凝，人心不難於轉移而難於固。朕歷觀治忽消長之運，念此至熟，而行有弗逮。國體嘗少振矣，而苟且相仍，未保其不弛。國論

嘗少定矣，而是非交至，未保其不搖。國勢不可不彊，而選將厲兵，屯田積穀，未能兩全攻守之宜。國計不可不裕，而約己厚下，開源節流，未能一出取予之正。伊欲整紀綱於姑息之餘，飭法度於因循之後，洒濯衆志，新美大化，以凝固天命人心於無窮，其要安在？子大夫彊學待問久矣，其據經證古，科別以對。朕將親覽焉，靡有所隱。《平齋集》卷一六。

武舉殿試策

蓋聞有天下者審其御，御有得失，則狙詐有作使、作敵之殊，自昔英君猶難之。朕厲精更始以來，無日不討諸軍國，以興起治功，而轡策一世，銜縈四夷。每有慕於漢高祖經營帝業，築壇而拜，以籠韓信，踞洗而召，以挫黥布，御將帥之法然也。周廬内衛，列屯外戍，使功使過，俾皆踴躍奔走於作興之下，而無跐弛之累、兒戲之習，其道何先？光武再造炎圖，璽書明見，以服竇融，幘坐迎笑，以折馬援，御豪傑之法然也。中原遺材，慕義來附，效智效勇，俾皆歡呼鼓舞於大受之中，而無養鷹之患、放虎之虞，其術何要？孝宣號稱中興，先零負固則留屯浩亹以平之，呼韓稱藩則置酒甘泉以饗之，御夷狄之法然也。故讎雖殄，新鄰方張，或和或戰，情僞叵測，在我必有以待之，進可爲《車攻》之復古，退不失《采薇》之守衛，其策何上？夫能御將帥而後能御豪傑，能御豪傑而後能御夷狄，審本末之序，權緩急之勢，以制動静之機，操縱闔闢，顧不在我乎？至若軍律之當嚴，戎旃之

當睦，邊民之當卹，新氓之當撫，無一不關宵旰之慮。子大夫有志事功，其悉意茂明之，朕將親覽。

《平齋集》卷一六。

龍州謝到任表

參井天高，甫解佐州之組；洮氏地迥，猥分護塞之符。祗服詔條，具宣德意。中謝。竊以蠶叢開國於千古之上，龍門置郡於萬山之間。壤雖接於松、維，風尚餘於綿、劍。諸關晏謐，商通蓬婆、滴博之郊；兩縣豐登，民樂無懷、大庭之俗。相安清靜，宜得循良。伏念臣濩落無庸，輪囷有志。遡淮堧以北，慨祖逖之如存；捫蜀道而西，信武侯之可作。繇治中之冗綴，從閫外之下陳。趼足徒勞，刳心何補！不遑將父，方蒲秩以謀歸；亡以瘉人，乃蒙恩而出守。靖惟忝冒，倍切凌兢。茲蓋恭遇皇帝陛下立賢無方，用人惟己。格帝若伊陟臣扈，內尊朝廷；治民則黃霸翁歸，外布郡國。況在坤維之表，欲如天陛之前。遂使譾材，亦叨煩使。臣誓鞭駑駕，仰答鴻私。七百里山高谷深，首嚴保鄣；二千石政平訟理，共樂耕桑。臣無任。《平齋集》卷一三。

謝曆日表

運承天統，益綿卜世之休；曆授人時，特重歸奇之閏。民生知勸，吏績用熙。中謝。恭惟皇帝陛下紹開中興，昭受上帝。齊璿璣之政，旦復旦而有常；推神筴之元，朔又朔而不息。爰謹日官之課，仍新月令之頒。臣猥戍龍門，恪循鳳紀。刀耕火種，俾陶一氣之春；椎髻卉裳，同樂三登之俗。臣無任。《平齋集》卷一三。

瑞慶聖節賀表

日宣重光，久啓升平之運；龍成五色，仍摽震夙之辰。懽動幅員，和薰宇宙。中賀。恭惟皇帝陛下天大亦大，日新又新。世祖之三十年，寖格清明之治；武王之八百國，迄成耆定之勳。屬電樞之發祥，宜旗翼之齊壽。臣涪江領戍，嵩嶽傳呼。十月未央，阻效稱觴之慶；千秋華萼，願輸獻鑑之忠。臣無任。《平齋集》卷一三。

謝授中書舍人告仍賜紫章服表

臣某言：恭奉告命，授臣中書舍人，仍賜紫章服者。南臺執法，方虞妄發之愆；西掖代言，忽冒真除之寵。恩深語塞，感激涕零。中謝。臣竊觀元祐之初，欲救熙寧之弊，御史則劉摯、傅堯俞、王巖叟，諫官則孫覺、鮮于侁、朱光庭，給事中則純仁，知制誥則蘇軾。維當今之更化，宜視昔之得人。伏念某學術迂疏〔一〕，文氣卑沮。無欲不欲，蚤嘗慕於前賢；時行則行，晚始遭於上聖。甫玷粉闈之直，趣陞烏府之班。知可爲於忠言，期不負於所學。莫陸夬夬，去惡草以未能，莠田驕驕，護良苗而徒切。坐需汰斥，誤被褒遷。踰旬觀象之門，即日紫微之閣。移抨彈於封駁，固脉絡之相關；加修飾於討論，柰精神之已奪。戴天块圠，控地凌兢。茲蓋恭遇皇帝陛下煥文惟堯，好善如禹。謂臣九年之謫困，何意於求升；念臣一日之逢否，不期而返泰。俾效操觚之技，驟參簪筆之聯。進之史職，則望溢於元超；錫之命服，則事同於李絳。便蕃君寵，洋溢親懽。臣敢不砥礪夙心，研磨素習？雷一動而皆奮，勉揚更化之風；水萬折以必東，誓竭徇公之節。臣無任。《平齋集》卷一三。

〔一〕迂：原缺，據影宋本補。

謝特理磨勘授朝請郎告表

臣言〔一〕：恭奉告命，特授朝請郎者。課格三銓，尚汙丹籍；秩陞二等，忽冒紫綸。轉渫辱以光榮，拔滯淹而奮厲。中謝。伏念臣學惟守僻，志不量難。明主樂忠，雖嬰龍而不忤；柄臣忌直，竟編虎以奚逃？投閑三褫之餘，待盡百罹之外。會恩不宥，引咎誰憐？元成玷缺之詩，動心有益；范滂黨錮之傳，委命何辭？浩日月之居諸，欻乾坤之軒豁。晨脱深穽，夕趨要塗。困據蒺以雖危，泰包荒而終吉。鑑觀素履，知無一朝詭遇之心；考覈踐更，念有十年不調之歎。俾還官簿，與進文階。歷觀大化之更，無若微生之幸。茲蓋恭遇皇帝陛下惟皇作極，觀過知仁。謂静者無營，臣之静特安於拙；而退者不競，臣之退乃厄於窮。過爲華衮之褒，昭示緇衣之好。疊疏新渥，一洗舊愆。臣敢不懲迷復於前，戒冥升於後？終身不理磨勘，固慚淳熙勸講之官；當制封還詞頭，尚勉康定代言之職。臣無任。

《平齋集》卷一三。

〔一〕臣言：疑當作「臣某言」。

謝授侍講告表

臣某言：恭奉告命，授臣兼侍講者。五花疊組，甫塵鼇禁之除；六畫專經，仍玷虎門之選。籲天莫避，踏地靡皇。中謝。臣竊以太極判而兩儀生，聖人出而八卦作。取《小過》，取《大壯》，堯舜獨盡其神；曰《連山》，曰《歸藏》，夏商參用其法。皆繇汲汲之學，能進乾乾之功。迨開物成務之教衰，而崇德廣業之意泯，第資誦說，莫究推行。武帝尊儒，紊通變使民之理；太宗慕古，昧以蒙養正之方。縱得其言，何關於治？蓋形而上者謂之道，必神而明之存乎人。恭惟皇帝陛下觀象洗心，玩爻盡性。悟《泰》之內健外順，首賢路之宏開；鑑《蠱》之上剛下柔，急朝綱之復振。有體則斯有用，能知而必能行。奚俟鯫生，尚容蠡測？況臣鈎深無得，納約有慚。朱雲之折充宗，僅致忠邪之辨；京房之事延壽，靡忘理亂之占。雖爝火莫近乎日月之光〔一〕，然勺水猶覬乎江河之益。探先天之妙蘊，踐前聖之微言。剛健中正，粹精著在自彊之德；聰明睿智，神武形爲不殺之仁。俾斯文之大興，幸當世之親見。臣無任。《平齋集》卷一三。又見《古今事文類聚》遺集卷三。

〔一〕近：原缺，據《古今事文類聚》補。

謝授給事中兼侍讀賜對衣金帶表

臣某言：恭奉告命，授臣試給事中，兼直學士院，兼同修國史，兼實録院同修撰，兼侍讀，仍賜臣對衣金帶者。瑣闥邃嚴，首玷塗歸之選；經闈清閟，仍塵勸誦之聯。拜奎畫以欣榮，佩身章而增惕。中謝。臣竊以月正元日，虞朝闢四門以達聰；每歲孟春，夏室徇百工而來諫。蓋重履端之序，用開進善之機。矧銀臺乃國論綱維之司，而金華實君德涵養之地，運適逢於道泰，賢宜急於時升。伏念臣質弱早衰，器卑晚遇。烏府詞垣之陟，首破拘攣；鰲扉銓省之登，徑排膠葛。念有君之忍負，務非道之不陳。薪未及然，慮在上恬下嬉之表；婺不恤緯，憂形外阻内訌之間。過蒙采擇之明，荐被褒遷之寵。禮成元會，命出昕朝。責之以論事回天，期之以引君當道。鵷梁不稱其服，凛疊組之難安；鴻陸可用爲儀，藐濫巾之無補。兹蓋恭遇皇帝陛下至公廣被，小善兼收。謂臣狷有不爲，靡徇脂韋之習；嘉臣斷無他技，粗存骨鯁之風。故於漢廷奪席之朝，魏殿設樽之旦，趣陞華要，俾罄迂愚。第臣術昧觀頤，病深咸頰，乞投閑而雖切，蒙賜告以良優。惟薄蹄之力已窮，而倦翼之影宜息，願解禁廬之直，退從釐館之游。飯牝扶羸，儻遂山林之養；羹芹效美，敢忘畎畝之忠。臣無任。《平齋集》卷一

遺表

臣某言：竊以榮必有悴，生必有死。戀昌期而雖切，撫頹景以難留。中謝。臣猥起窮途，首塵要路。志存冠鐵，竟貽捫舌之羞；戒忽佩韋，遂召朵頤之疾。乃若兩年而五擢，甚至一月而屢遷。拜宸翰於形神凋落之中，進華序於氣體摧頹之日。屢騰祠請，終閟俞音。聖恩磅礴於兩儀，遺忠輪囷於九地。息今垂絶，嗚固宜哀。臣竊謂今日内訌外阻之勢已成，根深蒂固之計安出？殆非人力之及，尚幸天心之回。皇帝陛下至敬無邪，表裏靡間，而後可以祈天；至公無私，親疏如一，而後可以祈天；君子常進，不搖於憸壬，而後可以祈天；直言常用，不移於讒佞，而後可以祈天；省賦薄斂，不以四海奉一人之慾，而後可以祈天；賞功誅罪，不以一人抑四海之論，而後可以祈天。大臣叶心共治，群臣絜己奉職，皆所以仰輔天德，同迓天休。守決不可玩視，和決不可輕信，事關存亡，何止成敗？臣奄謝明時，永孤聖造，魂氣有知，猶當上訴于帝：蒙韃不可爲中原主，必佑助于有德。猶是微臣區區報主之職分也。臣無任。《平齋集》卷一三。

賀皇帝御正殿表

閶闔之開皇道，曠修日御之儀；鈞陳之衛紫垣，肇正辰居之象。萬邦星拱，百辟雲從。中賀。恭惟皇帝陛下繼體守文，宅中圖大。講朝元之典册，方重於建儲；循大曆之規禮，將嚴於享帝。適逢純吉，首飭常居。儼負扆以端臨，肅奉圭而入覲，屹壯泰山之勢，歡傳嵩嶽之呼。臣心切傾葵，職縻分竹。願借方寸之地，莫遂就堯；不違咫尺之天，惟知戴舜。《翰苑新書》後集上卷二〇。

辭免參知政事表　一

曠職北門，未遑引疾；進班東府，乃誤顯除。殊旨驟頒，瘁躬罔措。伏念臣愛君有志，經世無方。頃奉詔以朝趨，嘗指天而默誓。摧頹華髮，幸逢千載之良時；突兀丹心，願以一身而奉國。下固不敢詭隨而規利，上亦不敢矯激而近名。倘諫行言聽，於當世小有補焉；則朝論夕思，在微臣不啻足矣。既侍閒燕，深蒙簡知。欲退三留，每從容於天語；細書一札，或安假於雲章。政使縻捐，未足報稱。而或取榮太過，未耄先衰。自竣事於文闈，旋疲神於賓謁。風邪湊至，言動俱妨。雖祈予告之思，尚負養痾之愧。俶聞異數，滋震危衷。仰惟上聖之勵精，宜得偉能而共政。使臣筋體無苦，猶當

審分而固辭；況臣災疾方挺，其敢貪榮而冒受？伏望皇帝照臨忱懇，隱惻孱庸，亟取寢於新綸，俾姑仍於舊貫。餅罍未溢，少紓末路之顛踦；藥石有瘳，尚竭餘忠於獻納。《翰苑新書》後集上卷二二。

辭免參知政事表 二

使璫狎至，方戰越於新班；詔札鼎來，未允俞於微悃。危侔臨谷，辭迫循墻。伏念臣弱羽不可高飛，駑駕焉能遠適？入朝見嫉，防市虎之相侵；憂國無聞，笑井蛙之奚算。自參宥晝，益負空餐。忽叨制渥之私，俾預政途之列。倘貪榮而不懼，必獲戾以何逃！伏望皇帝陛下責實循名，量材受任，憐孤蹤之安用，寢茂命於已行，別選異能，式隆上治。《翰苑新書》後集上卷二二。

辭免兼同修國史實録院同修撰奏

右，臣今月二十六日，準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洪某兼同修國史，兼實録院同修撰者。專官演誥，甫玷討論；分職紬書，忽參譔次。蒙恩舄奕，揣分屏營。竊以典謨所以記言，《春秋》所以斷事。六經不作，三史相承。馬遷辨而不華，猶坐是非之謬；班固詳而有體，尚譏仁義之輕。迨其下之紛紛，徒所傳之譾譾〔一〕。矧今修明三館之制，揚厲累朝之休，在國史則紀傳表志之纂裁，在實録

則日月時年之編繫，欲成萬世之典，宜得三長之材。豈臣斐狂，可贊筆削？伏望皇帝陛下亟收寵渥，別畀譽髦，必漬墨之得人，庶汗青之有日。所有恩命，臣未敢祗受。《平齋集》卷一二。又見《古今事文類聚》新集卷二三。

〔一〕所：原缺，據《古今事文類聚》新集補。

乞祠奏

右，臣藐然疏庸，久坐罪斥。皇帝陛下更新萬化，登崇衆正，誤蒙簡記，首預收召。爲郎甫旬而分察，分察數月而執法，執法踰旬而代言，尋兼史館，仍理還磨勘。歷觀廷紳，未有叨竊若臣之甚者。遭時遇主，宜圖報稱，而性稟狷介，學術迂拙，但知以竭慮爲忠，不計以直情爲激。天涵地育，未賜譴何。揆之進退之誼，出臺便當引去，貪戀芻豆，黽勉至今。廉耻道喪，朝夕芒負。況當衆賢和於朝之時，獨累皇極之治，隆寬不誅，公議莫貸。欲望聖慈特賜祠廩，俾歸求君子時中之學，以備異時器使，實戴終始生成之造。謹録奏聞，伏候敕旨。《平齋集》卷一二。

病乞補外奏

右，臣竊惟窮則呼天，疾痛則呼父母。方臣頻年擯退，窮莫之恤，陛下更新萬化，不待呼天，首加蒐拔。自閑外爲禮部郎如蘇軾，不作縣爲御史如周必大，以殿中執法出臺而陞詞掖如張震，還久廢之磨勘如胡銓。又涉筆史館，攝組銓曹。曾未逾年，偏歷華要。遭時遇主若此，豈不願周旋衆正之會，少效千慮之愚？而臣分量易盈，災蹇踵至。悼亡未幾，忽得奇疾。癰生上齶，數醫更療，累旬未愈。痛連牙頰，飲食減少，形骸雖具，氣液潛泄。斯皆素餐無補，朵頤不節之所由致。君父以體群臣爲心，有疾痛而不呼，是爲欺隱。欲望聖慈察臣知事君之誼而非潔身，有垂白之親而非輕祿，俯憐實病，初非飾詞，特畀在外待闕差遣，還家將理，或可痊愈，實戴天地父母生全之恩。謹録奏聞，伏候敕旨。《平齋集》卷一二。

辭免兼直學士院奏　乙未

右，臣今月十五日，準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御筆，洪某兼直學士院。自天渙寵，控地包羞。伏念臣久困投閑，適逢更化。市駿骨以致千里馬，方共興於斯文；剖大瓠以爲五石樽，獨無補於當世。

越從言責，猥玷從班。危蹤坐滕口之愆，奇疾示朵頤之戒。精神銷鑠，翰墨荒蕪。屢懇請於一麾，忽進兼於兩制。負且乘而知懼，服不稱以貽譏。伏望皇帝陛下察臣孤陋而寡聞，憐臣早衰而多病，俾從外補，免冒中除，庶幾少安斗筲之分。所有恩命，臣未敢祗受。《平齋集》卷一二。

辭免兼侍講奏

右，臣準尚書省劄子，今月十八日，三省同奉御筆，洪某兼侍講者。疊被寵私，彌深榮懼。伏念臣力耕有素，涉獵無多。文淪巫史之微，道昧聖經之奥。頃叨召對，拱聽訓辭，首明宣、光綜攬之方，繼論羲、文經綸之旨。退深慚於謏聞，難仰跂於清光。政虞汙玉堂之廬，忽俾侍金華之席。丘學隼別求於鴻碩，容自蓋於空疏。所有恩命，臣未敢祗受。《平齋集》卷一二。又見《古今事文類聚》遺集卷三。

經筵乞祠奏

臣蕞爾庸陋，饕榮過分，朵頤致疾，經年不愈，嘗□控祠壘之請。邇來病證轉劇，又再控祠請。天聽遼邈，未賜俞允。臣非不知陛下待士之厚，接下之周，當仰體眷遇，力疾自效。又非不知所領職

事備極清華，有名儒終身企望而不得爲者。印纍若，榮耀偏親，豈應自取閑退？維臣器量淺狹，病根深固，若一意營進，不思還家休養，形弸神離，溘先朝露，此身永負君親之恩矣。扶憊經筵，祈憐宸扆。欲望聖慈亟賜從欲，俾收朝蹟，歸佚叢祠，息心將理，容可痊愈。凡未正首丘之日，皆駿奔王事之時。《中庸》九經曰體群臣，陛下蓋深得之，故敢籲天請命。臣下情無任迫切之至。取進止。《平齋集》卷一二。